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六九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韵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宋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六九册



目錄

全宋文卷六〇六六

崔敦禮 一

石湖賦 一

種松賦 三

閒居賦 四

大暑賦 五

苦寒賦 一〇

倉耗解 一

留窮文 一三

津人問 一四

全宋文卷六〇六七

崔敦禮 二

進經筵徹章詩表 一六

賀皇帝登極表	·····	一七
會慶節賀表 一	·····	一七
會慶節賀表 二	·····	一八
會慶節賀表 三	·····	一八
會慶節賀表 四	·····	一九
會慶節賀表 五	·····	一九
天申節賀表 一	·····	二〇
天申節賀表 二	·····	二〇
天申節賀表 三	·····	二一
謝賜夏藥表	·····	二一
代平江魏丞相謝賜銀合夏藥表	·····	二二
吏部進新修七司條令表	·····	二二
代江東漕臣賀皇帝降嫡皇孫表	·····	二三
代江東漕臣賀太上皇帝表	·····	二三
代平江守臣賀淳熙改元表	·····	二四
代浙西倉使賀淳熙改元表	·····	二四

代平江守臣謝上表	二五
代平江守臣謝賜御書戒飭手詔碑本表	二五
代浙西倉使謝御書戒飭手詔碑本表	二六
代謝賜曆日表 一	二六
代謝賜曆日表 二	二七
代謝賜曆日表 三	二七
代陳丞相郊恩加食邑實封表	二八
代建康陳丞相乞致仕表	二八
代江東漕臣賀太上皇后牋	二九
代江東漕臣賀皇后牋	二九
代平江守到任謝東宮牋	三〇

全宋文卷六〇六八

崔敦禮 三

進重刪定呂祖謙所編文鑑劄子	三一
代乞罷總司市易劄子	三二
論立法制劄子	三三

奏論教化劄子	三五
代陳丞相乞住罷白劄施行事劄子	三六
代江東帥臣亢旱乞米賑糶劄子	三七
代江東諸司論淮東不當和糶劄子	三八
代論私鹽妄通平人之弊劄子	三九
代論大囚到官先供大情然後送獄劄子	三九
代平江守臣乞截撥牙契錢修城劄子	四〇
免遷移城下墳塚劄子	四一
代論起發官物雇舟之數劄子	四二
又代論納稅不銷之弊劄子	四二
代論過界盜賊劄子	四三
代陳丞相論淮岸跳河及彼界來歸人劄子	四四
代人上殿論郡縣財用劄子	四五
平江勸農文	四五

全宋文卷六〇六九

賀梁丞相進書轉官啓	四七
賀陳丞相加少保啓	四八
賀陳丞相帥建康啓	四八
代丘守賀揚州王樞密帥開府啓	四九
代葉倉賀虞使相帥蜀啓	五〇
代賀沈樞帥荆南啓	五〇
賀魏丞相復職啓	五一
賀許正言啓	五二
賀吏部陳尚書新除啓	五三
謝魏丞相薦剡啓	五三
代趙宰謝諸司列薦啓	五四
謝蔡總卿京剡啓	五五
賀蕭察院啓	五六
上平江汪守啓	五七
迂平江丘守啓	五七
通向守啓	五八

通鄉守啓	五八
代人通鄉守啓	五九
代王憲答向守啓	五九
代李倉回向守啓	六〇
代葉倉答張守啓	六〇
賀馬守啓	六一
謝丘守京剡啓	六一

全宋文卷六〇七〇

崔敦禮 五

賀王守改知建康啓	六三
服闋上周內翰啓	六四
上王尚書啓	六四
上方平江啓	六五
上范舍人啓	六六
賀鎮江張尚書啓	六七
問候李殿院啓	六八

通漕使啓	六九
通陳運使啓	六九
通魏丞相啓	七〇
通問梁舍人啓	七一
答費知府啓	七二
答常熟趙簿啓	七二
回吳江邵宰啓	七三
回吳江呂宰啓	七三
答錢倅啓	七四
代召倅通梁倅啓	七四
通陸倅啓	七五
回姚都大啓	七五
答上元尉啓	七六
回教官啓	七六
回黃教授啓	七七
通建康陳留守啓	七七

代人通陳察院啓 七八

迓運使黃察院啓 七九

全宋文卷六〇七一

崔敦禮 六

代賀王宣撫加樞密啓 八〇

代王憲賀王樞密啓 八一

代李倉通留守賀洪樞密啓 八一

代梁倅賀留守啓 八二

代丘帥賀曾漕啓 八三

又代丘守賀呂漕啓 八三

又代賀胡漕啓 八四

又代賀沈漕啓 八四

又代賀呂漕啓 八五

又賀沈漕啓 八五

又賀沈漕啓 八六

又賀浙漕陳宗丞啓 八七

代馬守到任通張漕啓	八七
代人賀留守張舍人啓	八八
代建康倅賀張舍人啓	八九
賀建康留守張舍人啓	八九
代丘守和嚴到任啓	九〇
代賀詹司諫啓	九一
代丘守鄰郡賀冬啓	九一
代前人賀虞丞相加食邑啓	九二
代王憲答趙明州啓	九二
代人謝婺州到任啓	九三
答總管啓	九四
代方守答趙明州賀奉祠啓	九四
代賀蘇給事啓	九五
除吏部架閣謝左揆啓	九五

全宋文卷六〇七二

崔敦禮 七

送鄭與之赴召序	九七
送汪參政赴召序	九八
送沈定海序	九九
送張德昭歸通州序	一〇〇
送嚴江陰守序	一〇〇
送秦倅序	一〇一
韋蘇州集序	一〇二
平江同官小錄序	一〇三
芻言序	一〇四
題韓子蒼帖	一〇四
跋蔡確帖	一〇四
代平江守題御劄獎諭碑	一〇五
中庸發題	一〇五
策問民力	一〇七
策問三江五湖	一〇八
策問地利勝敗之異	一〇九

全宋文卷六〇七三

崔敦禮 八

易論 一一〇

詩論 一一二

禮論 一一四

樂論 一一六

文帝論 一一八

全宋文卷六〇七四

崔敦禮 九

平江府教授廳壁記 一二〇

高郵主簿廳壁記 一二一

代嚴子文滁州奠枕樓記 一二二

地藏經文變相圖記 一二三

建康府溧陽縣報恩寺度僧田記 一二四

海虞山寶嚴寺田記 一二五

龔養正芥隱銘 一二六

廣運潭銘 一二七

硯銘 一二八

鼎銘 一二八

御風列子贊 一二九

張魏公像贊 一二九

謗規 一三〇

福建提舉錢公俣墓誌 一三〇

代祭陳運使文 一三三

祭陳運使文 一三三

代祭林樞密文 一三四

祭梁憲恭人文 一三四

平江府錢丘知府致語 一三四

全宋文卷六〇七五

舒邦佐 一

雪岸藁梅發賦 一三六

孫仙賦 一三七

賀天申節表	·····	一三八
壽皇傳位賀表	·····	一三九
登極賀表	·····	一三九
壽成皇后賀牋	·····	一四〇
謝赦表	·····	一四〇
貢銀奏	·····	一四一
壽皇冊皇后賀表	·····	一四一
皇帝賀表	·····	一四一
皇后賀牋	·····	一四二
會慶節賀表	·····	一四二
高宗梓宮發引皇帝慰表	·····	一四三
謝郊赦表	·····	一四三
謝賜曆日表	·····	一四四
皇帝誕孫賀表	·····	一四四
皇后賀牋	·····	一四五
壽皇賀表	·····	一四五

壽聖皇太后加尊號賀牋 一四六

壽皇賀表 一四六

今上賀表 一四七

壽成皇后賀牋 一四七

皇后賀牋 一四八

謝賜曆日表 一 一四八

謝賜曆日表 二 一四九

謝到任表 一四九

進麩金土布狀 一五〇

全宋文卷六〇七六

舒邦佐 二

賀周樞使遷右相啓 一五一

賀程帥加待制三任隆興啓 一五二

賀王相除觀文殿學士判衢州啓 一五三

賀留右相啓 一五三

賀李給事啓 一五四

賀中書鄭舍人啓	一五五
賀薛補闕啓	一五五
賀王侍郎除待制知隆興啓	一五六
賀張侍郎加殿撰知紹興府啓	一五七
回湖北湯憲啓	一五七
回章岳州啓	一五八
回漢州續守啓	一五九
回王狀元謝禁墳山啓	一五九
回邵州徐守謝列薦啓	一六〇
被召謝廟堂啓	一六〇
回潭州褚廣文啓	一六一
謝趙鹽列薦啓	一六二
通荆南王樞帥啓	一六二
賀京侍郎加待制知成都啓	一六三
上趙鹽求薦啓	一六四

全宋文卷六〇七七

舒邦佐 三

登第謝辛帥啓	一六五
賀京察院除湖北漕啓	一六六
賀隆興簽判黃狀元啓	一六七
通劉長沙啓	一六八
通陳知録啓	一六八
回善化鍾解元啓	一六九
回善化劉解元啓	一七〇
回潭州褚教授啓	一七〇
回交代吳主簿啓	一七一
迎湖南岳漕啓	一七一
迎湖南樊鹽啓	一七二
謝沈帥薦舉啓	一七三
謝趙鹽薦舉啓	一七四
與善化卓宰啓	一七五
回善化倪丞啓	一七五

回葉茶陵年啓	一七六
賀江西劉漕冬啓	一七六
賀黃袁州冬啓	一七七
回易狀元冬啓	一七七
賀周帥相年啓	一七八

全宋文卷六〇七八

舒邦佐 四

通湖南趙帥啓	一七九
通湖南陳漕啓	一八〇
通憲司陳幹啓	一八〇
通徐檢法啓	一八一
通傳教授啓	一八一
通鄭路分啓	一八二
回常寧王宰啓	一八二
回常寧時丞啓	一八三
回常寧王簿尉啓	一八三

迎湖南孫憲啓	一八四
賀周相判潭州啓	一八五
迎張提舉啓	一八六
迎衡州余守啓	一八六
迎何漕啓	一八七
迎吳彬州除本路提舉啓	一八九
賀京制置除刑部尚書兼陳情啓	一九〇
通梁倅啓	一九一

全宋文卷六〇七九

舒邦佐 五

回王司法啓	一九二
上周相所業啓	一九三
與靖安范令啓	一九四
賀陳尚書除同知啓	一九五
賀章司諫啓	一九六
上葛相啓	一九六

通廣西張漕啓	一九七
通廣西趙經略啓	一九七
通廣西胡憲啓	一九八
回曹參議啓	一九八
回李永州啓	一九九
迎趙憲啓	一九九
賀趙憲交印啓	二〇〇
賀留左相除亞傅啓	二〇〇
賀彭舍人啓	二〇一
賀鄭留守除吏部尚書啓	二〇二
通問江西權帥趙漕啓	二〇二
迎潭帥朱殿撰啓	二〇三
賀朱帥交印啓	二〇三
賀湖北王憲啓	二〇四
通劉大諫陳情啓	二〇四

全宋文卷六〇八〇

舒邦佐 六

上張倉啓……………二〇六

上吳倉啓……………二〇七

謝張倉薦舉啓……………二〇八

謝吳倉薦舉啓……………二〇九

謝京尚書薦舉啓……………二〇九

賀孫憲交印啓……………二一〇

賀周相交印啓……………二一一

謝知建寧府鄭尚書啓……………二一一

回方教授啓……………二一二

賀吏部趙尚書啓……………二一三

賀戶部邱侍郎落權啓……………二一三

賀戶部馬侍郎啓……………二一四

賀留相進呈聖政會要加少保啓……………二一五

回黃州趙守啓……………二一五

回永州徐寺丞啓……………二一六

回吳郴州啓	二二七
回項正字謝列薦啓	二二七

全宋文卷六〇八一

舒邦佐 七

回徐永州啓	二一九
賀黃察院啓	二二〇
賀楊察院啓	二二〇
謝余守薦舉啓	二二一
新除張侍御賀啓	二二二
賀林帥除兵部侍郎啓	二二二
上豐漕啓	二二三
回廣西方漕啓	二二五
工部袁侍郎賀啓	二二五
迎趙憲啓	二二六
賀謝大諫啓	二二七
回姜判官啓	二二八

回高檢法啓……………二二八

到任通廣西趙帥啓……………二二九

賀耿提點啓……………二二九

賀淮東劉總領除卿移淮西總領啓……………二三〇

全宋文卷六〇八二

舒邦佐 八

賀沈惠州除廣西憲啓……………二三一

賀顏漕啓……………二三一

通京相啓……………二三二

吏部余尚書啓……………二三三

與長沙劉尉啓……………二三四

賀林察院啓……………二三五

雙峰猥稿自序……………二三六

真隱詩集序……………二三七

訓後……………二三八

雙峰堂記……………二三九

劉曼卿真贊	二四〇
祭李都大文	二四〇
祭張南軒文	二四一
功德疏	二四一
定明院造佛殿緣化榜	二四二
印施金剛經疏	二四二
齋醮青詞	二四三

全宋文卷六〇八三

廖行之 一

巖桂賦	二四四
代林昌化謝到任表	二四五
代知衡州劉寺簿清之奏狀	二四六
統縣本末劄子	二四七
論湖北田賦之弊宜有法以爲公私無窮之利劄子	二四九
論保伍劄子	二五〇
論迎送出郊科斂鄉保排辦錢物劄子	二五一

論州郡禁軍弛惰宜更出戍以習之劄子	二五二
論驗屍科擾劄子	二五三
論軍須禁物商販透漏乞責場務照驗稅物申明法禁劄子	二五四
論招填弓手劄子	二五五
論弓手請給劄子	二五五
論造器甲劄子	二五六

全宋文卷六〇八四

廖行之 二

爲長兄上徐倉書	二五七
代梁幹上王相書	二五八
代上湖南趙倉書	二五九
代上武岡守書	二六一
代見耒陽蔡宰書	二六二
寄耒陽宰書	二六四
上王判院書	二六五
上湖南汪監書	二六七

上衡州李守書 二六九

全宋文卷六〇八五

廖行之 三

迓宋憲先狀 二七二

迓趙鹽先狀 二七二

迓汪憲先狀 二七三

迓林倅先狀 二七三

迓樊鹽先狀 二七三

迓劉守先狀 二七四

賀憲冬啓 二七四

賀莫漕冬啓 二七四

元正與憲啓 二七五

賀沆靖守元正啓 二七五

賀沆靖倅元正啓 二七六

賀衡州范奉使啓 二七六

賀范鹽啓 二七七

賀陶鹽啓	二七七
賀曹鹽啓	二七八
賀益陽趙宰啓	二七九
賀鄧守啓	二七九
賀葉守啓	二八〇
賀鄧守啓	二八一
謝薛守啓	二八一
爲老人通邵守啓	二八二
爲老人通辰州徐守啓	二八三
通岳州張守啓	二八四
回李守啓	二八五
賀張守啓 一	二八五
賀張守啓 二	二八六
爲叔父賀鄧守啓	二八七
代劉守賀吉州朱守啓	二八七
賀鼎靖守啓	二八八

賀趙守啓	二八八
爲老人賀胡中丞啓	二八九

全宋文卷六〇八六

廖行之 四

爲長兄賀張南軒荆南開府啓	二九〇
爲長兄賀王帥班師啓	二九一
到任謝湖北汪憲啓	二九二
到任謝陳漕啓	二九四
爲長兄到任謝王帥啓	二九五
通兵曹官啓	二九六
通巴陵主簿啓	二九六
爲長兄回孫簿啓	二九七
回巴陵郭主簿啓	二九七
通岳州李司戶啓	二九八
謝萬倅啓	二九九
爲長兄賀趙益陽就任添差潭倅啓	二九九

賀岳州林倅啓	三〇〇
爲老人通交代廖倅啓	三〇一
通岳州陳倅啓	三〇二
爲老人通交代李倅啓	三〇二
爲老人賀沅州徐倅啓	三〇三
謝湖北陳漕從所請撥錢羅馬穀啓	三〇四
過省謝知舉啓	三〇五
過省謝田寺簿啓	三〇六
謝伯玉賀謙子過省啓	三〇七
代劉守謝葛給事啓	三〇七

全宋文卷六〇八七

廖行之 五

爲老人通王漕啓	三〇九
賀陳漕啓	三一〇
代林守通應帥兼賀啓	三一〇
賀李帥再任啓	三一〇

賀隆興程帥啓	·····	三二二
賀趙帥啓	·····	三二二
謝荆南陳帥啓	·····	三二三
與靜江詹帥啓	·····	三二三
回蔣宰啓	·····	三二四
回縣尉啓	·····	三一五
通交代王知縣權縣尉啓	·····	三一五
回交代啓	·····	三一六
爲老人通交代季丞啓	·····	三一六
回司理啓	·····	三一七
回黃幹覓酒啓	·····	三一七
回潛江彭知縣啓	·····	三一八
代劉守回鄭提幹啓	一 ·····	三一八
代劉守回鄭提幹啓	二 ·····	三一九
代劉守回張提幹啓	·····	三一九
代劉守回鄰郡啓	·····	三二〇

代劉守回李主管啓	三二〇
代劉守回宋檢法啓	三二一
代劉守回耒陽省幹啓	三二一
爲長兄回益陽監務啓	三二一
謙子定劉氏書	三二一
謙子納幣書	三二三
豐侄納幣書	三二三
五一弟定鄭氏書	三二三
回王氏許親書	三二四
回王氏納幣書	三二四
回劉氏許親書	三二四
回劉氏納幣書	三二五
回向氏許親書	三二五
代回胡氏許親書	三二五
代求范氏婚書	三二六
代言定書	三二六

代回定書 一 三二七

代回定書 二 三二七

送鄧彥鱗序 三二七

送彭端卿序 三二八

送安福周秀才序 三二九

送周允升序 三三〇

送廬陵李舜臣序 三三〇

久敬錄序 三三一

文簣序 三三二

爲長兄跋張帥益陽夾道松杉詩 三三三

跋彭鹽瑞麟集 三三三

題魏公祭式後 三三四

全宋文卷六〇八八

廖行之 六

制科策 三三五

問正統策 三四一

問君相策……………三四二

答劉史君所問……………三四三

全宋文卷六〇八九

廖行之 七

田制論……………三五〇

賦法論……………三五二

省齋記……………三五三

石鼓書院田記……………三五五

座右銘……………三五六

硯銘……………三五六

田縣尉悲風詞……………三五七

祭江西宋漕文……………三五七

遣祭江西宋漕文……………三五八

祭鄭知錄景先文……………三五九

祭鄧彥霄文 一……………三五九

祭鄧彥霄文 二……………三六〇

祭劉宣教文	三六一
祭王宣教文	三六一
祭范學論文	三六二
祭羅宣教文	三六二
祭唐孺人文	三六三
祭宋恭人文	三六三
再祭宋恭人文	三六四
代劉守到任謁社稷文	三六四
始閱祭主兵之神文	三六五

全宋文卷六〇九〇

王 炎 一

竹賦 并序	三六七
雉賦 并序	三六八
夏日郊行賦	三六九
水西風光賦 并序	三六九
喜雨賦 并序	三七一

林霏賦 并序 三七二

釣臺賦 并序 三七三

石菖蒲賦 并序 三七四

中隱賦 并序 三七五

鳴水洞辭 并序 三七七

懷忠堂辭 并序 三七八

全宋文卷六〇九一

王 炎 二

賀太上皇帝聖誕表 三七九

賀太上皇后表 三八〇

賀皇帝表 三八〇

賀太上皇帝受尊號表 三八一

太上皇后聖誕賀皇帝表 三八一

光堯太上皇升遐慰皇帝表 三八二

賀天申聖節表 三八二

賀登極表 三八三

謝曆日表	三
賀正表	四
賀太上皇帝受尊號表	四
賀皇帝表	五
太上皇帝皇后受尊號賀皇帝表	五
賀太上皇帝聖誕表	六
賀太上皇帝聖誕表	六
賀太上皇帝聖誕表	七
賀重華宮表	七
賀文德殿表	八
賀郊祀表	八
慰皇帝小祥表	九
賀生皇子表	九
上太上皇帝日曆表	〇
進易解表	一
進東都紀年表	二

進賀瑞芝詩表		三九三
賀重明節表		三九三
請御正殿復常膳表		三九四
請御正殿復常膳表		三九四
請御正殿復常膳表		三九五

全宋文卷六〇六六

崔敦禮 一

崔敦禮（？——一二八一），字仲由，通州靜海（今江蘇南通）人，與弟敦詩同登紹興三十年進士。愛溧陽山水，買田築居。歷江寧尉、平江府教授、江東撫幹、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官至宣教郎。淳熙八年卒。著有《芻言》（存）、《宮教集》。見《景定建康志》卷四九，《南宋文範作者考》上。

《宮教集》原本久佚，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採掇編次，釐爲十二卷。今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另收集外文五篇，總爲九卷。

石湖賦

崔子問於石湖先生曰：「富貴人所願，閒寂不可居，位通顯者有洋洋之志，處幽曠者懷戚戚之悲，此人之常情也。先生芥鍾鼎而不盼，屣軒冕而若遺，居無墻宇之飾而丘壑以爲樂，家無珠玉之玩而泉石以爲資，不已迂乎？」先生莞爾而笑曰：「子安知予之真樂哉！寓形宇宙間，身世同浮萍。吾

常委心任去留，奚肯逐物而營營？時乎見用，則進而上紫微之掖；一朝遇坎，則退而歸石湖之耕。方其余之在紫微，未嘗忘江湖之夢；及其余之耕石湖也，益自覺公侯之輕。蓋山林斯予之至樂，而簪紱不能以撓情者也。子嘗覽吾石湖之勝矣，其地有殘壙故壘，斷岸長雲，瀾迤延連，繚曲幽深者，越王之所城也。東臨具區，觀滄波之杳渺，怒濤之軒轟，風帆浪楫，出滅煙雲者，鴟夷之所經也。西傍越溪，見吳王之臺，想夫千軍萬馬，銜枚潛渡，黃金白璧之殿，化而爲荒萊。南連橫山，北睇亞字城，樓觀相望，翼乎崢嶸，其地勢奇古如此。自越迄今千五百歲，霜露之所蒙翳，狐狸之所竄處，至於登臨之要，則不得而擇其所。我乃披天奧，發地藏，平夷土塗，誅薶蕪荒，抉萬象之偃蹇，洗千古之淒涼。築農圃湖山之觀，聳碧城崑閬之丘，岫幌納千峰之秀，雲莊開萬壑之幽。夜月兮嬉漁，春風兮芳洲。渺煙波兮鷗鷺，適忘機之樂度。雪橋兮龜魚，聽拄杖之遊。皆園中名。至於水靜鵠立，林幽鶴鳴，漾湖光於几席，占山影於臺亭，花粲粲以昌披，木欣欣其敷榮，菡萏兮十里，琅玕兮滿城，其他幽芳奇觀，間見層出，又不可殫舉而悉名。於是或命籃輿，或漾輕舟，或舒嘯以登皋，或賦詩而臨流，或掘雲於巒嶸之頂，（一）或採月於澄泓之洲。若乃浩蕩連空，月華正中，鑑秋毫於浮玉，倒寒影於垂虹，鼓棹踏松江之浪，扣舷吟笠澤之風，訪蓴鱸於漁父，詰龍橋於江童，此天下之至樂也，其何得以加之？「崔子聞之曰：「先生樂哉！矛頭淅米，劍頭之炊，不如枕流漱石，脫富貴之危機；翻手作雲，覆手作雨，不如遺名絕俗，與煙月爲侶。先生樂哉！雖然，趨朝市者患於既倦而不知歸，入山林者失於固藏而不肯仕。先生石湖之樂誠樂矣，當如江上之清風，山中之明月，欣然接之，可以寓意而不可

以留意。若曰抱其道而不施，懷其材而不用，必欲就閒逸，樂幽隱，爲將老之計，此余所未取也。」於是作石湖招隱之歌，歌曰：清且泚石湖之水，高嶄巖石湖之山。湖之幽可釣可遊，湖之側宜稼宜穡。有美一人兮樂無涯，朝出遊兮莫來歸。曳杖兮吳臺，維舟兮越溪。念夫君兮淹留，葺蘭芷兮芳洲。長松卧壑兮風颼颼，深山紫玉兮光彩浮。萬牛回首兮挽山丘，五城一睹兮禮必優。宜規明堂兮備前旒，去來去來兮石湖不可以久留。《官教集》卷一。

〔二〕嶠：原作「嵎」，字義不明。據下《大暑賦》改。

種松賦

崔子居山間，種松於東岡之上，地曠而平，培土而密築。其殖之也，若釋秧之插；其憂之也，若嬰兒之育。戢戢乎黃茅之底，眇眇乎蒼岑之麓。有客過而歎曰：「勤矣子之種松也。吾聞天施地生，雨露則一，草木之長，於松爲嗇。經年僅益於毫末，再歲尚湮於蓬棘。蓋屢補而莫齊，或百枚而得一。形如偃蓋兮待千歲之久，化爲茯苓兮由百歲之積。今子施種藝之功，竭壅培之力，以附土之寸根，待干雲於異日，不其迂哉！」余曰噫嘻，客之言過矣。夫植之微者本必固，長之吝者末必榮。木有亟茂而先顛，物有速蕃而驟零。栽桃李者早華，種榆柳者易陰。柞薪析而愈盛，樗櫟剪而還生。然皆摧折於飛雪之後，憔悴於嚴霜之辰，隨寒暑以同化，與糞壤以俱淪。乃若松之茂也，幹排風雷，根

裂崖石，鱗蹙百丈，髯蒼千尺。其柯參天則鸞鳳棲其巔，其肪入地則龍蛇伏其窟。凜高節兮四時不能易其操，建大厦兮萬牛不得輕其力。茲豈衆木之凡姿與夫百草之弱質者所能比哉！嗚呼，在物固然，於人亦爾。殖德者不貴其苟，種學者匪圖其易。濇禮義之華實，毓性情之根柢。養其小以成大，蓄諸微而至著。若曰名以暴集爲榮，行以速成爲貴，謂片善爲無益，以寸長爲可棄，是猶冀合抱之林而不養其拱把之時，望十圍之木而不植於徑寸之際者也。《宮教集》卷一。

閒居賦

丁亥之秋，余既反闔待次，若不與世相聞者，作《閒居賦》云。

釋吏塵之鞅掌兮，望吾廬而載旋。野鶴脫於樊籠兮，解病馬於羣編。嗟余居何甚小兮，聊復有此池園。苟余意足有適兮，豈必金谷與平泉。余既浸以成趣兮，畫人事而與辨。曰悠悠其莫往來兮，壘柴門之蒼蘚。朝吟蘆花之白雪兮，暮數漁舟之青烟。時捫腹而徐行兮，俄曳杖乎池邊。龜魚識余之履聲兮，唼蘋藻而不喧。遲余步乎東疇兮，或嘉蔬之葱蒨。擷杞菊而將瓜芋兮，袖雨露之微泫。忽長風之吹來兮，閨萬柳之喧駢。傾若相逾蹙若相鬪兮，各獻狀而爭妍。余矯首而徜徉兮，欲飄飄而俱仙。穆室處之晏娛兮，樂圖書之舒卷。耿青燈而深語兮，下潛幽而窮玄。驚倦僕之僵屏兮，鼯夜床之對眠。感晨鷄之呼覺兮，悵流光之易遷。於是懼然而起，起而歌曰：歲荏苒兮風露，手種木兮今榮榮。

世我忘兮我寧忘世，去來去來兮吾居不可久閒。《官教集》卷一。

大暑賦

盛夏之月，龍宿明，鶉火棲，赤熛奮怒，炎帝施威。有客瞻翔陽之騰翥，望火雲之燒空，氣鬱陶兮蒸體，汗淋漓兮沾裳。乃授簡於崔子曰：「暑至此極矣，抽子秘思，騁子妍辭，爲余賦之。」崔子曰：「唯唯。」昔者侯湛成章于晉代，繁欽流詠于東都，在隋有盧生之麗句，於魏摘子建之奇詞。仲宣仰庭槐而長嘯，孔璋寓陶燭以興悲。周人垂瘴暑之詠，明遠成「苦熱」之詩，皆所以發騷人之妙思，歌隆暑之歎歎者也。且夫勾芒既往，祝融乃來，紫纁丹幢，左右從陪，炎官熱屬，前導後隨。朱冠緹顏，噓呵火維，煽以烈焰，奮以毒威。御燭龍以長驅兮，駕火輪而飛馳。前執衡使舉麾兮，麗朱鳥而承旗。環天地以爲爐兮，播造化於冶中。運陰陽以爲炭兮，爍萬物其猶銅。采扶桑之高燎兮，熾中街之朱光。溫風攬乎萬里兮，氣鬱烟而迷空。土潤溽以蒸熇兮，時渙汨而蘊隆。凝赤宰而聳岳兮，閃紅倏焉而驚虬。豐隆盤旋而空鳴兮，灝郊斐亶而復收。於是陰壑煩，寒谷焦，冷泉沸，冰天燄，玉井煙合，凌陰埃生。西域消長積之雪，北極無不釋之冰。乘清風而遊廣寒兮，廣寒燠其增煩；排閭闔而入凌兢兮，凌兢翕焉如蒸。天丁退聽以屏息兮，旱魃健行而肆志。飛廉噓以喘息兮，吁號渴而欲斃。豐山之神人，心鬱乎清泠之宮；姑射之仙子，汗浹乎冰雪之體。噫，神焦與鬼爛兮，彼將焉其逃。

避。若乃層潭之府，極深之淵，毒陽激爍，陰火潛然，熺炭重燔，吹炯九泉，與日噴薄，流耀揚焞，朱爍綠煙，要眇嬋娟，河漢沸兮若煮，川瀆湧兮如湯。螭龍喘以鱗折兮，鯢鯢躁而甲張。長鯨嚇鰓以吐沫，巨鰲暴骼而且僵。沙石爲之熟爛，水怪爲之麋揚。虎蛟鉤蛇遭鼎烹之毒，象鹿狐貉有釜遊之傷。馮夷陽侯，渴死乎重淵之窟；馬銜蝸蟻，鬱勃乎波濤之鄉。至夫沈陽騰射，散越山林，赫然其暉，齊攻錯陳。原兮欲燎，野兮欲焚，木枯兮欲爇，葉卷兮欲焦。隆曦穿漏，林無清陰。視萬木之結蔭，猶火傘其迷雲。良田龜坼而塵飛兮，泥塗化而爲緹辟。嗟空翔與陸走，遭燂包以飛奔。鳥苦熱而不敢飛兮，惟塌翼而浴泥。牛喘甚於焚角兮，徒使人而增悲。猛獸垂鼻以吐氣兮，韓盧露舌而涎垂。蠅晝飛以繁案兮，蚋宵集而侵肌。煩蟬咽以噪風兮，風既至其猶火。鳴鳩應以呼雨兮，雨不至而奚爲？於是陸有交蓋，河無行舟，宵不明燭，晝不遠遊，食不飲渴，衣不襲裘。行者暍道而欲仆，居者執熱而露頭，負者澀旋而肩頰，耘者膚裂而脂流。走通衢兮如履乎身熱之坂，上層巒兮如陟乎暘谷之丘。單絺甚狐貉之燠，當風有環爐之憂。冰臺風軒如坐乎溫室，陰谷寒澗變而爲炎洲。飲寒泉以禦渴兮，渴不止，欲化鯨而吞海；氣噓吸以祛躁兮，躁之極，思凌雲而上天。佩壬甲之靈符兮，於煩懷其奚益；食鼯鼠之寒脯兮，雖萬斤爲徒然。又安可責效於抱朴不可熱之藥，而服飛雪之散與夫元冰之丸者哉！此少陵所以願作冷秋菰，昌黎所以思欲狃寒門，袁紹所以有避暑之飲，傅咸所以開感涼之尊者也。詞未竟，客躍然而前曰：「子賦暑至矣，讀之若坐火井而居炭谷，遊焦溪而沐湯泉，有可以清暑者，得聞其說乎？」崔子曰：「大冥之墟，孤桐生焉，下瞰冰淵之湄，上直寒涯之巔，左當風谷，右

臨雲谿，遡九秋之驚飈，凋三冬之寒威，零雪積其根，霏霜封其枝，神泉漱其藩，清露潤其皮，此蓋木之清泠而寒潔者也。於是翦寒柯，剖孤莖，匠石運斤，師襄均聲，寒水之玉以爲徽，冰蠶之絲以爲弦，水精之珥以爲玃，精冰之金以爲懸。爾乃歌南風之古曲，奏綠水之清音，迸流泉之幽韻，動積雪之悲吟。弄羽則紅雲含霜，叩商則烈日成霖。躍流魚於澄淵，舞鸞鷟於庭陰。此聲音之至清也，可以清暑乎？」客曰：「未可也。」崔子曰：「虛堂清室，涼軒寒館。含寒露以植臺，迎清風而立觀。月牖對晃，風櫺蕭疏。左峙冰山，右直雪宮，睽眾摩谿，閒敞開通。危樓鬱其將起，遂凌虛而上躋；鳥騰翅于薨標，咸乘風而欲飛。齊獸口以湧雷，時梗概於滌池。軼星辰于大半，垂雲迴帶於焚楣。伏櫺檻以俯聽，聞雷霆之霍揮。消霧埃于中天，集微涼之澄清。問素娥若有答，察雲師之所憑。上飛闥而仰觀，正瑤光與玉繩。爾乃躡露舄，開雲扃，鳳簫吟，鼉鼓鳴。攀井幹之巉巖，登延閣之岿嶢。引雄風于洞穴，植仙掌於良宵。拂琉璃之珍簾，弄明月之圓綃。動颼颼於翠帳，散霏微於綺寮。曜冰槩而發霜硎，寫詩人之風騷。詠楚臺披襟之語，歌漢宮大風之謠。此宮室之至清也，可以清暑乎？」客曰：「未可也。」崔子曰：「雕胡之飯，錦帶之羹，霜蓄之茹，露葵之英。藕菰蒲筍，間之香芹，銀絲鱸鯽，散雪飛硎。筯以冰犀，盤以水精。庖霜淅玉，滿坐風生。汲冷漬稻，其清如冰。携綵籃於中園，掇槐葉於高枝。糝桃木之玉屑，和寒滓兮與俱。乃使元冥適鹹，蓐收調辛，味兼芍藥，施和既醇，色碧鮮以照筯，相香飯以苞蘆。經齒冷以嚼雪，人爭勸于投珠。志欲隨於騷衷，暇則飲夫屠酥。獻君王之寒殿，薦開冰之清壺。乃若盧橘，熟素奈成，陸采檉桃，淵摘芡菱，林珍水實，錯雜扶檠。

浮甘瓜於寒水，沉朱李於清泉。食曹林之新梅，擘太華之芳蓮。壺盛甘醴之液，坐列飲中之仙。環曲池以流杯，如長鯨之吸川。及其至也，酒罷更闌，風留月軒。試谷簾之絕品，破龍焙之香團。湯發雲腴之醖，盞浮花乳之圓。濺七甌之輕雪，兩腋淒其生寒。此飲食之至清也，可以清暑乎？」客曰：「未可也。」崔子曰：「洞庭長湖，洪波翻瀾，長江會宗，六月不暄。溟漭渺沔，汗汗汩汩。即之無窮，察之無邊。駭浪瀑洒，驚濤飛湍。崩雲屑雨，蕩日連天。雷奔電激，鼓作砮巖。望之者使人毛髮聳立，心悸而膽寒。爾乃命水客，泛輕舟，齊棹妓，發棹謳，奏淮南，度陽阿，篙工唱，楫師和，鞭蜎蜎，憚蛟螭，罨翡翠，斬鼃鼃，戮水豹，殄鱗族，招白鷗，下高鵠。然後乘勁風，揭百尺，泝洄沿流，千里一息，訪乎鮫人之居，入乎淵客之室，造乎江妃之館，追乎海童之迹。擊長楫於中江，想萍實之復形。訪蓬萊之清居，思漢武之所經。臨澄流而沾襟，弔屈原與靈胥。而又昧潛險，搜瑰奇，摸瑇瑁，捫觜蠋，剖明月之胎珠，濯夜光之流離。若乃浮情博覽，忘夕宵歸，渾星辰而涵泳，俯仰與之俱迷。觀藍田之出月，吐元珠於淵驪，瀉千尋之縞練，堆萬頃之琉璃，此遊樂之至清也，可以清暑乎？」客曰：「未可也。」然淒涼之色，已動於眉宇之間。崔子又從而言曰：「丘壑之勝，林泉之奇，南山之巔，北山之厓，有風月以爲助，有雲烟以相隨。有鴻鳥以爲侶，有田園以時耔，有魚釣以自適，有琴書以自怡。木欣欣而帷成，泉涓涓而練飛。清風颯其來臨，幽鶴乘而下之。爾乃漱白石，枕流泉，傲睨乎風塵之表，笑談乎溪壑之間。居水中以築室，葺荷蓋以爲房。啓蕙帳兮松關，繚琅玕兮成堂。琢寒犀兮爲鎮，緝薜荔兮爲裳。飲蒼岑之玉醴，斟白水以爲漿。羞玉芝以療饑，餐沆瀣而爲

糧。紉綠芰以爲佩，又綴之以蕙纓。於是或命巾車，或漾輕舟，或窈窕以尋壑，或崎嶇而經丘，或採蕨於崇岡，或緡魚於清流，或濯纓于滄浪，或開襟於山樓，或鼓琴以自娛，或彈鋏而悲謳，或脫帽以縱適，或杖藜以遨遊，或掘雲於嶓嶭之岑，或採月于澄泓之洲。此山林之至清也，可以清暑乎？」客曰：「善！吾之願也。」崔子曰：「善則善矣，而未大也，請爲子言夫清暑之大方。今聖天子在上，灑掃宇宙，清寧乾坤，仁風惠氣，刷上下。無嚴威虐焰之刑以燦民之肌膚，故其民漻然休然，相安以生；無星火疾馳之令以驚民之耳目，故其民蕭然怡然，相嬉以寧；無竭源涸澤焦熬峻急之征，故其民得以潤澤其家室；無蹈湯赴火汗肌浹膚之役，故其民皆得逍遙于田里。恩同祥風，德與和氣游，蒸而爲清氛，疏而爲冷風。垂髻戴白，無小大無遠近，蕭蕭乎如遊清涼之境、太清之世，不知暑之爲暑也。若乃渠魁元惡，肆厥暴怒，斲斲屠剔膏流節離之，毒日作而人不得全其形體；焚拆抵擠脅驅迫逐之，禍日興而人不得集其族類，凡厥烝民，莫不沸湧灼爛，號呼驚蹈，無有救止，羣望而赴愬。皇帝於是不降霖雨，雷厲風行，天戈所麾，咸順使令。舊染之俗，攸徂之民，徒奮袒呼，壺漿以迎。慰望雲於大旱，釋僊蘇於羣情，救之火穽，置之安平。清暑之道，不其大哉！」客聞之，離席而前，拱手而立，再拜稽首，霍然暑退。《官教集》卷一。

苦寒賦

日在斗，歲將闌，陰風怒，愁雲繁。有廣寒先生問於清虛子曰：「吾觀子憂色，無乃畏此苦寒乎？」予曰：「然」。先生曰：「吾以冰肌之質，游姑射之山，飲吸乎風露之冷，綽約乎雪月之間。吾居於此，不知其年，而子獨以爲難。」於是清虛子對曰：「皇天平分爲四時兮，寒暑運而相推。春陽舒而花披兮，夏風溽而雲奇。秋漢迴以高潔兮，夜月清而流輝。惟窮冬之御冷兮，重陰積而慘淒。故傅玄寓興于雅賦，昌黎發詠於新詩，張生陳冰澗之句，阮子形凍海之辭，梁臣寓直廬而發嘆，陸雲當歲莫而興悲。斯皆苦寒之暴，畏寒之威。先生誇物外之高，忘人間之累，謂寒爲不足畏，茲非余之所敢知。」先生聞之，避席而起，逡巡而言曰：「子之言是矣，請子爲我賦之。」清虛子曰：「可。嚴霜夜結，寒雲晝起。驚飈攪乎宇宙兮，蕭條亘乎萬里。烏蟾藏而寒輝兮，雨雪飄而不止。河漢沍而不流兮，天地結而凝閉。於是焦溪涸，溫泉冰，火井滅，湯谷凝。沸潭無涌，炎風不興。死蛟螭於窟穴兮，僵虎豹於林坳。六龍冰而脫髯兮，熒惑隱而喪精。莫不血凍兮指不拈，氣藏兮脣莫收。肌膚皴而生甲兮，衣被冷而如流。朱火青而光滅兮，蘭膏凝而烟浮。擁爐猶坐雪之冷兮，重襟有懷冰之愁。嗟顓冥之酷烈兮，夫與我其何讎。意燭龍吹於雁門兮，又疑白鶴語於南州。雖挾纊之言不足使楚人暖兮，縱賜袍之惠何以解范叔之憂！若乃孝子卧冰，書生映雪，意雖勤而不倦，睹此寒而爲輟。洛生方

擁被以沉吟兮，宋人亦龜手而坼裂。裸壤變爲垂繒之俗兮，華清不知探湯之熱。峻肩添詩客之思，墮指凜三軍之節。我乃張重幄，處溫室，衣狐裘，坐熊席。盛獸炭之春紅，酌羔羊之瓊液。擷粉萼於新梅，鱸銀絲於鮮鯽。侑以郢客陽春之曲，吹以鄒谷變寒之律。」先生於是懣然而服，乃浩然而狂歌，歌曰：歲云暮兮風怒狂，雨雪飄兮雲滄浪。烏蟾畏威兮爲韜光，地坼裂兮鱗甲張。蛟螭潛兮虎豹僵，溫泉火井兮爲淒涼，江漢凝沍兮波不揚。又歌曰：燎薰爐兮陽和，擁獸炭兮春多。携佳人兮鳴玉珂，酌桂酒兮朱顏酡。一杯相屬君當歌，有酒不飲兮奈寒何。《官教集》卷一。

倉耗解

崔子朝出遊市，寂然若將暮。賈匱農困，閉而不張，錢井金溝，謹其闔藏，收列肆於九衢，刀布滯乎千商。至於白藏之府，紅腐之倉，寶帙積蟻，琛幣充梁，亦且籤籌寢乎會計，關石罷乎低昂。怪而問焉，有客言於余曰：「是爲春孟望之後一日，其名爲倉耗。財賦出納必有耗竭，人所共畏焉。」崔子曰：「信然歟？」客曰：「是日也，著之令甲，以爲可戒，子何疑之有？且時之在天，有凶而有吉；人之於事，有避而有就。反支爲封章之忌，甲窮爲用武之凶。循火焚於陽和之後，戒作室於惡月之中。夏則戢土工之役，春則禁斬伐之施。毋留獄於秋月，止發蓋於冬時。人之所畏，安得不畏之！況夫倉耗之名，有自來矣。余非陰陽家流，蓋嘗攷之傳記，春孟之月，日月會于娵訾，其宿爲危室壁

奎之分，其象爲天倉儲粟之所。今茲既望，則月之滿者向乎虧，月之盈者向乎虛，司出納者忌夫虛且虧也，故於是戒之。」崔子曰：「是可畏也矣。雖然，子所謂耗者，將天奪而鬼縮之與？抑水毀而火鑠之與？抑雷霆擊而取風雲卷而去與？胡爲乎謹關鑰固扃鐺，兢兢乎獨於是日也！夫所謂耗，無日無之，人之由此，常不自知，曷於是日而獨畏爲？請爲子言。夫耗之本，男不耕耘，游手而嬉。婦不布帛，組麗是爲。荒南畝而弗勤，撫機軸而居奇。豐年有啼饑之嘆，大寒興索裘之悲。則末作之民耗之矣。侈奢隆富，猗陶埒名。公盜山海，貨殖私庭。錙藏鉅萬，利不周施。田連阡陌，貧不置錐。則兼并之民耗之矣。庶人之室，侈擬公侯。琳宮梵宇，帝居同侔。倡優僭乎后飾，土木被乎文繡。錯金翠與珠玉，絡綺錦而編綬。則習俗之侈耗之矣。疲羸之夫，懦瘵之民，被甲荷戈，偃蹙不勝。混迹剽猛，羣驅連行。待哺張頤，竭廩空困。則無用之兵耗之矣。事不省官，羊牧交并。官不擇人，牛驥同鳴。駢倚疊足，排厠鱗征。無事而食，塞局填扃。饕竊餽廩，自爲身榮。則不急之官耗之矣。視民之利，欲漁而獲；視公之財，欲欺而得。謂自營爲有功，以阜國爲無益。謂厚己爲得計，以利民爲失策。起重斂於無名，竄簿書於昏惑。恣漁蠹與鼠竊，涸利源以竭澤。肆姦賂於苞苴，空帑藏以貿易。則貪鄙之利耗之矣。吁，山林之盛不足供無窮之焚，江河之廣何以實有漏之卮！一線之溜有穿石之患，單極之綆有斷榦之期。苟六耗之不去，將吾財之弗遺。夫世之所以爲耗者若是，而客乃因日月之交會，察弦望之盈虧，各出納於是日，嚴警戒而畏之，是所謂蔽於天而不知人，不揣其本而惟末之齊者也。」《官教集》卷一二。

留窮文

子雲之《逐貧》，退之之《送窮》，辭各偉麗。余反之，作《留窮》。

屢空先生正月晦日揖窮鬼與之坐而告之曰：「子高陽之裔，顓帝之支。衣必縷裂，食必用糜。生號窮鬼，沒爲窮神。死以是日，人謂送貧。吾與子遊於茲有時矣，其相得如膠漆之固，其相與如魚水之情。故不敢追逐流俗，結柳車，縛草船，載糗與粳，繫牛引帆，以送子行。子能舍我而他之乎？」言未既，欬然若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夫安貧樂道，雖士之常，貧而無怨，亦人之難。人有蘭宮秘宇，雲楣虹梁，焚燎布翼，棟桴高驤，帶倒茄於藻井，飾華棖與璧璫。此宮室之麗，人所共安也，而先生以余之故，獨得夫甕牖而蓬窗。六珍殊品，四膳異肴。窮海之錯，極陸之毛。尹公爨鼎，庖子揮刀。列方丈以華錯，陳員案而星羅。此膏粱之味，人所同願也，而先生以余之故，獨得夫藜藿而簞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硬碱綵繖，琳琅青瑩。珊瑚玉樹，周阿而生。此衆寶之奇，人所娛心而侈目也，而先生以余之故，常捆載垂橐，曾不得一金之爲資。固宜絕我棄我，屏之遠方，門神戶靈，叱爲不祥，逐故就新，招迎富康。而方且眷眷留我而不忘，敢問所以受知於先生者何如也？」先生曰：「吁，子來前。子之儔朋，非三非四，在十除五，滿七除二，順厥天常，立爲名字。凡所以日訓誨於前，使吾佩聖人之道而不爲流俗之歸者，皆子之志也。且夫刻剝侵

削，肥己瘠人，漁民之財以資厥身，此可以富矣，子則曰奈何傷吾之仁，其名曰仁窮。祿可苟求，位可力致，見德不思，惟利是嗜，此可以富矣，子則曰奈何傷吾之義，其名曰義窮。覬覦貪饕，進進不止，矯矯亢亢，罔顧廉耻，此可以富矣，子則曰奈何傷吾之禮，其名曰禮窮。籠以術數，周以心計，揣摩低昂而罔市利，此可以富矣，子則曰奈何傷吾之智，其名曰智窮。爲姦爲欺，爲鄙爲吝，乖誕弗恤，貨殖是徇，此可以富矣，子則曰奈何傷吾之信也，其名曰信窮。凡此五窮，爲吾五友，厄窮相隨，貧賤相守，教之誨之，使我不苟。吾其在下，得此五友，磨礱訓勵，以飭厥躬。吾其在上，得此五友，傑卓清特，以奮厥功。使千百世之下，凜凜乎仰吾之清風，所謂富貴不能移其志，勢利不能動其衷者也。若夫慕外物之謂樂，謂貧賤爲可悲，斥吾五友而去之，茲余之所不忍爲。」已而五窮相顧失笑曰：「先生知我矣，願與爲友，無相棄。」《官教集》卷一二。

津人問

崔子遊於江湖之上，見夫競舟之民，相先以爲樂。臨流而觀，倚杖竊歎，未知所謂。有津人者操舟而來，鬢眉蒼然，輯棹而止。於是進而問曰：「彼乘危而有鬪心，何取爲樂哉？且以爭爲樂者有之矣：博者爭盧，變者爭局，壺者爭馬，射者爭鵠。或談笑於几席之暇，或搏以禮文之縟。今乃涉巨濤之滄茫，較扁舟之遲速，或騰趯而隨決，或盪汨而顛覆。何取爲樂哉？」津人曰：「噫！競舟之樂子

亦危之耶？且天地者，大江湖也。人身者，一舟楫也。一身之間，視聽言貌思，則競之所由作也。人有丹其轂，則驕視於蓬累；繡栢藻井，則誇勝於圭華。蜺鍾鼎者，恨簞瓢之不如；睹青紫者，恥緼袍之不敵。此競於目者也。鳴蛙鼓吹，清濁之相喧；黃鍾瓦釜，邪正之相比。南磬北竽，激草玄之嘲；東瑟西缶，爲濺血之地。此競於耳者也。離堅則約從爲姦，合異則連衡爲賊。誣善之辭，銷骨而鑠金；是己之學，操戈而入室。此競於口者也。抱負者以折腰爲恥，貴倨者以俛眉爲屈。干戈之怒，起於爭長；刀鋸之慘，興於膝席。此競爲貌者也。交戰於得喪之途，相攻於愛惡之域。方寸之地，有山川之險；肝膽之邇，有楚越之敵。此競於心者也。夫以人之一身，而挾此五競。日涉於物，膠膠而與之鬪。馳驚於愛河，衝突於欲海。履風波而不愕，觸機穽而不悔。今子舍此不爲之怪，而切切然笑楫師之愚，憂榜人之殆，此吾所未解也。」崔子聞之，悚然而作曰：「隱君子也。」於是再拜而起，三揖而前曰：「吾學有年矣，吾目競於色，耳競於聲，口競於言，貌競於形。七情紛爭，思慮營營，不得須臾寧。今也何幸，得從先生游，願聞一言，庶幾乎知道。」津人莞爾而笑，掉頭而歌曰：「吾之舟兮常虛以遊，哀樂喜怒兮一毫不留。不與物涉兮駕空以浮，萬方覆却兮無觸吾舟。吾之舟兮常虛以遊。」歌畢，延緣葦間，刺船而去。《永樂大典》卷三〇〇三。

全宋文卷六〇六七

崔敦禮 二

進經筵徹章詩表

聖治崇文，遠稽先訓；經筵進讀，荐及終篇。慶千載之昌期，昭一時之殊遇，敢形歌詠，用侈恩榮。中謝。臣等伏以皇家開久大之基，章聖襲隆平之業。澶淵振凱，泰嶽升中。治定功成，光於前烈；憂深思遠，啓我後人。爰集要言，是成正說，永思厥道，咸聚此書。臣等胥荷簡知，並參親近。絳袍中御，瞻康色之咨詢；錦几前陳，罄微言之紬繹。適緣幸會，遂畢華編。講天聖之曠儀，舉紹興之盛禮。諸儒拱侍，四近環觀。旨酒嘉肴，退集蓬山之燕；名香異茗，出頒御府之奇。既均厚於眷慈，復第分於寵錫。象簡稱橫金之貴，珍奩加瑞石之良。捐以名駒，被之沃轡，恩施一日，風動四方。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神智旁通，天仁安運。聲色玩好，無所貳其心；欽明文思，不忘典於學。載周簡冊，僅閱歲時。彼漢世之召公卿，但聞於稱引；越唐朝之選耆碩，姑備於闕疑。歷攷前聞，莫逾今

日。於穆不已，厥修乃來。臣等俯愧淺聞，仰承異眷。拜陳庭之賜，共欣儒術之逢辰；誦報上之章，各效忠臣之歸美。《官教集》卷四。

賀皇帝登極表

虔奉慈謀，嗣登大寶。文王孫子，罔不或承；高廟神靈，云胡不喜。中賀。皇帝陛下仁孝恭儉，率履清躬，神聖文武，一似藝祖。膺上皇主鬯之重，積兆庶繫心之勤，於昭於天，乃命以位。功盛德厚，居帝位惟允宜；仁滂澤洋，與海內且更始。臣叨逾偏郡，際會昌辰。北面覲而東面朝，阻陪末序；西向三而南向再，欽想盛容。《官教集》卷四。

會慶節賀表 一

鳴社開祥，千齡有赫；呼嵩請祝，九宇同寅。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濬哲生知，聖明天縱。建中立極，能保惠於庶民；申命用休，俾緝熙於純嘏。星虹紀旦，日月增華。臣仰誤隆知，叨分望郡。百福千祿，但歌周雅之篇；萬壽稱觴，阻預漢庭之列。《官教集》卷四。

會慶節賀表 二

天佑民而作之君，祥肇開於甲觀；臣歸美以報其上，祝敢效於華封。丕昭星渚之休，恭致露囊之獻。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英謀天縱，聖德日躋。協帝重華，繼離明而布照；握樞臨極，主震器以居尊。宗社儲禧，臣民溢喜。指南山而共祝，望北闕以歡呼。臣弭節江干，馳誠天陛。千官班後，阻瞻龍袞之光；萬歲聲中，遐想鳳樓之曉。《宮教集》卷四。

會慶節賀表 三

紫樞旋電，丕煥昌辰；金鑑封章，敷同善頌。後璿穹而貢祉，包輿地以儲禧。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智勇自天，英明冠古。體元出震，萬物睹而風雲從；立極乘離，四時行而日月照。光鴻圖而增熾，履慶序以叢休。臣謬領州符，欣逢聖旦。五百里侯甸，參鼇抃以無階；八千歲春秋，睇日升而介壽。

會慶節賀表 四

穹昊儲休，丕煥紫樞之瑞；聖神接統，有開赤伏之祥。彌月斯臨，際天共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離明布政，乾健凝圖。總壹權綱，宣大猷而執競；奮熙憲度，體皇極以建中。慶緒光華，靈祺紛郁。臣誤膺隆眷，出典近藩。奉萬年之觴，阻與清班之末；獻千秋之鑑，但祈神筴之增。《官教集》卷四。

會慶節賀表 五

藝祖開基，七世啓雲孫之聖；上皇與子，兩丁熾火德之祥。紹二帝之昌圖，僕萬年之景命〔一〕。恭惟皇帝陛下龍飛首出，虎變文昭，鍾三光五嶽之靈，膺千載一時之運。雷電而感高祖，夙彰幽顯之神交；天日而表太宗，足使英雄之膽落。即正神州之御，永嚴太極之尊。臣身留萬國之西，目遡九霄之上。生聖人而爲主，雖諧夜禱之誠；對天子以揚休，莫預昕朝之慶。《官教集》卷四。

〔一〕僕：疑當作「卜」。

天申節賀表 一

寶殿奉卮，喜際流虹之旦；露囊獻壽，用伸呼嶽之誠。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道大難名，功成不有。怡神昭曠，凝宇定之天光；觀妙希夷，收雷聲於淵默。後乾坤而貢祉，括海岱以叢禧。臣謬領使輶，欣逢誕節。四方來賀，獲陪特室之朝；萬壽無疆，恭致封人之祝。《官教集》卷四。

天申節賀表 二

玉卮介壽，仰天子之有尊；金鑑披章，效封人之請祝。乾坤隕祉，宇縣臚歡。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甄陶商周，糠粃堯舜。凝神昭曠，道蕩蕩以難名；觀妙希夷，孰敝敝而爲事。安受珠宮之奉，坐膺神筴之增。臣叨守輔藩，欣逢誕節。五百里之侯甸，朝特室以無階；八千歲爲春秋，企中嵩而呼壽。《官教集》卷四。

天申節賀表 三

漢殿奉卮，欣際千齡之盛；堯封祝聖，用伸萬壽之祈。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觀妙希夷，凝神昭曠。功成不有，退安特室之遊；道大難名，誕播康衢之詠。塞乾淵而寢福，括海岱以叢禧。臣叨領使輶，獲逢聖旦。崆峒得道，固莫測於修齡；嵩嶽傳呼，徒有勤於善頌。《宮教集》卷四。

謝賜夏藥表

炎焞流金，重軫乘邊之士；名方飛雪，遽頒解愠之仁。祇服閔勞，頓忘憚暑。中謝。伏念臣等職當汗馬，志在飲冰。屬疆事之晏寧，不聞侵鎬；樂軍書之清靜，無復渡瀘。陳力已羞，記存何幸。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翦鬚義重，蔭樾恩均。燕御高明，方理熏琴之化；顧嗟戍役，不私水殿之涼。靈劑一頒，清風四襲。臣敢不推揚德意，訓厲師徒。水居而蝮蟲生，時難亡於暴武；穴處而鳶跖墮，志終願於褻尸。《宮教集》卷四。

代平江魏丞相謝賜銀合夏藥表

三伏炎曦，屬謹侯邦之職；萬金良劑，遽頒御府之珍。祇服閔勞，頓忘憚暑。中謝。伏念臣奮身寒苦，遭世清平。報答隆知，志有飲冰之節；僥逾高位，功無汗竹之書。茲分牧於輔藩，庶奉揚於德化，敢緣歆鬱，重軫慈憐？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蔭樾覆民，熏琴阜物。含風晝永，靡私殿閣之涼；扇暍仁均，曲記廟堂之舊。名品寵頒於飛雪，湛思深浹於零蕭。臣發驛端披，啓奩下拜。簿書叢委，坐消浹背之煩；條教簡稀，用底清心之治。《官教集》卷四。

吏部進新修七司條令表

選部成書，備正七司之典；丹書奏御，仰塵乙夜之觀。重冒聰聞，冀垂睿鑑。竊以總三銓之流品，最爲業鉅而事叢；示萬世之憲章，必也法全而令具。屬此承平之久，紛然建請之煩。千門萬戶，而吏得出入其間；玩歲愒時，而士多睥睨於此。當上聖解紘而更化，俾下臣秉筆以裁規。討論潤色，咸竭其勞；簡要清通，庶行於久。深斥聖書之陋，謾希姓歷之修。陛下躬攬權綱，兼總條貫。月成月要，明八柄以馭臣；官法官常，揭九章而布治。臣仰憑成筭，僅及終篇。蕭何規而曹參隨，當共遵於

先矩；神龍紊而開元理，將高掩於前猷。《官教集》卷四。

代江東漕臣賀皇帝降嫡皇孫表

皇穹錫羨，式彰保佑之休；朱邸發祥，遂啓衆多之慶。凡居覆載，孰不欣愉？中賀。臣聞侍膳問安，於周文而專美；宜民受祿，在成王而獨隆。未有方躬孝養之勤，而乃已見燕貽之盛。恭惟皇帝陛下繼明離照，協帝重華。蕩蕩巍巍，光紹配天之業；皇皇穆穆，遂開磐石之宗。臣喜際休嘉，惟勤祝頌。不顯亦世，子孫更茂於億千；於萬斯年，歷數豈惟於八百。《官教集》卷四。

代江東漕臣賀太上皇帝表

殊宮引養，受帝祉以方隆；奕世蒙休，詒孫謀而益遠。事關廟社，喜溢人神。中賀。臣聞男子之祥，實曰人間之喜；曾孫之慶，尤爲聖祚之光。在亘古以未聞，於今時而乃見。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道參盛帝，德冒生民，獨高揖遜之風，浸衍延洪之福。熾而昌，昌而熾，膺壽考之萬年；孫生子，子生孫，暢本支之百世。臣欣逢盛事，阻造賀班。瓜瓞方綿，坐看雲來之慶；蘿圖有永，卜知年世之長。《官教集》卷四。

代平江守臣賀淳熙改元表

升禋泰畤，具輯神釐；渙汗端門，載新年紀。邦圖增固，海縣均歡。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睿智日躋，聖明天縱，昭受三靈之貺，規恢奕世之基。發號更元，冠鴻名而有赫；同文布政，垂寶歷以無疆。臣叨守近藩，欣逢盛際。奉三朝之圖籍，阻預進趨；法五始於春秋，惟勤頌詠。《宮教集》卷四。

代浙西倉使賀淳熙改元表

聖運凝休，丕揚光烈；王正謹始，肇易鴻名。極載疇以同文，絕古今而冠美。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離明繼照，乾健當天。居正體元，總權綱而執競；宅中圖大，宏祖業以重光。爰因歲號之更，用布皇猷之煥。臣誤將隆旨，欣際昌辰。過於七百年，豫卜周基之永；不以一二數，竊瞻漢歷之新。

《宮教集》卷四。

代平江守臣謝上表

理寺祥刑，偶寬譴斥；輔藩擇守，遽被俞咨。惟郡劇而材疏，且人凡而地要，任非所稱，榮不蓋慚。中謝。伏念臣智識庸虛，藝能短淺。沉迷州縣，徒閱歲時；揚歷班行，莫裨塵露。謂棄捐之已晚，曷選用之敢希！況所領州，實爲會府。無窮之費，何翅於漏卮；有盡之藏，幾同於垂罄。士亡繼廩，師乏見糧，正須經畫之規，上釋焦勞之慮。豈臣愚戇，足備簡求！恭遇皇帝陛下盛德溥臨，至明旁燭。知臣早親於吏事，粗達民情；謂臣久次於卿曹，靡干官謗。爰膺眷記，擢畀煩難。臣敢不策勵驚疲，勉思夙夜？赴功趨事，庶興頹弊之風；足用愛民，謹布寬平之政。《官教集》卷四。

代平江守臣謝賜御書戒飭手詔碑本表

誕布綸音，竦風雷之鼓舞；載頒寶墨，仰雲漢之昭回。拜賜知榮，窺文增懼。中謝。臣聞《易》敝有位，邦用輯寧；《周》迪厥官，民其康乂。眷言治本，允繫士風。惟習尚之既淳，斯事功之克建。恭惟皇帝陛下，離明布政，乾健御天。揔攬權綱，將丕凝於庶績；細書詔札，用申飭於羣工。刻琬琰以無窮，垂日星而有爛。《河圖》《洛書》，孰窺宸翰之精；《周誥》《商盤》，咸誦王言之大。臣

濫膺寄委，與被恩班。佩服終身，誓竭駑駘之力；珍藏十襲，豈徒篋笥之光。《官教集》卷四。

代浙西倉使謝御書戒飭手詔碑本表

叨持星節，方披九地之圖；寵拜雲章，祇奉十愆之戒。觀瞻榮耀，伏讀凌兢。中謝。臣聞易俗移風，聖神之能事；視儀聽唱，臣子之至情。屬茲積弊之乖，上軫焦心之念。出絲綸之命，具播於堯言；刻琬琰之文，載均於周賚。凡居厥位，罔或不勤。恭遇皇帝陛下離照當天，乾剛布政，茂建非常之業，大明責實之方。一札細書，儆於有位；百辟卿士，各黜乃心。期益勵於官箴，更榮分於寶軸。窺文增竦，振鼓舞於雷風；傳玩無窮，燦光華於奎壁。臣濫司澄按，與被恩頒。佩服終身，誓竭駑駘之報；珍藏什襲，豈惟篋笥之光。《官教集》卷四。

代謝賜曆日表 一

課驗疇人，書成太史。更程時叙，得先後天之宜；紬繹日分，正大小餘之次。吏因作事，民獲趨功。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統輯化工，混齊政紀。誕膺神筴，合四千歲之上元；綜覆清臺，定八百年之差日。緝熙昭度，宣布同文。臣敢不動靜稽參，夙宵祇奉？按圖識候，知春秋晦朔之期；虔詔勞農，

授夷隩析因之叙。《官教集》卷四。

代謝賜曆日表 二

啓驛端披，奉書下拜，具知早晚，罔失初常。中謝。臣聞堯定四時，欽于曆象；舜齊七政，審厥璣衡。惟氣叙之無訛，斯民宜之允協。恭惟皇帝陛下，撫辰凝治，作極體元。後天而奉天，默存輔相；底日不失日，用謹候程。爰頒告朔之文，式致授人之敬。臣逢時用夏，率賦頒春。遵以務農，不爽竊脂之候；順而作事，自消伏蟄之凝。《官教集》卷四。

代謝賜曆日表 三

歲籥方春，曆書頒朔，式謹王正之始，具昭民事之宜。下拜知榮，仰承惟恪。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撫辰凝治，作極體元。後天而奉天道，默存於輔相；底日不失日，叙必正於初常。爰分命於庶邦，俾咸遵於丕則。臣敢不夙宵深考，動靜詳觀？宣化難窮，雖自慚於己學；詔條恭布，當申飭於農功。

《官教集》卷四。

代陳丞相郊恩加食邑實封表

泰壇高燎，丕薦明禋；兌澤旁流，式均大慶。褒嘉所暨，震懼爲深。中謝。伏念臣遭際非常，進登踰分。歲月已晚，無薄效之可論；夙夜靡遑，念隆恩之未報。方滌牲而祇事，屬懷綬以載行。旅幣獻球，莫修於貢入；奉璋執豆，阻與於駿奔。迨熙事之備成，乃鴻恩之誤及，增封衍食，疊寵駢休。此蓋恭遇皇帝陛下功格乾坤，誠通幽顯。聖能饗帝，既並貺於三靈；福用錫民，俾均歡於四表。敢期芻豢，亦畀微軀。自省無勞，尚媿翟閭之役；莫知圖稱，獨殫犬馬之恩。《官教集》卷四。

代建康陳丞相乞致仕表

頃上囊封，深期得謝；仰膺綸詔，遽俾斷章。既感戀於恩私，乃因循於時叙。不勝衰羸之疾，再伸危迫之誠。中謝。伏念臣猥以庸才，出逢休運。周旋中外，曾無毫髮之功；荏苒年齡，已迫桑榆之景。老將疾而偕至，神與力以俱殫。所宜待盡於窮閭，詎得過尸於榮祿。昨披悃愾，願上印章，乃煩訓諭之溫，曲示撫存之厚。雖恩慈廣大，未忍棄捐；而災病侵陵，實難強勉。近從新歲，益困舊痾。形骨支離，幾同於槁木；視瞻茫昧，但見於昏花。進趨愈覺於龍鍾，思慮多成於廢忘。藩維寄重，豈

疲荼之能勝；管鑰任嚴，非耄衰之宜處。儻不求於休謝，必將速於顛隳。載惟古者告老之臣，本以心存知足之義。迹深嫌於避事，志切戒以沽名。幸此安平，固匪辭難而欲去；有如朽憊，自甘沒世以無聞。惟思反於丘園，庶少延於喘息。伏望皇帝陛下仁深惻隱，明燭幽微。憫其垂盡之年，久嬰衰疾；察此再三之懇，誠匪虛文。特頒渙汗之恩，俯遂乞骸之請。俾得優游晚節，涵泳聖時，終全畎畝之餘生，永荷乾坤之大造。其爲榮幸，曷究敷陳。《宮教集》卷四。

代江東漕臣賀太上皇后牋

母道夙隆，克膺多福；慶流浸遠，誕育曾孫。喜溢兩宮，歡均萬宇。中賀。恭惟太上皇后殿下躬行柔順，德備謙恭。播太任之徽音，神無恫怨；鍾文王之孫子，國茂本支。閱茲四世之休，相乃萬年之祚。臣屬將使指，莫造外朝。朱芾斯皇，想動慈顏之悅；景命有僕，永觀丕緒之光。《宮教集》卷四。

代江東漕臣賀皇后牋

蘭殿椒房，夙深積慶；金枝玉葉，有衍儲休。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昭示母儀，順修陰教。德嘉嬪於嬀汭，祥襲慶於文孫。浸隆盛大之基，益固靈長之祚。臣屬持使節，阻造外廷。詠采芣之詩，化已

成於和樂；誦螽斯之什，福更享於衆多。《官教集》卷四。

代平江守到任謝東宮牋

九棘平反，已汙近列；一麾分牧，復玷名藩。祇荷寵靈，惟深戰懼。伏念某藝能謏薄，智術迂疏，頃備屬於南衙，獲承顏於東禁。浩穰天邑，裨贊何功；登進月卿，僥踰已甚。敢意思綸之誤，更紆郡紱之榮！揣涯分以曷勝，仰生成之有自。茲蓋恭遇皇太子殿下稟資玉裕，毓粹淵沖，煥輝潤以照人，體溫文而接物。有如庸妄，亦荷眷私。某敢不奮勵厥心，恪勤所事？磨鉛策蹇，雖自歎於拙艱；濟劇撥煩，願少圖於報效。《官教集》卷四。

全宋文卷六〇六八

崔敦禮 三

進重刪定呂祖謙所編文鑑劄子〔二〕

臣昨蒙宣引奏事，令臣刪定呂祖謙所編《文鑑》奏疏八冊。臣學術荒疏，仰被聖訓，不敢不竭愚誠，今已刪定了畢。其元降出本一一貼黃聲說所以刪去與增添，却重別繕寫淨本八冊進呈。但本朝繼五代之後，其始文字未遽純粹，難以求備，又不可無以充一代之言，如國初臣僚是也。至如名在當世，號稱直臣，言雖有疑，不可登載，亦不可無，聊以備一人之作，如鄒浩之類是也。大率本朝自仁宗以後，開廣言路，於是鯁言讜論，表表愈偉。臣今於元降出本內取其緩而不切者刪之，別摭要而有體者增之。至於一篇之內，時有難於傳後之辭，難以小疵，遂害全篇，不免參校刷本，有所刪除。及其間脫錯，亦一一改定，悉已貼黃聲說。臣雖罄其區區，大懼智識淺短，不能仰副聖意。所有元降出本冊，謹隨劄子上進，仰乞睿察。《官教集》卷五。

〔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五九《宮教集》條疑此文似非敦禮所作，云：「第五卷內有《進重刪定呂祖謙所編文鑑劄子》一篇，稱刪去增添，別寫進呈云云。考李心傳《朝野雜記》謂呂祖謙《文鑑》既成，近臣密啓其失當，乃命直院崔大雅更定，增損去留凡數十篇。大雅者，其弟敦詩字也。《朱子語類》嘗論祖謙編錄《文鑑》事，亦有崔敦詩刪定奏議之語。是此劄當出敦詩，不出敦禮，似乎《永樂大典》偶爾誤題。然或敦詩刊定進呈，敦禮代爲草奏，亦未可定。今既別無顯證，姑仍其舊錄之，而附著其舛互如右。」

代乞罷總司市易劄子

臣竊惟國家財用，養兵之費居什七。陛下天姿智勇，規恢遠圖，所以優恤卒伍者，甚軫聖慮。近以沿江諸屯軍士有口累猥衆不能自贍者，特降緡錢，每總司二十萬，俾之市易，以歲入之息分給之，甚大惠也。夫商賈之逐利不過什一，今緡錢二十萬，回易歲責十萬，則是五分之息。夫以縣官二十萬緡，而資以總所之權，藉以養軍之說，市廛列肆，車運舟載，凡民間有一孔之利，其勢可得者必籠而取之。州縣不敢禁，關征不可呵。鼠雀之蠹，侵牟公家之物；並緣之姦，漁奪商賈之利。所在場務課額率皆虧損，州縣往往督責，又故爲苛留，巧取百端，道途怨嗟，商賈幾於不行，臣甚爲朝廷惜之。臣姑以淮西所見者計之，若總司以歲所收十萬之息盡行給散建康及司馬兩軍，亡慮七八萬人。多者所得不下二三緡，少不過千錢。得之者既微，未足爲惠，而不得者寧無怨言，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也。

夫結軍士之心有義有利，二者要並行而不廢，利以養其身，義以服其心。古人固有投醪於河，俾士卒同流而飲，蓋欲其均及之也。楚師多寒，王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以義感之也。如聞今次所散贍給之金絕微，以朝廷黃榜措置，使此曹終歲望之而所得止此，此所以不能服其心也。仰惟陛下躬履節儉，聲色不邇，貨利不殖，凡爲帑藏之儲，以備軍需、結士心耳，所願豈與商賈細民計較區區小利哉？臣愚欲望聖慈詳酌，罷去總司回易一事，以便民旅。仍乞斷自宸衷，出御府之金，令江上諸屯之軍每歲或間歲大閱一次。沿江兵屯有五〔二〕，多寡不同，多者捐五六萬緡，俾以其半爲教閱激犒之費，以其半給口累之衆者。如此，則人人皆沾其賜，雖所得不多，亦且均平，有以服其心也。況今日楮幣流行，江淮之間不重見鏹而重交子，至有堆積見錢以買交子，惟恐不得者。如臣所陳，陛下不過歲捐三十萬交子則霈然矣。豈惟名正而惠周，可以振士氣，而數路細民商賈不至失業，實受不貲之賜也。取進止。《宮教集》卷五。

〔二〕沿：原作「松」，據文意改。

論立法制劄子

臣竊惟立國之權，惟法度政令而已。祖宗之法度，要使天下遵之而不敢議；人主之政令，要使天

下信之而不敢疑。若夫因一事而立一法，因一人而創一令，則天下竊議而人心益疑矣。仰惟陛下剛健出於天縱，宏規遠略，冠古未有，甚盛德也。然比年以來，祖宗舊法或變於小臣之獻言，而朝廷出令或徇於一夫之私意，爲之特降指揮。如此等類，不勝其多，臣姑以到江東所見一二言之。夫巡轄遞鋪，自有司存，若其稽遲，行法可也。今乃因有闕誤，特令守倅入銜。夫州郡之事，孰非隸守倅者，可盡入銜乎？此亦未免爲文具也，豈非因一事而立一法乎？路分鈐轄與轉運判官、提舉前於茶鹽官，著在《乾道新書》，所至未嘗不遵守，今忽特降指揮申明如此，則乾道一書每事皆當降指揮，然後遵守，何其繁也！豈非因一人而下一令乎？此特其小者，猶未至於害政也。至於兵戎之職，各有臨制階級。自都總管而下，又有副總管，又有路鈐轄、路分都監，亦猶諸軍之有都統制、副都統、統制、統領之屬。今許路鈐轄因訓練得專奏，則諸路副總管、路分都監及諸軍統制、統領苟有爲之地者，皆當援例而降指揮矣。平居無事，未計利害，緩急之際，軍政不一，豈不乖亂？況其間挾勢妄作之人，必至率意生事，帥臣不敢號令，監司不敢誰何，紊亂常制，莫甚於此。此令一下，輿議譴然，知必有謂。良由結交植黨，苟相崇重，欺罔聖聰，變亂法制。充其類而長之，將何所不至！外議以爲權要近習有主其人者，臣在遠方，不得而知。但觀近數年凡權要近習所主之人，所立之事，號令一出，無敢執違論駁者，而士大夫顧望如此，豈不負國！昔趙充國有言：「吾年老矣，不以餘命爲國家言之，誰當言者？」況臣蒙恩最厚，非充國比，年將七十，方欲乞骸以歸。若隱默不言，徒與天下竊議，實負陛下。伏望斷自宸衷，自今以往，凡小臣獻說必察其所由來，詳之慎之，毋輕立法。凡朝廷出令，必

合天下之公心，毋徇一夫之私意，俾天下咸知王言之大，王心之一，則綏先王之祿，底蒸民之心，端自此也。臣無任惓惓。《宮教集》卷五。

奏論教化劄子〔二〕

臣聞民俗之厚薄，關於天下之治亂。堯舜之民，比屋皆可封也，所以爲治朝；桀紂之民，比屋皆可誅也，所以爲亂世。自昔聖帝明王，所以移風易俗，以壽天下之脉，知夫不可以法防而禁止，於是一以教化爲先。暨秦漢以來，風俗益弊，而時君世主不務崇尚教化，方區區於法禁之間，法愈繁而姦愈生，禁愈密而詐愈出。是以董仲舒、王吉之徒，始推原所自，而以教化不修爲言。竊觀文帝之世，一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鎮之以淵默，示之以淳朴，用能海內富庶，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教化之效，詎不已然乎？臣仰惟陛下勤儉之德，仁孝之資，尚忠厚以迪民彝，崇樸素以先天下，是以四海之民觀感而化，悉趨於善。然而比年以來，民俗日薄，閭閻之內，田野之間，習囂囂頑庸之態，扇乖爭陵犯之風，以疾視爲常情，以讎殺爲美事。及其極弊，至於滅人情，絕天理，不可勝言。漢魏相所謂「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以爲非小變者，此之謂也。而士大夫循習爲常，恬不爲怪，蓋病在腹心，發見於外，已非美證，而顧以爲緩，豈不戾歟！雖然，近民之官無如郡守，上之所使以承流宣化，風俗不善，宜責於此。臣伏望睿慈發德音，下明詔，俾四方長吏頗以教化爲務，鄉射食饗

之禮可舉者舉之，孝友睦婣之俗可旌者旌之，要不專於法禁而務以移風易俗，使民回心而鄉道，茲至治之本也。且昔之爲郡，其民有爲不善則閉閣自責。今使陛下之長吏人人各以風俗爲任，則陛下之民其有不歸於善者乎？惟聖意留神，幸甚。《官教集》卷五。

〔二〕按《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一七云，此文爲崔敦詩作。

代陳丞相乞住罷白劄施行事劄子

臣待罪帥藩，職事之外，年老識昏，每恨無以仰裨聖德，敢因近事，輒效愚忠。竊聞號令出於人主，行於朝廷，布於中外，古今天下之所同也。間有軍國機密之事，或慮行遣稽緩，則自御前批降指揮，用寶行下，此所以令天下信而不容僞也，未聞有內臣或都承旨司數百里外以白劄傳旨處分事者。臣自到任以來，一年又半矣，凡三次被受指揮，皆是白劄。其一發北來人王濟等送都統司支破請受，其一催勘楊百寧侵用官綱，其一今次天申節斷屠事，臣各已遵依施行矣。此三事者非甚機密之事，若付省部行下，何所不可？夫省部行移則有印，御前批降則有寶，其文書可驗，其經由可攷，天下無得而疑者。舍此而用白劄，雖是小事，無甚利害，臣之愚慮，竊慮白劄既信於天下，則他時緩急有支降錢物、調發軍馬、處置邊徼干國家大利害等事，既是地遠，其勢不得覆奏，又所取遵依狀止令付差來

人回，或申元承受去處，其間詐僞，豈可盡防？若嚴重知體之人，必至奏審，則往來之間，遂失事機。若繆懦無識之人，耳目習熟，以爲當然，即便施行，豈不誤事！又文字或不附遞，差使臣、虞候賫送，所至妄自張皇，頗有驚動，官吏奉之如奉敕使，犒勞僕馬、饋遺酒食之費有至二三百千者。州郡如此，其他可知。兼又訪聞諸軍將佐或總領諸司及兩淮州郡時時有之，如此，實於朝廷事體非便。亦有外方施行之事而朝廷不預知者，萬一詐僞，決至誤事，悔無所及。大率姦民巧詐，如度牒、交子、茶鹽鈔引之類猶能僞爲，況此白批幅紙，豈難撰造？使其姦細容心於其間，當不止脫漏饋遺而已也。臣愚欲望聖慈自今以後在外有合處分之事，乞從御前批降，或從省部行下，庶幾號令信確，人不致疑，而于事體甚正，異時緩急不至誤事，天下幸甚。《官教集》卷五。

代江東帥臣亢旱乞米賑糶劄子

臣等近以江東一路亢旱，依準七月二十五日御筆指揮，預講救荒之政。臣等商量，別無長策，惟州縣鎮市鄉村之間有米可糴，則飢民不至流移，已措置那簇錢會，分頭差官於得熟州軍收糴。尚慮道路遙遠，米到遲緩，及多寡有無殊未可必，遂於前月二十一日具奏，仰干聖造，乞於椿積見在米內兌借米三十萬石、穀二十萬石，應副分散諸州縣賑糶。今月三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候見災傷人戶實數別具聞奏。臣等有以見陛下軫念飢民，俯賜允從之意，然尚有愚見，須至再冒宸聰。竊緣江東

九郡，其間只太平一州圩田頗熟，信州或望半收，其餘皆已申到，或云損及七分，或云損及九分以上。臣等體訪諸州相乘除，大約通一路損及六分以上。其間州郡亦已有申稱，緣旱禾無收，民間見今闕食，乞行賑糴者。今若候諸州差官檢到實損分數，攢造支賑，須是十一月初間才得圓備。自此申奏待報，及得報之後方敢斟酌多少輕重以分撥數目。又取會諸司有米所在通融兌便，以省般運之費，或有地里僻遠及水路不通去處，未免差雇舟船車脚。往返之間，動是一兩月，即見冬深，民多流移，救之無及。臣等竊見目今人情皇皇，若速得回降指揮，雖未及分撥，即先次散給小榜，具宣陛下憂恤飢荒、借兌米穀之意，俾民間曉然知所感戴聖恩，免起流離之念。兼椿積之米間有乾道二年收糴者，經隔十餘年，亦恐愈益陳腐，不乘此時以陳易新，則無時而可。伏望聖慈詳酌，檢會臣等前奏，早賜處分施行，不勝至幸。《宮教集》卷五。

代江東諸司論淮東不當和糴劄子

臣等近者傳聞朝廷已降指揮，令淮東總領所支降錢銀，於淮東路和糴十萬碩椿管者。臣等竊謂今歲旱傷甚廣，幸而旁近一二州軍得熟，鄰郡有可告糴，客旅有可興販。以臣等所聞，淮東一路惟揚、楚間頗熟，然亦出米無幾。今若朝廷和糴十萬，此聲一出，則一路閉糴，價必騰踴，非唯鄰郡無告糴之所，而客販阻遏，飢民愈見費力。且如建康，見分頭亦於彼處收糴，及招邀客販，以濟目前。既聞

有和糴指揮，人皆疑惑，其他州郡亦可想見。且常平倉古今稱爲良法者，蓋緣米賤則收糴，米貴則出糴，及價平乃止，凡以爲民耳。今歲亢旱如此，粒食既艱，臣等方望朝廷出糴積米以平市直，而更下和糴之令，亦恐有傳聞不實，以淮東大熟奏聞者。伏望聖慈詳酌，如已降指揮，即乞且與權住，候來年秋成收糴，未爲晚也。臣等狂愚，抵突天威，惶懼之至。《宮教集》卷五。

代論私鹽妄通平人之弊劄子

臣竊惟私鹽之禁在於絕私販，今州縣鞠鹽囚必使多通買鹽之家，私販僅獲數人，而買鹽被繫者往往倍之，獄吏得之以爲奇貨。且平時買鹽者，囚既嘗享其利矣，決不肯供通，所通皆鬻而不售者耳，信而追之，適足爲私販之助。臣已一面約束外，欲望朝廷指揮行下州縣，應勘鞠鹽囚不得妄以買鹽爲名追逮平人。若情理切害，有礙結獄者，在縣則申州，在州則申監司，方許追證，庶使無辜之民不致枉被禁繫。《宮教集》卷五。

代論大囚到官先供大情然後送獄劄子

竊照乾道四年指揮，應錄大辟先附囚口責狀一通，覆視獄案，果無差殊，然後宣讀，所以深革造

次輕忽之弊。然今復有可議者，夫愚民吐辭初無條緒，今供責之欸粲然可讀而皆合於法者，獄吏修飭爲之也。鍛煉既久，囚耳聆其狀而心記之熟矣。若曰未嘗爲盜而誣以爲盜，此愚民所得辨，欸辭之間不能惑也。惟均於殺人而殺人之情可以生可以死，均於爲盜而爲盜之情可以重可以輕，責於欸者有毫釐之分，則定其罪者有天淵之殊。囚既不解法意，惟習於欸辭之熟，一時附口責狀，安知其曲折而盡變其欸哉！竊謂欸之大情宜察其初。方其捕至公庭，未屬於吏，其情最不可忽。欲望朝廷特降指揮，凡初捕凶盜，委自長吏屏息捕人，點差無干礙吏人當廳責供大狀，然後送獄。獄成，儻與元責狀異同，則別委無干礙官吏究其所以異同之因。如是則吏不容姦，刑不濫及，足以仰副哀矜庶獄之意。

《官教集》卷五。

代平江守臣乞截撥牙契錢修城劄子

臣聞州郡之有城壁，如家居之藩籬也。人之一家而藩籬葺治則室廬嚴謐，居處者得其所安。苟爲不然，頽圯斷闕，行道之人皆得以逕，則不特起盜竊之萌，而氣象蕭條，甚非有家之盛觀。臣竊見平江當四達之衝，井邑廣袤，民物繁夥，爲兩浙劇郡。一歲之間，使命往來凡四經過，而城壁不治，乃視他郡尤甚。臣自到任以來，周視四圍，多因積雨霖瀝，歲久不葺，遂致摧毀，頽墻敗堞，非惟盜賊私販賁夜度越，無以限制，而敵使觀瞻之際，甚非所以張國威、壯形勢也。臣檢準紹興六年三月一日

指揮，逐州城壁若倒塌稍多，所用工力浩煩，審度實用申尚書省。又檢準隆興二年十二月五日敕節文，應內地州郡城寨合行修葺者，聽守令量力措置。臣誤膺委寄，假守輔藩，目睹城壁廢壞如此，豈敢憚煩避事，苟安歲月，不任其責。今差官檢計，得修城之夫約用若干工，其所支費約用錢若干，米若干。竊緣本府財力窘匱，用度至廣，會其所入猶不足以供常費。尋刷根行得惟有牙契稅錢一項，雖增虧不常，以中數計，歲收錢約有若干，可以拘收，應副修城使用。方欲開具因依申奏朝廷，乞行支撥，間準今月二十一日指揮，令提舉司拘收前件牙契稅錢撥隸制司，充上供解發。臣既見城壁廢壞，不能自己，取之於官，既無所出，募之於民，又值去年水旱之後，民力殫殘，無以供應。故敢不避斧鉞之誅，冒犯天威，欲望陛下詳覽臣所論修城利害，特出聖斷，許令本府將今年所收全年牙契稅錢免充上供解發，專一應副修城使用，俾臣得以究心竭力，繕治城壁，屹然爲當道壯觀，內以爲姦民之防，外以彰形勝之威。臣不勝大願，惟陛下裁擇。《官教集》卷五。

免遷移城下墳塚劄子

準縣牒，備準使帖，委敦禮告示遷移墳塚事。竊見城脚墳塚亦有民間舊來祖墳，累經修城，未嘗遷動，蓋不妨補砌城壁。今若盡令發掘，深恐未便。今來相度，除暴露遺骸疾速召人收瘞外，所有墳塚欲各釘六七尺木椿，上書「墳塚」二字以爲標幟。其間有主墳塚即告示各家自行看覷，無主墳塚即

責令地分人照顧。仍乞自使府行下監修官，責令部役人不得於有墳塚處取土作踐，及乞出榜立賞，許令告首。欲望鈞旨一例行下兩縣施行。《官教集》卷五。

代論起發官物雇舟之數劄子

臣竊見所至州縣凡遇起發官物和雇舟船，百姓驚懼，如遭驅擄，呻吟怨呼之聲所不忍聞，道路不通，商旅斷絕，此傷和氣之大也。臣嘗詢之，其說不過有二，曰官雇之直太薄，曰留滯之日太久。官雇薄則典剥衾裯，以爲賠備之資；留滯久則侵耗官物，有拘沒舟船之患。此百姓所以不肯就雇者也。欲望朝廷量增地里水脚之直，應有裝發米錢，且就所起數內尅支，如米穀之屬則照時值折變支給。仍嚴立減尅之禁，先支其值而後裝發。所有卸納去處亦立爲條限，如限內交卸不了，許人越訴。庶幾民情不至嗟怨，爲利甚大。《官教集》卷五。

又代論納稅不銷之弊劄子

臣竊惟有產則有稅，自古然也。今州縣之間每遇追催，則嘆息愁恨盈於田里者，無他焉，蓋賦稅已納而官擾之不已也。夫已納而被擾，勾稽不明之過耳。且輸納賦稅有戶鈔給之納戶，有縣鈔付之勾

稽。今則不然，縣鈔之與簿書徒爲文具，鈔之下縣者十無五六，而簿書經年無勾稽之迹。及至剋催，則曰欠曰足，惟案胥之手，追者未必欠，欠者未必追。設有已納被迫，執戶鈔而去，則鈔留于案，身拘於門，其脫身請鈔之費不啻于倍納，民安得而不怨哉！況主簿自有勾稽，欲望朝廷申嚴行下，如遇納稅，其主簿隨受納官，辰入酉出，稅纔納過，隨即勾銷。若縣道剋催，即移文主簿取見欠，不得只憑案吏便行追催。若有已納被迫之人，許執戶鈔越訴，依條施行。《官教集》卷五。

代論過界盜賊劄子

臣訪聞楚州淮陰縣五月初六日夜，有淮北清河口劫賊一百餘人過界，前來本縣殺人放火，劫奪財物，及劫去縣獄罪人一名并官軍弓弩器仗，又傷損縣尉，驅擄知縣侯立中前去，却至初九日放回。臣頗聞沿淮對境比年以來排鋪甚密，今有盜賊百餘人過界，安得不知？蓋緣淮南跳河之徒多往北界盜馬驚擾，及至盜賊前來作過，是致北界亦不禁止。仰惟陛下聖謨神算，方此養威持重，以圖遠略，止因沿邊州軍不體朝廷大計，屑屑細故，隱匿事端。今來盜賊作過，至於殺掠軍民，驅擄官吏，竊恐邊臣未必以實上聞。欲望聖慈令兩淮帥臣及統兵官同共相度，縱不可依彼排鋪，即乞於沿淮諸縣如淮陰之類荒陋去處量增戍兵，以防盜賊。若置而不問，竊恐他日有甚於此，重勞朝廷處置。取進止。《官教

集》卷五。

代陳丞相論淮岸跳河及彼界來歸人劄子

臣待罪建康，密邇兩淮，偶有見聞，須至奏知。臣竊聞近日淮上跳河之人多往北界盜馬，今年正月十五日及二月十六日北界嘗兩遣人兵至安豐軍對境爭鬧，瀕淮居民亦有奔走逃遁數日而後定者。又臣近日頗見樞密院劄下淮西總領司，備據光州申解到歸正人王椿。奉聖旨，令淮西安撫司密切差人伴送至建康府御前軍收管，支破請受，如此者不一。朝廷招納歸正人以係中原心，固爲甚善，如臣之愚，實有過慮。臣竊見乾道四五年間敵取歸正人，朝廷不得已發遣，被遣之人號哭呼天，大出怨言，怒罵而去。又聞隆興二年敵騎過淮，以取歸正爲詞，江上汹汹，日懼反側之變。幸敵即引去，遂以安帖。仰惟陛下厲精嘗膽，規恢遠略，神謨廟算，固有定論。異時兵威一振，邊境肅清，則凡厥庶民悉歸版籍，顧此屑屑一二，未甚有益於事。今來沿邊州軍不知朝廷大體，時時有所接納，竊恐影帶姦細，爲國生事。萬一敵人或指名取索，決至紛拏。臣又聞近有饒州百姓馬狗兒者，因過彼界爲邏者所獲，申到敵廷，乃不殺不留，却牒盱眙軍發還，其意可見，恐必爲他日取人張本。欲望聖慈戒敕沿邊守臣，重立賞格，嚴行禁戢跳河盜馬之人。及有彼界來歸者，只一面令說諭遣回，不許接納，免起爭端，以貽後悔。《宮教集》卷五。

代人上殿論郡縣財用劄子

臣竊惟天下之事無小大無輕重，必有賞罰加焉，然後能者勸，怠者奮，有所建立，故不勞而功易集，未有賞罰之不加而能集事者。而況理財之大計，而可於此忽乎？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勵精圖治，至於足國裕民之計，尤軫宸衷，凡所規畫，罔不備具，而獨未見明立殿最，以示勸懲。臣愚欲望聖慈明詔有司，立爲定制，應諸州長吏合管財用，專責漕臣，以其始至之成數，校其終更之增虧。果增耶，於是從而劾實之，苟非刻剝以聚斂，姦欺以虛椿，則必優加以廉能之賞。果虧耶，於是從而劾實之，苟非有添屯軍馬，非有水旱災傷，則必重之以廢弛之罪。如是則州縣之間莫不樂事勸功，各奮其能，將見國用之足暴暴如山岳，浩浩如江海，其效豈小補哉！《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二。

平江勸農文

國家務農重穀，屢下明詔，戒勅四方，毋傷民事。及春和時，又遣刺史親行阡陌，勸種藝於農民。爾農民其聽刺史言。古之時，民年二十即受田，一夫而百畝。春將出耕於野，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民畢出然後歸。是以地無曠土，邑無敖民，衣食足，倉廩實，而民無飢寒流離之

患。吳門土沃而泉甘，賦入之上於大司農者，素甲於江浙，歲大熟，揚珠擣玉，充牣盈溢。年來習尚侈靡，末作者勝，雕文刻鏤，以相誇耀，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扶携轉徙，纍纍然於道路，非從事焉者寡，食其力者不至耶？刺史甚媿焉。今既節其調度，時其力役，皂衣白梃之隸不得擾於田野，爾農民其各安業，深爾耕，易爾耨，疾爾穫，毋或失時。及秋，百室既盈，婦子既寧，刺史將勞農休息，饗朋尊，烹羔羊，與爾共樂，豈不休哉！《官教集》卷一二。

全宋文卷六〇六九

崔敦禮 四

賀梁丞相進書轉官啓

敷告治廷，誕揚褒冊。公宰之尊無不統，有嘉定令之勤；帝王之制可舉行，爰茂報功之典。槐階增峻，袞路生輝。恭惟某官敦大而有容，剛方而無撓，憲章文武而所識者大，淵源游夏而不失其傳。非王道不陳，得孟軻之直養；以天下自任，如伊尹之先知。克左右以宅厥師，善彌縫而藏諸用。屬茲憲令，浸紊條綱。潤色之討論之，丕用釐於邦采；主張是綱維是，蓋息紛於教功。追《春秋》筆削之嚴，辨庚甲後先之次。既著爲律疏爲令，以庶邦惟正之供；必爵以德錄以功，使萬世有辭於永。爰昭異數，用煥徽章。進巍級於文階，衍真畬於采戶。寵隨名至，德與位尊。蕭相圖書，較若莫逾於畫一；漢家號令，煥然可致於登三。福祿無窮，勳勞甚盛。敦禮夙蒙知己，每劇銘心，自憐蹇剝之多，尚費乾坤之造。望相君翹材之館，想見光華；繫諸侯泮水之宮，坐傾意氣。《官教集》卷八。

賀陳丞相加少保啓

誕揚明制，光拜殊恩。星使從天，奉三孤之典策；夏車照路，新一品之威儀。中外聳聞，搢紳交慶。竊以盛德者必寵數極而後稱，位高者惟物望重而乃宜。浩乎天下之顯名，至矣朝廷之尊爵。善美兼具，古今所難。恭惟某官廣大閎深，光明傑特。屹如底柱，立於中流；巍然巨山，鎮夫羣岳。忠誠結主，身雖外而眷益尊；道義芘民，口不言而人自服。久厭煩於揆路，茲均秩於留京，條教簡清，恩威浹洽。萬室享阜豐之樂，十城蒙安靜之休。嘉績殊庸，倬彼政成之最；崇茲峻秩，優哉帝簡之深。乃眷貳公，是爲亞保。班行肅穆，具瞻希冕之尊；旗纛光華，咸識通旌之顯。褒榮絕等，禮貌加隆。賞申伯之蕃宣，斯爲盛甚；錫周公之袞繡，佇即還歸。敦禮揣分至微，受知特異，茲與觀於盛事，實倍喜於常情。再念孤蹤，密依數仞，竊起梯雲之望，因忘躍冶之慚。歧外朝左棘之聯，益傾意氣；置清廟黃鐘之列，尚丐吹噓。《官教集》卷八。

賀陳丞相帥建康啓

拜恩中陞，分鎮陪京。天語粹溫，親授保釐之冊；民情愛說，尚存憩芟之棠。開府云初，載塗有

喜。恭惟某官爲國大老，作民先知，安危治亂而自任以誠，去就行藏而弗失其正。德業深厚，雖處晦而譽益尊；道義純全，故不言而人盡服。頃厭鈞衡之柄，屢淹屏翰之居。惟爾多方，咸渴爲霖之望；敷此大惠，暫勤典鑰之行。眷是名都，素孚善政，吏既諳於條教，民久洽於恩威。聊資卧護之安，用釋顧憂之重。人惟求舊，恐席暖之未遑；民具爾瞻，見袞迎之非晚。某逖違墻仞，屢易年華，自惟蹤迹之乖，莫致寢興之敬。仰鎮臨之甚盛，欣窮困之焉依。願少須臾，觀報成於政最；於女信宿，行賦詠於公歸。《官教集》卷八。

代丘守賀揚州王樞密帥開府啓

抗旌臨部，擁節開藩。紫極凝嚴，照星野斗牛之次；碧油整暇，護雲屯箕翼之師。威譽聳傳，疆陲震肅。恭惟某官洪深而剛毅，敦大而直方。敏識絕人，負天地英明之氣；壯猷經遠，通古今治亂之原。早被遇於冕旒，久贊猷於帷幄。晉國作三軍之制，共嗟謀帥之難；衛公臨五筦之兵，亟奮請行之勇。是用暫輟西樞之望，往分北顧之憂，當一面以建牙，總全師而制閫。百城倚重，無邊風塞馬之驚；丹詔疏榮，當相印命珪之錫。某揣材無取，荷眷實深，自違行旆之光，祇劇搖旌之想。地殊吳楚，悵莫及於馬牛；風寄東南，同賀成於燕雀。《官教集》卷八。

代葉倉賀虞使相帥蜀啓

寵辭台軸，出撫坤維。希冕篆車，備威儀於亞保；高牙大纛，嚴節制於中權。典策傳行，搢紳聳歎。恭惟某官洪深而剛毅，敦大而直方。敏識絕人，負天地英明之氣；壯猷經遠，達古今治亂之原。勇見義以必爲，智臨機而益果。笑談却敵，親焚赤壁之舟；慷慨興邦，誓擊中流之楫。蕃裔喪氣，朝野承風。久積望於要塗，旋躋榮於魁柄。彰施王度，掌握化樞，乘千齡相與之期，恢萬世無疆之業。勛勞甚盛，眷注方深，遽形納政之辭，期遂退身之逸。觀來章之屢却，終去志之莫回。裴令未衰，宜護北門之寄；衛公雖老，暫臨西海之師。錫徽號以便蕃，賁寵章而赫奕，肆疇體貌，勉寬顧憂。傳檄而定三秦，當有光於漢業；破斧而征四國，豈久詠於周人。即觀袞繡之歸，式慰冕旒之想。某受材無取，荷德最深，惟廊廟之勢嚴，悵門墻之情隔。永懷恩遇，祇劇銘鏤。茲盛事之播聞，倍常情而增喜。馳使臣之輶傳，久睽禮絕之儀；望丞相之安車，行展班迎之敬。《官教集》卷八。

代賀沈樞帥荆南啓

光膺帝制，出鎮帥符。登四輔以贊猷，久積西樞之望；總十連而作鎮，用寬北顧之憂。郵驛播

傳，華裔聳聽。恭惟某官濟時鉅德，命世宗工。負應變之材智，酬方而無滯；勵匪躬之節勇，見義而必爲。早被眷於宸旒，亟進躋於政路，謨明國論，化幹天樞。惟荆楚之奧區，控巴吳之要會。屬大事而當一面，孰爲上行；謀元帥而作三軍，莫如公重。爰輟筦樞之任，往分制閩之權。草木莫不知威，旌麾爲之改色。賢於長城遠矣，姑卧護於雄藩；是以袞衣歸兮，佇疾馳於召節。某居慚庸鄙，夙荷獎提，聞顯冊之傳行，激懦廉而起立。旗旄夾道，佇聽呵從之臨；韉袴迎郊，當致小侯之敬。《官教集》卷八。

賀魏丞相復職啓

發號明庭，還榮秘殿。隆名赫奕，具昭帝簡之深；懽誦流傳，咸切公歸之僊。恭惟某官經邦元老，間世巨儒，事業著於兩朝，德行冠乎一代。出藩入輔，惟備罄於忠勞；坎止流行，了不驚於得失。退遂碧溪之樂，遠追綠野之高。辭榮鼎鼐而道益尊，晦迹山林而名愈白。僊應簡注，顯有褒嘉。雖輿論之未充，諒綸恩之沓至。人惟求舊，即觀周袞之迎；民具爾瞻，悉起傅霖之望。敦禮自違墻仞，屢易年華，屬稔積於罪愆，洊遭罹於憂禍。哀思匪極，但驚日月之流；名姓不祥，恕致寒暄之問。《官教集》卷八。

賀許正言啓

恭審光被宸綸，晉司言責，正人生氣，公論屬心。竊以草茅寒素口誦當時之故，而常苦無路以獻誠；搢紳大夫心知時政之非，而不敢出位以要譽。雖在道人使諫之世，常懷有闕莫聞之憂，設爲補遺之官，專以風議爲職。上而君舉之得失，下而官聯之正邪，大而社稷安危兆朕之間，繁及號令否若幾微之際，凡關有政，皆得肆言。淺之至於誦祈招、道鱣粥，而人不議其迂，深之至於引帝裾、攀殿檻，而衆不指其過。士而得逢其亨會，時哉足展其生平。而況三宅並登，四門無壅，有猷則告，何用不臧。恭惟某官雅量淵沈，清規峻整。博大高明之學，追配古人；雄深辨麗之文，標表後作。一日掀翔而名塞乎宇宙，十年流落而志適於江湖。迨趨訪對之嚴，深結眷知之異。七日復而有道，雖云消長之常；六月息而遂高，益見扶搖之遠。玉府擅校讎之譽，粉闥揚端靖之風。爰陟諫坡，允符輿論。昔日布衣得方寸之地，猶能明目張膽以進讜言；今以爭臣親咫尺之天，豈憚逆指犯顏而論大事！諒三進以及雷，當一言而興邦。流涕陳風俗之原，願聞耳矣；抗疏陳高麗之役，更切遲之。敦禮頃幸攀緣，猥蒙盼睞，自別慈恩之會，浸迷簿領之塵。下館翹心，仰高惟久；尺題展敬，修問莫遑。側聽詔除，倍傾意嚮。國多君子未可議，共知吾道之尊；朝得直臣必太平，敢先有識之賀。《宮教集》卷八。

賀吏部陳尚書新除啓

恭審入覲宸廷，晉長銓省。方召還之下，謂當政路之立登；逮除目之行，靡有輿情之未厭。恭惟某官洪深而肅括，敦大而直方。素所經綸，措國勢於寶鼎之重；若時規畫，玩敵人於指掌之間。與道偕行，遇坎則止。有蘊莫見，善刀而藏。孰謀不臧，而召後來之失；何見之早，允合當時之言。茲趣冠於禁嚴，實漸躋於翊輔。論國體於治亂安危之際，士方傾屬於斯；總人材於身言書判之間，公特游戲焉耳。敦禮頃緣文藝，濫託門墻。逖聞成命之傳，爰修竿牘；敬致責賢之義，少贊涓埃。《宮教集》

卷八。

謝魏丞相薦剡啓

泮水充員，正負素餐之愧；公車剡奏，遽膺華袞之褒。方捧檄以欣然，覺登門而榮甚。恩深特達，感極鏤銘。竊以進身之階，未免求聞於先達；知音之遇，所難見聽於鉅公。蓋惟人物之評，允繫鈞衡之論。攀緣匪易，遭際甚艱。固有掃舍人之門，而藉以求通；至或上宰相之書，而竟於不報。若乃事逢其適，志遂所圖，臚情之墨未乾，薦士之章已至。靖惟忝冒，可謂闊疏。如敦禮者，芻俚材

疏，株愚智短。啖牛心而快賞，夙勉壯圖；咀熊膽以自強，居懷僻學。茲濫巾於講席，獲肆志於塵編。仰屋著書，萃嘲評於尚白；閉門作字，殫思慮於炙青。但矻矻以惟勤，頗棲棲而焉薄。竊嘗聞道於昔日，所願記名於下風。然細者爲桷，大者爲杗，莫匪因材而有取；顧擁不中繩，卷不中矩，則將無用而安收？深懷躍冶之慚，徒起望洋之歎。敢圖裁鑑，罔棄凡庸！以一言一行而識其生平之爲，遂三沐三薰而置之子弟之列，寵其微分，被以美辭。念讀書僅記於姓名，未嘗博極，且作語漫知於平仄，自媿拙艱。而乃借其學贍之稱，加以文雄之譽。謂宜到遠，更厚所期，在己反求，於實何有！登臝胲於尊俎之列，昔固懼其非堪；飾土木以錦繡之文，今愈知其甚過。茲蓋恭遇某官甄陶士類，表燭人材，以羅絡古今之術而下取於空疏，以經緯天地之工而俯收於譎薄。荷恩若此，撫己知榮。敦禮敢不勉厥進修，益其涵養？於斯二者，何以副溢美之言；苟有一焉，亦足爲知己之報。《官教集》卷八。

代趙宰謝諸司列薦啓

下邑承流，方積素餐之愧；剡章合薦，誤膺華袞之褒。寵忽出於非常，譽深慚於過實。竊惟建業要衝之地，是爲名流鼎集之區。開帥閫以建藩，登使車而攬轡。非搢紳之重望，則廊廟之近臣，皆一時鈞鼎之儲，簡九陛冕旒之眷。孰不萌於攀附，期少借於輝光。然取知固難於異同，而求進豈無於遇否。惟善人能舉類，曲借吹噓；諸大夫皆曰賢，誠爲希闊。顧茲公舉，宜屬異材。如某者，識昧以

疏，性愚且拙。隆師親友，脩知行己之方；應舉覓官，徒爲干祿之計。夤緣宰邑，強勉蒞民，推所學則必務於力行，持其己則敢思於自怠！察催科之積弊，必簡其目以深防吏奸；懼盜賊之肆行，每嚴其責而力除民蠹。訟不忘於審聽，刑惟近於用寬。雖懷黽懋之誠，未見毫釐之效。而乃迹其學術，褒以廉勤，有畏威不擾之稱，借揆法當情之譽。退求諸己，實愧乃心。茲蓋恭遇某官名冠倫魁，道升闕奧，奕奕明堂之柱棟，煌煌清廟之璠璵。方其參率僉言，俯收後進，自惟凡陋之質，曷稱獎提之恩！某敢不益勵前修，愈堅素履？諸公令出門下，固已蒙交舉之榮；賤士見遇大賢，當力圖知己之報。

《官教集》卷八。

謝蔡總卿京剡啓

郡序充員，本無題目；公車剡奏，乃有姓名。深銜特達之恩，輒叙感銘之悃。竊以有俊即俊，爲政舉爾所知；惟賢知賢，觀臣以其所主。自往古進賢之浸遠，致清朝薦士之絕希。但問燕公嗣魯公甥，類皆然耳；不數顏氏孫閔氏子，良可憐哉。炎炎噂沓之門，擾擾馳奔之地。掣其肘而奪者，悉由非意；謀於心而諾者，寧復自如。此所以僉人腐夫掉臂而爭先，端人良士卷舌而藏口。若乃事無其素，人莫之先，一見已定其生平，片言遂加於褒飾，正宜於古人求耳，豈得於茲世見之。必有軼材，乃堪明舉。如敦禮者，株愚智短，芻俚材微，蠹編雖力於講論，徇曲不離於陳腐。本非時用，偶然束

縛於官常；方自山來，安能曲折於人事。亦惟憑藉使者二天之大力，乃得棲遲諸侯泮水之間。而術業荒疏，性資簡質，自甘爲迂儒之陋學，何以辱明公之重言。敢意誤知，遽先論薦。貢昌歎於玉食，竊歎嗜偏；登太羹於廟堂，亦將存古。曲借吹噓之賜，亦知刻畫之勞，事既罕而遇難，恩愈深而感切。茲蓋恭遇某官性天宏闊，心地坦夷。解十二牛而斲若新，材具見恢恢之裕；息九萬里而風在下，功名觀鼎鼎之隆。方且以獎提後進爲政經，以收拾英材爲己任，顧茲庸妄，亦被薦揚。敦禮敢不勉厥進修，厚其涵養？心焉自省，何以副溢美之言；學以力行，亦足爲知己之報。《官教集》卷八。

賀蕭察院啓

光膺芝檢，進陟栢臺，國用正人，士無異論。或謂朝家有碩大無朋之福，乃付綱憲於莊重不撓之臣。顒昂之色，足以肅穆周行；正大之言，足以維持公道。精神所向，風采益新，衆皆曰賢，國由是重。恭惟某官天球比粹，廟璉凝珍，以懿文奧學根柢六經，以亮節清規羽儀多士。汪洋令問，登陟華津。議禮奉常，久著詳明之譽；繩愆憲府，更觀謇諤之風。即被殊遷，盡施素蘊。某夙親餘論，竊歎英猷，竦聞除命之來，倍極得人之喜。繡衣行部，阻陪賀客之趨；鐵柱端朝，逖仰官儀之盛。《官教

上平江汪守啓

改命類宮，抗塵大府。望門墻之峻，坐知觀海之難；親道德之光，預期蒙露之潤。恭惟某官本朝碩德，吾道宗師，聲塞天地而居有謙虛抑損之誠，學洞古今而達以直方正大之氣。天之所降以開覺一世，上之所待以經綸四方。泓渟台鼎之規，偃息藩州之望。惟從容中外之際，皆能爲國之光輝；顧尋常進退之間，初不係公之輕重。竚孚輿德，益懋熙圖。敦禮鄉校諸生，儒科晚進，一命埃塵之域，十年萍梗之蹤。得次省曹，不才宜汰；濫巾師席，非稱爲慚。寧獨冷之爲懷，竊羣嘲之是慮。斯文不墜，寄子，敢自許以抗顏；天下中庸有公，庶得歸於折衷。《官教集》卷八。

迓平江丘守啓

寵膺宸綍，就易守符。四境聞鷄犬之音，既允沾於河潤；兩界接耕桑之迹，將均芘於棠陰。凡在帡幪，率同慶抃。恭惟某官氣有所養而剛大，學無不通而高明。四十圍溜雨之皮，材自難於小用；九萬里培風之翼，志不局於卑飛。籀巍級以舒翹，踔華途而登步。將膺柄用，姑試事功。班郡國之春，去天不遠；見長安之日，易地皆然。當即馳尺一之書，豈久紆丈二之組。敦禮頑冥益甚，奇蹇異常。

遲次省曹，披沙見類；濫巾師席，附贅爲慚。側聞千騎之來，深激寸心之喜。諸侯泮水，庶善頌之可賡；刺史二天，豈私恩之敢冀！《官教集》卷八。

通向守啓

政成茗水，地易吳都。符竹洊分，優被九重之眷；溪山相接，載披三輔之圖。荷茲帡幪，敢申歡慶。恭惟某官天趣高明，風規峻整。材鋒淬礪，數千牛刃發於硎；宦路扶搖，九萬里風斯在下。攬轡著澄清之略，擁麾高辦治之功。飛蓋鼎來，政及班春之候；賜環催拜，佇陪半夜之談。敦禮鉛槧陋儒，詩書素業。省曹遲次，既類披沙；講席濫巾，更慚附贅。先生萬古，愧奚有於師資；刺史二天，尚可逃於吏議。《官教集》卷八。

通鄉守啓

隨牒轉移，將道枌榆之里；望風懷想，敢修桑梓之恭。敬掣齋鈴，用馳書牘。恭惟某官夜光寶器，喬木故家。一朝解十二牛，地有餘於游刃；六月息九萬里，翼姑戢於垂雲。行頒尺一之書，入奉九重之對。敦禮久焉飄泊，適此經從。鳳集江華，有媿楊公之瑞；鶴歸遼海，空慚丁令之來。《官教

代人通鄉守啓

十年流落，未忘越舄之吟；千里來歸，願識荊州之面。披承非遠，欣幸良多。恭惟某官德宇粹夷，性天昭徹，政妙斲輪之手，材全游刃之神。借重江城，聊佩左魚之貴；言還帝里，即符畫鹿之祥。某遠逐宦遊，飽聞政譽。徒愧小人之懷土，望舊國以悵然；願同君子之居邦，事大夫之賢者。

《官教集》卷八。

代王憲答向守啓

光膺中詔，易鎮巨藩。接壤聞風，已著恩威之素；褰帷布政，載觀條教之孚。恭惟某官敏悟絕倫，清機昭理。六月息九萬里，久展修程；一朝解十二牛，共高餘刃。歷試循良之績，即登嚴近之途。某宦路差池，風期遼邈，方喜承顏之邇，遽承貽翰之先。感佩之私，敷宣罔既。《官教集》卷八。

代李倉回向守啓

顯膺宸綍，就易藩麾。遺愛在人，增苕雪溪山之勝；先聲及物，動吳松風月之輝。與在聽聞，良深贊喜。恭惟某官清機昭理，沉識潛微。鼎鼎彌高，發盛名於一世；恢恢多裕，絕敏悟於千人。使星高峻整之風，侯屏著循良之譽。奏計方優於吏課，改符旋被於恩書。褰帷露冕而見吏民，佇聞異績；珥筆持橐而列侍從，即展宏圖。某自顧凡材，濫將隆指。輶車游歷，屢逢傾蓋之歡；鈴閣從容，行慰盍簪之願。《官教集》卷八。

代葉倉答張守啓

鋒車趣覲，榮分五馬之輝；函教鼎來，遽被雙魚之貺。服撝謙之過厚，慚展慶之有稽。恭惟某官廟璉珍凝，贏金學富，植豐規而輝國，流華問以被民。朝一人而拔尤，首膺鸚薦；晝三接而用錫，親畀魚符。豈州縣之職徒勞，將公侯之家必復。祥已符於畫鹿，世當嗣於青氈。某久矣遊從，茲焉幸會。扶風之課最於三輔，知河潤之溥沾；刺史之職察以六條，庶露行之有賴。《官教集》卷八。

賀馬守啓

顯膺宸綽，出鎮輔藩。九棘平反，夙著名卿之望；一麾分守，爰膺良翰之求。恭惟某官天趣高明，風規峻整，發盛名於一世，絕敏悟於千人。卿序聯華，垂近金鰲之直；藩城擇牧，聊分銅虎之符。眷威譽之素隆，茲輿情之允協。紆丈二之組，即聞奏課之優；馳尺一之書，當奉受釐之對。敦禮詩書素履，鉛槧陋儒。遲次省曹，披沙見汰；濫巾師席，附贅爲慚。側聽千騎之臨，深激寸衷之喜。先生萬古，愧何取於師資；刺史二天，庶可逃於吏議。《宮教集》卷八。

謝丘守京剡啓

泮水投閒，本無梯援；公車剡奏，乃有姓名。檄初捧以欣然，門獲登而榮甚。竊以昔者論薦，存乎至公，士之求知，貴於以正。故車下之歌不由於借助，而河東之辟盡絕於屬書。古道邈然，流風竭矣。容容徒炙手之附，帖帖惟揆鼻之從。有以先容，雖枯木朽株而增重；無因自至，以夜光明月而見疑。是非罔出於本心，取予浸流於市道。敦禮不肖，抑又奚云。方自山來，不知曲折於人事；豈堪世用，偶茲束縛於官常。僻拙自喜，既莫求先容；謇訥無華，又不能巧進。略無蜉蟻可援之勢，徒有蚊

虻求附之心。倘諸公令出其門，固所願也；求貴人借助以勢，詎肯爲哉！自甘爲無用之迂儒，何敢幾薦賢之重諾。豈意高明之鑑，不遺介特之蹤。登太羹於廟堂，亦將存古；貢昌歆於玉食，竊歎嗜偏。茲蓋恭遇某官高明自得於天資，予諾不隨於世俗，以收拾寒士爲己任，以矯拂頽風爲政經。曾是妄庸，亦叨獎拔。敦禮素雖至愚而極陋，今益自信而不疑。直道是行，終戒用人之誚；厚恩難報，漫懷知己之私。《官教集》卷八。

全宋文卷六〇七〇

崔敦禮 五

賀王守改知建康啓

恭審政最侯藩，位隆連帥。江山相望，既惠養之素孚；旌榮就臨，喜教條之均被。帡幪所暨，闔
懌惟同。恭惟某官奧業丕天，清規輝國。海涵地負，浩乎學問之內充；月潤日光，倬彼聲猷之外發。
以一日而先多士，由片言而結上知。紬書增東壁之輝，持被應列星之次。歷華貫於鳳閣鸞臺之地，譽
處彌休；望清光於鷄翹豹尾之間，班行益峻。屬倦承明之直，荐分刺史之權。智妙神明，仁深寬宥。
折獄無非於破的，撥煩罔見於全牛。德洽廬陵，召伯之棠猶在；化行宣郡，齊侯之政已成。爰膺斧戣
之求，亟畀玉符之託。由列郡而付留都之重，實勸乃功；因近藩而開帥閫之崇，就宏斯政。矧時建
業，實號要衝。箕翼舒張，列千屯之玉帳；虎龍蟠踞，護萬雉之金城。人物浩穰，山川盛麗。居守之
任，茲借重於名臣；入拜之階，姑積資於鉅望。敦禮迂違陋學，偏側凡材。追時好以取世資，偶叨科

級；去民畝而就吏祿，遂困塵埃。惟平時慕用之深，有邇日趨承之便。官程迫趣，方恨遠於崇墉；郵驛傳聞，喜獲依於大芘。《官教集》卷八。

服闋上周內翰啓

自遠聲光，浸罹憂患。哀思匪極，但驚歲月之移；名姓不祥，莫致寒暄之問。迫茲終制，薨爾殘生。收召散魂，強迫陪於人事；飛馳精思，實嚮慕於師門。伏審演潤金鰲，講論清燕，明靈具介，福祿叢臻。恭惟某官學富經綸，器全端亮。高文大冊，發爲天子之光；勁節冲規，播在輿人之頌。雖躬謙之已甚，如物論之浩然，雍容翰墨之林，樞軸鈞衡之望。謀參禁密，被眷寵以方深；禮絕坐間，諒登庸之非晚。敦禮伶俜弱質，孤露餘年。省厥艱難，有如痛定；奄然喘息，豈自意全。永纏風樹之悲，曷勝松楸之戀。從先王之禮，姑不齒於三年；和夫子之琴，冀得門於數仞。金氣澄肅，玉堂靖嚴，惟善含於天和，即進登於台軸。《官教集》卷八。

上王尚書啓

隨牒轉移，久客諸侯之幕；望風傾想，未登夫子之堂。蓋惟位貌之間殊，且復姓名之埋沒。蔑聞

介紹，敢干冒進之誅；自分陸沉，但近退藏之守。迹雖鄰於簡外，心實注於高明。不修參候之儀，曷見依歸之悃！伏惟銓衡多暇，寶練維和，積有休祥，叢護興寢。恭惟某官，以堪輿浩直之氣，負邦國經綸之材，智慮精微而發之以剛，論議慷慨而據之以直。力行己學，親結上知。善策奇謀，允矣淵衷之合；公言直道，翕然衆正之孚。周旋八座之班行，重疊諸儒之講席。禁途積望，久已熟於民瞻；揆路登庸，諒方深於帝簡。敦禮迂愚自守，蹇薄多奇。治亂之原，亦嘗志一二者；功名之事，豈得無尺寸望焉。初心坐歎於乖違，半世已成於蹭蹬。顧屯遭之已甚，曾趨操之不移。竊嘗嚮慕於門墻，所願依承於几杖。事隨勢奪，時與命睽。披雲霧之天，曷慰平生之志；望星辰之履，不知精爽之馳。

《官教集》卷八。

上方平江啓

祇奉詔綸，載新郡紱。政成甄越，已膺計最之褒；地勝吳松，更倚老成之重。江山改觀，草木知威。恭惟某官吏道宗師，士林耆舊，材大備更於盤錯，望尊咸服於典刑。數千牛游刃之餘，硎若新而不頓；九萬里培風之力，積既厚以彌高。時惟黃髮之英，深簡丹心之眷。去天不遠，既頒郡國之春；易地皆然，更近長安之日。豈久紆丈二之組，當即馳尺一之書。敦禮鉛槧陋儒，門墻下士，繫一官而漂泊，瞻數仞以翹思。側聆千騎之臨，深激寸心之喜。《官教集》卷八。

上范舍人啓

逖違風度，浸越年華。望北海之洋，久已遡精神於門墻之下；歌南山之粲，庶幾定平生於言語之間。敢勤躡履之迎，用慰執鞭之慕。竊以先覺達後覺，雖有迪於見聞；下風應上風，亦相尋於氣類。萬寶畢趨於都會，衆流爭湊於巨川。寥乎大雅之哀，甚矣斯文之弊。瑣碎焜燿，既不能混融天地之純全；朴鄙艱深，又無以轆轤日星之經緯。哇咬衆作，鹵莽一塗，遺音泯泯以無聞，餘瀝涓涓而將竭。欽惟文伯，大起儒風，道四時之氣而洩其蘄，落百氏之華而食其實。測之益遠，灝灝大而渾渾全；動而徐盈，涵涵停而秩秩積。驚英猷而溥暢，靡羣作以披紛。張咸池而樂洞庭，已眩鈞天之奏；登泰山而小天下，益知丘垤之卑。然而道大則物必兼容，名盛則衆斯咸慕。雖問途豈資於老馬，然致士方揖於怒蛙。敢叙悃私，重塵聽瑩。伏念敦禮株愚智短，芻俚才微。素蘊壯圖，啖牛心而快賞；居懷強學，咀熊膽以助勤。殫思慮於炙青，萃嘲評於尚白。顧欲攄摛踴躍而涉其級，頗覺沉浸醲郁而作爲文。揚雄深戒於篆雕，枚乘終流於骫骳。規規摹古，欲捧腹以效顰；忽忽求奇，竟謹毛而失貌。間關干祿，眊勉應書，裂繻上國之遊，倚袂公車之後。仲舒對策，本獨守於《春秋》；德裕擢科，欲不藏於《文選》。雖自覺學行而失步，亦未忍轉衣而爲裳。抽餘韻於乙冥，索微言於栗密。旁魄而論都邑，人多笑其爲狂；矜夸而賦山河，已亦知其成癖。訪遺跡於宮館城池之異，覃苦思於垣墻藩溷之間。成

章不知所之，深負小子斐然之媿；不敏庶斯達矣，願聞先生莞爾之談。雖磁石鐵以類相從，實風馬牛勢常不及。豈意廣文之席，適邇舍人之門。塵尾餘論，妙理時聞；鳩杖勝遊，高風日至。披冲襟而嚮道，飾蕪累以修容。戰蟻詎足以勝雷，髯蛇豈容于登俎。斯文不墜寄子，敢自異于名論；天下中庸有公，庶獲依於折衷。恭惟某官包羅百氏，磅礴九流，以輝煌汗漫之作而執耳文盟，以博大高明之資而盱衡士類，一言噓善，四海傾風。自顧雖無玉珮瓊琚而放厥詞，庶幾足免明月夜光而投之暗。鼎一嘗而未美，雞數蹠而尚知。覽《進學解》而譽史才，必得之畦逕之外；誦《鷦鷯賦》而許王佐，亦覘于辭氣之間。敢期戰場弔古，遂識其精思；正恐吳江落楓，不如其所見。仰祈裁鑑，曲借甄收。《官教集》卷八。

賀鎮江張尚書啓

抗旌臨郡，揆日開藩。風月萬家，頓改江山之觀；耕桑千里，已聞襦袴之謠。將敬掣於齋鈴，敢情馳於書牘。恭惟某官器涵端亮，道蘊直方，流華問以被民，凜清規而照國。星辰曳履，居文昌八座之崇；銅竹分符，擁東方千騎之貴。茲坐棠之未久，知游刃之多餘。上計獨優，豈待五月而報；賜環催拜，即陪半夜之談。敦禮深媿材凡，每勤意予，方懷章而言邁，愧投轄之無從。自違行旆之光，愈極搖旌之想。室邇而人甚遠，雖阻奉於色辭；波及者君之餘，喜密承於芘潤。《官教集》卷八。

問候李殿院啓

漢殿追隨，偶拔科級；秦淮邂逅，浸閱年華。伏在賤微，竦聞登用，亦嘗得餘論之末，私竊高下風之行。以爲朝有正臣，自應享安樂得賢之福；士無異論，豈特爲夤緣託契之光。伏惟執法居中，自天叢祉。恭以某官受材英特，養氣渾全。高明博大之學，地負而海涵；雄深辨麗之文，波屬而雲委。植豐規而暉日，絕高舉以培風，踔厲亨塗，汪洋華問。深結宸知之異，晉司臺察之明。柱下昂藏，衆目爲真御史；班心突兀，世有此古丈夫。而自肅穆端朝，雍容造膝，以紀綱不立爲大耻，以風俗未正爲深憂。剔除巨蠹於盤根錯節之時，排斥貴臣於盛意隆指之際，凜然風采之盛，邕厥精神之敷。不特淮南憚汲黯而寢謀，抑使晉人畏晏嬰而聽命。豈非忠純不二而學足以守其道，輔以機變無窮而辯足以申其言，用能謀無不從，績乃可底。敦禮夙聞高誼，深嘆絕塵，禮雖後於衆人，喜實先於流輩。茲布尺牘而展問，竊傾下館以翹心。趨延英門而大言，莫究歡愉之素；弄大夫印而遂拜，徒均矚望之情。火候鑠流，臺綱嚴靖，願益精於調衛，庶茂對於光亨。《宮教集》卷九。

通漕使啓

巖邑警巡，假聲猷之自舊；類宮誦說，託封部以爲光。適當受察之初，敢後修容之敬。恭惟某官清機昭理，涵德真淳，材推游刃之神，政妙斲輪之手。給餉饋不絕糧道，方資流馬之功；見言面略無幾微，更奉單車之聘。輯勞能之甚卓，積譽處以彌休。行被褒嘉，晉膺寵拜。某塵埃一命，萍梗十年，俾汰才省署之中，乃得祿吳門之近。方息肩之云始，屬抗節以言還，徒以旅進之間，莫罄久違之悃。遡仞墻而企踵，未卜趨參；憑尺素以函心，曷窮稱述。《官教集》卷九。

通陳運使啓

卑棲赤尉，甘奔走於塵埃；瞻望皇華，行依承於條教。幸由天假，恩有地歸。恭惟某官德宇邃夷，性天昭曠。文章政事，爲仕路之表儀；儒雅風流，揖古人之標致。徊翔中外，更練事功，頃分守於淮邦，已藹聞於政譽。得賢吏嚴明之要，知足破姦；當公堂剖決之時，言皆中的。民隱灼知於纖芥，吏欺洞見於秋毫，囹圄屢空，里閭不擾。至今通民之相語，咸言召父之復生，銘德政於無窮，愛甘棠而勿翦。星霜浸越，位貌益隆。屬戎事之方興，正邊疆之未靖。六師賈勇，將電掃以風馳；萬口

張頤，非鬼輸而天雨。爰屈澄清之略，往司飛輓之權。天子有事匈奴，軍儲是急；關中既得相國，糧道何憂。佇書盟府之勳，即正台衡之拜。有心所冀，不謀而同。某淮海微生，簪纓下列，早奉箕裘之訓，濫叨科第之名。重惟桑梓之奧區，曾是蕃垣之舊服。更時已久，尚騰籍籍之歡聲；拜履無從，徒戴家家之畫像。不圖今日，獲趨下風，金就礪，木從繩，行克承於約束；鷄司晨，犬吠盜，當祇服於使令。《官教集》卷九。

通魏丞相啓

省曹掌故，嘗叨進牘之私；郡序司文，更倚建牙之重。託洪鈞而惟舊，企森戟以知歸。恭掣齋鈴，敬馳書牘。恭惟某官端朝首德，柱國宗臣，氣全渾厚而養之以純誠，識造高明而達之以剛大。感會明昌之運，發舒經濟之圖。排難厭紛，亮節著艱難之際；贊元經體，真工藏輔相之中。關公道而多士興，明大綱而百揆叙。裴度稍從於綠野，謝安實繫於蒼生。閔煩政路之崇，借重吳門之近。香凝燕寢，面千里之湖山；吏退公衙，賞萬家之風月。雖上眷優隆於敬老，恐朝臣圖任而貪賢。敦禮名第凡流，淮鄉下士，一命簪紳之底，三年箠楚之中，念作吏以困風塵，嘗橐書而上京國。望翹材之館，竊歎於無階；伏光範之門，敢嫌於自贊。重塵藻鑑，深枉名論，欲乘時漸致於亨衢，使隸職近居於華省。得魚難兼熊掌，方安需次之渺茫；失東復收桑榆，所喜坐曹之清簡。已驅車而于邁，適開府之云

初，望不素然，幸寧有此。魯侯戾止，行與聽鸞聲之馯；周公歸兮，恐難稽衣服之拜。《官教集》卷九。

通問梁舍人啓

攀緣科級，嘗叨末契之光；睽異色辭，益歎絕塵之遠。敢修狂斐，上叩崇明。竊以同年之義，在昔所敦，末俗之澆，於今特甚。隊趨行入，曾不問其孰何；君北我南，了無知其存否。交情淡薄，古道凋零，倘拘分貌之間，遂隔門牆之望。則將習久，無復餘風，因忘貴賤之殊，輒叙興居之敬。恭惟某官風華靈茂，天韻渾淪，秉清德以照人，植豐規而輝國。正辭簡古，鄙衆作之小成；奧學博通，卑羣言之近用。早奉大廷之策，亟先多士之臚。貫穿道原，老先生率皆斂手；昭陳國體，聖天子亦爲改容。道與時行，寵隨名至，驚休名而旁暢，蹕華貫以立登。太一前臨，拂芸香而夜直；列星上應，含鷄舌以朝趨。茲峻陟於殿坳，用密親於帝仗，峨冠紫殿，珥筆丹墀。其在有唐，或倚登於相位；至於近代，亦平進於左班。即被殊遷，用攄素蘊。敦禮株愚智短〔二〕，漫漶才疏，學自守於僻迂，文敢專於雕篆。抽楚謠漢風之餘思，所願盡心；恭南昌北部之賤官，未知免戾。念昔慈恩之會，獲偕騶御之仙。年除月遷，已分雲泥之隔；氣求聲應，尚憐草木之同。坎令方深，朔風增勁，願益調於冲粹，以茂對乎光亨。《官教集》卷九。

〔一〕株：原作「殊」，據後文《迂運使黃察院啓》改。株愚，愚也。

答費知府啓

光膺除書，榮領祠館，伏惟慶慰。某官文高藝苑，望重儒林，懷郡守之印章，適所向之弗偶。奉仙家之香火，何自取之太廉。載惟么麼之資，豈有揄揚之助。過形謝牘，益重愧容。感戢維深，敷宣罔既。《官教集》卷九。

答常熟趙簿啓

籍甚多才之譽，所願識賢；粲然一紙之書，胡爲及我。恭惟某官珍凝廟璉，秀毓天潢，材磊落以不羣，識疏明而無滯。鸞鳳翔千仞之上，豈枳棘之卑棲；鯤鵬搏萬里之遙，佇風雲之橫奮。敦禮久焉仰德，幸矣爲僚。末路飄零，將露行之蒙潤；高堂煥爛，期燭影之分光。《官教集》卷九。

回吳江邵宰啓

秦淮風月，尚懷揮麈之談；吳會山川，行聽落楓之句。久焉契闊，幸矣逢迎。恭惟某官襟韻疏明，英華靈茂，泳修漢而擢秀，抱明月以揚輝。種河陽一縣之花，此其暫耳；覽策府羣山之玉，衆竊遲之。敦禮隨牒宦途，濫巾師席。羣嘲漫解，初無諸公衮衮之榮；一笑相逢，賴有故人戀戀之意。

《官教集》卷九。

回吳江呂宰啓

里巷游從，共飲投金之水；官曹聯接，更依浮玉之堂。悵一別之時深，披尺題而心喜。恭惟某官夜光寶器，喬木名家，材推游刃之神，政妙斲輪之手。魯恭有三異之政，行親見之；公琰非百里之材，豈久淹者。敦禮宦途隨牒，師席濫巾，媿無諸公衮衮之榮，賴有故人戀戀之意。種河陽之桃李，預期寒谷之春；采泮水之藻芹，坐釋廣文之冷。《官教集》卷九。

答錢倅啓

光奉宸恩，榮關郡政。別駕貳於刺史，行觀條教之孚；廣文獨爲冷官，幸託仁賢之芘。披尺題而增喜，跂數仞以馳誠。恭惟某官質粹天球，珍凝廟璉。七貂世胄，金張之業有輝；萬石家風，齊魯之儒何及。驚隆名而旁暢，演芳潤以宏敷。佩王祥之刀，已共期於國器；題陳蕃之座，姑少屈於隼游。即著康功，徑躋要路。敦禮詩書素履，鉛槧陋儒。遲次省曹，披沙見類；濫巾師席，附贅爲慚。召諸生而誨之，正切羣嘲之慮；事大夫之賢者，庶幾餘論之承。《官教集》卷九。

代召倅通梁倅啓

光奉明綸，榮參陪闕。當年綵侍，交聞曳履之聲；今日簪朋，並列題輿之任。遭逢希闊，感幸并兼。恭惟某官廟璉器珍，羸金學富，泳修漢而擢秀，抱明月以揚輝。藹然譽處之隆，籍甚人文之美，暫淹遠業，來佐大藩。別駕屏星，實凌厲雲霄之漸；明光畫省，看登庸衣鉢之傳。某自愧材凡，忝聯世契，雖未識老萊氏之子，固稔聞萬石君之名。不自意於飄蓬，將獲叨於倚玉。趨朝並命，顧疇昔之難忘；同官爲寮，獨於今之何幸。《官教集》卷九。

通陸倅啓

賓位偶虛，猥應辟書之寵；官曹相接，遂叨寮案之榮。跂數仞以馳情，修尺題而展敬。恭惟某官簪纓望族，詩禮名家，蘊奧學於贏金，粹清姿於廟璉。解呂虔之佩，知器遠之難量；題仲舉之輿，信材高之未究。佇觀環節之下，召置閨臺之間。敦禮與世則疏，向風甚久，政恨承顏之邈，敢期聯事之親。末路飄零，幸借露行之潤；高堂煥爛，願分鄰燭之光。《官教集》卷九。

回姚都大啓

比叨嚴召，獲對便朝，進西府之末僚，還北門之舊直。追邯鄲之步，已故迹之俱忘；下楚些之招，覺殘魂之漸返。恭惟某官至仁嘉善，尚義隆謙，枉慶問以先之，流好辭而寵甚。永言登受之謹，更重襲藏之榮，感佩維深，敷宣罔既。《官教集》卷九。

答上元尉啓

書劍西來，瓊瑤遠及。披朵雲之字，已觀作者之風；宣綵棒之威，更託鄰封之芘。伏惟某官風華靈茂，學問邃純，抱明月以揚輝，泳修漢而擢秀。宜東觀石渠之選，豈南昌北部之淹。州縣之職徒勞人，亦聊爾耳；神仙之人不易得，詎可量哉！敦禮密借餘輝，警巡下邑。左右有所，雖云循故事於長安；東西相望，尚足託英詞於文伯。《官教集》卷九。

回教官啓

青錢妙選，竊欽屢中之才；黌舍英游，行遂披承之願。睹芝眉而非遠，辱珍翰以爲榮。恭惟某官天韻渾淪，風華靈茂。玉井之蓮十丈，種學甚高；丹山之鳳九苞，摘文特麗。暫佇雲霄之步，寵臨芹藻之宮。槐市風行，聊振揚於木鐸；花塲影轉，行入侍於金鑾。敦禮久聞北斗之名，未快景星之睹。簪朋盍契，竊欣倚玉之光；塵尾生風，佇聽懸河之論。《官教集》卷九。

回黃教授啓

逖仰風猷，鋪聞道藝。典教之官獨冷，所願得朋；明經之望鼎來，預慚奪席。披尺題而增敬，企數仞以翹思。恭惟某官天韻粹溫，風華靈茂，泳修漢而擢秀，抱明月以揚輝。學士登瀛洲，即奉夜談之對；諸侯集泮水，漫爲晨入之游。敦禮芻俚材疏，迂愚智短，薄宦幾同於附贅，橫經何有於解頤。會面無期，每恨荊州之未識；爲寮何幸，獲同魯國之從游。《官教集》卷九。

通建康陳留守啓

充賦大廷，嘗玷權衡之鑑；效官下邑，更依庥庇之餘。幸出自天，恩歸有地。恭惟某官一代首德，四方宗師，網羅百氏而發爲淵深簡古之文，根本六經而富以總攬宏博之學。約而能肆，瞻而不華。天下皆以吾道之寄命有歸於明公，明公獨爲斯文之指南以盡其能事。蚤出班行之秀，亟膺倚注之隆。峨豸冠於霜臺，惟直道公言之是徇；含鷄香於粉省，凜清規勁節之不渝。藹然直聲，著在輿論。倦錦帳握蘭之直，從虎符分竹之榮。畿輔承流，皆一時之重鎮；湖山相望，沸兩郡之歡聲。至今擊柝之相聞，盡是甘棠之舊蔭。奏課若此，入拜則宜，茲尚屈於宏材，煩總司於留鑰。屬邊疆之未靖，正

戎事之方興，必慈惠足以撫柔吾民，而威望足以震疊方面，然後國倚長城之固，人歸愛日之溫。仰寬顧憂，惟得君重。第恐夜談思賈，朝命旌黃，不容歲月之稽，即正鈞衡之拜。有心所冀，不謀而同。敦禮生則甚愚，性惟嗜學，方辭科舉之累，欲盡文章之功。急祿爲親，求全於孝養；低顏就列，遂困於吏塵。將偷職事之餘，益廣平生之學，庶不忘於黃卷，期可致於青雲。重惟骫骳之文，辱在甄收之數，蒙厚知之已久，趨下風而莫遑。不圖幸會之來，乃備使令之末。鷄司晨犬吠盜，當祇服於教條；金就礪木從繩，行敬遵於約束。《官教集》卷九。

代人通陳察院啓

簡自帝衷，進居臺察，正人登用，有識嘆嗟。竊以御史耳目之官，實曰朝廷紀綱之地。明日張膽，足以論庶事之是非；正色立朝，足以別羣工之邪正。自非有夷達寡求之操，而能秉質直不欺之誠，則何以清肅官聯，尊崇國勢？洪惟甚盛之旦，大起至公之門。副上所求，於今尤重。恭惟某官清機昭理，奧學潛微，道義自得於古人，趣尚不隨於流俗。堂堂正論，每拒詖而放淫；挺挺豐規，足廉頑而立懦。汪洋盛問，更踐華津，茲優結於隆知，遂晉膺於要用。一臺克正，四面屬觀。必將開拓正途，盡洗士風之弊；維持大法，益清邦憲之源。即被殊遷，大輸素蘊。某欣聞成命，倍激懦悰，方祇服於官箴，媿莫陪於賓履。國多君子未可議，乃知吾道之嚴；朝有直臣必太平，敢先有識之賀。《官

迂運使黃察院啓

光奉綸音，榮司漕計。當踞虎蟠龍之地，鼎會輸將；妙木牛流馬之思，坐觀贍給。聲光所暨，原隰有輝。恭惟某官天韻深純，風猷整拔。氣剛而大，凜清規亮節而不渝；道直以方，抗崇論宏言而莫屈。頃奮鵬程之健，峻登烏府之班。造膝沃心，天下咸受其陰賜；明目張膽，朝端盡服其精忠。清議被民，英猷輝世。眷言江左，實號畿封。方蟻聚以雲屯，用嚴邊備；豈鬼輸而天雨，以濟吾師。是用疇舉異能，仰分憂顧。有如鉅德，實稱重權。天子有事匈奴，軍儲是急；關中既得相國，糧道何憂。第虞金節之頒，召置玉除之列，入陪嚴近，大究設施。敦禮漫漶學疏，株愚智短，夙稟顓蒙之質，徒多涉獵之功。追時好以取世資，偶叨科級；去民田而就吏祿，遂困塵埃。聞澄按之來臨，幸帡幪之有賴。繡衣直指，行先星鳳之瞻；大厦既成，獲戴雲天之芘。《官教集》卷九。

全宋文卷六〇七一

崔敦禮 六

代賀王宣撫加樞密啓

誕揚顯冊，登進元樞。甲兵之間不至廟堂，方託顧憂之重；柱石之臣宜居輔弼，爰膺寵數之隆。廉陞勢崇，旌旗色動。恭惟某官興邦碩哲，命世宗工。負應變之材，智酬方而無滯；厲匪躬之節，勇見義而必爲。登步政途，汪洋民譽。奇策懋昭於籌幄，壯猷密布於機庭。倚注方深，勳庸滋茂。眷言地重，是天維要險之區；勉爲上行，輟斗極凝嚴之望。建油幢而立武，開幕府以信威。天子方委以腹心，敵人可玩於股掌。器博而用無近，式恢經遠之圖；勞大者爵必尊，遂冠本兵之任。寵隨名至，道與時行，方將傳檄而可定三秦，豈但折衝而決勝千里。煥乎懿績，邁彼前聞。某芘迹門墻，受恩鎔冶，耳側絲綸之下，心縻旌戟之間。慶公論之咸孚，激懦衷而增奮。轅門蒲伏，徒嗟迹遠以無從；沙路歡迎，行見功成而入拜。《官教集》卷一〇。

代王憲賀王樞密啓

渙號明廷，升賢右府。文昌六曹之長，積譽處以彌休；北斗七政之樞，畀事權而滋重。郵音傳播，士論僉諧。恭惟某官負器疏通，受材膚敏。功名自喜，深懲無用之空言；慷慨必爲，卓有可觀之大節。踐敷雋軌，登步亨途。銓筦清華，盧李之賢莫及；經帷邃穆，堯舜之道是陳。更任使以浸多，輯勞能而更偉。上心所簡，人望攸歸。肆疇濟實之材，爰正本兵之柄。精神遐暢，敢輕秦國之無人；勳業增華，共慶西平之有子。某屬將外指，側聽中除，叩賓閣以無階，越輿情而倍喜。《官教集》卷一。

代李倉通留守賀洪樞密啓

顯膺鳳詔，榮綰麟符。便郡承流，已奏治平之最；陪京司鑰，就分委寄之隆。綉纛有光，簪紳相慶。恭惟某官應期良弼，名世真儒。亮節豐規，驚英聲而旁暢；高文大冊，靡衆作以分披。徧歷清華之途，遂登宥密之仕。稍退休於真館，旋起鎮於名藩。以匹夫失所爲深憂，以比屋安居爲至樂，仁聲周浹，政譽汪洋。尚淹帷幄之明謨，來鎮江淮之都會。關中留相國，固已增天塹之雄；江左見夷吾，

當盡復神州之舊。某棗昏有素，樗散無堪，屬誤領於使華，喜密依於鄉蔭。驅馳周道，尚睽台座之瞻；邂逅都門，行見袞衣之入。《官教集》卷一〇。

代梁倅賀留守啓

誕敷顯冊，出鎮陪京。起安石於東山，式慰具瞻之望；分召公於陝右，用寬憂顧之深。朝野聳聞，搢紳交慶。恭惟某官四方魁傑，一代宗工。明古今治亂之原，若指諸掌上；達文武弛張之要，不出其環中。早被遇於上皇，荐結知於英主。影纓麟閣，政事多所講明；峨豸烏臺，姦宄爲之斂避。昨敵馬之南牧，窺襄漢之上流，凜然獨坐之尊，屹若長城之阻。以身督戰，運妙謨於帷幄之中；爲國宣威，殄強寇於笑譚之際。功勳碩大，事業彰明。迨參秉於國鈞，益穆宣於天緯。素所蘊蓄，固將行道以濟時；及其經綸，真是庇民而尊主。雖讒波之遽起，致玉鉉之微欹，從容不改於壯猷，進止自安於常度。方且養恬閑館，玩味真腴，居綠野以優游，結丹衷之懷想。眷言江左，實號畿封，擅虎龍蟠踞之雄，萃箕翼張舒之盛。若時謀帥，尤重得人。爰膺倚注之隆，全付保釐之寄。關中既得相國，姑借重於帥藩；袞衣以歸周公，即躋榮於鼎席。某簪纓末緒，樗櫟凡材。抱黃卷以游心，曷探其域；奮青雲而振翮，尚負初心。叨居半刺之聯，愧乏寸長之效。不圖今日，得拜下風。修屬吏之儀，行獲依於芘潤；託洪鈞之造，尚有冀於提撕。《官教集》卷一〇。

代丘帥賀曾漕啓

祇膺眷擢，榮領漕將。行步褰帷，逖仰光華之盛；專城剖竹，幸叨臨按之餘。聞命之頃，馳心以喜。恭惟某官珍凝廟璉，學富贏金，流華問以被民，植豐規而輝國。九卿惟月，煌煌蒼玉之光；五馬行春，奕奕朱幡之貴。硃新不頓，斲久逾精，尚資心畫之餘，旋畀計臺之重。佇觀成績，徑踐要途。某一別時深，尺題問阻，匪自爲於簡慢，蓋有恃於高明。欣聞攬轡之臨，獲在提封之內。補苴罅漏，自憐五技之窮；激濁揚清，正倚二天之覆。《官教集》卷一〇。

又代丘守賀呂漕啓

被膺書贊，榮總漕司。錦帳含香，久振望郎之譽；繡衣將指，就揚膚使之華。恭惟某官嶽峙瓌姿，鼎涵淑氣，表表士林之標的，堂堂相閫之規模。暫淹材刃之餘，用領計臺之重。三十鍾而致粟一石，聊寬負海之勞；九萬里而擊水三千，未快垂天之便。倚奏紅陳之課，徑登紫橐之班。某濫職藩宣，獲叨庇賴。固所願也，繫幸會之適然；實能容之，將悔尤之可追。《官教集》卷一〇。

又代賀胡漕啓

祇膺帝眷，入按畿封。素洽恩威，不改憩棠之舊；載行郡國，諒多騎竹之迎。恭惟某官負器疏通，受材膚敏。周旋三輔，游敷濟劇之聲；鎮撫十連，更借偃蕃之重。輯勞能之甚卓，積簡注以資深。蕭何吾能用之，早著飛輪之績；賈生不見久矣，亟膺圖舊之求。不但驅駕輦車而運九年之儲，固將簪筆持橐而備半夜之問。某藩宣亡補，曠敗爲憂，技可笑於五窮，錦幾同於百衲。疇昔熟於條教，何日忘之；乃今奉以周旋，固所願也。《官教集》卷一〇。

又代賀沈漕啓

寓直寶儲，觀風畿甸。星霜俄易，久睽芝宇之瞻；繡斧鼎臨，正託雲天之覆。欣聞除目，實倍常情。恭惟某官風韻純淪，聲華整拔，抗崇論宏議而莫屈，凜清規勁節而不渝。夙藹著於英猷，久徊翔於榮路。霜臺峨豸，凜生白簡之風；星使乘輶，嘗鞠綠扉之草。旋膺召節，趣覲嚴宸，從容陪右府之籌，密勿坐郎官之帳。謀謨深簡，眷注益隆。偉江左之奧區，實吳中之要會。當踞虎蟠龍之地，鼎會輸將；必木牛流馬之能，乃臻贍給。有如鉅德，實稱重權。天子有事匈奴，軍儲是賴；關中既得相

國，糧道何憂？第虞金節之班，召置玉除之列。某荷知有素，嚮德尤深。頃季弟備數於幕蓮，數辱品題之重；而賤迹納交於棣萼，幾同莫逆之游。不圖今日之逢，獲就下風之列。識韓荊州之面，固夙慰於平生；仰蘇刺史之天，幸密依於巨庇。《官教集》卷一〇。

又代賀呂漕啓

疏恩帝制，易節畿封。安習教條，未改憩棠之舊；載行郡國，諒多騎竹之迎。聞命之初，馳心以喜。恭惟某官受材膚敏，負器疏通，衍芳潤以宏敷，驚隆名而旁暢。侯蕃偃息，游揚愷悌之風；使指光華，屢見澄清之志。刷新不頓，斲老逾精，雖易地以皆然，喜去天之不遠。固將簪筆持橐以備半夜之問，豈但輦車驪駕而運九年之儲。某綿薄何能，蕃宣亡補，企旌麾而有仰，託封部以爲榮。激濁揚清，正倚二天之覆；補苴罅漏，空憐五技之窮。《官教集》卷一〇。

又賀沈漕啓

恭審光被綸言，晉司漕計。起寇公於河內，共徯於登庸；留蕭相於關中，漫勞於累績。恭惟某官清機昭理，奧學潛微。鼎鼎彌高，發盛名於一世；恢恢多裕，絕敏悟於千人。徊翔郎闈卿寺之清班，

敷歷使節守符之要選。硃新不頓，斲老逾精。輦車驪駕而給轉輸，方觀成算；簪筆荷橐而列侍從，即展宏圖。敦禮鉛槧陋儒，詩書素業。省曹遲次，偶類披沙；師席濫巾，更慚附贅。竊欣巨芘之有託，私卜羣嘲之可逃，慶抃之私，敷宣罔既。《官教集》卷一〇。

又賀沈漕啓

伏審拜命漢廷，觀風吳會。春闈程試，嘗叨衡鑑之明；星節鼎來，正託雲天之庇。遭逢若此，闔惸惟深。恭惟某官朝璉凝珍，天球比粹。海涵地負，浩乎道德之內充；月潤日光，倬彼聲華之外發。舒翹巍級，振羽亨衢。凜白簡以趨朝，姦邪斂迹；耀繡衣而持斧，草木知威。從容陪右府之籌，密勿坐郎官之帳。汪洋滋久，簡注彌深。眷長江方面之衝，正列郡輸將之會。六師嚴壁，方蟻聚以雲屯；萬口張頤，豈鬼輸而天雨。是用峻寶儲之直，肅分使節之光，第恐不待席溫，即膺環召。給關中之餉饋，未究設施；陪天上之班行，倚登嚴近。敦禮迂疏陋學，猥瑣微材。追時好以取世資，偶叨科級；去民畝而就吏祿，遂困塵埃。自惟疏逖之蹤，嘗被品題之重。與韓弟子之列，已夙慰於平生；依蘇刺史之天，幸今承於巨芘。《官教集》卷一〇。

又賀浙漕陳宗丞啓

恭審持節觀風，影纓入覲。久不見賈，想聞天上之咨嗟；吾能用蕭，坐使關中之贍給。某官行全忠恕，性迪誠明。文邃乎經，笑諸生之塵腐；學醇乎道，閱理趣之精微。斂所養足以涵道真，發其才見于應時用。頃者淮壖之政，略施材刃之餘，宇定而天自全，鑑明則塵不止。故能疏觀利病，靜閱賢愚，吏欺洞見於秋毫，民隱詳知於纖細。三月報齊侯之政，已聞課最之優；二星驚蜀吏之占，果叶使華之遣。歷考此邦之近事，間被清朝之異恩。猶須遲之歲月之間，詳試以觀其效；然後錄其循良之績，拔用以旌其功。未有坐席始溫，賜環俄至，朝握符而飛皂蓋，暮攬轡以紆繡衣。寵光之隆，敏捷如此。若時浙水，視昔畿封，天日所臨，人材易見。遷之近，庶其可以行觀而言察；任所難，抑亦待其望重而資深。佇籌心計之精，即在禁嚴之地。某頃叨末掾，嘗被厚知。賀厦誠深，竊自同燕雀之喜；登仙路遠，恨不爲騶僕之隨。《宮教集》卷一〇。

代馬守到任通張漕啓

寢燕凝香，自昔享名藩之樂；室如懸磬，厥今同凋郡之風。師乏見糧，吏無繼廩，財既窮於竭

澤，費何補於漏卮。適茲困弊之承，喜有帡幪之託。恭惟某官賦材精敏，負器疏通。鳴玉登朝，早著月卿之望；褰帷行部，更揚星使之威。積譽處以彌休，輯勞能之甚卓，佇頒金節，召置玉除。某受察云初，辱知有素。補苴罅漏，敢辭五技之窮；涵垢匿瑕，正倚二天之覆。《官教集》卷一一。

代人賀留守張舍人啓

承聞大號，顯拜殊恩。鳳閣躋榮，備極寵優之異；鹿坡贊畫，更當方面之衝。朝野聳聞，搢紳交慶。恭惟某官元精上瑞，間氣全材。九萬搏程，自整頓垂天之翼；八千鼓篋，獨鏗鏘擲地之聲。徧踐清華，游揚中外。乃眷艱難之際，尤深注倚之專。天設金湯，任莫隆於居守；雲屯貔虎，謀允賴於折衝。名位至崇，兵民攸繫，爰以西垣之直，出分北顧之憂。華夏望風，江山增氣。蕭何吾能用矣，方藹著於威聲；馬周暫不見之，諒已深於懷想。佇前大拜，益究遠圖。某困頓無堪，迂愚已甚。茲濫居於曹掾，愧殊乏於材稱。欣聞成命之傳，實倍常情之喜。趨庭斂板，行參前列之龜；染翰舒牋，徒若賀成之燕。《官教集》卷一一。

代建康倅賀張舍人啓

光奉贊書，顯膺異數。寵優事特，峻登綸綍之司；任大責專，兼付兵民之寄。除音一出，輿頌四馳。恭惟某官負世軼材，受天間氣。文皆貫道，鄙衆作之小成；學本輔時，卑羣言之近用。以一日而魁多士，不數歲而登要津。功業著隆，搢紳欽歎。眷籌幄贊謀之任，尤重得人；而陪京留鑰之司，實難謀帥。乃如首德，素簡上心，亟躋禁掖之班，全付事權之峻。佐裴度而平淮蔡，姑暫屈於蕃宣；思馬周之識事端，諒已深於注想。即膺召節，入踐政途。某媿乏長材，濫居半刺，雖吏責之甫及，實曠敗之是憂。自惟牢落之蹤，嘗遂參承之幸，不圖今日，獲趨下風。鳳凰之鳴高岡，詎敢萌於攀附；燕雀之賀大厦，深有賴於帡幪。《官教集》卷一一。

賀建康留守張舍人啓

光膺書贊，榮被宸恩。眷寵用隆，入侍禁嚴之邃；事權增峻，出分筦鑰之雄。除目布傳，羣情闐懌。恭惟某官一代魁傑，四方宗師。羅網百氏，故其學浩博而閎深；根本六經，則其文淵源而簡蔚。清規輝世，奧學丕天，衍芳潤以誕敷，驚隆名而旁暢。大廷發策，冠臚傳於唾手之間；真主結知，馳

駿坂若走丸之易。敷歷方丈蓬萊之清選，周旋鸞臺鳳閣之上游，頃分守於輔藩，已藹聞於嘉績。居之以明敏，而有撥煩濟劇之術；持之以簡素，而成減騶徹樂之風。吏欺洞見於秋毫，民隱灼知於纖細。旋聞報政之最，亟被賜環而歸。眷江左之奧區，有陪京之巨鎮。雲屯貔虎，今號要衝；天設金湯，古稱地險。方平時無事之際，所任猶難；況今日多艱之期，其責甚重。有如鉅德，素穆師言，寬上顧憂，非公孰可？是用峻躋法從，全付重權。命畢公以保釐，姑暫輟秉鈞之任；憶馬周之敏識，諒已深側席之思。佇膺召節之班，即正台衡之拜。敦禮迂違陋學，猥瑣微材。追時好以取世資，偶叨科級；去民畝而就吏祿，方困塵埃。不圖幸會之臨，將遂趨承之便。聲名四海，久願爲之執鞭；部屬一官，茲第勤於賀厦。《官教集》卷一一。

代丘守和嚴到任啓〔二〕

萍梗飄流，方歎越吟之在楚；耕桑交跡，竊欣魯柝之聞邾。雖拔薤之無從，喜伐柯之不遠。恭惟某官珠璣咳唾，錦繡肝腸，文章自以詩鳴，問學不爲俗絆。春風道院，想鈴閣之多餘；夜月澄江，宜錦囊之益富。豈久紆於銅竹，行趣對於金蓮。某別日未多，向風已劇，遙企坐棠之盛，惟勤與梓之恭。三年違粉社之期，因深懷土；九里接洪河之潤，幸借餘波。《官教集》卷一一。

〔二〕和：疑當作「賀」。

代賀詹司諫啓

輟自郎省，擢登諫垣，受知方深，有識相慶。咸謂朝家以碩大無朋之福，乃畀言責於端靖不撓之臣。仁義之學足以推廣上心，正大之辭足以翼扶公道。績乃可底，國由是尊。恭惟某官粹比天球，珍凝廟璉，以清規亮節羽儀多士，以懿文奧學根柢六經。登步華途，汪洋休問。郎官上應列宿，方陪錦帳之游；天子諍有七人，更倚皂囊之獻。佇聞籌合，即副巖瞻。某久仰餘光，欣聞成命。佩魚符於甸服，莫先賀列之趨；酌獸尊於天階，逖想朝儀之盛。《官教集》卷一一。

代丘守鄰郡賀冬啓

聽嶰律之宮聲，一陽來復；望魯臺之雲物，萬福攸同。恭惟某官豈弟宜民，中和布政。昔襦今袴，惠均洽於陽春；佩犢帶牛，人自安於化日。當景長之履叙，宜川至以蒙休。某屬領州符，阻趨賓閣。分光鄰壁，竊依趙日之暄；託訊郵函，敢致周正之賀。《官教集》卷一一。

代前人賀虞丞相加食邑啓

鉅典慶成，異恩鼎至。以功受賞，有加命秩之崇；與國同休，更啓山川之錫。凡居聞聽，孰不欣愉？竊以天子必有尊，方懋隆於孝治；朝廷莫如爵，蓋允答於元勳。亶惟命世之英，式贊非常之慶，忠嘉深簡，光寵用休。恭惟某官博大而高明，洪深而果毅。孟子之道性善，必本乎仁義之歸；臯陶之爲帝謨，允迪於聖智之事。欽惟舜德，克繼堯勳。雖巍巍其有成功，撝謙不伐；常業業日致其孝，歸美惟勤。益增顯號之榮，永奉慈顏之喜。廣愛形四海，既昭譽於徽章；上賢爲三公，實相成於盛事。爰錫屏藩之寵，用旌弼亮之勞。福祿無窮，勳庸甚茂。某側聞孚號，喜極懦衷。誦使臣言遠之詩，徒傾意氣；望相君翹材之館，想見光華。《官教集》卷一一。

代王憲答趙明州啓

叨膺寵數，濫總祥刑。濡轡在行，莫奉數行之牘；啓函下拜，遽傳兩喜之言。佩謙柄之勤隆，搖心旌而傾遡。恭惟某官珍凝廟璉，秀毓天潢，流華問以被民，植豐規而輝國。朱幡布政，課屢奏於甘泉；盪節宣威，箭無傳於青海。勳勞滋茂，寵眷彌優，姑倚重於維藩，即躋榮於夾輔。某材資駑緩，

性稟枵疏，茲荐領於使華，媿莫承於隆指。下大夫之位刺史，敢云風采之新；長諸侯之居東方，庶託帡幪之大。《宮教集》卷一一。

代人謝婺州到任啓

將輸遠服，已媿罔功；假守近藩，又叨申命。肅涓時日，祇見吏民。首宣九重側席憂勤之懷，次道一相同心輔贊之實。咸識此意，舉忘其災。伏念某識不逮中，器非致遠。詩書事業，初無游刃之長；州縣塵勞，自覺斲輪之老。向玷朝行之選，浸登宰掾之班，一去脩門，三更華節。當軍務飛書之日，及饑民待哺之時，俱竭忠勤，遂覺曠責，精神消耗，齒髮凋衰，已絕念於功名，行收心於香火。眷言近甸，厥有名州。古號劇繁，建漢都尉之治；今鄰浩穰，命周保釐之賢。適更荒歉之餘，已有流亡之衆，田間嘆息，倉廩窮空。雖冒昧以茲來，殆徊徨而是慮。信不素孚而欲使豪強相勸而傾廩，恩非夙著而欲使貧弱有恃而安居。方當視印之初，益有臨淵之畏。究殫鴛鴦，憑賴寬仁。茲蓋伏遇某官宏業熙邦，大猷經世。凡匹夫之失所，愧常軫於納溝；俾多士之適宜，要獨先於執度。豈圖委使，猥及懦庸。某敢不巨細必親，夙宵匪解？麋藹之豐有望，儻蘇難食之民；犬馬之力已疲，終冀均休之請。因脩謝禮，併露懇悰。《宮教集》卷一一。

答總管啓

總漢籍之伍符，方僊踵門之幸；拜荊州之十部，遽先移牘之臨。恭惟某官材力驍雄，性資沉鷖，傳秘編於圯上，稟秀色於山西。金甲牙旗，未究安邊之略；碧油紅旆，聊爲清部之行。敦禮每切嚮風，未諧識面。傾蓋如故，將期幸會之逢；投壺雅歌，當奉從容之樂。《官教集》卷一一。

代方守答趙明州賀奉祠啓

宗藩在望，方欣魯柝之聞邾；真館投閒，自笑越吟之病楚。捧尺題而增媿，遡森戟以知歸。恭惟某官璿萼儲英，珠源毓粹，壯矣維城之託，屹然磐石之安。絳節宣威，箭無傳於海嶠；朱幡布政，課屢奏於泉宮。簡注彌優，勲勞甚盛。昨五色之土，聊分青社之封；誦九戩之詩，即見袞衣之入。某漂零末路，衰瘁餘生，卧病淮陽，心慚非據；養疴瘴浦，分合退安。辭上徹於天閭，恩許休於田里。伏枕對畫蛇之俎，方納履以言歸；啓函披素鯉之書，徒攝衣而下拜。《官教集》卷一一。

代賀蘇給事啓

輟自諫垣，晉登禁瑣。夕批敕尾，論愈切於囊封；朝奏殿中，地益親於伏閣。眷任之意方篤，正大之言可行。郵音傳聞，輿頌交作。恭惟某官稟天剛粹，負地直方。挺挺豐規，足廉頑而立懦；堂堂正議，每距詖而放淫。風烈不墜於家聲，智略深承於睿眷。將罄謀猷之告，更躋論駁之司。元素多仁人之言，願聞爾矣；叔翰負宰相之器，衆竊遲之。某久託餘光，欣聞成命，屬謹官箴之守，莫陪賀筭之趨。朝有直臣必太平，敢先士論之慶；國多君子未可議，益知主勢之尊。《官教集》卷一一。

除吏部架閣謝左揆啓

開洪鈞而播物，孰不依歸；陳末藝以求知，誤膺收錄。竊惟人物臧否之辨，在乎大臣選擇之間。洋然動心，峨然纓冠，咸願攀躋於梯級；藝者必庸，善者必錄，蓋將羅絡於英材。俱收並蓄而待用無遺，校短量長而惟器是適。如敦禮者，株愚智短，汗漫材疏。惟貧且賤，無所用其能；惟蒙且拙，無所貳其志。故常泛濫乎章句之習，沉潛乎經傳之辭。補苴罅漏而學欲得其全，聯毫緝縷而文欲窮其妙。一命塵埃之域，三年警捕之勞。嘆俗狀之可憎，耻前功之頓廢。因即六朝之都會，歷稽千古之興

衰，心術殫於廣記之餘，精神耗於多思之際。原原本本，庶幾求至當之歸；是是非非，亦足爲名教之助。幸逢賢德之在上位，將收智慮以成茂功。豈伊纖芥之微，自棄鈞陶之外。儒服不用他藝，獨惟文字之知。束書而來京師，人或興迂闊之誚。敢期造化，曲賜甄收。職隸省曹，是欲少階其後用；近臨天日，使其易見於寸長。荷德若斯，捫心知幸。茲蓋恭遇某官，高明而博厚，敬義而直方。素所停涵，因許己臯夔之列；若時經畫，必致君堯舜之隆。舉人材之進退，而納之於至公；排天下之好惡，而殺之於不敢。判黑白於冰鑑，審輕重於權衡。乃如骖馵之文，亦被生成之賜。敦禮敢不愈堅素履，益勵操修？三公盡知音之人，誠爲幸會；子虛動凌雲之志，尚冀提撕。《永樂大典》卷二七四一。

全宋文卷六〇七二

崔敦禮 七

送鄭與之赴召序

乾道改元三月，句容尉鄭君與之以封事獻諸朝，越日有詔徵鄭君赴闕下。古之剛介鯁亮之士得位於朝，立玉陛方寸地，明目張膽，指朝政闕失，言當乎古論，事拂乎當途，抗天觸神，忤雷驚霆，聽之可福於民利於國，否則放棄竄斥，寄一死於千萬里外。與之江左一尉，官至卑，且甚疏遠，而一旦披腹心，呈琅玕，劍鋒差然，累萬餘言，書紙數十幅，寄牋西風，朝奏而暮召，雖古之士遭際有不能及。吁，亦榮矣！將行，告辭于同寮，江寧尉崔敦禮酌而別，執醢而言曰：「與之敢言高論，旁若無人，真能破羣議，駭動時聽。今其行若登仙，世俗榮之，執政樂之，富貴爵祿夫何憂！」又祝之曰：「與之以儒術致身，推所學足以成厥功，無詭隨，無去其本，善爲吾儒主盟。」與之喜曰：「非子其誰爲我言！」言竟，遂書以爲序。《官教集》卷六。

送汪參政赴召序

乾道改元，宰相既虛席，天子若曰：「皇天畀付予有家，輔贊彌縫，繫相臣是資，曷可不擇，擇必遴選。」日久，言臣合辭曰：「是豕宰實百辟長，不可以久曠。」跽而陳詞得請。天子曰：「不然，朕志自定，固有待。退，毋庸辭。」乃越月，有詔參政汪公赴闕下，公辭不可，遂行。江寧尉崔敦禮職徼巡禮，出送境外，束帶執笏立道左，修屬吏敬。將進，斂板而前曰：「參政碩大高明，全德備道，行方事實，爲今世推仰。邇者起山林，長東方諸侯，天下士若民無大小無衆寡，無不願用以相。今其行，坐廟堂，握鈞軸何疑？雖然，上選付既重則委任必隆，天下屬望既切則責賢必備。方今外難雖寧，內治未振。人材散逸，收拾愛護之意未周；政令迫趣，中和樂易之化未全；戎備懈弛，長顧遠慮之圖未究；士俗澆薄，鎮浮起懦之風未暢。凡天下翹首想望未得者，屬在參政，參政其必有處此。《記》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又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參政念之哉！」《官教集》卷六。

送沈定海序

有地百里，有民與社而立之令。天子之官，自宰相至於郡刺史，事闕而慮不專，不專故情有不能親，勢有不能及者，令得行之。獎一善，一境之人勸；懲一惡，一境之人懼。士而爲令，足以行志矣，而今之人多避而不爲。嚴其法，使初改秩者必爲令，限以陞擢之格，非嘗歷令不得選，其治理效，不以次用，至矣！而幸免者猶以爲喜，非不欲爲也，有所沮也。有賢令焉，大吏仁且明，足以知之，則供繭絲菽粟，奉常入外從容無事，勉民以孝悌之義，勵民以忠信之行，職也。苟不遇焉，搜抉剗摘，舉逋籍按條目而責之令，視令爲一逋戶，繩以峻法，督以健吏，惟恐不嚴且急。令不得已，橫征悉索，敲撈以奉期約，朝夕困吏牘，不得出氣，論教化談忠厚則溺其職矣。沈君子麟懷定海之綬，將行，告於鄉閭，敦禮與之別而爲之辭曰：定海今劇邑，其地岸海，其民勁質，易以德義服。子麟清純雅亮，文麗而學深，有君子之風，其容粹然，其氣溫然，足以使其民回心而向道，爲賢令信其無疑。今有行，猶懼大吏之不遇而爲令之賢者沮也，於是爲言。《官教集》卷六。

送張德昭歸通州序

余宦遊江南，遂家金瀨之陽，泉甘而土肥，掘雲採月，偃蹇江湖間，足以自樂。地僻左，與淮風馬牛，鄉里人迹所不到，首丘懷土，鬱不能釋。夜半有客剝啄扣門，攬衣起聽，覺非吳越音。啓户而入之，海門張德昭也。德昭於余有伯仲行，至親且甚厚，去故鄉見似人猶不可得，德昭茫然而來，顰面蹇足，千里而訪我，喜可勝言！挽鬚握手，掀脰劇譚，訪親舊之在亡，問里巷之盛衰，不知身之去澄江之上狼山之旁也。兄其歸矣，無以爲兄祝，爲我謝鄉里，崔仲由年三十五無顯名厚實於時，今且爲耕田夫。苟得歸里，固將有藉以見長老。可教我者，願寄東風。《官教集》卷六。

送嚴江陰守序

有地千里，分土于社而爲之守，天子之官自宰相至于部刺史，事闊而慮不專，情有不能親，勢有不能及者，守得爲之。古之人下車見百年之老，問風俗之所宜與其民疾苦，出于郊視五穀美惡，然後爲條教勸民爲善，置師帥伍長班行之。後世爲吏者以功利爲急，入其境，繭絲豐乎，金布溢乎，論教化談忠厚則溺其職矣。江陰新使君嚴公家吳臺之旁，朝夕坐一室，左右圖史，論辨古今事當否，搜奇

挾怪，日哦其間。一朝戒行李，束書策，懷其綬而行。人以公之簡古而屈于郡爲惜也，而不知其所樂焉。今人坐黃堂，閱吏牘，對鴈鷺行較銖寸升斗，豈其所欲哉，勢驅之也。在上者用不贍，按虛籍而責之郡曰，供我償我。地要則事叢，州大則責繁。江陰居浙之西偏，岸江而地狹，賦入之上于大農者少。公時舉按簿籍，僅僅不餘，詠中和之詩，作清靜之歌，歡樂子弟，安燕長老，使道院之人聞義而不聞利，此古循吏之化也，可以世俗語哉！於其行，蘇之人士各賦詩以識別，而屬敦禮爲之序。《官教集》卷六。

送秦倅序

樂於近宦而憚於遠吏，世俗之常情也。古者爲吏長子孫，其習久，因以爲姓氏，故服其官。惟其長子孫而守室廬，掃墳墓，終其身無征行之勞。後世東西南北之人相易爲仕，懷章就戍，交午於道路，於是有飄零之艱，有違離之思，有山行水宿崎嶇險阻跋履之勤，有風霜冰雪寒暑雨露凌冒之虞，有土風氣俗語言嗜欲不能相安相通之患。士大夫裹章服受一闕於朝，較長量短，必便且近是擇，得則喜，否則戚戚以爲憂。吁，今古事不同其類皆然。男子之生，桑弧蓬矢，有四方之志，何至牽於世俗，攣拘局束如是哉！秦君羣用家金瀨之陽，一朝戒行李，告朋友，將貳政於瀘溪。瀘溪距此三千里，風馬牛不相及，人以羣用之賢而吏於遠爲惜也，而不知其有樂焉。今人閒居里巷相慕悅，慶弔稱

問相徵逐可矣，而杖屨之所游不在西封在東境，四方山川之奇，巖谷之秀，煙雲泉石魚龍草木之變，可喜可愕，可驚可懼，曾不得洞心駭目，宏意氣，助爲波瀾。羣用將泝大江，上康廬，過赤壁山，覽周郎之遺蹤；南登岳陽，濟洞庭，觀怒濤之軒轟，羣崖之噴泄，溢九州而吞七澤；南望衡湘，北望江陵山，徘徊壺頭，問沅江之源，訪西陽之逸曲。固將覽天下之勝絕，大肆於言辭，其樂豈易量哉！可教我者，願寄西風。《官教集》卷六。

韋蘇州集序

《韋蘇州詩集》十卷并續添七篇，大丞相觀文魏公守平江，命教官所校也。自大雅微闕，作詩者並驅爭馳，其才思風韻固不可一概，惟自優游平易中來，天理渾融，若無意於詩者，此體最爲高絕。韋蘇州以詩鳴唐，其辭清深閒遠，自成一家。至歌行益高古近風雅，非天趣雅澹、稟賦自然者不能作。至今觀其《逢楊開府》詩云：「朝持擣菹局，莫竊東鄰姬。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乃少年豪縱之人耳。按蘇州在廣德中已爲洛陽丞，去武皇升仙才歲餘，當時作詩，尤稱絕唱，豈初識字把筆學爲者！又《廣德中洛陽作》云「生長太平日，不知太平歡」，《野居》云「結髮累辭秩」，則其少年在太平時本自恬靜。至作漢武帝詩，力詆神仙畋遊之事，又似在天寶間譏諷時政者。豈蘇州心知天寶之時亂，欲去不能，嘗爲是穢迹自晦之計

與？不然，亦自序之過也。方蘇州在時，其詩未甚貴重，後三十餘年，白樂天始愛之。東坡先生亦云：「樂天長短三千首，却愛韋郎五字詩。」坡豈薄蘇州者，以樂天之文之華麗，宜於無不愛也。大凡浮靡之詞易說，平淡之音難聽，理固然耳。今丞相觀文公貴本尚古，嗜好與衆絕殊，顧於此耽玩所甚好，不少置，其職斯文者，曷敢不敬以承！詩之本不一，以葛繁本正，參以諸本，是正凡三百處而羸，又得《九日》一詩附於卷末。若蘇州之名氏與仕與年，則有姚君令威之所書在云。《官教集》卷六。

平江同官小錄序

宦遊之途廣，交際之情泛，風俗之大患也。古之時，諸侯裂土而封，士之仕者各于其國，不在西封在東境，世其職，因以爲姓氏。官曹之所聯接，朝夕之所同事，非其宗族，則其父兄之執，非少長之父，則其里巷之親戚。後世九州四海相易而仕，平時風馬牛邈不相及，懷章隨牒，叢萃而羣處。秩既滿，又飄然而去，君南我北，了不聞在否，世系不省，爵里不傳。十年之後，升沉反覆，卑者走塵土，高者上霄漢，情隔勢絕，相忘若不相識。吁，豈理哉！姑蘇大府，當四達之衢，峨冠來仕者駢倚而疊足。長洲令沈君喜僚采之多賢，念交游之易散，編次名氏，聯成大帙，俾余題其首。嗚呼，此足以振頹俗矣。今人道途相邂逅，解車卸馬相勞苦，一語愜意，問姓氏，退而書之，以示不忘。同官之好，前輩敦厚風俗，講之爲至，其誼重，其契及于子孫，今乃略不記其本末，則薄矣。余既嘉沈君之

意而樂名教之有助也，於是乎書。《官教集》卷六。

芻言序

敦禮居山間，有書三卷，上卷言政，中卷言行，下卷言學。凡三百有五篇，言語簡樸，不知緣飾，其芻蕘之愚乎，乃命曰《芻言》。《芻言》卷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題韓子蒼帖

東坡每得士則喜，語人曰：「所向無一遂，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豈造物者專以此物見厚耶！」余謂陵陽之得黃君，其庶幾矣。《官教集》卷一二。

跋蔡確帖

忠懷公《墨帖》及《送將歸賦》，其死生禍福之說，讀之使人嘆息。公初貶新州，晁美叔謂人曰：「以言語罪人，今日長此風，他日雖悔無及。」嗚呼，美叔深智遠慮，所存者大矣，使信其說，

則後來之禍豈遂至於不可救哉！《官教集》卷一二。

代平江守題御劄獎諭碑

乾道九年秋七月，平江闕守，詔以臣知軍府事。九月軍須了辦，蒙恩賜御劄獎諭。平江會府經費廣，賦入不繼，匱乏之聲徹於天聽。臣既受命出守，視事之三日，按倉廩，察府庫，郡之所須，枵然無遺。始乃惶汗失措，以不克稱塞爲懼。又念職分守土，繭絲豐耗，已則是責，不敢喋喋以瀆君父。於是箠策駑鈍，夙夜究極，以振空竭。殿司就牧之資，水軍列屯之餽，月費鉅萬，僅逃乏軍之誅。宸恩優異，遽賜褒勅，奎畫雲章，震耀心目，登拜跽誦，以榮以悸。竊惟聖天子在上，規恢遠圖，顯著綱紀，昭融勤懈，吏道畢振，一時人材奮勵慙慙以趨功名之會。臣之綿薄，有此冒寵，自揆慙惕，曷敢以私所賜！敬用鑱之琬琰，垂耀方來。非特蟣蝨小臣得以承無窮之光，亦將傳玩四方，以爲有位者之勸云。十月日，具位臣拜手稽首謹書。《官教集》卷一二。

中庸發題

《禮記》一書，其言制度文爲之用、刑名度數之學備矣，而根原所自，皆由《中庸》、《大學》中

出。學者於此苟有覺處，則威儀三千，曲禮三百，皆吾性分中物耳。今日之說，請先自《中庸》始。「中」之一字，聖人傳心之機要，授道之關鍵。子思之學出於曾子，曾子之在聖門，其傳道之際，蓋辛苦艱難而後有得，非如古者以聖傳聖之易也。古者自堯舜至於禹湯文武周公相傳是道，或應於猝遽之間，或契於數百年之遠。彼以心傳，此以心受，心機所照，一一相印，天地鬼神，四時日月，不能間礙。至於夫子，從而游者皆中智之士，難疑答問，其言無不及，惟「中」一字未嘗敢以語人。夫子之不語人，非秘也，蓋中智之士人欲未除，利心猶存。其於道也，可使得之於自覺，不可使受之於聽聞。得之於自覺，則其得也難而功大；聽之於所聞，則其得也易而無力。是故必託宿於物，假途於事，隨其根性，示以入路。教人以禮樂，使人於禮樂上求中；教人以仁義，使人於仁義上求中；教人以忠信，使人於忠信上求中；教人以孝悌，使人於孝悌上求中。庶乎觸之於彼，應之於心，一念了然，中固我有。然而七十子、三千之徒竟無一人能領其機者，幸而有一顏子，不幸交臂而失之。夫子憂焉，於是舉其極處示之，而名之曰一。夫一也者，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也，所謂如有所立卓爾者也。夫子嘗以此示之子貢，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使子貢能領此機，則必一語之下雷驚風動，間不容髮，惜乎不能識之，默無一辭以措。於是不得已，又以此示之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識夫執中之要正在於此，故略不嫌避，當機而發，應之曰：「唯。」一唯之對，大中豁焉。夫子平生憂勤焦勞，求得其人，分付是道，而曾子一唯畢其能事。嗚呼，大聖人之門陶鍊人物，可謂難也已矣。曾子既得是道，見夫傳

受之難如此，故常覆護此機，不敢輕示。觀其答門人之問，則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亦聖人設教之遺意也。乃若子思親得其傳於曾子者也，謂夫子沒不及見而師之，又世無曾子，此問此唯，寂寥誰傳。於是盡以所學作爲《中庸》，以示後學。《中庸》之書出而聖人傳心之機要、授道之關鍵，一切陳露而不可掩。漏天之機，泄神之秘，而出於子思之不得已。學者讀其書，識其原，苟能於意言之外自有覺處，則無負於子思，無負於曾子，無負於吾夫子矣，其勉之哉！《宮教集》卷七。

策問民力

民者國之根本也，根本一搖，枝葉隨仆，是以有天下者愛護休養，非甚不得已不敢少撓其間。故雖廊廟焦勞而迫趣之聲不至田里，國務倥偬而急呼疾走不見於道路，懼搖其本也。恭惟主上聖德如天，含覆萬宇，國家晏安，無有外事，方欲培根固本以圖不世之烈，視一物之不平，一民之失所，救卹保惠惟恐不及，雖堯舜三王之用心，不是過也。是宜人情愉愉，既泰且舒，有以上副九重愛養民力之意。今州縣之間騷然無聊，郵無羽書之馳而符檄如星火，軍無發興之急而調度如鼎沸，四境無戰爭之聲烽燧之警，而吾民驚懼憂患，如不朝夕，此其故何哉？意者上下逃責，無敢避其事與？然澄源則流清，宜必有術矣。周之時外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命將遣戍，若不暇給。今觀《鹿鳴》諸詩，君臣上下，優游燕樂，天下之民方且爲飲食之用，方今中外乂寧而煎熬峻急乃反如是，何也？諸

君講聞高誼，憂國愛民，豈無可行之策，願詳言之，有司將采以獻。《官教集》卷七。

策問三江五湖

楚澤雲夢之廣，楚人能賦之；晉都山河之固，晉人能言之。四方山林川澤之辨，不由其人而議焉，未見其當也。諸君吳人也，敢以吳之事問。《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范蠡乘扁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則三江接於震澤若無疑矣。說者或窮其源而取山，岷山峽山之遠；或循其流而取江，岷江九江條分之叙；或別其勢而取松江浙江浦陽之隔，意者三江之名固自有所邪？《禹貢》所載，何獨於震澤言之也？司馬氏《史記索隱》以吳松爲南江，毗陵爲北江，陽羨爲中江，《圖志》是其說，謂三者在震澤上下，入於海則勢有所泄，是以底定，此爲得矣。然禹之導江，悉匯於彭蠡，而南北中之流始分，故彭蠡渚然後三江入，則三江之名又似在彭蠡之左右者。前之說果信乎？否也？五湖爲太湖之異名，謂其所納之流有五也，張勃言之，《圖志》又從而是之矣。或者以其旁之四湖與太湖而五，其說不爲無本。及觀《國語》載吳越戰於五湖，而左氏直謂之笠澤。異名之說，似未可輕議。然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環五百餘里，周旋長洲、毗陵、陽羨、雪川之間，自湖至海並岸之浦百數，則所納豈止五而已哉？至於《周官》言揚州「其藪澤曰具區，其浸曰五湖」，則太湖之與五湖本自爲兩途，前之說又皆不足據矣，豈得無至當之論？古者博物君子恥一事之不知，窮河源，探禹穴，

無所不至。今三江五湖近在於此而不窮其實，不可也，願詳言之以祛所惑。《宮教集》卷七。

策問地利勝敗之異

兵無常機，地有定勢，不易之論也。昔者地形圖於充國，漢宣得以成功，山谷陳於馬援，光武得以決勝。蓋兵雖以臨機爲神，至於審形勢，擇地利，則策之上者也。主上以聖神之資，運英武之略，當宁慨然，有復古之志。士生斯時，蒙被教養，其於山川之險要，所當講明而熟究也。今願有問焉。漢高由南鄭出故道，襲陳倉而破之，遂下三秦，取之之易如此。及諸葛亮出散關，司馬勳出子午道，掠秦西鄙，皆欲由陳倉以窺關中。勢非弱於漢也，然卒不能越其險而北。或云魏延嘗言於亮，請從褒中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十日可至長安，亮不用其計，故無功。乃若勳之敗，則又必有說矣。不然，高祖陳倉之道果可行矣否乎？桓溫自充伐燕，由金鄉鑿鉅野三百里以達於湖，其行可謂徑矣，然僅止枋頭而敗。及劉裕尋溫故迹，乃長驅河上，與諸將表裏，進平河洛，其功視溫反倍。或云溫之失在於得譙梁而不能通石門，若裕之於石門亦嘗通矣否乎？夫其地同，其強弱之勢同，而成敗乃異，豈得無至當之論？冠圓者知天時，履方者知地形，爲其服而不知其道，古人恥焉，願悉言之無略。

《宮教集》卷七。

全宋文卷六〇七三

崔敦禮 八

易論

《易》者卜筮之書乎？曰：非也。聖人懼天下之人蔽於卜筮之學而爲之也。以《易》爲卜筮者，假《易》以爲怪者也。曰：《周官》之筮人、太卜，皆言掌三《易》，何也？曰：《周官》非周公之書，戰國陰謀之書也。唐虞之典謨，箕子之九疇，三代之誥誓，皆言卜筮，未嘗假《易》以爲怪也，此有以見《周官》非吾聖人之書也。曰：夫子贊《易》，或以卜筮以蓍龜爲言者，何也？曰：原聖人作《易》之本也。古者《易》之初興，何爲興也？以卜筮而興也。卜筮之興何爲而興也？天以此與聖人也。天不與天下而與聖人者，何也？曰：天之與聖人，將與天下共之也。天生靈蓍，與草木等爾，烏知其可筮也？惟聖人則用之以四十有九，而天下之數無遺算。天生靈龜，與鱗介等爾，烏知其可卜也？聖人則灼之以七十二鑽，而天下之象無餘蘊。天下之象數舉盡於蓍龜，則吉凶禍福之幾藏於兆

朕，人之智識思慮所不能到者，舉可得而知之也，此聖人意也，亦天意也。然聖人憂天下深，慮後世遠，懼天下之民蔽於卜筮之說，朝灼龜，暮揲蓍，規規然惟枯莖朽骨之求，而不知修德以致福、爲善以避禍也，於是不得已取蓍龜而則之以爲《易》。《易》之有象，以龜之象而定之也；《易》之有數，以蓍之數而揲之也。蓍龜之象數既寓於《易》，聖人於是因其象數之所寓而繫之以辭，如是而爲君子，如是而爲小人，如是而可以趨吉，如是而可以避凶。事有可以行則告之以征凶、征吉之辭，事有不必行則告之以征吝、利貞之辭。翦翦斬斬，如繩曲直，不可移易。是蓍龜之靈而先知者，聖人以取而寓於《易》，所謂蓍龜者，已爲芻狗，已爲筮蹄矣。人能玩其占於方冊之上，動靜取舍，惟《易》之聽，聖人以爲吉從而趨之，聖人以爲凶從而避之，是亦蓍龜之最靈者也。不然，揲蓍以爲筮而求其數之衍耗，灼龜以爲卜而觀其兆之陰陽，如是而驗其吉凶，而於聖人之《易》無或擬議焉可也。聖人既取蓍龜以作《易》，後世不當以《易》而聽於蓍龜也。後世不得已而以蓍龜占事可也，不當假《易》以爲怪也。「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聖人釋《觀》之六四，人臣進而得君之辭也，而周史筮之，以爲有土之兆。「困於石，據於蒺藜」，聖人因《困》之六三居非其所，自取危辱之辭也，而武子筮之，以爲淫亂之占。「公用享於天子」，聖人擇《大有》之九三，以大臣而膺君寵之辭也，晉侯筮之，以爲戰則克之祥。斯皆假《易》之辭，委曲遷就而信其說者也。至於卦爻之辭，有不委曲而遷就，則又自爲一說以飾其意。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曰「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聖人《屯》《比》之辭有是乎？成季之將生也，筮遇《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大有》

《乾》之辭有是乎？卦爻之義果如是，則聖人必言之於辭。聖人不言之而自爲是說以強合其事，不可也；聖人有其辭又委曲遷就之，不可也。斯皆假《易》以爲怪者也。故曰聖人既取蓍龜以作《易》，後世不當以《易》而聽於蓍龜也；後世不得已而以蓍龜占事可也，不當假《易》以爲怪也。《宮教集》卷七。

詩論

古詩三千篇，仲尼刪之，存者三百。後世儒者從而和之，曰仲尼刪詩，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非如《春秋》諸經，或因或革，相錯而成也。余謂聖人之於詩非特刪之，蓋嘗修之。修之云者，如修《春秋》之法，一言一字必致其謹而未嘗輕也。謂仲尼刪詩而不言修詩者，不知聖人作經之法者也，輕吾《詩》者也。六經之文，載在方冊，巍巍煌煌，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河漢之渾浩，山嶽之峻峙，雷霆風雨之變化，天下後世不敢以擬議也。天下後世不敢以擬議者，以其爲聖人作也。然而《易》之書成於三聖，《春秋》作於仲尼，《禮》、《樂》周公之制，仲尼從而定之，天下後世不敢以擬議固也。《書》之五十八篇，不出於堯舜禹之典謨則出商周訓誥誓命之文，不出於皋夔稷契賡歌吁咈之言則出於伊尹、傅說、周公、召公之徒進戒納誨之作，天下後世亦不敢擬議固也。至於《詩》所存三百篇，是三百篇者，上而王廷之公卿，次而諸侯之大夫，微而奔走之小臣，巖谷之逸士，下而至放

逐之羈臣，伶倫之賤伎，又其下至於輿臺皁隸、閭閻匹夫與夫婦人女子、閨門房闥之陋，其情動於中而形於聲，因之而成詩，是於述作之端初未爲嚴且密也，而天下後世亦不敢擬議焉，非惟不敢，雖欲擬議不可得也。自秦燔書，《詩》亡者數篇，後世高才絕學之士因其意而補之，類皆羞澀曖昧，不能得其萬一。吁，《詩》之爲詩，出於當時王廷之公卿者不可及也，而諸侯大夫之詩豈不能及之？出於王公大人者不可及也，而奔走小臣、巖谷逸士、羈臣賤伎之詩，後世豈不能及之？出於賢人君子者不可及也，而輿臺皁隸、閭閻匹夫與夫婦人女子、閨門房闥之詩，後世豈不能及之？有求其說而不得，則曰民有喜怒而不能爲詩，皆當時賢者斷之禮義而代之作，此非通論也。夫聖人之於詩，既刪之爲三百篇矣，而三百之中，其初固不能皆合於則，胥當於理而中於道也。而今之《詩》所以當於理而中於道者，聖人修之也。修之之法嚴，故天下後世無得而擬議也。《碩人》之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古詩也。素以爲絢者，謂繪事後於素功，禮亦可得而後乎？「仲尼信其說，知禮之不可一日後也，故特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去其「素以爲絢」之句，則知聖人修《詩》立法之嚴，審訂而商榷之類皆如此，是豈特曰刪之爲三百篇而已哉！又按仲尼修《詩》乃在於反魯之時，而仲尼反魯當魯哀公十一年也。春秋自哀公以前，詩之篇章詞句與今之詩多相戾，皆仲尼修而改之也。有於一篇一章而易其序者，若楚子誦《武》之詩，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祖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古詩也。仲尼修詩，則曰「敷時繹思，我祖惟求定」之句爲賚之什，而繼乎講武類禡之篇，非《武》之三也；以「綏萬邦，屢豐

年」之句爲講武類禡之什而繼乎《酌》之後，非《武》之六也。此於一篇一章而易其序也。有於一句之內而變其文者。子舟誦《烝民》之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苟」，古詩也。仲尼修詩，則曰「柔亦不苟，剛亦不吐」，先柔而後剛，懼其剛之太過也。成鱄誦《皇矣》之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古詩也。仲尼修詩，則曰「惟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以文王之德而歸之王季，尊所本也。此於一句之內而變其文也。有於一字之間而潤飾其意者。衛彪傒誦《板》之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不」之爲辭，非所以示其戒，仲尼修詩則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無」之者，示戒之之意。晉伯瑕誦《北山》之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則有怨而自怠之意。仲尼修詩，則曰「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則有匪躬服勞之心也。此於一字之間而潤飾其意也。類而推之，不可概舉，則知聖人修詩如繩墨曲直，毫釐不敢違，如權衡輕重，銖兩不敢失。修之之法比《春秋》而加嚴焉，不如是不足以垂將來而詔後世也，豈特曰刪爲三百篇而已哉！故曰謂仲尼刪詩而不言修詩者，不知聖人作經之法者也，輕吾《詩》者也；知聖人修詩，則三百篇之詩皆曰聖人之詩亦可也。《官教集》卷七。

禮論

人生不能無羣，羣不能無爭。人之初，倥傯顛蒙而無知，後爲物役而機生，情動而本遠。雪霜風

雨雷雹暴其外，於是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於是知噬禽獸，咀果實。是故有得失之殊途，有好惡之異尚，有有餘不足之異。致其有不得所欲，則擊奪隨之，交焉而爭，睽焉而鬪，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然後有一人焉出而治之，謂天下之民之爭求以止之，必有以痛之斯畏焉，於是加之鞭朴以笞捶其肌膚，施之刀鋸以殘割其形體，而名之曰刑。然其爭又大焉者，力大者搏，勢强者軋，徒衆者奪，嘯呼踊躍，草野塗血，則向之痛之者不足恃也，必有以脅之斯服焉。於是爲之師旅什伍之法，爲之旌旗鐘鼓之用，爲之干戈介冑弧矢矛戟之械，爲之熊羆貔獬虎之威，而名之曰兵。息爭之小以刑，息爭之大以兵。然人之爭心無時可已也。人之爭心無時而可已，聖人惟曰：吾有兵與刑，營營乎日爲殺人之事，可乎？不可也。故有微術焉，就其起居動作之間，創爲之法，委曲而節文，名之曰禮。人有貴賤，不知貴賤之等，聖人則設爲朝聘位序之嚴，車服采色之別，使之有等而不敢相越；人有長幼，不知長幼之序，聖人則立爲射鄉飲食之節，擯相紹介之儀，使之有序而不敢以相亂；人有男女，不知男女之別，聖人則嚴之以媒妁之詞，重之以幣帛之贄，使之有別而不敢以相狎。禮之制行於天下，天下之人乃始日循循然束縛於名分之內，常有所礙而不得肆其欲，故其於息爭也，有甚於兵刑之臨之焉。周之衰二百餘年，諸侯迭霸，非不盛且大，然睥睨周鼎，縮手不敢取，方且歃血會盟以尊周室。周非有兵與刑以制之也，禮存焉也。嗚呼，聖人息爭之道至於禮而極矣。或曰：禮本於太一，謂出於兵刑之後，何也？曰：太一，禮之本也，從而表飾之，使著於世，聖人也。《易》之有《需》，需，飲食之道，爭所由起也，故以《訟》；訟而不能止，故以《師》。師之與訟，能比而

蓄之，不能有所辨，故辨上下，定民志，終歸於《履》而後已。此聖人意也，刑兵與禮之序也。《宮教集》卷七。

〔二〕「虎」下疑脫一字。

樂論

古之聖人所以愚民之思慮、役民之耳目者，何其至也！聖人愛民之心，固欲其智，不欲其愚，固欲其安，不欲其勞，而必求所以愚而役之者，是非聖人忍於愚民役民也。天下之民至弱而強，至柔而剛。彼其思慮，可使惟吾信，而不可使之自信其思慮；彼其耳目，可使惟吾用，而不可使之自用其耳目。如是而天下皆君子則可，不幸而有小人者雜乎其間，則將任其思慮、耳目之所及，無所往而不至矣。《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孟子》曰：「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愚而役之之謂也。樂也者，真聖人愚民役民之具歟！民有思慮、耳目，其喜怒哀樂感於中而形於外，有不可強而使之也。今無故而使人喜，雖千金與之而容不改；無故而使人怒，雖白刃臨之而色不變。喜怒之不可強也如此，而樂之所感則有可以使人喜，可以使人怒者矣。強而使人哀，雖泣而不悲；強而使人樂，雖笑而不和。哀樂之不可強也如此，而樂之所感則有可以使人哀，可以使人樂者

矣。故有作爲發散寬大和動順成之音，則民莫不躍然而思喜；作爲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則人莫不奮然而思怒；作爲志微噍殺困瘁趨數之音，則民莫不愀然而思哀；作爲曄緩慢易繁文簡節之音，則民莫不泰然而思樂。夫民之喜怒哀樂出於其情之自然，不可強勉，而樂之爲樂，獨能使之喜則喜，使之怒則怒，使之哀則哀，使之樂則樂，如木偶在伎人之手，左右動作惟機緘之從，雖有思慮、耳目，莫克自信自用，是故有以愚而役之使然也。夫樂之愚民役民一至於此，竊嘗求其所以，可得而知乎？曰：不可也。聖人因人心之自然，審聲音之所感，而寓之于戚羽籥鐘鼓管磬之末，以爲樂非有變化之妙而足以動盪人之精神，非有機械之巧而足以舞蹈人之手足，非有藥石鍼灼之方而足以流通人之氣脉。方其民之聽之而喜也，知其爲喜而不知其喜之由。非惟民不知之，而所以使之喜者，雖聖人亦不得而知也。及其民之聽之而怒也，知其爲怒而不知其怒之由。非惟民不知之，而所以使之怒者，聖人亦不得而知也。及其民之聽之而哀、聽之而樂也，知其爲哀樂而不知其爲哀樂之由。非惟民不知之，而所以使之哀、使之樂者，聖人亦不得而知也。雖然，彼聖人者亦欲制人之喜怒哀樂者也，曰救其始也。天下治亂之端，善惡之理，吉凶悔吝之殊，皆生乎喜怒哀樂，而喜怒哀樂者，發於其心，動於其情，不可以形求，不可以力致者也。天下之事，有可以形求而力致，而刑罰得以威之，號令得以語之，政事得以治之。至於不可形求而力致，而吾無其術以愚而役之，則邪僻乖亂之心得以乘間而入，雖有刑政號令，何所用之？譬之醫者之治病也，病寒邪以陽藥治之，病熱邪以陰藥攻之，此皆切脉觀色，可以形求而力致者也。至夫思念志慮之微，一失其正而喪心失神之患隨之，攻之不能，助之不

可，雖有盧扁無以治之。嗚呼，天下之治不先求其不可形求力致者而御之，刑罰可得而威邪？號令可得而語邪？政事可得而治邪？《宮教集》卷七。

文帝論

世言文帝和親匈奴，及其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以爲文帝仁厚之至，甚非通論。匈奴之陵漢固也，而於文帝爲已甚，帝屈己而優容之，非仁也，勢也。帝之治以略言之曰仁則似矣，觀其犯蹕者有罰法也，而帝必欲殺之以泄其怒；盜環者有誅法也，而帝必欲族之以行其威。帝之於事其小者不能忍如此，彼其二十三年之間，遭匈奴之憑陵，今年寇河南，明年居北地，今年入雲中，明年掠上郡，待之愈寬而寇之愈急，禮之愈下而侮之愈不已，包羞忍恥如此，豈其本心哉！況匈奴嘗殺一都尉，帝即赫然震怒，欲勒兵自將，鼓行而前。當是時，非羣臣切諫於外，太后固要於內，則兵連禍結矣。相其胸中日夜憤惋，求一快意非淺淺也，然卒不與之敵者，非仁也，勢也。帝之時，外有匈奴之憂，內有諸侯之患，諸侯往往尾大於身，指大於臂，包陸梁不軌之心，覷間伺隙，以幸國家之有事。使文帝忘自照之機，懷泄邇之念，掃境內而從事於匈奴，則諸侯之兵必乘虛西向，漢之社稷未可知也。且文帝嘗幸太原，欲北伐匈奴，丞相之兵未及越境而濟北之叛師已起，是其於匈奴之強安得而不少忍也哉！譬猶一身之間，有腹心之患，有膚腠之疾。今有人病方在腹心，未知所以療之之術，而

膚腠之間有不利焉，不能少忍以待腹心之安，悍藥毒石雜然而並進，而膚腠之疾未去而吾之腹心已困，有不速死者幾希矣。此文帝和親匈奴之志也。其後一傳而至孝景，用主父偃之謀分建子弟，而諸侯之勢弱矣。再傳而至於武帝，中國曠然無內顧之憂，於是力征深入，大舉以伐匈奴，匈奴消縮遠遁，甘心歛塞請命於下吏，而終漢之世邊陲無警。嗚呼，漢之爲漢，所以圖匈奴者，何其不苟也哉！

《官教集》卷七。

全宋文卷六〇七四

崔敦禮 九

平江府教授廳壁記

鄉里必有學，學必有師儒，古之制也。周之黨庠術序之法行，仕焉而歸老則教於其鄉，大夫爲士師，士爲少師。由漢至唐，州郡興學，文學博士之員列於僚佐。國朝慶曆間，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論治所先務，慨然詔天下皆得立學。於是設教之職，有可充選者，部使者、郡守許以名聞。熙寧以來，簡置悉由於朝，清其選，號爲外道館閣。姑蘇大郡，先自范文正公出守，割南園之地以創學宮，繼以前輩名儒相承講道，文風之盛濟濟乎，洋洋乎，爲江浙冠，吁，其盛哉！余掌學之明年，諸生合辭以請曰：「學舊無題名，前人名氏將湮沒不傳。今稽之圖籍，自樂圃先生朱伯原而上所可見者五人，又訪之耆老，自林元孚而下繼之三十有五人。雖官資歲月不能盡省，而先後之次皆可考識，願刻諸石以圖永久。」余曰：「子可謂知本矣。」仕於郡者分職而治，夜漏未盡已起，纓弁束衽，詣長官白

事，退則困吏牘，埋沒不得出氣，其所可否關民休戚，甚則繫人之生死。教官抱塵編，對青衿，空談其間，課程無補於簿書，絃歌不應於期會，真若緩不急者，而天下之治亂，風俗之厚薄，其原蓋出乎此。諸儒教導余不得優劣，獨攷其次。安定先生翼之實首居其任。先生所至務以體用之學訓學者，東南之士出其門無慮二千人。其徒劉執中奏事熙寧間，謂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由師之力。今門人在朝，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在外明體適用以教於民逮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出於時不可勝數。當是之時，天下無事，內之風化醇百姓安，外之威靈宣四夷服，治道運行，諸產得宜，思肥土渥，遠近咸撫，固曰上之德，亦一時人材出於先生之門者與有力也。余生乎後時，不獲親而炙之，幸與二三子搜次名氏，因書其事以示後之人，庶乎爲典教之丕式，且亦知教事之爲重云。乾道壬辰冬至日記。《官教集》卷六。

高郵主簿廳壁記

凡人有尺寸才，皆欲隨短長自見，處非其所，類墨墨不得意。若事適當爾，欲開空造有，出意見作可喜事，則拘礙尺度，動輒出位。高郵，淮東壯邑也。邑無丞，簿實贊令事，鈎考外，若監事、若常平，向總於丞號劇煩者，簿悉主辦。紹興辛巳，郡其邑，凡郡之體略備，承事悉分於諸曹，簿所掌唯鈎稽在。余初到官，適逢朝廷布曠大之澤，詔省簿事，圖籍皆庋閣不復用，則所謂簿者乃無毫髮以

見。清晨謁上官，不交一言而退，庭內閑閑，日影布地，時有三子抱書在門，門外彌望菜畦。晚色葱翠，漣漣聞灌溉聲，亦有老農圃時輯杖來談田間占候事。飯餘細履，好風吹衣，且不知身之有我，也，況爲簪笏累乎！廳舊無記，問之老吏，得前任名氏若干人書於壁。《官教集》卷六。

代嚴子文滁州奠枕樓記

乾道元年，疆陲罷兵，烽火撤警，邊民父子，收卷戈甲，歸服田壟。天子軫念兩淮，休養涵育，俾各安宇。二千石能宣主德屬之民，則居者以寧，流者以還，否則境內蕭條，民戚戚不奠厥居。八年某月，滁人闕守，詔用右宣教郎辛侯幼安。至之日，周視郭郭，蕩然成墟，其民編茅籍葦，僑寄於瓦礫之場，廬宿不修，行者露蓋，市無鷄豚，晨夕之須無得。侯慨然作曰：「是可已也耶！自兵休迄今，江以北所在寧輯，鷄鳴犬吠，邑屋相接，而獨滁若是，守土者過也，余何辭！」於是早夜以思，求所以爲安集之計。郡之酤肆，舊頽廢不治，市區寂然，人無以爲樂，侯乃易而新之，曰：「凡邸館所以召和氣，作民之歡心也，非直曰程課入云爾。」即館之傍，築逆旅之邸，宿息屏蔽，罔不畢備，納車聚櫟，各有其所，四方之至者不求，皆予之以歸。自是流逋四來，商旅畢集，人情愉愉，上下綏泰，樂生興事，民用富庶。既又揭樓於邸之上，名之曰「奠枕」，使其民登臨而歌舞之，面城邑之清明，俯閭閻之繁夥，荒陋之氣一洗而空矣。樓成而落之，侯舉酒樓上，屬父老而告曰：「今日之居安

乎？壯者擐甲胄，弱者供轉輸，急呼疾步，勢若星火，時則思太平無事之爲安。水旱相仍，秉耒耜者一墾不得，起糴甚貴，衾裯不易斗粟，時則思豐年樂歲之爲安。驚懼盜賊，困逼於饑饉，蕩析爾土，六親不得相保，時則思按堵樂業之爲安。今疆事清理，年穀順成，連薨比屋之民各復其業，吾與父老登樓以娛樂，東望瓦梁清流關，山川增氣，鬱乎葱葱，前瞻豐山，玩林壑之美，想醉翁之遺風，豈不休哉！」侯喜其政之成，移書二千里，乞余文以爲記。余曰是不可不書也，故爲之書。侯有文武材，偉人也，嘗官朝，名棄疾，幼安其字云。《官教集》卷六。

地藏經文變相圖記

敦禮世居通州，自少時侍家君讀書問詩禮外無他及。常言我先祖慈祥仁厚，出於天性，賑貧恤孤，惟恐不及，護物生命，如護頭目，視物之傷，如其所愛，故通人稱之不以姓以字而曰「放生」。先祖蓋嘗謂佛菩薩中誓願宏闊，莫大於地藏，顯見果報，使人知戒懼修省，莫詳於是經。紹聖間，乃以菩薩相及經文求諸變相，命工繪畫，指授規模，精思講究，數年而有成。既成，刻之佳木，作文以紀其實。於是菩薩救護衆生種種果報揭之圖像，一目而盡，觀相生善，無有蔽惑。靖康以來，其板不存，而所施本復不可得，至今中夜以興，夢寐追想，常恐斯世之不獲見。敦禮聞家君斯言，未嘗不爲深嘆而流涕也。隆興改元之冬，里人陳姓顯名者袖出是畫，且欲獨出己力鏤板而鼎新之。家君展閱披

玩，再拜感泣曰：「此祖遺迹也，散施四方幾數萬本。自失其板，迨今幾四十年，廣求博訪竟不得，不圖今日獲與諸孫羅拜瞻禮。」視其下之文皆腐爛漫滅不可辨，命敦禮誌之。敦禮俯伏敬謝不敢，曰：「我先祖得古佛心法而於佛書無所不讀，讀無不得旨歸，多所著述，皆極至當。敦禮愚無知，不足窺測萬一，安敢補其亡？」家君曰：「因前人之志以成其美而久其傳，善事也，其又何辭？」不獲已，乃追述而爲之言曰：爾時世尊居忉利天，於大圓滿光明等雲中，於檀波羅蜜微妙等音中，廣說地藏菩薩摩訶薩功德不可思議，嘗立大願，欲使罪苦衆生盡成佛境，我然後方成正覺。惟是菩薩，威神誓願，比諸菩薩最爲廣大，世之不知佛者乃以方袍圓頂作菩薩像，列之神祠廟廡間，及於歌唄有一閻王殿臨地獄門」之句，遂使世人生狎劣想。我先祖因得向往，所畫入菩薩本地藏菩薩，實與寶衣天冠之數，復取其經文，章分句析，而作是相。凡處世間，若貴若賤，若愚若智，若長若幼，若大若小，睹此變相，悟諸報於見在世及未來世，塵緣妄想，永斷諸惡，及事理障。不以口腹屠戮物命，不生貪嗔而肆欺忍，并諸罪業，皆悉斷滅，及爲一切，而作方便。應觀是像，作如是觀。《宮教集》卷六。

建康府溧陽縣報恩寺度僧田記

建康府溧陽縣報恩寺，蕭梁天監中所作也。初在縣之西北五十里，元祐間改築於東門外，今其址也。乾道三年，余始卜居是邑，見于寺者惟頽簷腐棟，蛇鼠穿穴，如逃人家，單鉢不陳，像設彫剥，

過者動心焉。五年，衆請蜀道淵住持。淵素爲一方信向，至是慨然以興作爲己任，勤身苦志，不避寒暑，盡力于治。寺門廊殿，經像樓閣，齋庖庫庾，嚴飾略具，鐘唄日聞，粥魚齋鼓之聲不絕。一日，淵與其徒謀曰：「吾支傾補壞，粗成禪席。今將時葺而歲增之，莊嚴殊勝，作大道場，則豈吾力所可獨任？亦賴方來之士心同力全，臂股相用，乃克有濟。而寺素空窶，無以度人，四方之遊者泛然惟傳舍之視，苟不爲之計，寺之興廢未可知也。」乃飭其徒慧如者循諸方例，募置常產，爲度僧局，銖積寸累，得膏腴之田若干畝。凡志于學，利于衆，勞於寺事，則以歲之入度之，設爲科條，至精且密。於是人勸其功，墮者思進，懦者思奮，歡喜踴躍而作佛事。淵猶懼其無以示後之人也，乞余爲之記。吁，佛教之盛於世，非特曰死生禍福之說足以儆動人也，蓋爲之徒者類能維持其法，深計而善殖之，是以至於愈久而不泯也。吾儒之道根於人心，被之天下，若飢食渴飲，不可以一日廢。學吾學者解褐而仕，仕則以道德爲迂闊，以詩、書爲陳腐，無有能長慮遠圖爲名教地者。相薰以此，雖有賢者作，豈易得志于其間哉！余觀淵之用心而有感于吾道也，故爲之書。淳熙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靜海崔敦禮記。《宮教集》卷六。

海虞山寶嚴寺田記

常熟縣之北有海虞山，而西有道場曰寶嚴寺。寺有教院，荒陋不足安衆，又無神靈降依爲之驚動

禍福，以來四方之供，單鉢不陳，像設無饗。余每過之，雖憐而力不至也。一日，主僧德章來謁曰：「吾院有可興之理。邑人劉姓康名者自言其父嘗以報慈、寶嚴及吾院俱貧不能給，欲施田以辦百斛，爲三寺助粥飯。緣生前願力勝追修百倍，是不可墜，乃舍之，如其數而三分焉。今梵宮相望，粥魚齋鼓，泠泠隱隱，振響山谷間，劉氏與有力也。吾將自是莊嚴積累，興無盡供，願求一言記之，以勸來者。」余曰：「近世多田家連亘阡陌，至不可畝計，揚珠擣玉，露積而不收。及其較封洫，辨疆畝，爭尺寸如爭死利害。劉氏除慳舍有，割膏肥之地而作佛事，如執左券樂然付之，略無難色，是可取也矣。」故爲之言。康孝而樂善，其父諱仲榮。《宮教集》卷六。

龔養正芥隱銘

子龔子家于吳門，有室甚隘，促膝不容，舉頭則礙，託而隱焉，名之曰芥。蹙蹙乎，較蟻穴之居，蚊睫之館，僅爲之配。人有過而問曰：「體以養移，氣由居改，孟子所以誇數仞之崇高，少陵所以羨萬間之覆蓋。今子獨不然，抑又何故？」龔子於是撫掌而笑，掉頭而言曰：「吾不然，吾不然，吾豈與子論小大之間哉！子其索我於形骸之外。吾自視斯室空洞疏闊，足以納太虛而包法界。其於川瀆流注，山嶽凝結，反而求之，無乎不在。吾方陶然而居，休然而泰，羅萬象於几案之間，揖八荒於軒戶之內者也。」崔子聞之曰：「芥哉芥哉，龔子其得所隱哉！安而止，俾勿壞。」《宮教集》卷一一。

廣運潭銘

唐天寶紀元之九年，陝郡太守韋堅有請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以運山東之賦，有詔從之。乃絕灞澮，並渭而東，至永豐倉，復與渭合，又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舟。越二年潭成，天子臨幸，嘉焉，錫名「廣運」。竊惟唐都長安，左崤右蜀，沃野千里，所出雖多，所用滋廣，故常轉漕東南之粟以足關中。然歷三門底柱之險，多風波覆溺之虞，楊務廉議鑿棧之役而人被其害，李齊物建開山之請而舟卒不通，裴耀卿議置諸倉而北運亦艱，厥費尤甚。至是乃用堅請，既復舊渠以興遺迹，又鑿巨潭以聚衆艘，連檣挾櫓，舳艫並進，珍奇寶貨，錯雜布列，吹笛鳴鼓，輻輳樓下，都人士女聳觀，可謂偉已。當是時，如崔成甫徒知制得寶之曲，而未能勒銘章以示不朽，回視鄭陂之頌，新豐之碑，得無愧與？敢因闕文而爲之銘曰：

唐受天命，長安是都。國用不給，東南是輸。開元太平，費日滋益。惟是漕渠，議者罔識。有臣曰堅，是究是圖。爰得遺跡，起漢訖隋。乃浚治之，以便糧道。役無淹辰，渠以成告。南絕灞澮，並渭而東。循環周流，會于永豐。層樓屹然，下瞰天府。鑿潭其旁，漕舟所聚。是經是營，大輸東南。萬艘並下，舳艫相銜。篙工柁師，芒屨短袖。連檣挾櫓，鱗次輻輳。有尉成甫，製歌以揚。和者百人，鮮服靚粧。鳴鼓吹笛，來湊樓下。都人駕肩，歡舞嘆訝。天子望見，喜形

于顏。爰賜嘉名，曰廣運潭。時惟耀卿，是興北運。歷時浸久，人以爲病。粵有齊物，鑿山爲門。舟不能入，水益怒奔。猗歟此潭，克紹前古。我作銘詩，勒之岸澚。《官教集》卷一二。

硯 銘

異哉，崔子之硯也！鏤獸以爲模，環山以爲池，獸有炳蔚可見之文，山有清明秀異之姿。斯二者皆象夫君子所爲。異時藻潤邦光，粉飾王席，則出而用，不然且柙而藏之，所謂天在山以蓄德，含其章而發之以時者也。《官教集》卷一二。

鼎 銘

韓子所載《劉師服侯喜彌明聯石鼎》詩，讀之數遍，鼎之形模可以盡得。依倣模畫，爲龍頭豕腹瓜蒂芋萌狀，頗謂得真，以白金令善工就之，著銘其上。銘曰：

制雖古，意則新，玩其器，懷其人。《官教集》卷一二。

御風列子贊

馳駿馬而上峻坂，馬弊則窮；駕輕車而適四方，車折則止。何者？彼其所以行假于物也。至哉！列子御風而行，飄然冠裳，與風適迎，是亦未免于有待也。使風定籟息，則吾不知所以乘。吾聞至人，神動天行，彼其扶太虛，御正氣，游乎八荒之外，則行乎止乎，吾安知所以然哉！《宮教集》卷一二。

張魏公像贊

堂堂魏公，千古之英。名震天下，如雷如霆。世之以成敗論人物者，咸曰公開總戎之府，提百萬之兵，左圖右畫，規模則宏而迄無成，謂公之實，不稱厥聲。抑不知忠許國而有爲，躬任重而不驚，凜凜乎清中原，吞強敵之氣，歷九死而不變，其孰知公之忠精？嗚呼公乎，人安知公之然哉！蓋公之所能者人也，於時則有所不能，此余所以覽遺像而撫膺。乾道二年重午後一日。《宮教集》卷一二。

謗規

人知謗之可憂，我以爲喜之尤；人知謗之可畏，我以爲愛之至。昔者子路，樂聞有過，道入堂奧，德盛名播。鄭有鄉校，謗議沸騰，僑也不毀，其政以成。誹木諫鼓，聖則設之，道路之謗，聖則納之。而今之人，云胡不思，聞譽而悅，聞謗而怒。過則不知，爲禍之助。淤泥生蓮，糞壤成芝，扁扁巧言，得道之資。謗者爲忠，譽者爲諛；謗之爲誠，譽之爲欺。我欲聞謗，而未得之，敢作斯言，以爲《謗規》。《官教集》卷一二。

福建提舉錢公俟墓誌〔二〕 淳熙六年十二月

淳熙五年夏五月，朝請郎、提舉福建常平茶事錢公以疾卒于家。越明年冬，公弟秘閣脩撰、福建路轉運副使佃以書來曰：「先兄葬有日矣，嫂氏圖所以託不朽者，聚族黨而謀之，咸以子宜。諸孤不敢違杖而走，敢請。」某捧書泣曰：「某幸託公門，辱平昔之愛厚，今當銘公墓，雖哀甚，文不能緒，亦何敢不力？顧念銘所以信後世者，以其公爾，今取諸姻親之私，得無以某故反鬱公德美，亡以畀後人。」以告脩撰，脩撰反命曰：「事問可傳不可傳，言問可信不可信，何疑親爲，且前輩鉅公爲此可

考也。」某矍然不敢當，益謝不獲，則序而銘之。公諱俟，字廷碩，一字惟大。其先吳越王疏屬，有賜田居常熟之李墓者，故世爲平江常熟人。曾祖仁貴，不仕；祖衍，累贈右朝議大夫；父觀復，嘗爲尚書戶部員外郎，累贈通奉大夫。公自少穎異，讀書不求涉獵，務極源底。戶部公既及全盛，時從諸老游，窺其堂奧，於《易》學猶深。公既盡聞餘論，又擔簦負篋追四方名儒，講道理，問經義，嘗受《春秋》於師古先生，遂盡通其旨，蓋公之學非利祿計者也。甫弱冠，從鄉進士舉，考官徐良能見其文不凡，有本源，意必老儒，曾多識前輩，遂以爲選首。啓封乃公，大驚異之。公自是聲發騤騤，游上庠，率占前等，厥稱譁然。紹興二十一年中乙科，授迪功郎，調紹興府山陰尉。未赴，丁戶部憂，未終喪，丁太夫人憂，公率其昆弟執哀幾毀。免喪期年，始求仕，授泰州州學教授。自一命閱十餘年而僅得祿，同時流輩悉清顯矣，公貌夷氣粹，益和且平。泰兵後，庠序不治，然士子聞公名，樂公之來，相與接踵來歸，充溢于門。公發明經義，貶異植正，學者往往優游厭飫，得通其意。會時議省兩淮冗員，教官在省中，士子羣詣請留，守上其事獲請，泰講席賴公獨不廢。乾道二年任滿，以薦格轉從政郎，召除太學正。公從容學省，斂以靜晦，人莫窺其涯際。五年考滿，以訓導有勞改宣教郎。六年除宗正寺主簿，以書賞轉奉議郎。七年遷太府寺丞，未幾兼倉部郎中。始，人皆以公儒者，不嫻於吏，及司出納，掌儲峙，簡明精密，咸就條理，方知公爲有用之才也。是年轉承議郎。八年遷宗正寺丞，以丐外得請知袁州。九年轉朝奉郎，未赴郡。淳熙二年以秘書丞起于家。公有庠序名，又徊翔中都，衆望久屬館閣，任人物者屢以言，欲上輒止，至是士論謂宜。既而兼權司封郎官，適慶壽肆賫，

曹事紛委，公酬答裕如，事以畢舉。引同列嫌罷，權除秘書省著作郎，轉朝散郎。四年，除將作少監，轉朝議郎。五年，以疾請，除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方待對而卒。公清方篤誠，明白純粹，居無一語妄，亦不能曲密。處己接物，氣仁色溫，至論古今，辨是非，議論奮發，扶正疾邪，有凜然不可犯之色。與人交，遇所合輒傾倒見肺肝，至非其與，一壁絕外之。其學師友淵源，於經術必究其微言大法，其文簡深安重，專慕柳子厚之風。平生無他嗜好，於世事雖服食亦不問，自旦至暮悉沉冥於文史。藏書數千卷，朱墨精謹，皆手自校，夜漏盡三十刻猶青燈熒然，聞誦書聲。已而援琴撫曲，家人知其將寢。雖至老亦然。居家撫昆弟，怡怡侃侃，無一毫間言。仕中都事趨競，當路僅脩常禮，未嘗前交一談。達官以故嘗一詣之，客衆不得道款密，終其去不再往。是以回旋委蛇，卒不大振。然而其自視仰無愧，俯無忤，孔子所謂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者。至其終無一語及家事，談笑不亂，安坐而逝。自非踐履實地，合於誠明之學，詎能然歟？平生所著，葺其遺藁得文集五卷、諸經講解十卷、《易說》三卷，藏于家。公娶同郡馬氏，封安人。三子：曰懷忠，曰言忠，曰作忠。其伯仲嘗以國學薦試南宮，皆力學能文，有志持門戶者。二女，長適某，次適迪功郎、臨安縣尉陳紳。始，公懷宜春太守章還家上冢，指其東麓曰：他日必葬我于此，毋令遠吾親也。諸孤從其志，以淳熙六年十二月七日歸公縣虞山戶部塋之側。其銘曰：

賦之厚矣，而易艱其施；仕之亨矣，而易戾其宜。學不陪細旃之論，文不登清廟之詩。與隨而夷，寧介而跼。衆趨我違，迄止于斯。嗚呼，刻銘幽宮，于以昭之。《官教集》卷一一。

〔二〕按：《海虞文徵》卷一九、《虞邑遺文錄》卷二等署崔敦詩作。

代祭陳運使文

惟公德粹而夷，行和而恭。魁然重厚，長者之風。問學之源，則有所從。了翁之門，默堂之宗。早躋朝行，厥問顯融。璧水是師，金閨是通。命登宰寮，紀綱彌縫。命掌掖垣，卓然詞雄。僉曰宜哉，金鼇之宮。公謂不然，予惟外庸。其車皇皇，于江之東。尚期還歸，克暢厥功。云何天奪，夜舟俄空。念茲同寅，周旋從容。十日不見，奄然長終。顧視陳迹，揮涕沾胸。歌此奠詩，以告我衷。

《宮教集》卷一一。

祭陳運使文

惟公奧學本於家傳，鉅材見於時用。外臺將指，方持金節之華；遊水興嗟，遽赴玉樓之召。咽悲笳於曉日，拂歸旒於秋風。酌以清樽，敬致靈輶之奠；潛然哀涕，爲同行路之傷。《宮教集》卷一二。

代祭林樞密文

惟公醇明碩大，端介直方。於仁則柔，於義則剛。其柔維何，政安且平。分麾乘輅，父母其稱。其剛維何，不畏彊禦。洪樞宥府，委焉如屣。公之退休，凜乎高風。優游樂康，八十而終。念嘗相從，閩海之涯。綢繆話言，有偉其辭。云何一別，遂隔生死。寓哀往奠，嗚呼亡矣。《官教集》卷一二。

祭梁憲恭人文

端良之德，令淑之姿。克昌高門，婦道有輝。富貴康艾，百年其期。奄斯淪沒，聞者嗟咨。清酤薄奠，魂其歆之。《官教集》卷一二。

平江府錢丘知府致語

分符出守，褰帷行茂苑之春；鼓棹言旋，瀉練泝澄江之月。屈蘭舟而少駐，張綺席以傾歡。恭惟知府盛德照人，英標絕俗。風清御道，奉旌旗玉輅之輝；日近帝城，擁車騎朱幡之貴。坐堂精敏，森

戟優閒。面千里之湖山，享萬家之風月。領齋燕寢，方收坐嘯之功；珍館勝遊，遽動歸來之興。簞壺遮路，簫鼓沸天。行車喧卧轍之民，華宴萃盃簪之旅。折平沙之煙柳，曲盡挽留；置甫里之盃觴，何辭徑醉。云云。

薰風捲旆趣歸程，十萬兒啼滿路聲。別恨江楓煙雨暝，愁雲沙草晚波平。毀鞭莫遂留行意，開宴聊伸戀德情。從此吳人頌遺愛，棠陰千里日敷榮。《永樂大典》卷一九九九九。（以上黃錦君校點）

全宋文卷六〇七五

舒邦佐一

舒邦佐（一一三七——一二一四），字輔國，後更字平叔，隆興府靖安（今江西靖安）人。淳熙八年進士，初調鄂州蒲圻簿，改潭州善化簿，遷衡州錄事參軍。所至以廉稱，甚得民心。紹熙五年，以疾告歸。嘉定七年卒，年七十八。有《雙峰猥稿》九卷。事跡見李大異《故致政通直舒公墓誌銘》（抄本《雙峰猥稿》卷末）。

本書所收舒邦佐文，以清道光二十九年其裔孫舒化民等刻本《雙峰猥稿》爲底本，參校重慶圖書館藏清初查慎行校補抄本（簡稱查校本）。原集合文八卷，今重加編次，仍釐爲八卷。

雪岸蘂梅發賦

臘意將盡，春容未回。鋪兩岸之寒雪，發數叢之野梅。零亂飛花，繞長堤而交映；橫斜疏影，環淺水以先開。于時上天同雲，季冬之月，初凝筆凍以呵指，又訝窗寒之徹骨。卷簾一望，幾如柳絮之

飄；策蹇相尋，遙認瓊花之發。萬瓦漫漫，憑闌細看。山失青絲之嶂，松添白粉之團。點破柳梢兮沙鷺未宿，橫拖江滸兮三龍不蟠。披得一蓑歸來，問誰善畫？開向百花頭上，特地凌寒。但見肌體斲冰，丰姿翦水。一朵兩朵，已自清徹；南枝北枝，轉添妍美。踏雪遂欲同觀，無酒不如歸已。欲成三絕，請素娥臨靜夜之中；開了一枝，信老杜詠前村之裏。大抵有雪無梅，冷落太甚；有梅無雪，精神未充。今也雖竹外之更好，幸橋邊之未融。青女自欣于得侶，梅仙時探于芳叢。任飄酒店歌樓，暗香時度；相伴竹籬茅舍，清致應同。彼有榴雖夏以堪攀，蓮雖秋而可折，無乃施朱而太赤，未免趨炎而附熱。孰若此萬卉凋零，千巖凍折。方碎玉之拋擲，忽寒枝之清絕。肯同國豔之爭春，誰似梅梢之映雪？遂使竹頭壓白，願同入于畫圖；柳眼偷青，記相逢之時節。雅好獸炭爐，圍銷金帳垂。烏雲斜插半縷，白雪聽歌小詞。邀滕六而且住，挽殷七以同嬉。酒盞莫教于乾了，醉鄉舍此以何之？休問壽陽之粧，爲他誇美；且泛剡溪之棹，乘興何疑？噫！遇雨則粉淚交垂，對日則素容獨燦。終未若冰肌玉骨之照世，綃帶銀盃之繞岸。梅共雪以交輝，留此風光之一段。《雙峰猥稿》卷九。

孫仙賦

涼風發軔，老火回鞭。兔影在地，鵲橋造天。舒子倚胡床而假寐，欬騰踏于雲烟。覩一真人，騎羽鶴而著帽，號李唐之孫仙。舒子順下風而請曰：「幼聞名方，取諸龍淵。千金莫酬，散落人間。丐

我真訣兮，如西山之靈劑而可以生羽，如菖蒲之九節而可以延年。」孫仙拍手而笑，曰：「子徒知我，而不知我濟世之有真詮。作爲詞章，子美之詩瘡鬼逐，陳琳之檄頭風痊。立爲名節，不餌松柏而敵其操，不服金石而踰其堅。上諫坡也，傳說之命眩若藥，陸贄之言炳若丹。師成均也，酌東坡之黃昏湯，醫儒生之自聖癲。玉節浮湘，議讞無冤。刮剔民瘼，以撫以憐。扶持老稚，以耕以畋。是將承風入相兮，壽國脉于周年之卜，還元氣于堯曆之前。又將傲睨此世兮，陋絳人甲子之四百，閱莊木春秋之八千。子如再拜而請，將施子以九轉丹砂兮，換凡骨而插羽翰。將洗子以沆瀣真英兮，擊枯枿而爲清鮮。去不步武，子宜勉旃！」言未既，欬焉夢醒，鄰雞喔然。譙樓催曉，畫角喧傳。起而四望，瑞藹蟬聯；出而四顧，車馬駢闐。持龜捧鶴，雜遝後先。問之云何使者，孫公門有弧懸。築壽基，將亘維南之衡嶽；斟壽斚，將吸不盡之湘川。予乃悟曰：「是夢也，茲其所以爲孫公之祥也耶？」援筆而賦，獻諸所筵。《雙峰猥稿》卷九。

賀天申節表

舜絃奏五，方歌長養之風；漢嶽呼三，適際誕彌之月。歡騰萬宇，慶洽兩宮。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大德難名，成功不有。丁躔呈瑞，仰符南極之占；亥首紀年，俯協絳人之數。竊窺帝命，可卜皇齡。况茲付託之得人，專以逍遙而養性。壺中不老，物外長春。臣身繫熊湘，心馳象闕。未央奉卮之祝，

雖莫綴于清班；凌烟置酒之歡，甚喜傳于盛事。《雙峰猥稿》卷一。

壽皇傳位賀表

孝心日致，思釋重負以養親；宸斷天行，故舉大寶而與子。綿洪有託，定省無違。臣聞漢殿未央，自此莫聞于善繼；唐宮興慶，後來弗見于相傳。豈如自紹興而距淳熙，以重華而光德壽？恭惟陛下英明獨運，仁愛兼全，措六合安若覆盂，視萬乘真如脫屣。而況上奉長年之聖母，下觀好學之神孫。聚四世于一堂，聽三呼于九陛。邦家甚盛，編簡未聞。臣遠竊守符，莫陪班綴。王季爲父，武王爲子，深知文后之無憂；帝堯作典，大禹作謨，敢請虞書之兼載。《雙峰猥稿》卷一。

登極賀表

皇圖有託，慈極親傳，增二典之光華，成兩朝之揖遜。古今罕見，夷夏交歡。恭惟陛下天開濬哲之資，日就緝熙之學。青宮主器，翕然民望之歸；黃屋受圖，久矣聖模之定。月取三陽之泰，明瞻兩作之離。矧父作子述之同時，自祖武孫謀之疊見。若堯、舜、禹相傳于古，則昭合而無殊；如睿、玄、肅親授于唐，殆同名而異實。道光三聖，法守一家。重修侍膳之前規，再論執中之數語。臣濫叨

分守，尚阻趨班。頃慚四皓之從游，敢言羽就；今睹六龍之乘御，但切雲從。《雙峰猥稿》卷一。又見同治《靖安縣志》卷一二。

壽成皇后賀牋

道訪仝山，授以震男之位；禮隆媯汭，稱乎坤母之尊。慶藹內庭，懽騰外宇。恭惟殿下資全慈儉，性體靜專。澣服示先，蚤著嬪京之譽；褰裳而去，助成與子之謀。母儀后德之俱全，古往今來而罕有。臣濫叨分守，遂阻趨班。太姜、太姒而太任，知僅配三宮之德；若堯若舜而若禹，豈惟觀一道之傳！《雙峰猥稿》卷一。

謝赦表

瞻風雲之從，正是飛天之日；觀雷雨之作，況當赦過之時。丹宸施仁，端門肆靑。恭惟陛下堯慈舜孝，禹儉湯寬。離方作于兩明，網悉開於三面。與民更始，其命維新。囹圄空虛，幾絕一人之獄；吏民踴躍，交騰萬歲之呼。率土之濱，配天其澤。臣敢不恭敷實惠，靡事虛文。方春日下寬大之書，幸逢布德；今長沙非狹小之地，悉俾沾恩。《雙峰猥稿》卷一。

貢銀奏

六位時乘，德已同于乾健；四方來賀，貢敢效於坤珍。前件物精白弗渝，堅剛方貴。金陳荆壤，雖慚惟品之三；人祝華封，願久重明之兩。《雙峰猥稿》卷一。

壽皇冊皇后賀表

聖人大寶曰位，既已光傳；天下之本在家，尤宜正始。爰示嗣皇之訓，俾明中閭之儀。龜筮協從，神靈歡喜。恭惟太上皇帝陛下不以位爲樂，思與天爲徒。盡道事親，貽謀翼子。謂扶桑升日，光臨諸夏之初；而仙李盤根，直正長秋之號。想婦道更修于孝道，而綸衣兼舞於斑衣。臣濫領使華，獲覩邦禮。禹謨舜典，豈惟觀一道之同；《麟趾》《關雎》，願宣布三宮之化。《雙峰猥稿》卷一。

皇帝賀表

有夏承虞，已光臨于大寶；塗山翼禹，宜首正于中宮。既婦道之俱全，又慈皇之親命。家齊國

治，神福民和。恭惟陛下德冠百王，統傳千載。念人心道心之論，雖相授以執中；然《周南》、《召南》之風，尤有資於治內。爰闡塗椒之貴，俾符指李之祥。奉甘旨于二宮，正乾坤之兩位。臣獲觀盛事，阻造清班。文王至內門而日三，想已同于問寢；太姒嗣徽音而斯百，更請祝于多男。《雙峰猥稿》卷一。

皇后賀牋

舜典禹謨，有光三聖；《關雎》《麟趾》，正始《二南》。恭惟殿下性體謙仁，躬行清靜。乾出庶物，坤上應以無疆；日宗衆陽，月遡明而並照。贊五日一朝之禮，爲萬年千載之歡。臣將漕有行，趨班無自。家齊國治，已新王化之基；地察天明，益助吾君之孝。《雙峰猥稿》卷一。

會慶節賀表

帝命無疆，甲子又新于六十；臣心請祝，春秋爭指于八千。震動地之歡聲，壯後天之難老。恭惟陛下道隆今古，德冠帝王。厚澤深仁，無非種福；長生久視，自格與齡。矧虹渚之呈祥，尤乾元之介意。十月是爲良月，小春恰應長春。盡還禹甸之山川，不老堯天之日月。蘿圖增固，椿算俱高。臣自

遠宸庭，濫將使節。身馳原隰，難持於萬之觴；夢繞觚稜，惟祝呼三之嶽。《雙峰猥稿》卷一。

高宗梓宮發引皇帝慰表

八音遏密，咸奉堯喪；萬壑爭流，姑從禹葬。龍輅卽路，龜日就陵。竊惟大行太上皇帝功光祖宗，德參天地。非心黃屋，共知脫屣之高；乘彼白雲，忽報攀髯之斷。恭惟陛下欲極三年之制，難逾七月之期。目送稽山，忍見登仙之仗；心摧前殿，空餘上壽之卮。愁慕轉深，涕淚俱下。願少寬于聖抱，用大慰于羣情。《雙峰猥稿》卷一。

謝郊赦表

饗帝於郊，已驗節風之應；配天其澤，要同解雨之流。令出端門，懽騰率土。恭惟陛下至誠贊化，明德惟馨。自膺大寶之傳，方展圓壇之禮。慶陰陰而靈至，音粥粥而事成。介萬壽於漢卮，開三面於湯網。賞行軍悅，罪宥囹空。凡沾曠蕩之恩，悉拜生成之賜。臣濫分禹甸，寅奉堯言。福不自祈，深識自天之實；惠當周布，肯令挂壁之虛！《雙峰猥稿》卷一。

謝賜曆日表

曆數在躬，亦久聞于禹命；歲月無易，行方謹於夏時。恭拜成書，敢云故事。恭惟陛下誠參化育，幽贊神明。雖自得裁成輔相之宜，然必謹析因夷隩之令。閏從卯置，候將應於春遲；歲以子名，位又逢于數始。臣識清臺之密課，感丹宸之授時。蟄戶初開，豈但勉三農之務？雁峰回去，亦無令二社之差。《雙峰猥稿》卷一。又見同治《靖安縣志》卷一一。

皇帝誕孫賀表

天睽炎圖，蚤聞與子；祥開朱邸，新見抱孫。歡動華夷，福綿宗社。竊以漢室畫堂之慶，宣帝喜而自名；唐家內樂之留，玄宗爲之臨澡。然未有甘旨奉兩宮之日，誕彌成五世之歡。惟我熙朝，藹然盛事。恭惟陛下以仁保國，以孝事親。西被東漸，德汪洋于禹甸；山輝海潤，人歌詠於啓賢。肆時賢王，茂毓豳嗣。蕃衍盛大，胄益繼于神明；安富尊榮，國自同于箕翼。臣身馳周隰，心戀漢庭。嵩嶽三呼，莫與捧觴之列；本支百世，第知過曆之期。《雙峰猥稿》卷一。

皇后賀牋

曉望震宮，徧藹鬱葱之氣；香飄丙殿，忻聞誕育之祥。國祚無疆，天顏有喜。恭惟殿下坤承乾而作配，月並日而爲明。方觀綵服之嬉，更喜綠車之慶。曉間安而晝視膳，繇助孝於兩宮；上承祖而下抱孫，遂全歡於五世。慈仁昭假，嗣續蕃昌。臣迹阻三湘，神馳九陛。望雲切矣，莫捧漢庭於萬之觴；就日視之，惟想唐帝見三之喜。《雙峰猥稿》卷一。

壽皇賀表

睠自天心，佑無疆之大曆；瑞呈王佐，生有道之曾孫。慶藹宮闈，歡均海宇。恭惟陛下垂衣治久，脫屣功高。在位三十年，無非積累；爲春八千歲，坐看雲初。漢家隆準之孫，虞舜重瞳之胄。宜畫堂之交賀，致太史之疊書。臣假漢節以遄驅，與周邦而咸喜。三聖相授，幸觀揖遜之傳；五世其昌，更睹延洪之慶。《雙峰猥稿》卷一。

壽聖皇太后加尊號賀牋

常珍屆壽，有綿慶祉之長；縷玉歸尊，於赫德名之大。彌文已就，景鑠無前。恭惟殿下德邁姜嫄，功高文母。儼尊皇極，親觀三聖之傳；燕處大庭，坐受兩朝之養。惟慈與福，既備且隆。勒四字以昭陳，肅九旒而親上。典儀具舉，簡牒增光。臣兼領詳刑，逖聞盛禮。瑤池宴啓，想大集于西崑；金籙名標，願永題於南斗。《雙峰猥稿》卷一。

壽皇賀表

壽從天格，增羨親庭；法自家傳，顯揚禮典。慶先宮禁，喜洽華夸。恭惟陛下至德難名，成功不有。行堯之道，已重協帝之華；薦禹於天，退遂承顏之樂。兩宮密邇，八秩康寧。門榜雙起，射黃金而昔著；德名四美，鏤白玉以全彰。作述同心，鋪張廣孝。臣神馳霄漢，跡阻湖湘。萬壽無疆，敢借嶽山而稱壽；一書不已，願磨浯石以屢書。《雙峰猥稿》卷一。

今上賀表

堯母與齡，夙安燕翼；湯孫鏤典，增衍鴻徽。慶洽內庭，歡騰外宇。恭惟陛下體天行健，繼日重明。揖遜紹承，備憂勤於五載；旨甘調適，思娛悅於重親。年之艾耆，天所祐助。隆慈爲寶，備福有基。宮名舜孝之光，德譽禹勤之廣。雙親偕老，仍首酌於玉卮；萬乘儼臨，茲肅陳于寶冊。京城父老之相語，伊古簡編之未聞。臣猥領使華，欣聞邦禮。拱辰之北，雖莫綴於賀班；自湖以南，願廣宣於孝治。《雙峰猥稿》卷一。

壽成皇后賀牋

德劭年高，國修美報；姑慈婦順，天相孝誠。禮達重闈，歡周萬宇。恭惟殿下與天齊久，並日常明。自偕老于重華，每承顏于慈福。當年鏤玉，已同文子之恭；今日雕珉，復戒湯孫之孝。善并美具，順備喜藂。臣濫廁觀風，逖聞成禮。讀嬪虞之典，久知良史之成；作媚姜之詩，願備太師之采。

《雙峰猥稿》卷一。

皇后賀牋

名顯德彰，禮行重慶；家齊國治，化始《二南》。觀瞻有孚，內外胥慶。恭惟陛下祥推指李，貴擁塗椒。念舜禹相傳，本親承於唐帝；今姒妊協養，當思媚於周姜。開八秩之修齡，贊九旒之展采。隆稱昭揭，嘉況畢臻。臣側聽上儀，竊知內助。從臣花覆，固慚拱北之親；壽嶽山呼，尚有維南之獻。《雙峰猥稿》卷一。

謝賜曆日表 一

道運陰陽，妙雖歸於丹扆；農知早晚，課必待於清臺。恭拜成書，仰銜大德。恭惟陛下曆稽堯命，政法舜齊。水火金木之修，功歌六府；日月星辰之次，紀錫九疇。爰正夏時，遠頒禹甸。臣敢不甫先時授，肅勵司存？正月始和，已戒布刑之象；孟秋既至，更令斷獄之平。《雙峰猥稿》卷一。

謝賜曆日表 二

五紀順行，禹疇九叙。四時底定，堯曆新頒。吏謹夙宵，民知早晚。恭惟陛下誠參化育，幽贊神明。歲次會寅，豈有孟陬之殄？閏餘歸亥，且無大火之流。象察璿璣，候調玉燭。臣敢不首思布朔，次務競辰？民慮食艱，當順春而發廩；田須旱備，更先夏以瀦池。《雙峰猥稿》卷一。

謝到任表

索粟長安，媿乏絲毫之補；分符蒸水，誤膺綸綍之榮。初見吏民，具宣詔令，告以朝廷所遣吏之意，是皆聖主不忘遠之心。莫不懽欣，至於鼓舞。伏念臣性天竊薄，材地荒疏。徒遠紹於箕裘，遂叨塵於簪組。半生州縣，微善最之可書；二載京都，俾權酷而奚益？敢云假寵，試以專城。弟守嶺陬，既接雁行之近；親霑祿養，又安烏哺之情。在臣之私，於計良便。惟郡號重湖繁劇之所，而路當二廣往來之衝。旁列兩臺，政拙易於呈露；籍惟五邑，財乏窘於枝梧。矧多谿洞之錯居，尤欲羈縻於有道。於焉分土，惕若臨淵。茲蓋伏遇陛下執舜之中，敷禹之命。每貴西京之治璽，必書貞觀之屏風。知臣久在塵埃，備識里閭之情僞；念臣服勤畎畝，必知稼穡之艱難。特借寵光，俾塵任使。臣敢不勉

思一得，圖報萬分。疏導恩波，接湘流而無際；布宣聖德，與衡嶽以俱高。但使民之安居，實爲臣之報國。《雙峰猥稿》卷一。又見同治《靖安縣志》卷一二。

進麩金土布狀

臣竊惟夏禹之書，詳及衡陽之貢。厥篚有組，厥品惟金。幸再逢襲爵之朝，詎敢忘任土之制。前件物珍從天產，織迺人爲。列在外庭，請備賜衣之費；藏之內府，願爲鑄鼎之資。《雙峰猥稿》卷一。

全宋文卷六〇七六

舒邦佐 二

賀周樞使遷右相啓

恭審升從樞府，晉秉台衡。雖聖主詳于用賢，非苟片言之合；然天下望其爲相，已恨十年之遲。想見舜、湯選衆之初，如聽文、富宣麻之日。君子更相而稱慶，國人鼓舞以交懽。某官道粹聖賢，文追盤誥。其外如春風和氣，潤萬物而無聲；其中如泰華嵩高，更千變而不動。早聞簡注，直上清華。奈何正邪冰炭之殊，遂起漁釣江湖之興。身退歸而名愈白，民思切而上趣還。泊重入于脩門，宜即登于潭府。燒椽燭而書天詔，尚借筆于二蘇；本兵柄而破賊心，又托威于一范。衆僉維巖之久矣，公如止水之澹然。果出前旒，亟登上袞。勃處右而作相，用振家聲；旦居左而爲師，行光世績。本以平生涵養之地，播爲元宰造化之鈞。治體重輕，人材純駁，運之掌上，探若囊中。自此內脩而外攘，可以朝行而暮效。矧一代詞章之主，皆謂文忠之後身；而三台品位之榮，又過廬陵之前美。豈特天開于我

宋，是將地重于江西。某側聽傳郵，喜至折屐。聞正人之爰立，知公道之盛行。函貢鱗封，先述四方之公論；屢成燕賀，後輸一己之私誠。《雙峰猥稿》卷二。又見同治《靖安縣志》卷一二。

賀程帥加待制三任隆興啓

恭審升華紫禁，因任洪都。三錫之榮，蓋未聞于南國；次對之貴，又峻陟于西清。匪睠上衷，曷褒異數！竊以久任之法，在昔非無。寇君願借于一年，止爲請留而少駐；黃霸雖稱于八載，蓋亦既去而復來。未有大書特書而屢書，遂至一命再命而三命。某官量吞雲夢之八九，學高洙泗之三千。蚤結宸旒，徧儀朝路。雍容卿列，少留惟月之班；封駁瑣闥，大展回天之力。不肯尺枉，力求外庸。自作南州之主人，甚慰西江之父老。化默行于几席，民自得于湖山。百萬之賦請蠲，蓋爲邦而固本；分毫之罪不貸，思戢吏以全民。一意行寬大之書，衆口滿循良之譽。上欲召用，僉曰允諧。又恐斯人之失依，寧爲大才而少屈。擢居侍從之地，如親咫尺之天。既以慰其戀闕之思，又以寵其殿邦之績。只恐繭絲保障，難留舟楫鹽梅。即聽賜環，靡容卧轍。某音傳天上，喜躍湘中。念昔蒙賞音于山水之間，而今有敝廬在帡幪之下，感既深而喜亦極，言有盡而意無窮。望滕閣之驚飛，難陪客從；附衡陽之雁去，敢以書先。《雙峰猥稿》卷二。又見康熙《西江志》卷一七三，雍正《江西通志》卷一四〇，同治《靖安縣志》卷一一。

賀王相除觀文殿學士判衢州啓

恭審力辭上宰，出判輔藩。前相位十數公，未有此得君之久；去王畿五百里，何忽膺分陝之除？得非了天下于笑談，便欲輕人間之富貴？雖以明天子欲留不可，加之大學士式寵其行，郡民甚懽，國計似左。某官端抱致君堯舜之學，不數中興丙魏之聲。置諸左右者幾年，徧持文武之二柄。惟其輔贊之藏用，了無形跡之可窺，是以聲色之不勞，端坐廟堂而自定。何拂衣去三公之位，乃建纛當八面之衢。雖云白葉流根，并京蒙福；豈若昂首低尾，爲王留行。所忻太末之區，甚邇東陽之壤。枌榆在望，何殊畫錦之榮；尊鱸難留，皆竚青氈之復。某素依鈞播，驟聽郵傳。浩嘆再三，可恨無人安長者之側；誦詩數四，惟祝有袞迎我公之歸。《雙峰猥稿》卷二。

賀留右相啓

恭審命出大庭，位陞右席。有能奮庸，使宅百揆。公論久歸，旁求俊彥。啓迪後人，茲時尤切。宜文、富宣麻之日，在舜、禹內禪之初。衆望獲從，懽聲交作。某官春風四海，砥柱中流。伯夷得聖人之清，伊尹任天下之重。雪山初去，携清獻之琴龜；宣室歸來，運留侯之帷幄。久積瞻巖之望，況

逢脫屣之時。文王丕顯，武王丕承，豈不選賢而遺後？周公爲師，召公爲保，果聞夾輔以成勳。爲治不在多言，其法可以傳後。以子之聖繼父之聖，固無二道之相違；欲今之安如昔之安，惟此一言而自定。矧大匠乃掄材之舊，而良醫挾已試之方。輔翼兩朝，光華五典。某素依鈞播，喜聽郵傳。應龍翔而雲霧從，共慶千齡之會；大厦成而燕雀賀，敢爲一己之私！《雙峰猥稿》卷二。

賀李給事啓

恭審青瑣虛員，丹宸有詔。擢西掖發揮之妙，正東臺封駁之司。仰惟仙李之騰芳，粵在皇唐而爲盛。舍人如嶠，大號令多主爲之；給事若藩，批制勅所不便者。洎來我宋，益茂孫枝。觀今日選除之新，備當家先後之美。可無素尺，往候黃扉。某官雲錦織裳，玉匙啓鑰。深天地以潛之學，引星辰而上之文。少年唾取于兩科，一日名宣于四海。自表儀于朝著，以翰墨爲官階。東觀讀未見之書，石室細不刊之史。坐黃昏而紫薇是伴，已影綸省之纓；當半夜而金蓮照歸，兼直玉堂之印。人一得之而皆稱佛世，公兼有此則可謂冰銜。更膺晝接之榮，亟正夕郎之拜。卻詞頭已高前日，還詔書何憚今時？論事少假于回天，若早必資于作雨。某登龍跡阻，賀燕情深。顧公儒者之詩，雖未賡于山谷；李門喜色之句，先請詠于少陵。《雙峰猥稿》卷二。

賀中書鄭舍人啓

恭審擢於右史，職乃西垣。綸閣坐對於紫薇，官雖不缺；蟾窟首攀于丹桂，人則罕逢。何幸鳳閣之新除，忽得龍頭之高選。才與位而相稱，今視古以增榮。某官晁、董聲名，歐、蘇詞翰。斗魁多士，謂橫翔捷出而乃宜；砥柱吾心，何難進易退之甚武。方讀四庫之未見，忽棄六轡以周詢。詩酒忘勞，湖山供笑。衆恐環轍之將老，公如古井之不波。頓悟前旒，亟頒召節。坐錦窠而應郎宿，夾香案而侍玉皇。更惜是是非非之書，來演灝灝噩噩之訓。在昔泰陵之初政，嘗睹東坡之召還。亦如是而三遷，不少差于一職。擬人至此，盛事譁然。畋作舍人，何憚詔書之旁午；覃爲宰相，始知經術之賅深。大振家聲，增光朝路。某速郵以告，賀厦無從。大冊高文，行觀修五鳳之手；宣心寫意，敢先陳雙鯉之書。《雙峰猥稿》卷二。

賀薛補闕啓

恭審帝命甚新，諫員復舊。惟山甫能補袞之闕，親擢何先；蓋廣德論乘船之危，家聲素直。既賀清朝之舍己，又喜上坡之有人。竊以九天從諫如從繩，羣公憂國如憂己。凡有忠嘉而必告，尚虞遺闕

之不無。況前代尚以此名官，暨本朝始從而更制。今欲裨于丹扆，當盡復于青氈。仍稽建白之章，首選公清之士。衆多睥睨，公獨掀騰。某官雋望隆名，光芒星斗。清規勁節，照映冰霜。早迪簡于王庭，遂編摩于樞府。今日不云無過而稱補過，君子豈肯當言而不盡言。箴必補于六條，綫深藏于五色。彌縫政治，綴緝綱維。矧于唐世以觀之，亦以薛登而處此。彼小而論士子之弊，猶且傳今；此大焉格君心之非，自能越古。行且冠七人之列，豈徒增一姓之光。某除目初傳，懦衷尤激。歸鴻可繫，敢略陳賀厦之書；櫻鱗非難，行聽上積薪之疏。《雙峰猥稿》卷二。

賀王侍郎除待制知隆興啓

恭審光膺紫詔，榮鎮洪都。峻西清次對之班，增南國元戎之重。且四海日望衣冠之從吉，而九天數詢歲月之及期。宜奏祥琴，亟頒召節。斯民在襟帶江湖之地，有田不秋；明公挾康濟宇宙之才，視人猶溺。少屈于外，以蘇此方。某官直氣敢言，剛腸疾惡。爭是非于萬乘威嚴之所，擊奸慝于衆人趨附之時。烏府早登，抨彈不避；螭坳旋立，言動必書。掌帝制而對紫薇，陟天官而比金鏡。茲淹三載，遂拜十連。霞落驚孤之辭，恍疑舊筆；春生秋殺之政，殆是前身。載瞻滕閣之遺規，應記王氈之舊物。恐難稽于分闕，當即賀于宣麻。某側聽傳郵，喜至折屐。念北闕朝天之路，曾覩後塵；望西山

二。又見康熙《西江志》卷一七三。

賀張侍郎加殿撰知紹興府啓

恭審陞華書殿，出鎮輔藩。朝登巨賢，已在簪筆持橐之列；國有大故，遂總方伯連帥之權。十乘光臨，百爲具舉。某官材周世用，識洞幾先。貫日孤忠，傳紫巖之衣鉢；潛天妙學，得南軒之根源。雖公相故是家傳，然富貴皆吾自取。周詢浙部，何忝埋輪之綱；尹正神京，不作畫眉之敝。扁舟忽去，一節召歸。還天禁之從班，掌地官之大計。惟稽山之萬壑，似漢家之五陵。方歎此羣工血指之羞，遂屈于族庖更刀之後。既別盤根之利，益知游刃之餘。諒即袞歸，豈止氈復！展大丈夫平生之志，了先丞相未爲之勳。某通家曾托于膺門，攬轡又依于孔里。傳聞異數，倍激懽悰。翦紙請陳，聊達凝香之寢；濡毫候賀，佇聆入覲之圭。《雙峰猥稿》卷二。又見同治《靖安縣志》卷一二。

回湖北湯憲啓

恭審自天出綽，涓日按刑。繡節鼎來，湖山已爲之改色；金科漸簡，桁楊將報于銷聲。方裁賀厦之緘，君露托鄰之悃。盛禮翻成倒置，不敏何以自文？某官身載時名，家傳相業。靈槎上漢，早參六

院之游；畫戟班春，旋擁雙旌之貴。坐銷田里歎息愁恨，擢司財貨本末源流。仍將蔽芾之棠，盡入咨詢之轡。父老記留錢之送，兒童懽騎竹之迎。暨散陳紅，盍膺詔紫？號兄弟齊名之相，入衣冠盛事之圖。尚駕輶車，來空囹圄。訪桃泛武陵之水，姑繼仙游；熟橘待洞庭之霜，聊觀勝概。不日措三千之牘，乘風朝尺五之天，振拂高門，焜燿當世。某郵亭話別，分袂幾何。使節瞻輝，伐柯不遠。筆舌爲禮，雖已失于先後之間；脣齒相依，願不分于南北之限。《雙峰猥稿》卷二。

回章岳州啓

擁幡北去，今上岳陽之樓；傾蓋南留，夜醉長沙之酒。自出郊而送別，想開府之維新。贊喜未遑，貽緘先及。某官英標山立，佳譽海流。妙解牛而若新，盍搏鵬而直上？暫佩刺史二千石之印，來看洞庭八百里之波。君山一螺，木奴千樹，皆入古人之賦詠，足供賢者之賞吟。只恐銷歎息愁恨之聲，便擢居言語侍從之職。追鋒亟下，卧轍難留。某馳隰漫勞，竊鄰多幸。舉杯相屬，空寄想于暮雲；報語無工，辱暗投于明月。《雙峰猥稿》卷二。

回漢州續守啓〔二〕

千騎啓行，悵惘分襟之後；雙魚遠饋，歡忻開府之初。楚天秋早，已拜于好音；蜀道天遙，難憑于謝幅。每思不敏，無以自文。某官挹錦水之清標，聳雲山之英概。因杜曲而思杜甫，酌老泉而見老蘇。藹月旦于西州，播風聲于北闕。六龍簡記，五馬光華。能令千里之治封，長占三春之和氣。諸郡之最，外臺以聞。衆謂可以增美秩而賜黃金，上曰姑且自偏州而陞大府。想父老熟聲名之久，望使君如父母之來。期月之間，從風而靡。第恐追鋒之亟，未容截鐙之留。某解轡梓潼，乘輶衡嶽。箕南斗北，轉覺人生會合之難；夜夢晝思，猶想杯酒笑談之共。若萬里不遺于故舊，幸一書頻訪于平安。

《雙峰猥稿》卷二。

〔二〕題下原注「續一作胡」。

回王狀元謝禁墳山啓

王喬玉棺之葬，蓋出自于天心；吳郡銅山之興，乃欲傷于地脉。宜子孫之弗忍，況官吏之當呵。

方戒公移，奚勞私謝！某官龍頭貴客，熊楚名家。稔聞先代之松楸，深得遺思于桑梓。隻雞酌喬公之墓，下馬瞻董相之墳。但忻藤嶺之邃深，豈料泉陽之睥睨。且發汲冢而得書者，尚云不美；矧鑿杜固而流血者，又豈無心？公當保護于九京，我亦奉行于三尺。佳城鬱鬱，從今斷樵牧之侵；好語諄諄，第愧乏瓊瑶之報。《雙峰猥稿》卷二。

回邵州徐守謝列薦啓

上無一日不念民，循良是望；我忝六條而察郡，論薦當先。治最既傳，名聞敢緩？出于公舉，何以謝爲。某官挹孺子之高風，種有功之陰德。嘗護潛于初九，當漸近于魁三。借公憑熊，使民買犢。凡問湖南之善政，皆以邵陽爲首稱。二千石與我共理乎，自騰聲譽；九萬里則風在下矣，安用吹噓？甫聯汲善之章，姑示貪賢之意。雙魚難拜，寧敢市恩而自居；一鶚橫翔，但喜報國而無愧。《雙峰猥稿》卷二。

被召謝廟堂啓

承流荆楚，方叨大府之優遷；奏計甘泉，乃許修門之重入。既獲瞻威之喜，頓寬戀闕之思。造化

之恩，感藏至骨。某性根不爽，才刃匪長。衡慮困心，早歲飽罹于密網；揚髻掉尾，中年始轉于清波。召自嶺南，置之郎省。旋陞匠監，疊冒使華。鵲三繞而未安，誰憐漂泊？鶴九皋而聲聞，分絕寵榮。忽受命以作藩，且自南而之北。片帆風順，擬觀舊日之湖山；一札星馳，今睹重明之日月。闔閭知感，倍道疾趨。曉仗細穿，恍若同于氈舊；天顏有喜，因妄奏于囊封。重來雖歎于鬢霜，老去常存于心赤。知清時未忍遺簪之棄，亦元輔從旁推轂之多。茲蓋伏遇某官道相兩朝，位高三少。舜授禹而守一道，高命說而總百官。八柱擎天，尚不遺于負荷；大鈞播物，曾何間于洪纖。遂令拱北之誠，得滿朝東之望。某敢不知恩有地，思答所天。犬馬長鳴，已甚欣于見主；鴈鴻接翼，或許廁于充庭。

《雙峰猥稿》卷二。

回潭州褚廣文啓

學出南軒，自是湘中之一派；名高北斗，又收天下之三魁。欲長沙盛事自此相傳，必廣文先生爲之善誘。某官玉匙開鑰，金薤垂篇。掉臂笑取桂枝，難棲鸞鳳；引手再穿楊葉，遂肖螟蛉。蒙汗竹之見貽，知戍瓜之已及。水擊三千里，風搏九萬里，雖地狹以難留；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謂公來之何暮。願慰青衿之望，早符紫氣之占。《雙峰猥稿》卷二。

謝趙鹽列薦啓

及瓜而代，問訊孤舟；推轂有言，奏名丹陛。枯朽肯施于春色，神光頓復于舊軀。懷哉此恩，銘我寸悃。伏念某少而慷慨，老矣低回。舉墮甌而問功名，休言昨夢；覽破鏡而驚齒髮，實負初心。于此二年，營茲一飽。視舌尚在，敢言豪氣之未除；袖手旁觀，奚歎偏地之難舞？戍期不遠，裝束以須。一色水天，南浦固知于無恙；三徑松鞠，東湖屢報于平安。但憂回媿于幕中，豈料爭出于門下。宮商並奏，翰墨聯飛。雖拔茹以升，賢人在上而引類；然推輪是舉，宗盟同姓之爲先。第虞稱愜之難，有愧揄揚之賜。茲蓋伏遇某官天潢獨秀，人品甚高。分監中都，啖蔗漸入佳境；乘輅外部，散粟以濟貧民。每欲強宗，尤憐弱植。見則論文于樽酒，去而饋客以雙魚。寧使倖覲，特蒙論薦。且安世門無私謝，何用多言；而祁奚舉不避親，難忘盛意。敢憑縷縷，用寫拳拳。《雙峰猥稿》卷二。

通荆南王樞帥啓

決勝運籌，夙冠西樞之席；奠方賜履，今崇北道之牙。以鞭笞夷夏之餘，爲彈壓湖山之細。收功談笑，載道歌謠。某官有王佐才，真宰相器。斷朝廷之大事，昭若蓍龜；凜社稷之忠言，堅如金石。

屢借席前之箸，欵橫野外之舟。遠人詢其貌年，中國卜其出處。撫箏其歎，植纛啓行。巴蜀全吳，地居中而最要；洞庭青艸，澤潤下以俱流。民有袴襦，公迎袞繡。成旒宸欲成之志，篆鼎彝未篆之勳。某分合泥潛，跡依鈞播。元戎十乘，羣覘制閫之尊；齊色三台，惟覲追鋒之亟。《雙峰猥稿》卷二。

賀京侍郎加待制知成都啓

恭審榮陞次對，盡護四川。方喜皇華之北旋，又擁碧油而西去。雖一歲再爲萬里之役，寧無叱馭之勞；然二事斷非衆人所能，正是掀天之舉。旁觀踴躍，敢緩贊揚！某官蓋世隆名，經邦大手。平生爲國，難盡形容；近事出疆，尤誇俊偉。子所執禮，口伐可汗。雖彼言語不通而嗜欲不同，知我父子有親而君臣有義，竟徹夷樂，肅奉堯喪。富公歲幣之增，尚懷不滿；蘇武節旄之落，幾得空名。未有引大義而屈虜酋，是宜陞法從而勵臣節。何尚捫參歷井，不即旋乾轉坤？睠言西顧六十州，遠去南面八千里。殿邦必得真宰相，此地乃如小朝廷。所以文潞公歸而端拜西樞，趙清獻還而竟參大政。謀帥便爲擇輔，觀往可以知來。浣花碧雞，莫作遨頭而驚俗眼；松州雪嶺，端要籌邊而繼古人。當機則指貔虎而復長安，無事則以琴鶴而保全蜀。盡令蠶叢梟州之衆，如近龍顏日表之光。底定一隅，歸宅百揆。某叨依桑梓，喜近傳郵。想大艦過洞庭青草之間，難陪燕賀；然清夢隨瞿唐灩澦之上，何異登龍。《雙峰猥稿》卷二。

上趙鹽求薦啓

一投襴刺，登門何啻于登龍；再上韓書，相士敢比之相馬。寓言見意，託物宣心，庶不負錢駿鏡目之神奇，便可逢竹耳風蹄之吟賞。竊以看雲八尺，始號驊騮；散身五花，端爲騏驎。然管夷吾問道于已老之後，燕昭王市骨于既朽之餘。此而後知，不如其已。有能因一過而空冀北，斯免垂兩耳而服鹽車。奈何俗眼重輕于玄黃牝牡之間，不與此族分別于騶駼駟駘之細。是以虺隤有譽，綠耳銷聲；欸段得名，赤兔減價。故東坡先生謂世上常無伯樂，而南溪太史謂人中難得方皋。載觀前輩之咨嗟，益貴後來之甄別。某才小鄭駟，技止黔驢。回旋詎試于蟻封，踉蹌難超于駿足。平沙淺草，野性本便，朱勒雕珂，官塗漫往。羈絆有縻于朱墨，鬚鬣偏洒于風沙。既不能顧影驕嘶，而乞憐于主人；又弗肯獻舞呈技，而買笑于衆口。但有失瘦而棄其外，誰肯畫骨而得其真？望五百金之價而人不酬，聞十二閑之榮而身不到。伏櫪有千里之志，敢因醉後而高歌；垂顧增三倍之高，或謂時來而可待。某官龍顏之胄，麟趾之孫。八駿聯飛，望堯階而闊步；四牡于邁，歷周道以爰詢。每問幾何價而幾何行，不欲稱其力而稱其德。凡入王良之御，可空韓幹之圖。我于是驤首而試鳴，公無謂白鬻而賤售。銀鞍覆帕，果歸使者之轡銜；青絲絡頭，當爲明公而馳騁。《雙峰猥稿》卷二。

全宋文卷六〇七七

舒邦佐 三

登第謝辛帥啓

南宮放榜，偶綴春風淡墨之中；北闕傳名，又到玉皇香案之下。雖收末第，頗愧平生。握管于茲，汗顏多矣。恭惟堯舜相傳之世，尤盛漢唐得士之朝。蘭臺角藝者餘四千人，氈筆題名者僅二百輩。錦標競奪，衣鉢喧傳。鯉有三十六鱗，爭躍天池之峻；鵬搏九萬餘里，並圖風背之高。盡收四海之英髦，不及孤生之名姓。如某者欽欽可笑，結約忘言。鶚早橫秋，鱗重點額。惟自養其山林突兀之氣，終亦羞上場屋翫散之文。有屋數椽，堆書四座。落月滿梁而浩歌今古，新涼入室而長抱簡編。精勤燈火于三十年間，力探聖傳于千百載上。亦嘗搔首，頗欲著書。謂文字倘爲不朽之傳，則金珠莫酬此價之重。故以名教爲樂地，而視富貴爲儻來。然念前輩，未嘗一飯忘君；豈可賤子，獨占半山自老。搢笻千里，昂首一鳴。敢誇食葉之蠶，但怯傷弓之翼。寒灰已死，不謂復然；塞馬歸來，方知無

失。桃浪三層而直透，楊葉百步而的穿。遂辱春官，奏名丹陛。奈何能不自揣，直肆其狂，皦皦寸心，每視天下不平之事；拳拳一策，妄獻玉階得路之時。既不能消剛爲柔，則動是轉喉觸諱。置之在末，愚也甘心。雖居虎榜之後乘，已許鷺庭之並集，靜循僥冒，實有夤緣。茲蓋伏遇某官抱經綸廊廟之材，負整頓乾坤之業。無斧鑿痕，無脂粉氣，詩歌蓋出于天成；有霹靂手，有雨露恩，政事豈容于人測？埽綠林而勦其類，提赤子而置之安。活江湖幾十萬之生靈，民心固矣；復京洛數百州之疆土，聖主期之。慙爲江左之長城，行作天邊之霖雨。凡叨化育，悉荷陶鎔。致令蹇步之駑材，亦獲標名于雁塔。某敢不益鞭此志，不負所天。全操履以爲立己之方，廣見聞以爲效官之法。秉心夙夜，豈但一時酬國士之知？惟命東西，已誓此身爲吾君之報。《雙峰猥稿》卷三。

賀京察院除湖北漕啓

呼御史雨，早披丹地之忠；瞻使者星，今擁重湖之節。假蕭相漕關之路，爲周公歸袞之階。詔草一傳，士林胥慶。某官靈臺身許，泗水心傳。森然溜雨四十圍，迅矣搏風九萬里。蚤踏蟾宮之月，中嚴烏府之霜。正色立朝，猛虎在山而藜不采矣；赤心廟上，神龍有鱗而我獨嬰之。倚奏琴祥，亟還甌舊。階翻紅葉，被宿青綾。便可了此西戎北狄于笑談，何乃挽以木牛流馬之飛輓？蓋鄂岳相望，列萬屯增竈之烟；而舳艫連銜，當千里饋糧之日。慙汗鞭算，行見鋒追。捨蕭蕭風月于鸚鵡洲，付鼎鼎功

名于麒麟閣。某少而慕藺，晚乃識韓。高柳低篁，雖有乘雲行泥之間；落霞秋水，幸托維桑與梓之陰。瓜戍尚遙，莫預走趨之後；棠陰終睹，覬題蔽芾之篇。《雙峰猥稿》卷三。

賀隆興簽判黃狀元啓

開向百花頭，敢叙弟兄之列；屈爲數旬客，忻臨父母之邦。諒半面之未忘，炯寸心而先吐。某官筆下不數晷、董，胸中自負伊、周。入對丹墀，親承清問。觀堯階堅忍之二字，敵申公力行之一言。有以當乎上心，褒然爲之舉首。擢居海內之第一，允符江夏之無雙。碧桃住而鬧花深，豈但羣仙之步逐；丹桂芳而靈椿老，又聽兩日之臚傳。入衣冠盛事之圖，表父子傳家之學，姑從舊制，暫佐潛藩。紅蓮綠水之相依，孤鶩落霞之重賦。鸞崗鶴嶺，是爲千里一息之時；虎榜鳳池，何待一舉十年之後？況聖朝顯拜，每先魁斗之求；而舊弼重求，已有台星之驗。繼此而相，非公其誰？某百戰沙場，一官簿領。題名于慈恩塔，常觀步于青雲；望氣于函谷關，今增榮于梓里。雖篁柳之高低有間，念龍鯉之變化曾同。諒不隔于同年，故敢爲是問禮。厦一成而燕賀，枝三繞而鵲依。皆託諸辭，以序不敏。

《雙峰猥稿》卷三。

通劉長沙啓

朱衣點頭，舊拜恩于畫省；青衫試吏，新托蔭于鄰墻。豈非上意欲先生終始教之，故使小人于門下遭逢如此。剪裁尺素，傾倒寸丹。某官節撼兩儀，胸蟠萬卷，凜雙劍斗牛之氣，燦一天星漢之章。語出而人驚，文傳而紙貴。風搏水擊，向已近清都咫尺之天；蝗去雉馴，今尚撫長沙狹小之地。百里幸矣，四海謂何？亟願公御史府之新除，要繼我南昌郡之近事。某受材極拙，賦分尤慳。荷燒尾于禹門，已透三級桃花之浪；值并員于漢郡，如轟一聲薦福之雷。興盡欲還，飢驅而出。幸瓜期之忽及，瞻棠芾以焉依？然而志雖在于活人，欲擊碎水甕而無此手；文雖期于絕俗，欲撞破烟樓而無此鞭。端願執經而摳衣，又復問政而請益。今日萬間庇，果副所求；他年一瓣香，敢忘所自！《雙峰猥稿》卷三。

通陳知錄啓

黃卷聞名，已嘗退步；青衫試吏，何幸承顏！向者景行于一編燈火之中，今也奔走于數仞門墻之下〔一〕。嚮風雖舊，望庇維新。某官泗水嫡傳，賢關雋望。斗旋魁宿，名壓諸儒；匠鍛金章，版傳四

海。自飛聲于月窟，宜闊步于雲衢。何州縣之勞人，致獄訟之浼我？蓋俗吏處狴犴鬻爭之地，或以鍛鍊爲能；而吾儒熟典謨欽恤之辭，自有哀矜爲主。于門既大，陳社可酬。某賦分至慳，受才尤拙。晚攀丹桂，得鹿遺蕉；閨阨黃楊，如鮎上竹。儻不以雲霄步武爲間，或下憐草木臭味之同。萬戶封侯之輕，既容願見；一尊論文之細，尤欲親承。《雙峰猥稿》卷三。

〔二〕初：原作「初」，據查校本改。

回善化鍾解元啓

有司論秀，雖出公心；吾邑得人，豈不私喜！然匪武城絃歌之宰，又非泮宮芹藻之師，豈料長牋，亦及短簿！載觀文陣，可謂披沙而已得真金；願淬筆鋒，行當白戰而不持寸鐵。然既助湘靈之十字，豈難透禹浪之三層。錦里榮歸，將請賀青衫俯拾之易；錢囊羞澀，恨莫資紅裙爭看之游。《雙峰猥

稿》卷三。

回善化劉解元啓

會府賓賢，吾邑得士。方倒迎門之屣，遽貽銜袖之書。非其所當謝，則公失之謙；緩其所可賀，則我爲之愧。某君屋潤而文富，貌碩而中豐。半夜螢窗，書讀想開于萬卷；三秋鶚表，才難遂列于九人。已鳴鹿食之苹，行上龍飛之榜。某倦游湖路，將踏京塵。十字賦湘靈，想並誇于神助；一舉魁天下，看誰繼于鄉聲？願副心期，尚圖面慶。《雙峰猥稿》卷三。

回潭州褚教授啓

疏恩芝檢，職教杏壇。畫舫飛來，聞水擊三千之里；泮宮不冷，將螟肖七十之徒。自慚無習主簿之名，安敢通鄭廣文之問？忽拜雲烟之紙落，似憐草木之味同。某官織錦爲裳，飛霞作佩。奉子大夫之對，斫桂何高；中經博士之科，穿楊尤巧。長沙獨冠九郡，比年連出三魁。維楚有材，亦顏之鑄。秋風借便，又當偕計之年；春服既成，況是舞雩之日。少勞匠誨，即聽鋒追。某誤墨得官，勾朱作吏。歸夢栩栩，雖止爲數月之留；鋸屑霏霏，尚欲勝十年之讀。《雙峰猥稿》卷三。

回交代吳主簿啓

回頭三徑，夜夢鞠荒；倒指半年，日期瓜及。方欲涉春而往記，乃蒙跨臘以貽牋。公辭親舊而占行色之新，我對兒女而話歸期之邇，敢因回雁，敬效烹魚。某官織錦爲裳，紉蘭作佩。不但誦《阿房賦》而開薦口，自能作唐春秋而妙筆端。寒梅早香，良田晚熟。人稱枳棘，尚何俛首就之？景愛瀟湘，姑欲寓目焉爾。即膺薦墨，寧久勾朱！某飯籬告空，飢驅而出。雪舟太冷，興盡欲還。才聞火傘之張，便作青鞵之計。無毫髮之可紀，深愧邑人；如瑾瑜之匿瑕，全賴君子。《雙峰猥稿》卷三。

迎湖南岳漕啓

恭審綸詔包天，計臺易地。駕輕舟而出灩澦，持英節而上瀟湘。已辭蜀道之難，便覺長安之近。只恐漕關之路，假爲歸袞之階。此雖民言，實占天意。某官才全德備，神和氣怡。雖功名富貴吾自取之，然將相公侯亦有種矣。方上登麟閣，每念汾陽之極忠；及晚識龍駒，深歎召公之是似。銓曹晉掌，戎監升華。盍令赫奕之家聲，盡還氣象于今日。如魯公光周公之績，如條侯續絳侯之勳。奚勞原隰之驅，未闊雲霄之步。蓋岳鄂相望，有故家貔虎之營尚存；而川峽平分，亦古人牛馬之運所在。故

煩周覽，大展壯懷，爰自梓潼，移于衡嶽。雖湖分南北，若有彼疆此界之殊；而民一歌謠，不出去思來暮之語。想因假道，尚記攀車，更能爲此而少留，無不見公而大悅。某自甘拙宦，羞學時粧。既不狗人而走趨，安能與世而諧合？知難伸于屈蠖，頗時夢于鱸膾。人有一天，我有二天，非敢祈于私庇；堂遠千里，門遠千里，願廣布于上恩。《雙峰猥稿》卷三。

迎湖南樊鹽啓

恭審疏寵西垣，觀風南服。昔分符而今攬轡，雖重來氣象之不侔；自戴白而及垂髫，要所至歡呼之似舊。喜其衣繡而容未改，愛其乘輶而恩則遐。凡係統臨，孰不鼓舞！某官藝學唐諫議之胄，勇承漢舞陰之家。心醉六經而亦熟于六韜，髭摘兩科而徧儀于兩學。由文經武略之兼備，故左旋右轉之皆宜。力求外庸，果懋遐績。田里無事，爲繭絲乎？邊鄙不驚，賢長城矣。帝念郴江之舊治，詔煩周隰之載驅。自湖以南，舉手相賀。蓋以教條稔熟，惠政治聞，必能講明斂散之宜，疏通權酷之利。雖得于己者有定見，熟財貨之源流；然利于民者皆從權，隨貴賤而增減。矧今橘井，甚芾棠陰。想因按部之間，尚記攀車之戀。異去鶴復臨之城郭，嘆物是而人非；喜騎馬相待之兒童，多羣隨而隊逐。只恐難稽于八使，便須入覲于九天。某鉛槧楚儒，簿書賤吏。俗氣滿眼，無復夢春草之池塘；故里回頭，但時憶秋風之蓴鱸。而況么微磨蟻，局促轅駒。將聽乎人，念所學者何在？欲信乎己，又與世而背

馳。幸托萬間，庶逃百謫。旄幢引領，悵未遂于鳬趨；竿牘輸誠，敢先憑于雁去。《雙峰猥稿》卷三。

謝沈帥薦舉啓

元帥持荷，已異前來之推轂；《春秋》褒袞，況當今日之埋輪。人之重而事之初，擇必精而與必審。寵先籃縷，拜次凌兢。伏念某託地羈單，受天麻薄。東塗西抹，甚慚三五少年之時；北走南飛，姑爲斗升求活之計。低頭栖枳，轉眼及瓜，亦有收下體之菲葑，作在門之桃李。初謂令與錄之相去，止如唯與阿之幾何。暨逢指明，爲酌輕重，吹噓披拂而升高自下，宛轉成就而爲山不虧。似憐骨薄命寒，如鮎上竹；且使梯陞級轉，若蟻緣階。載窺薦墨之光，尤下愧顏之汗。儒者之于學，豈文士敲金擊石之誇工；廉而濟以勤，必古人酌泉運甕而無愧。褒題過甚，稱愜良難。茲蓋伏遇某官橐筆從臣，縉紳前輩。元戎十乘，倚方叔之壯猷；作命三篇，念《甘盤》之舊學。將開東閣而相奇士，先留南楚而睨衆材。弗棄寸長，以當首選。某敢不略龜蛇圖報之凡語，勵冰霜思答于深知。然而鶚表雖榮，龍門難遇。求玉又求劍，豈敢懷貪得無厭之心；見羊未見牛，或許申以小易大之請。《雙峰猥稿》卷三。

謝趙鹽薦舉啓

微官自縛，未登元禮之龍門；使者來歸，首出孔融之鶚表。捧函目恍，下拜神驚。竊觀昔人汲引之甚公，以謂群才渙散而難識。倘有未熟于己，亦必加訪諸人。是以吉甫之佐唐，託諸裴垍以薦士。疏列三十餘輩，用無一二或遺。編簡流傳，縉紳嘉歎。恭惟使表，端是相基。既難徧覽部中之英，亦或共評天下之士，庶幾相與推轂，不致少有遺珠。以今日薦揚一路而卜之，則後日旁招庶位亦如此。豈期么麼，得與斯榮！某身也一寒，進焉九折。文多滯思，欲撞破烟樓而無此鞭；志急活人，欲擊碎水甕而無此手。且嬾袖細字長箋，以豔自媒之態；又安肯諛屑佞舌，以畫入時之粧。是雖丈席之甚親，尚恐同牀而弗察。況罕摳衣之便，略無結襪之勞。縱欲長松小草傾倒相依，只恐斷港絕潢氣脉不接。若非劉將軍肯襄陽訪士，安得韓吏部薦侯喜能詩。自分漂零，誰復推輓？幸哉攬轡，適此盍簪。因挑燈共話之時，起采菲不遺之念。平章屬吏，收拾餘材，遂使伐檀之素餐，亦得好辭于黃絹。且儒有強學以待問，己則舊業都荒；而賢者爲人所不能，己則新見絕少。斷春草池塘之夢，乏吳江楓葉之傳。謂之有文，詎曰無愧！諒必愛忘其醜，不覺譽過其情。循省闕然，獎提過矣。茲蓋伏遇某官五陵間氣，一代真賢。分監中都，富貴于我何有？乘輅外郡，湖山之樂未央。德高天柱而培塿弗遺，筆倒洞庭而涓滴猶取。向憂萬言杯水之不直，今蒙一字華袞之過褒。某敢不銘鏤丹心，激昂素節。拾塵言

于几案上，豈能酬王公大人之知？置此身于冰雪中，庶不辱門下弟子之列。《雙峰猥稿》卷三。

與善化卓宰啓

恭審捧綸九陛，飛舄三湘。采巷陌之謠，競歌來暮；聞簪纓之語，快睹爭先。其于末僚，倍焉喜色。某官海涵地負之學，日光玉潔之文。逆觀虎榜春飛，敬服姓名甚久。意謂鵬圖風便，今是臺閣中人。豈期未步八花磚，尚肯折腰五斗米。然觀今日子游絃歌之地，不減昔年昌黎山水之篇。數萬戶口，大半樂輸；十二縣中，最爲無事。加以名園綠水，曲沼紅蓮。政有餘閒，意可自適。只恐密邑再招于卓令，長沙重召于賈生。某文不奇奇，悞玷題名之記；髮今種種，羞哦看鏡之詩。誰肯歎三十年讀儒書，惟有望千萬間庇寒士。聞名不如見面，行謁龍門；爲僚敢不盡心，誓殫駑力。《雙峰猥稿》卷三。

回善化倪丞啓

丞於一邑無不閒，暇則哦松；簿者高士豈肯爲，謾云棲枳。幸受塵同飲西江之水，今拄笏並觀南嶽之雲。方切蒹葭倚玉之懷，忽頒烟雲落紙之貺。高文飾賁，盛德鳴謙。某官其學表微，所立拔俗。

曩掾二水，今丞長沙，便合作上界仙，奚疊爲浮湘客？意淡巖浯溪之勝，飽蓄襟夷，惟道林嶽麓之奇，未入眼界。寄情在此，俛首爲之。矧門多古木清泉，真類傍牆之槐竹；而身介油幢繡節，又成近水之樓臺。諸公賞音，乙夜交薦。某侵尋向晚，獲落無堪。東抹西塗，已自發鮎魚上竹竿之笑；南飛北走，無非爲雀鼠盜太倉之謀。素業都荒，紅塵坐滿。扣門不遠，甚喜資益友之多聞；問字若來，毋謂有公事而姑去。《雙峰猥稿》卷三。

回葉茶陵年啓

四時衮衮，門又換于舊符；兩鬢星星，老怕看于新曆。豈期錦段，辱記綈袍。某官珪璋重姿，韶濩古韻。絃歌爲政，滿子產之三年；鐘鼎傳勳，垂日碑之七葉。薦表已交于華袞，故家當復于青氈。某欣得路以翱翔，第從旁而鼓譟。椒盤獻頌，無因酌于屠蘇；花底退朝，願早歸于閭闔。《雙峰猥稿》卷三。

賀江西劉漕冬啓

夜睹星珠，呈瑞在斗牛之分；曉瞻雲物，可書皆霞鷺之鄉。端由賢者之薰慈，密動天心之顯相。

某官風霜勁節，冰雪清規。入華郎宿之躔，班中玉立；出耀使星之次，地上錢流。仍擁碧油之高，倍覺皇華之重。已添繡線，行取青氈。某相望江湖，難覘履幕。姑借一色共長天之水，傾作壽杯；更將三點入鴈行之詩，裁成誦語。《雙峰猥稿》卷三。

賀黃袁州冬啓

課曆清臺，五星同色；測圭黃道，一線添長。君子履之，天休萃止。某官合在升華之選，肯臨斗大之州。黃霸潁川之聲，家風固在；昌黎宜春之政，賢轍何殊？適逢鍾律之回，大集鈴齋之福。某相聞魯柝，幸被晉波。試爲占雲，已報從龍之近；敢當至日，併陳賀燕之私。《雙峰猥稿》卷三。

回易狀元冬啓

占星珠于昨夜，方仰魁星之高；書雲物于今朝，忽喜朵雲之墜。撫長箋而熟復，感盛意者無窮。某官號天下之無雙，擢賢關之第一。三元自吾始，早聞湘水之天荒；六閣待公歸，已占蓬山之地位。少稽蓮幕，即上花磚。某分袂幾何，迎長又至。舉半卮酒，雖莫登元禮之龍；有一頌言，但祝以揚州之鶴。《雙峰猥稿》卷三。

賀周帥相年啓

天吹半夜之東風，雖從律轉；公作九州之和氣，先送春來。凡竊洪鈞之餘，爭致碧油之祝。某官詩書元帥，廊廟老臣。約六經而成文，玉堂事業；輔三聖之守道，金鉉功名。受詔保釐，爲國卧護。賈傅自長沙而入對，未容年少之比符；周公征東山而勞歸，細數歲期而宛似。每進詞羹之近，花迎有袞之光。某無路展袴鞬帕首之恭，有詞代列矩盍簪之賀。爲酒介眉壽，敢請待熟桃之三；共政圖舊人，所願聽宣麻之再。《雙峰猥稿》卷三。

全宋文卷六〇七八

舒邦佐 四

通湖南趙帥啓

指霞驚以建臺，頃焉阻拜；中湖山而開府，今也來依。雖不獲與郡民，同望其光塵；何幸得爲屬吏，仰承于條教。初心若負，末路欣償。某官地竣宗城，天高郎宿。玉壺寒露，照世徹底清明；龍匣寶刀，遇事了無盤錯。頃者建牙于淮漢，與夫植節于江閩，雨粟流錢，檣帆聯絡；輕裘緩帶，鼓角清閒。尚煩十乘之啓行，來控三湘之都會。嶽山增重，楚水不波。至于馭吏如束溼，而字民則如孤；擊強如拔薤，而扶弱則如植。問湖外百年之父老，無我公今日之規模。三載政成，九天詔下。小聽尚書之履，大宣丞相之麻。某爲貧所驅，匪優而仕。自玷慈恩之淡墨，嘗供附邑之勾朱。于思今類于復來，鉛刀豈堪于再割？矧職呂刑之兩聽，尚慚季路之片言。躑躅欲行，彷徨未敢。適鄉人送別，皆能話前日之恩波；謂賤子若來，必可倚震風之厦屋。聞言甚喜，負擔亟前。《雙峰猥稿》卷四。

通湖南陳漕啓

拜履倉臺，嘗得與杯觴之勝；望塵漕節，又來依斧繡之光。幾如昌黎爲屬吏之三，所恃孺文有我天之二。肅瞻澄按，敬寫皈投。某官蘇眉山之筆端，程伊川之心地。六經命脉，四海先生。臺府屢遷，富貴之梯愈上；湖山留滯，造化之意謂何？上非不知，天定乃勝。似聞召門下而歸要地，頗欲束餘子以俟太平。庶幾蓮燭生輝，蓬山增重，詩書不爲虛話，膏澤可以下民。雖見瀟湘而思其人，公肯爲南軒而少駐；然鼓雷風而行于世，人皆望西掖之早歸。某學淺而蔽深，齒強而才弱。懵當司臬，危甚臨淵。其將詳而防屋雀之欺，其將恕而戒淵魚之察。以至得情勿喜，寧失不經。此皆平生韋布之所聞，未審今日縉紳之可肯。望大手發甕天之覆，乞一語以指南；使古人無畫地之譏，即萬間之庇廈。其他時俗暄涼之語，未必屬吏肝膽之真。不敢飾情，復形紙尾。《雙峰猥稿》卷四。

通憲司陳幹啓

題慈恩之塔，早附揭日之隆名；過合江之亭，又拜流霞之勝餞。自客裏違離之後，悵人生會合之難。豈期再轉于吏曹，乃託萬間之使幕。某官英聲蓋世，正學師心。蚤推韓信之無雙，終擢平津之第

一。屈龍頭之上客，贊熊楚之外臺。雖彈壓三湘之豪，使者自元于威重；然彌綸九郡之政，大賢實廣于仁聲。想鸚鵡表之聯飛，即鸞坡之入侍。某掾非三語，職聽兩辭。或謂子無仲由折獄之才，奚爲勇往？我云公有李絳同年之念，終必矜容。冒是而來，敢先以請。《雙峰猥稿》卷四。

通徐檢法啓

捧檄西歸，嘗拜朱門之履幕；携家南上，今依厦屋之帡幪。諒半面之未忘，炯寸心而先吐。某官文高時輩，學到古人。頃掉鞅于蒸江，泊蜚英于澧浦。執三尺而不撓，秉一節而益孤。今司繡臺鞫若之規，甚贊畫象欽哉之恤。人所可而法所不可，衆曰然而理有未然。必爭辨于毫釐之間，使不差于輕重之際。遠民被惠，所至視地榷如道場；公道方開，必有達姓名于宸宸。某謬當司臬，政隸建臺，自顧匪長，有恃不恐。蓋一言行恕，已逢漢使之平反；而三尺持平，又際徐公之陰德。冒是之故，敢爲此來。《雙峰猥稿》卷四。

通傅教授啓

引領杏壇，豈免小巫見大巫之媿；回頭梓里，所幸盱江接章江之流。既草木之味同，亦桑麻之境

近。可無素尺，往白青衿？某官真鄭氈之廣文，嗣傅巖之良弼。誦《詩》三百，肉貫弗而不如；攀桂一枝，領摘髭而何易？頃者吹赤壁之笛，擷澧浦之蘭。今以象山一瓣之香，來爲合江諸儒之倡。風流不遠，輩行相推。石鼓橫經，姑少令于螟肖；天池得路，當遠見于鵬搏。某司臬非長，登門有幸。望似鄉人而喜，使屬饜于絳帳之餘；勿云俗吏可憎，便遽隔于清流之外。《雙峰猥稿》卷四。

通鄭路分啓

鼠牙雀角，方墮在獄掾之卑；燕頷虎頭，何幸識將軍之面！雖俎豆未習于軍旅，而貂蟬實出于兜鍪。敢言一字之識丁，而慢千軍之屯甲。某官忠誠貫日，勇氣橫雲。直要西飲月氏之頭，豈但北斷匈奴之臂。帝云湘楚，地雜蠻獠，以其俗悍，而烏言夷面之錯居；或者歲飢，則蜂屯蟻雜而相聚。暫息荆湖之浪，即焚老上之庭。某獄戶非長，轅門有託。與我而馘囚並獻，詎誇在泮之相同？得公而寇盜潛消，所恃空囹之有自。《雙峰猥稿》卷四。

回常寧王宰啓

石鼓卸鞍，嘆征塵之未浣；河陽遣騎，飛寶墨以先來。識君子之鳴謙，重小人之不敏。某官英姿

峙玉，健筆凌雲。詠孤鶩之齊飛，腹留勃稿；漾雙鳧而遠至，足逐喬仙。藹輿誦於三年，即席前于半夜。某方休行李，間已及瓜。青蒿倚長松，本自期于可托；秋鴻與社燕，何巧作于相違？尚須擁騎之留，庶假登龍之便。《雙峰猥稿》卷四。

回常寧時丞啓

訟也使無訟，欲騰鞠草之稱；丞哉不負丞，尤藉哦松之力。屬道塗之行役，幾筆硯之絕交。隻字未陳，尺書先墜。某官霽月光風之胸次，碧梧翠竹之家聲。掉臂夷途，蜚聲宦海。一同佐政，肯容紙尾之箝？諸公賞音，會剡需頭之奏。矧欲及瓜而代，將有塗芝之迎。某爲貧而着從事之衫，無錢可買參軍之酒。不但先施之愧，又成修報之遲。客遠來而魚有書，我知惠矣，非敢後而馬不進，公其亮之！《雙峰猥稿》卷四。

回常寧王簿尉啓

判袂湘春，每恨搏沙之散；盍簪蒸水，又欣伐木之求。方欲寫蒹葭倚玉之懷，乃先拜烟雲落紙之貺，其于不敏，無以自文。某官道窺東魯之傳，學接南軒之派。三珠聯棣萼，皆可拾青；一枝出桂

林，先推眉白。卓犖過千之後，徘徊共二之勞。鸞鳳雖歎于棘棲，鸛鷀已占於灘立。竚交薦墨，歸校官黃。某猥以水雲耕釣之身，墮在桁楊朱墨之後，低頭搏飯，羞面見人。所幸交游，得同僚案。戀戀綈袍之意，果不寒盟；諄諄藥石之言，尚期忠告。《雙峰猥稿》卷四。

迎湖南孫憲啓

恭審抗章請外，持節平反。九郡桁楊，喜見使星之動；三湘泉石，懽迎文伯之來。然君子勇退之何高，以聖主屢留而弗得。國雖左計，公則全名。某官學挹真傳，文推奇分。雖嘻笑怒罵，亦可衆口；矧泓涵演迤，自成一派。此亦緒餘，未爲雋偉。頃者討論于史院，與夫獻替于諫坡，慷慨數篇，不異澹菴忠憤之疏；輯編五典，又過醉翁紀傳之書。旋領袖于賢關，遽馳驅於荆壤。竊窺唐史，嘗睹陽城，亦如是而三遷，殆真同于一律。然而起布衣而居諫，裂麻猶待于七年；繇司業而浮湘，剖竹止煩于一郡。雖形似之少異，較名節之實同。矧搏風九萬里之初，于焉斂翼；今屈指二十年之後，來也乘輅。訪橘井以猶存，問鶴仙而無恙。少詢周道，即趣曹裝。某爲貧所驅，濱老而出。憎當書獄，危甚臨淵。其將詳而防屋雀之欺，其將恕而戒淵魚之察，以至得情勿喜，寧失不經。此皆平生方冊之所聞，未審今世君子之肯售。敢因半面，盡吐寸心。指迷先炷後山一瓣之香，托庇續詠杜老萬間之厦。不我先，不我後，有如是之遭逢；取人暮，取人朝，願弗忘于微賤。《雙峰猥稿》卷四。

〔一〕戒：原作「惑」，據本卷《通湖南陳漕啓》改。

〔二〕售：疑誤。右引作「可肯」。

賀周相判潭州啓

恭審陞華秘殿，出判价藩。廊廟老臣，盍復青氈之舊；詩書元帥，尚迂赤舄之臨。以敕寧夷夏之餘，爲綏靜湖山之福。垂紳不動，奠枕俱安。嘗攷周公，夾輔成后。破斧之征四國，何不亟動于風雷？東山之役三年，乃始迎歸于袞繡。仰窺天意，有警王心。蓋再合之難，則其信益堅；而歷時之久，則其事愈白。偉哉今日，繼此家聲！某官百辟儀刑，兩朝柱石。文章如歐陽子，皆謂廬陵之後身；德行如司馬公，自是洛中之前輩。重華擢爲上宰，嗣皇畀以貳公。如舜選皋，如益贊禹。天下春風和氣之薰協，朝廷泰山喬嶽之尊安。忌者謗以緋衣，浩然歸于綠野。四海惟愁其老去，九天極欲其還歸。遂煩十乘之啓行，雖歷三辭而弗許。乃知分閫，是亦假途。昔者文潞公之再相，則由許以朝；富鄭公之重登，則自汝而入。恐未開于潭府，已亟駕于追鋒。矧詩什之所傳，與歲華而宛似。某職供奔走，化近陶鈞。東閣初開，雖莫與瞻于巖石；南枝已露，行須染指于梅羹。《雙峰猥稿》卷四。

迎張提舉啓

恭審擢從郡最，光擁使華。繇大江而上重湖，似勞涉遠；從兩幡而持一節，實賀遷喬。候氣函關，露誠籤室。某官劍藏寶匣之古，冰貯玉壺之清。名宦累年，直要仰天而攀桂；計程今日，自當得地于判花。尚分漢郡之符，首說池陽之政。文非挂壁，盡布六龍御天之恩；章上叫閭，何畏九虎守關之勢！丹宸聞而三歎，清議爲之一伸。尚欲激朱輪之心，使知慕繡衣之貴。寧追鋒之少緩，煩沃轡以載馳。闔郡耄嬰，初不容于卧轍；傳家事業，又復見于埋輪。財貨本末，知費經營。貴賤減增，要從民便。少勞散粟，即聽持荷。某委擲寸長，奔波斗祿。小大之獄不能察，懼天譴之難逃；出納之吝謂有司，豈書生之素習？終夕五起，遶木三依。杜老萬間，豈但蘄廣厦之庇？南豐一瓣，更願參避席之餘。《雙峰猥稿》卷四。

迎衡州余守啓

恭審芝塗右掖，竹剖左符。聽蒸水之風謠，云何來暮？露嶽峰于雲霽，睹亦爭先。舒徐畫戟之森，焜耀綵衣之戲。忠孝具美，道路榮觀。竊以在昔衡陽，爲今劇郡。雁峰占湘中勝境之一，石鼓爲

天下書院之三。合江留昌黎裁竹之詩，花光得山谷愛梅之句。天低湖近，星並臺高。必深旒宸之知，始畀繭絲之託。某官鍾七閩之英氣，生四諫之名宗。游刃可破于大輒，明珠能照于兼乘。已近長安之日，奚分刺史之天。思奉南陔之旨甘，莫如外便；不戀東華之塵土，尤見中存。雖此邦財賦，僅足支吾；然在庭獄訟，頗亦清簡。纔歌有袴，即聽賜環。某止爲飢驅，墮在吏役。舍水雲漁釣之樂，染桁楊朱墨之塵。出納之吝謂有司，邦財尚可；小大之獄不能察，民命云何？興欲盡于扁舟，身歛逢于廣廈。有天果獨，肯容賤子之少伸；畫地以爲，寧使古人之重歎？臘將寒去，春送陽來，願劑量于天和，以迎承于帝祉。《雙峰猥稿》卷四。

迎何漕啓

恭審抗章請外，攬轡載馳。賢者建臺，闔部誰不舉手？直臣去國，有識甚爲寒心。恩雖徧于三湘，勢恐輕于九鼎。敢云私賀，姑載公言。竊謂臺諫朝廷之要官，出處君子之大致。倘進退之機不決，則聲名之全必難。蓋富貴如酖毒之酣人，愛之者鮮不落其機穽；而君父如雷霆之在上，畏之者誰敢抗其威嚴？自非先辦于拂衣，詎能力進于苦口？是以歐陽公之于河北，蔡端明之于閩中，皆從諫坡，旋領漕運。夫二公之始計，豈願終爲此行？然兩全之實難，祇有不合則去。至今青史，尚照丹心。如或顧戀于其間，必將噤嘿而弗語。一時之榮華，固含羞而得矣；萬世之議論，誰倒水而洗之？

孰謂于今，又見盛事。恭惟某官卓然忠義之致主，凜乎行止之過人。頃在臺端，已著乘驄之節；暨居諫省，復見逆鱗之忠。蓋今風俗委隨，論議淺陋，三綱不立，四維不張，內未建于國儲，外常防于敵侮。此愛君者所當流涕而太息，而謀身者以爲閒暇而偷安。自非我公，誰吐素憤？雖傳郵之弗布，而削稿以爲忠。是必俯伏青蒲，箴規丹宸，發在廷之所未嘗論，而自敵以下不能堪。諫草夜焚，扁舟明發。今以王臣之蹇蹇，爲使者之皇皇，必能激濁揚清，裕民足國。然當今歲，頗厄常暘。民憂艱食而所恃寬征，郡無素儲而又資救乏。如補者瀉者之交望，用藥固難兼全；然取之予之之適宜，活國自有老手。宜寬督課之期限，或除已甚之科條。內脈既強，外證自起。至若按臨于寮屬，尤當分別于正邪。如君子得用而不間以小人，則天下可平而何況于一路。願高勁節，毋忽狂言。徐埃賈傅宣室之思，而後曹裝舍人之趣。則盛名全于終始，清譽播乎古今。其于公議之間，大矣主盟之力。某學迂而左，宦蹇于逢。白屋一寒，青衫十稔。浪舍水雲漁釣之樂，來踏錢穀獄訟之塵。然而情必得真，肯使在縲紲而非罪；人于我奪，將不待彈劾以歸耕。確守書生之哀矜，敢作俗吏之健決。豈繫末路，又竊餘光。流水高山，儻遇知音于今日；掩瑕匿垢，必歸全璧于他時。老火回鞭，涼風發軔，敢請使輶之駕，早符屬郡之瞻。《雙峰猥稿》卷四。

迎吳彬州除本路提舉啓

恭審州麾書最，使指褒遷。自下升高，世俗賀其位進；昔隘今廣，君子樂其道行。散千里之春風，作九州之和氣。先聲素著，不令已孚。某官氣蓋諸公，名高當代。繇心得妙，翰墨真足名家；與世依程，踐履端如前輩。郎官出宰，學士登瀛。半生徒州縣之勞，此日得文章之力。誦玉堂之策，忌者旁覺顏羞；薦柏府之才，憚夫暗爲膽落。犬皆吠雪，蟲聚成雷。六翮不上于丹霄，一鶴乃橫于赤壁。公心甚裕，清議不平。因鳬舄之去思，化鶴仙而出守。人民城郭，恍覺重來；赤子龍蛇，同歸靜治。上欲激朱輪之志，使皆慕繡衣之榮，寧召節之少稽，庶爲郡者知勸。以宦游湖湘之數，與驟至者不侔；以身親利害之詳，與逾度者有間。澄清伊始，風采必新。紫蓋三游，所施雖深于父老；金蓮一炬，是間正欠于此翁。恐馳隰之未周，已追鋒之趣去。某浪拋漁釣，來染塵埃。蹙額而問桁楊，低頭而較錢穀。有時回首，歎負初心。獨我二天，豈但依于冀部；此香一瓣，正願嗣于南豐。《雙峰猥稿》

卷四。

賀京制置除刑部尚書兼陳情啓

召自坤維，入瞻天表。九重渴想，屢趣追鋒；三接承恩，亟陞聽履。蓋溢員于政府，姑寄足于從班。恭維某官嶽降甫、申，天生姚、宋。才堪大用，氣吞諸子而有餘；事至敢爲，身載兩儀而不重。頃者一星之北去，與夫萬里之西征，執禮于氈帳之中，羣蠻爲之撤樂；植纛于錦城之上，四川恬然安流。人所遲疑，公能閒暇。無蜀道之難，有蜀道之易；是雪山之重，非雪山之輕。龍飛思見于儀刑，蠶叢空懷于戀慕。扁舟出峽，匹馬朝天。昔日文潞公自益州而召還，趙清獻由成都而入覲，匪參大政，即畀副樞。喜五星今聚于槐堂，而二府來從于劍棧。或極輔相彌縫之妙，而首登于揆席；或破祖宗拘攣之制，而決勝于籌帷。盍踵前模，尚稽正拜。寐而復起，喜且自驚。于大賢之計，雖若淹回；論小人之私，此爲機會。蓋聖世一新于薦法，而秋卿可舉于獄官。此非人力之所能，是乃天心之默相。願上星辰于黃道，亟施雷雨于枯池。昔者爲鄰，尚有乞醯之與；今而專柄，諒無刊印之疑。尚且疾呼，是亦有說。蓋見收于門下，即可比之職司。在今外路之難求，殆與登天而無異。恐即延登于當軸，反勞宛轉于他門。是非不收豫章之材，已殊親佩豐城之劍。幸從隗始，亟達舜聰。雖一字華袞之褒，動四海綈袍之望。然觀前輩吹噓之賜，首及故鄉流俗之人。不自我後，不自我先，已知幸矣；毋失其親，毋失其故，公亟圖之。燕賀厦之萬間，鵲遶枝而三匝。俱形紙尾，尤極汗顏。

通梁倅啓

石鼓地雄，獨擅湖山之勝；星屏望重，來平風月之分。馬首南瞻，魚書東寓。某官遇事若刃之解，此心如水之清。巖邑生春，政出笑談之裏；高門拂日，家傳富貴之餘。泥軾此來，綸坡再命。仕有緣而非偶，民徯至以甚驩。繡衣每親，既易逢于推轂；青氈自復，尚何假于佩刀？某功名之志未酬，鬢頷之絲欲滿。回頭三徑，止有待于轉杓；納身萬間，庶一歸于全璧。《雙峰猥稿》卷四。

全宋文卷六〇七九

舒邦佐 五

回王司法啓

古者重同官之契，公既鼎來；人皆修賀厦之書，我奚可後？乃勤汗竹，先報及瓜，有味其言，式孚于好。某官胸襟灑落，材力恢餘。近長安而得官，既飽識夫卿相；擲毛錐而讀律，又明習于憲章。惟其未應鵲鵲下灘之祥，于是復有鸞鳳棲棘之歎。今奉三章之法，來司一郡之平。吾甚感焉古道衰，而情僞幾于萬變；法所載者禁防密，而前後非止一端。吏儻舞文，刑不當罪。惟今日重輕之加審，則他年遠大之難量。某本是水雲漁釣之身，墮在桁楊朱墨之役。自從失脚，總是關心。筆墨生埃，無復鏤冰之巧；錦繡爲贈，竟孤報李之先。《雙峰猥稿》卷四。

上周相所業啓〔二〕

以上相而鎮湘中，孰踰威重？持薄技而獻鈴下，皆笑謀狂。然長江巨湖之源委既通，雖斷港絕潢而脉絡相貫。恃此理之無間斷，故有言而忘賤貧。竊聞眉山之坡公，嘗爲元祐之文伯。不但秦、黃驂乘，晁、張扶輪，雖西湖之詩僧，與羅浮之道士，凡有尺寸之技，皆從杖履之游。或擊節而賞音，或因病而用藥。如劉左藏重陽曾插菊花之句〔二〕，則屢形稱歎；如毛法曹夢魂分付潮回之詞〔三〕，則直至挽留。或忌波瀾之早者，欲收斂其豪；或撞烟樓之破者，欲直指其妙。允爲先覺，頓悟後來。而況周公師保之尊，奚忍韓門弟子之棄？鄙者不度，僭焉自鳴。恭惟某官千載真英，三朝元老。養氣之浩而輕富貴，功名尚爲等閒；推道之餘而爲文章，翰墨特爲游戲。幼誦五誥，妄窺一斑。粹然而出則爲韓昌黎，油然而光則爲歐陽子。有書千卷，作宋一經。適際三年東歸之初，來重十乘元戎之寄。鷗盟鷺約，素知進退之輕；衮衣繡裳，又況迎歸之近。尚鬱巖巖具瞻之望，敢恃循循善誘之仁。斐然成章，率爾而對。伏念某性天不爽，才地豈寬，粗工舉子場屋之文，未改少年蟲篆之習。頗厭浮華而靡于外，尚恐相馬者多在玄黃牝牡之間；亦慕根蒂而約于中，又疑聽音者不嗜簡古淡泊之味。簾窺壁聽，未挾真機；齒豁頭童，恐辜此世。廢卷感歎，搔首徘徊。盡寫膏肓，願施箴砭。若取胸中之蟠鬱，妄言天下之是非，未敢直前，恐譏于世。願乞保釐之暇，少觀骀駝之章，摘其迂疏，指以近似。

候喜之文似西漢，敢過望于品題；後山之香爲南豐，但願承于宗派。《雙峰猥稿》卷四。

〔一〕題下原校：「所業一作著作。」

〔二〕重陽：原無，據查校本補。菊：原作「鞠」，據右引改。

〔三〕夢魂：原無，據右引補。

與靖安范令啓

奉詔字民，涓辰視印。宰山水之縣，五斗固屈折腰；聞父母之來，一雷皆有喜色。可無饋鯉，往白飛鳧？伏惟某官玉壺寒冰，銅盤甘露。價重清錢白璧，門森翠竹蒼梧。脫穎俊躔，揚標宦海。愛古人之馴雉，試大手于割雞。今者蒞官，艱哉爲邑。州家索錢，急如星火；縣庭爲政，安取絃歌？古道難行，旁觀太息。竊聞今元帥，龔、黃復出；則如新令尹，卓、魯何難？三異朝聞，十行夕下。鼻祖尚攬澄清之轡，耳孫當繼烜赫之聲。某辭滿有期，參拜不日。事大夫之賢者，又何假于薤規；有先人之敝廬，願少須于棠蔭。《雙峰猥稿》卷四。又見康熙《西江志》卷一七三，雍正《江西通志》卷一四〇，同治

《靖安縣志》卷一一。

賀陳尚書除同知啓

恭審誕敷顯冊，進貳洪樞。聽履而上星辰，纔聞暖席；運籌而勝帷幄，又見告廷。自非以大忠而結前旒，安能不數月而登右府？華夷震悚，廟社奠安。某官道傳洙泗之淵源，文追盤誥之灝噩。胸中藻火，判議論之大疑；肘後參芝，養國家之壽脉。早紬書于東觀，旋演綽于西垣。藉令安步而徐行，久合爲霖而作楫。十年江海，一節冰霜。壽皇形宣室之思，嗣聖得商山之皓。自從羽翼，起會風雲。從列甘泉，正三銓之繩尺；班陞宗伯，典五禮之範防。史闡高筆削之公，經幄罄論思之益，人瞻維石，帝付本兵。平輔漢而出六計之奇，家聲雖在；益贊禹而格兩階之舞，德勝爲先。有言可以興邦，上策莫如自治。儻國如一身之有元氣，所養既堅；則虜如孤星之對太陽，其何能久？然後以六經之心地，爲四海之春風。冠帶蠻戎，埴篴宇宙。歷盡汾陽之考，公亦何心？畫遍雲臺之勳，國自有典。繫衆素望，非愚敢諛。某舊出化爐，今依鈞秉。聽速郵之傳命，喜折屐而不知。鴻毛遇順風，豈但慶明良之會？燕雀賀大廈，又將假棲息之安。《雙峰猥稿》卷五。

賀章司諫啓

恭審諫省虛員，儒宗當選。此非近比，姑以序遷。上所深知，出于親擢；國因人重，禮以書先。竊惟我宋之諫臣，多用累朝之名哲。其諸科目，固有剛方。未若四海之文魁，尤極一時之公選。如歐陽子，如范蜀公，皆以禮闈第一之傳，擢于爭臣有七之列。儲嗣之章至十九上，朋黨之論幾數百年。諫草具存，士林爭艷。繼茲盛舉，屬我真英。某官日月大名，乾坤間稟。文之膏馥，多沾丐于後來；行所表儀，蓋規繩于前輩。早擢南宮之冠，旋膺北闕之招。太學師儒，奉常禮樂。史闡秉筆，共高班范之才；儲邸談經，潛授綺園之助。爰升中監，亟晉上坡。且人主以心術爲先，而治道以邪正爲急。先以《中庸》、《大學》之說，浸潤磨礪；至于君子、小人之間，分明剖析。則大人之事備矣，而仁言之利溥哉！少煉石以補天，即爲梅而調鼎。某仰高久矣，聞名躍如。閭闔門開，遙想撝鱗之切；瀟湘路遠，真同賀燕之來。《雙峰猥稿》卷五。

上葛相啓

元老大臣，坐延英而論道；門人弟子，望光範以投誠。或云閭風與俗塵，杳闊難通；不知鉅海與

細流，脉絡相貫。矧一世門墻之舊，瞻三台鼎軸之新。其忍棄捐，弗加盼睵？竊謂劍氣夜衝于斗宿，玉璞屢獻于荆山，物猶有貴于逢人，人豈不求于知己？然有識清明之鑑，或可幸逢；惟宰相造化之權，此爲難遇。是以坡、谷之門少顯士，文、富之客無遺材。譬如吹噓之風，夫豈有異？獨是丹青之筆，鮮獲當仁。故在下者每歎機會之不來，而在上者亦惜進退之非我。下文缺。《雙峰猥稿》卷五。

通廣西張漕啓

陞華護漕，幸瞻漢節之移；乏使司倉，亟遣蕭規之守。矧屬城之前芘，而鄰壁之生輝。弛擔云初，貢函敢後！某官識高而才敏，學富而文奇。自致盛名，家鐘鼎而弗耀；中持勁節，勢嵩岱以難搖。兩郡歌襦，三湘衣繡。粟有餘而露積，訟無滯以漸流。觀留柱之吟哦，想建臺之閒暇。東歸僉僉，西顧方深。雪片梅花，少焉鞭算；蒼苔紅藥，即以鋒追。某感推轂之有言，忻伐柯之不遠。訪問閭之父老，政切去思；頒郡邑之教條，當仍舊貫。倘未忘于戀故，就敢請于告新。《雙峰猥稿》卷五。

通廣西趙經略啓

司庾三湘，方啓周詢之役；瞻牙八桂，敢稽告至之儀。某官言語侍從之臣，禮樂詩書之帥。老臣

重望，金百鍊而愈精；剖決長材，刃一往而悉解。藹民謠于右輔，書君舉于左均。紫橐光華，已持囊而拱北；碧油擁護，旋植纛于宅南。蠻霧肅清，瘴雲不動。高懷勇退，上雖止而弗能；衆志願留，公欲行而未可。恐即遘于朝路，難回次于里門。某馳隰云初，托鄰是幸。灘江波遠，固祈及晉之餘；衡嶽雲開，更喜識韓之近。其諸心曲，留以面申。《雙峰猥稿》卷五。

通廣西胡憲啓

提刑西上，方聞揭節之先；司廩南來，自恨驅車之晚。雖未降于一見，焉敢緩于尺緘！某官啓鑰聖關，舒翹雋域。堂堂容貌，幹聳壑以昂霄；鼎鼎功名，駿過都而歷塊。列三丞而振鷺，方千里以憑熊。奏最州麾，陞華使指。檣已吟于白粲，江更詠于青羅。狡穴苗薶，折萌芽于蠻徼；園扉草鞠，流潤澤于炎荒。訖惠遠方，瞻威近侍。某馳驅茲始，洽比從今。鄰富賙貧，波尚期于及晉；友強化變，盜豈患于奔秦？瞻睇維深，編摩罔既。《雙峰猥稿》卷五。

回曹參議啓

廩人乏使，猥玷恩除；驛吏馳緘，遽勤榮問。何託知之有素，尚借譽之過多。某官盛德鎮浮，修

能表衆。珠照兼乘，遠有光輝；刃發新硎，了無疑滯。自作湖南之客，頓空冀北之羣。彈壓履封，雖周公師保之德；彌縫幕府，繫曹參清靜之功。是當闊步于亨衢，寧久曲肱于議席？某自將使指，尤藉忠規。湘水可杭，預卜盍簪之便；陶泓呵凍，姑酬報李之先。《雙峰猥稿》卷五。

回李永州啓

兩幡憑熊，前驅近只；一書繫雁，榮問煒然。某官偉譽橫馳，清規屹立。蟠根仙李，本前代之宗枝；豸笏甘棠，乃故家之人物。賓陽課最，唐水優遷。就熟路而駕車，昔無襦而今袴。矧淡巖占三湘之勝，而公田惟一永之豐。易收召、杜之名，佇繼韋、平之業。某載披惠簡，私喜同寅。大慰夙心，將快瞻于冰峙；傳觀新政，當細采于風謠。《雙峰猥稿》卷五。

迎趙憲啓

孤宦得朋，已切同舟之喜；短才共事，更深交印之榮。某官才游刃而有餘，學溯源而甚遠。金枝擢秀，托乎肺腑之親；棣萼聯芳，藹若醑酥之譽。宸旒妙簡，宦路橫翔。畫戟清香，兩中循良之選；英函蕩節，再持平準之權。胡不近天，尚煩易地？維三湘之錯壤，與五嶺以爲鄰。谿峒之險易搖，亟

須彈壓；狴犴之空未報，更藉哀矜。竚訖十使之庸，遠續九相之業。某自收朝蹟，今竊使華。以斂散而較平反，職雖不一；察貪廉而究利病，心亦何殊？敢趣登車，式符拜履。《雙峰猥稿》卷五。

賀趙憲交印啓

伏審涓剛布憲，入境觀風。周道載馳，與春俱到；嶽峰亦喜，無雲不開。敢修饋鯉之恭，庸贊拂龜之喜。某官冰霜其操，珪璧之姿。賀、白摘辭，早淪銀潢之潤；龔、黃奏最，屢更玉節之華。登瀛乃宜，浮湘則左。然而民歌來暮，士睹爭先。遙想褰帷，駐父老于節下；不妨緩轡，詢民瘼于道中。號令一新，歌謠四起。第宗城之已竦，恐使傳之難留。某司廩罔功，代庖猶媿。郊迎匪遠，將快睹于清明；臺治相依，更親承于博約。《雙峰猥稿》卷五。

賀留左相除亞傅啓

恭審重闡介壽，顯綍疇庸。袞服焜煌，已履元台之舊；篆車容與，更陞亞傅之新。異數鼎來，具瞻咸喜。某官鹽梅良弼，柱石大臣。活國深功，壽兩朝之元氣；鎮時定力，障四海之狂瀾。辭榮雖願于封留，戀闕未經于出晝。安長者之側，皆爲王言；以我公之歸，惟終相業。際堯門之鏤冊，祇禹命

以贊儀，八表禮成，貳公位峻。名雖稱于賞典，實有答于忠規。一話一言，既首推于德彥；三公三少，看序進于官班。徧紀太常之勳，盡歷中書之考。某俯慚郡最，驟躡使華。陶鈞塊圯之恩，竊思刻楮；宗社綿長之慶，適聽宣麻。燕賀厦之一成，鵲遶枝而三匝。敢因膚淺，并露誠忱。《雙峰猥稿》卷五。

賀彭舍人啓

伏審出綸左掖，載筆右均。登學士之瀛洲，已游仙界；侍玉皇之香案，更上清都。賢路方亨，吾黨胥慶。某官杏壇聖派，玉笥儒宗。學守遺經，爲飢食渴飲之具；忠形奏稿，多流涕太息之言。從召對于宸廷，亟來儀于學省。柏臺隨去，表知己之義同；芸閣曲留，蓋惜才之明甚。四海共知其霜鬢，一官始近于天顏。豈惟夾立以記言，遂可直前而論事。公心自慰，庶少展于宏圖；衆口交懽，謂即躋于法從。某自離表著，今政驅馳。故舊立螭，敢效彈冠之喜；因緣回鴈，亟修賀厦之恭。《雙峰猥稿》卷五。

賀鄭留守除吏部尚書啓

恭審召從留鑰，入侍凝旒。袞詠公歸，深副九宸之望；氈雖吾舊，實鄰二府之班。郵音速傳，輿誦胥穆。某官人今而學古，道大而德謙。持橐論思，每引繩而正木；建牙填撫，常白葉以流根。人歎輔弼，已十年之遲；公對朝廷，無一言之靡。去年趣覲，不日辭行。屹如長城之雄，護此大江之險。民望積極，天意渴思。果膺席問之前，奚尚履聲之識。股肱虛右，方宅揆以疇咨；喉舌居先，姑寄鄰而少待。佇須爰立，大慰具瞻。某登瀛頃接于清游，馳隰今供于粗使。斷蓬飄若，貢楮闕如。仰黃道之星辰，去天正遠；效朱門之燕雀，賀厦恭先。《雙峰猥稿》卷五。

通問江西權帥趙漕啓

北闕趨風，初識德容之粹；西山捲雨，今瞻使表之華。因雁回而繫書，望鷺飛而露悃。某官鄒、魯氣脉，臯、夔謀謨。政果而明，解體髀于牛刃；文高且敏，散雨雹于雷椎。騰踏朝班，從容郎省。屬當謀帥，安見輟才？鐵馬牙旗，式孚夔子之國；英函蕩節，政臨滕叔之邦。仗大器之少雙，建高牙而共二。左餐右粥，哺民之饑；後舳前艫，足國之費。外庸甫記，中詔趣歸。某骯髒多奇，婆娑欲

老。疆圻相接，豈惟鄰壤之分；封部獲安，猶有敝廬之在。欲言甚富，染翰難周。《雙峰猥稿》卷五。

迎潭帥朱殿撰啓

恭審出綍起家，建牙分閫。四方負笈，爭親道德之師；十乘戒塗，奪作詩書之帥。斯文未喪，吾道將興。某官心見聖人，名滿天下。格物致知之學，豈徒師弟之傳；救時行道之心，要盡君臣之義。然而州麾使節，出則撫摩；講席經筵，入而啓沃。每辭軒冕，歸卧山林。席間之丈不虛，戶外之履常滿。夫豈時之肯舍，其或道之未諧。今者一札新除，再辭弗許。灑神毫而親獎，表天宸之勉行。我克灼知，盍起作百城之福？達則兼善，要盡行六籍之言。某自媿庸迂，幸依巡管。重關啓鑰，政有望于發明；一舸浮湘，當自謀于親炙。《雙峰猥稿》卷五。又見同治《靖安縣志》卷一二。

賀朱帥交印啓

恭審占蓍得日，植纛班春。父老聚觀，皆頂天而鼓舞；學徒仝集，將借地以依歸。喜氣浮湘，懽聲震嶽。某官動靜語默，無息非真；用舍行藏，隨時各當。得賢爲重，知天語之難回；挈道俱來，覺人心之自向。矧臨新治，乃是舊游。登定臺而思于湖之醉吟，望祝融而憶南軒之聯轡。江山不改，歲

月驚馳。巋然獨存，慙屈元戎之卧護；足以任重，行遂大人之格非。某仰止高山，逢于湘水。尺書賀厦，蓋俗禮之未忘；丈席凝香，覬忠規之親受。《雙峰猥稿》卷五。又見同治《靖安縣志》卷一二。

賀湖北王憲啓

雲梯同路，早深維梓之情；玉節分湖，今竊澆瓜之惠。建臺伊始，馳牘恭先。某官鄉曲老成，海宇重望。笑吞餘子，氣善養于浩然；膏潤後來，文蓋迫于作者。範模學省，儀表丞曹。惟媚竈之弗能，乃夢刀而竟去。付前事于墮甌，公則何求？擇近輔以持麾，上方頓悟。俱疊勞于共理，亟倚任以平反。七澤之波瀾不與，五溪之氛翳如洗。空囷多暇，續成香草之篇；予環言還，合賦紫薇之句。某宦游聯事，鄰好分輝。何幸暮塗大庇之依，半是吾里平生之舊。一尊相屬，知尚隔于笑談；六轡周詢，當盡摹于條教。《雙峰猥稿》卷五。

通劉大諫陳情啓

朝廷正士，方首列于諫垣；門下書生，欲誠祈于恩造。倘不訝其直前而按劍，則必笑其不祥而躍金。然頃沐禹門之化鱗，且今復鄭鄉之索米。藉此以爲之地，干于獨有之天。伏念某識鑑早昏，學殖

又落。自叨進士之科級，未脫選人之火坑。人謀變化而掀騰，已獨回旋而踉蹌。蓋有挾者其售易，知無援者其進難。而況相馬者止觀牝牡玄黃，不復求超乘千里之足；嗜音者祇喜伊涼胡部，誰肯賞朱絃三歎之音？浩嘆此生，分付造物。其來挈挈，其容栖栖。然今公道一新，英材四集。委瑣寸木，尚思自售；突兀廣廈，可不謀安？涸轍無依，師門有請。昔文忠公之于坡、穎也，初收之于衡鑑，而後薦之于清朝；昌黎伯之于籍、湜也，始示之以範模，而終譽之于當世。偉人今出，盛事昔齊。加長綆垂汲之時，甚高屋建瓴之便。以文章之伯，所向爲人才之主盟；以臺諫之尊，出語繫天下之輕重。苟隻字片言之披拂，則一路諸司之奉承。伏望某官憫其孤寒，賜之特達。已拜鑄顏之惠，重施薦禰之恩。再念某鬢將颯于二毛，官欲書於再考。梗楠難種，烏兔易飛。其望卵而翼之，不啻渴而饑者。矧宸極倚大忠之稷、卨，而宰柄求同心之蕭、曹。恐匪朝伊夕之間，有並相合處之賀。位登二府，禮絕百僚，則攀援之愈難，雖叫呼而何益？飛聊城之箭，願早發于鳴絃；收滄海之珠，無亟懷于至寶。《雙

峰猥稿》卷五。又見康熙《西江志》卷一七三。

全宋文卷六〇八〇

舒邦佐 六

上張倉啓

士逢知己，理不待求，世未賞音，辭方有費。故伯樂一顧于冀北，何庸驤首而長鳴？維卞和三獻夫荆山，始至刖足而不憚。請言么麼，甚幸遭逢。某學同窺管之難，才甚拆線之短。肺肝雕遍，粗如女工組繡之文章；繩削不煩，未追前輩渾涵之氣象。方羞不善爲斲，豈期得與斯文！拔自塵埃，俾供筆硯。知我者鮑叔，匪徒擊節之再三；逢人說項斯，更廣推轂之萬一。同列爲之相慶，畢生懷哉此恩。古人尚得于神交，大賢豈遺于目擊？自當緘默，勿用躁求。然嘗不寐而思，至起搔首而歎。以先生之勁操，詔追即見于蜚黃；以賤子之寒蹤，奏剡才聞于破白。恐不俟駕，空歎噬臍，輒露忱辭，仰干麾節。然聞上之擇下，常略于遠而詳于近；今之薦士，多奪于勢而忽于微。略也故片善或收，而親近者必反覆而細看；奪也故尺書即取，而寒微者每猶豫而懷疑。細看則未免索瘢，懷疑則終成刊印。

惟其眼空四海，故立譚可判而有不俟詳；惟其節撼兩儀，故拔才自我而有不能奪。是爲全美，允屬我公。恭惟某官智運良籌，才高燕筆。將襲鈞衡之業，暫分斧繡之光。養氣淵源，雖富貴如探囊而未嘗肯屈是；讀書種性，雖朱墨如旋蟻而不病其超然。每憐搶榆決起地之卑，久有吹噓送上天之意。衮褒八字，願隨愛日以先來；鸚表一封，庶及春風而拜賜。《雙峰猥稿》卷六。

上吳倉啓

賜言甚寵，已懷采菲之深；爲計非忙，是亦望梅之切。伏念某才焉髮短，術則網疏。豹窺一斑，文未還于簡古；蝸爭兩角，訟安決于是非。身有孤寒，袖無闊區。雖定天山之三箭，尚須驪頷之雙珠。自供走趨，加惠推輓。着鞭先路，詎求速化之方；虧簣爲山，深恐前功之廢。而況及瓜時者八朔，颯蓬首之二毛。驚烏兔之易飛，歎梗楠之難種。倘近舍于甫澍，有識未收；雖屢獻如卞和，皆疑弗予。望華袞之一字，比中流之千金。伏望某官念無援者其進難，而垂成者其勢迫。丹砂九轉而化鐵，此特反手而可爲；畫龍一就而點睛，蚤使全形而飛去。《雙峰猥稿》卷六。

謝張倉薦舉啓

近舍遠取，知仁者之不爲；心肯命通，亦久焉而後定。欲一朝之勇決，破累月之遲迴。伏念某天與數奇，地寒影隻。在朝無援于蜉蟻，讀書空注于蟲魚。鼓瑟雖工，擊節誰聽？踰歲才聞于破白，清時絕覲于飛黃。祇欲問訊桑麻，按行松菊。鵬搏海運，非己獨無是心；水到渠成，此身且付造物。乃蒙大造，終弗忍遺，特于衆力交爭之中，畀此一寒寡援之士。誰歟弗察，尚此肆言！謂受知既在羣公之先，何掛名獨出諸子之末？不知試之詳者，乃以藝取；遲之久者，非以力爭。此其取予之大端，夫豈淺近所能測。矧拜鸚書之薦，尤爲虎節之先。如伯樂既顧，則誰敢議其疲駑？如匠石既求，則人豈疑其樗散？繼此獲叨于垂綆，率先皆自于推輪。自維缺然，何以得此！茲蓋伏遇某官拔士由己，報國以人。才高天柱而培塿弗遺，筆倒洞庭而涓滴猶取，遂令枯朽，亦入丹青。載觀落墨之甚華，端想立言之不苟。然某器卑且陋，未能養純粹之資；才澀而枯，何足當瞻縟之譽！更祈發藥，少稱品題。庶幾華袞之褒，紙上爲不虛矣；若謂明珠之報，門下豈少此哉！

《雙峰猥稿》卷六。

謝吳倉薦舉啓

如渴望飲，方貢芻言；若響答鐘，亟垂袞字。匪諸公之特達，無今日之遭逢。竊以河南之薦賈生，六太息之書顯漢；武陵之推杜牧，一阿房之賦鳴唐。代有偉人，力挽後進。然某懷恩薦口，無實汗顏。器小如筭，識昏似棗。文思簡古，恨無三歎之遺音；才欲雄深，靡待再鼓而索氣。頃奉少蓬之語別，勉依瑞節以乞靈。面北方謀，指南是請。豈謂厚明之譽，與夫老健之褒，弗自愛珍，輕加畀予！意善誘之切，則甯虛其美；使自反之愧，則力圖其新。不然宗工，奚此浪語？茲蓋伏遇某官經綸小試，信手成風，鑑裁獨高，有眼如月。將欲浚江西之派，許令嗣南豐之香。然而獎之過者人必疑，愛之深者誨亦至。更祈發藥，少稱品題。庶幾推轂之味言，紙上不爲虛矣；若爲啣珠而報德，門下豈少此哉？《雙峰猥稿》卷六。

謝京尚書薦舉啓

懇緘疊布，尚懷刊印之疑；薦表飛來，終軫維桑之念。啓函拜賜，環屋生春。竊以嚴助之薦買臣，相如之逢得意，俱繇里閭，吹送雲霄。然未若聽履上星，致身筆橐之貴；指劍干斗，拔才霞鷺之

鄉。前無古人，今見盛舉。伏念某百窮流落，一意歸投。每占大造之從違，用卜此生之窮達。矧于近制，可以兼收。望之不來，初驚蕉鹿之失；得之甚喜，旋聞塞馬之歸。妻孥細讀以懷恩，僚友傳觀而共慶。雖蠻觸之是非相與戰，予奪則宜；奈鷄蟲之得失無了時，公平何有？茲蓋伏遇某官拔士由己，報國以人，特于衆力之交爭，畀此一寒之寡援。豈徒闔郡聞者悅心，遙想吾鄉談不容口。然某尚有無厭之請，願推不倦之仁。政合浮圖之尖，難缺爲山之簣。知我者鮑叔，已蒙一字之褒；逢人說項斯，更借尺書之譽。《雙峰猥稿》卷六。

賀孫憲交印啓

恭審涓辰入境，攬轡觀風。誦白粲萬艘之詩，錦鄉又別；哦紫蓋衆峰之句，繡節初臨。矧楚萍乃舊治之鄉，而湘竹亦經行之處。撫江山其無恙，夾老穉以歡迎。某官遠追六一之風流，近復澹菴之氣節。文章特其餘事，忠義發于至誠。着脚蓬山，匪躬諫苑。自此超遷之後，夫何請外之堅？似欲令媚竈之差，故甘作乘輅之遣。其于名節，決有扶持。然而夜泊浯溪，元結之碑猶在；曉尋橘井，丁仙之觀尚存。少須此地以婆娑，佇見朝天而獻納。某卑棲小壘，密邇大臺。既得近于按臨，是將謀于親炙。夢尋三徑，雖不遠于及瓜；庇託萬間，庶可歸于全璧。其諸心曲，留埃面申。《雙峰猥稿》卷六。

賀周相交印啓

恭審受命判藩，涓剛入境。老農相語，長沙開府之幾百年；宰相鎮臨，盛事如今纔一二見。歡聲震嶽，嘉氣浮湘。某官柱石老臣，鹽梅舊弼。養氣之浩而輕富貴，俯就功名；推道之餘而爲文章，可追盤誥。入輔重華之久，親逢一道之傳。方隆巖石之瞻，遽勇急流之退。詔屢煩于分閫，辭終至于回天。忽念三年之勞歸，具存家法；豈比五湖之不返，止爲身謀。戒十乘以啓行，答九重之深睠。然而潞公由許而再相，富公自汝以重登。便恐鋒追，徑還氈舊。某頃蒙陶鑄，今倚帡幪。不惟修小侯事上國之儀，亦當講門弟拜先生之禮。宿官偏壘，雖尚阻于登龍；贊喜高才，幸可憑于回鴈。《雙峰猥稿》卷六。又見同治《靖安縣志》卷一二。

謝知建寧府鄭尚書啓

羣游綠淨，久知成就之恩；書到皇華，又拜吹噓之賜。惟頂天而知感，幾無地以可酬。伏念某學止小知，才拘近用。四十年州縣，蟻旋磨以徒勞；一二載京都，蠅附驥而奚取？匪云反哺，久矣倦飛。誤叨旒宸之知，驟畀繭絲之託。然而地號三湘繁劇之處，路當二廣往來之衝。五邑之籍幾何，所

入不償所出之衆；二使之星聯照，視遠不如視近之詳。方同履薄以凌兢，歛聽貽緘而褒借。劍曾華佩，既已假其寵光；璧可秦全，誰忍加于躡藉？施恩難報，懷德無窮。茲蓋伏遇某官魯國真儒，甘盤舊學。具瞻巖石，人久望其秉鈞；勇退急流，帝慙煩于分陝。已歌襦袴，即有袞衣。必恭每念于維桑，下體嘗叨於采菲。力加推輓，俾玷使令。某敢不思稱所蒙，自鞭其鈍。雖無飛肉，可即近武夷之山；尚有此心，誓不愧蒸江之水。庶幾勉勵，少答生成。《雙峰猥稿》卷六。

回方教授啓

一別家山，屢作蓴鱸之夢；雙封驛信，忽貽金玉之音。喜吾梓里之英，主是杏壇之教。可無尺紙，往迓前旌？某官學也海深，文焉春麗。董相上天人之對，幾奪龍頭；子厚爲衡湘之師，暫游鶚泮。合江添勝，石鼓增輝。不惟學子之依歸，益動吾人之鼓舞。蓋人生所喜，無如親舊之逢；而郡政所先，尤賴師儒之化。望公如渴，爲我加鞭。某止爲斗粟之謀，以代三牲之養。見鄉人而喜，深期聲歆之相聞；動天子之思，第恐絲綸之招去。不容久庇，預竊懷憂。《雙峰猥稿》卷六。

賀吏部趙尚書啓

恭審召歸玉陛，喜動天顏。職掌三銓，即畀王甄之舊；班鄰二府，更聽鄭履之高。禁路得人，朝紳增氣。某官仙源閒稟，寰宇大名。蓋世高文，壓董相三篇之對；平生正學，嗣伊川一瓣之香。自到帝城，亟陞政府。出分符竹，旋登使者之車；入長書林，遂捧從臣之橐。邂逅急流之退，舒徐植纛之行。初去雪山，携琴龜而是伴；重臨長樂，栽榕荔以成陰。閩蜀幾于周流，朝野爲之浩歎。上至側席，公駕追鋒。厥今弊源，莫如官冗。譬決水于不流之澤，前後相仍；能醫國于已試之方，脉絡自起。然而唐自勉而九相，周以旦爲三公，故實可稽，登庸非晚。某逖聞異數，殊激懦衷。函貢鱗封，先述四方之公論；厦成燕賀，後輸一己之私誠。《雙峰猥稿》卷六。

賀戶部邱侍郎落權啓

恭審顯膺天獎，正貳地官。總司會之權，冰銜雖舊；拜即真之命，風采維新。除目一傳，驩聲四起。竊惟禁路，莫重民曹。雖東南號財賦之淵，豈可斂箕而過取？而國家給官兵之費，又非畫餅之可充。多爲道御權御之高談，未聞君足民足之實利。有能恢游于肯綮之際，茲謂傑出于輩流之中。擢之

爲真，用以示勸。某官才兼數器，學綜九流。日光玉潔之文，橫流筆下；地負海涵之學，飽貯胸中。早鳴履于周行，旋分符于外郡。乘輶聽覽，吏膽落于威名；袖手經綸，衆口爲之浩歎。果膺召節，亟拜上卿，仍提史筆之公，遂總版圖之賦。謂錢當流地，豈可使帑藏之虛？然財非雨天，又必持根本之論。閱時能幾，奏效甚優。爰撤假齊王之名，用表真漢相之出。少持筆橐，即正鈞衡。某得于傳郵，喜至折屐。目凝天上，莫慙惠于賀燕之行；書繫湘中，姑傾倒于回雁之足。《雙峰猥稿》卷六。

賀戶部馬侍郎啓

恭審昨從憲部，進貳地官。考清朝獻納之班，雖均法從；總有國經常之費，此非虛文。必得真材，乃宜重寄。某官學窮蟠際，忠貫昭回。譬之疾雷震霆，莫言其敏；湛若光風霽月，如彼其明。簡記前旒，翱翔要路。郎星有爛，卿月揚輝。方啖蔗而入佳，歛拏舟而竟去。英函蕩節，四觀使者之華；鐵馬牙旗，一畀元戎之重。朝紳交歎，召驛趣歸。嘉向來持斧之風，已高乘傳；在今日畫衣之世，亟命持囊。民自以爲不冤，奸弗容于倖免。上推懋績，因念理財。若一孔弗遺，則恐焚林之太過；而百寶未給，又非畫餅之可充。衆人方歎于登天，妙手何難于流地。少究利源之本末，即登揆席以奮熙。某聞于傳郵，喜且不寐。司倉假節，政竊庇于版圖；賀慶馳緘，姑露誠于籤史。《雙峰猥稿》

賀留相進呈聖政會要加少保啓

虞書登御，鋪張萬世之休；漢相疇庸，陞進貳公之秩。光生宰路，喜動廷紳。某官開濟兩朝，經綸四海。胸中藻火，斷天下之大疑；肘後芝參，養民間之和氣。自毘初政，尤見老謀。以謂今日欲如曩日之安，當贊後聖恪遵前聖之治。爰彙重華之庶政，勒成有宋之一經。鴻筆摘辭，覽瑤篇而稱善；衮衣陪蹕，儲寶殿以多儀。矧以彌縫輔贊之多，復此潤色發揮之美。超陞亞保，庸答豐功。一話一言，願永持于國論；三公三少，看序進于官聯。某側聽告庭，阻陪賀厦。寫球圖以爲訓，豈惟觀二典之華；喜股肱而作歌，又將見三謨之續。《雙峰猥稿》卷六。又見同治《靖安縣志》卷一二。

回黃州趙守啓

一別六年，尚記笑談之舊；雙緘尺素，欵貽翰墨之光。歎別來烏兔之驚飛，喜近者袴襦之新詠。雖佩不忘之誼，已慚展慶之遲。某官派接金枝，名標銀管。筆端雋厲，摘賀白之詞章；胸次清明，富間平之事業。官所居而皆大，才無施而不宜。夫何進取之廉，尚屈藩宣之寄？然今治郡，多昔勝游。石亂濤驚，赤壁之風流猶在；山高月小，東坡之步履依然。不妨勝日以婆娑，高挹清風于疇曩。續書

循吏兩京之傳，歸聯宗室九相之名。此非諛言，自有近比。某媿焉朽拙，濫此驅馳。湖望淮而甚遙，未卜承顏接辭之日；瓊謝桃而莫報，況當投筆流汗之時。襟懷百千，筆舌一一。《雙峰猥稿》卷六。

回永州徐寺丞啓

千騎鼎來，嘗披樂霧；雙魚謙墜，復睹郇雲。既釋夫判袂之思，又喜此開藩之始。一新號令，四沸歌謠。某官抱負恢奇，發舒宏遠。光芒星斗，文章特其緒餘；踐履冰霜，名節爲之根本。有聲劇縣，策足清朝。影纓六院之聯，曳組三丞之列。夷途闊步，政當衆人酣富貴之時；厝火積薪，獨爲明主出治安之疏。一麾請外，爲己雖輕；九鼎益隆，謀國甚老。眷惟二水，素甲三湘。浯溪之真刻猶存，淡巖之奇觀無恙。意謂坐嘯之間暇，不妨弔古以品題。熟披長牋，乃餘太息。謂此兩鬪之俱斃，幾成首足之倒垂。頃雖一孔之弗遺，而乃公私之俱乏。然今以敏明之手，尚何憂盤錯之難？只恐賜環，靡容溫席。某周詢奚補，借助方新。一面笑談，雖難先于卜月；千里利病，幸垂告于因風。寸襟所儲，尺紙難究。《雙峰猥稿》卷六。

回吳郴州啓

回鴈相逢，每恨分襟之遽；憑熊坐嘯，喜聆開府之初。諒舊政之已孚，覺新恩之未洽。某官玉匙啓鑰，金薤垂篇。隼譽橫馳，早已期于臺閣；宦游幾徧，晚方上于蓬瀛。雖久屈而後伸，惟獨行而特立。弗肯枉尺，甘作夢刀。繫橘井之春偏，藹棠陰而疊芾。泮宮芹藻，教蠻獠以詩書；武城絃歌，化劍戟爲錢鏹。自一命今成于三命，而後來殊勝于前來。已驗之方，與嘗試者不侔；相習之器，與扞格者有間。城郭皆是，但年非丁令之千；家世傳芳，又治見吳公之一。袴謠轉達，綸詔催歸。某乘傳何功，同僚有幸。共千里之月，雖不隔于心期；報五朵之雲，猶有慚于舌在。《雙峰猥稿》卷六。

回項正字謝列薦啓

恭審捧詔神京，試言禁地。奏篇徹御，皆驚議論之過人；闊步登瀛，方信神仙之在世。矧聯名如三學士之貴，同把袂爲羣玉府之游。賀厦方謀，墜函先貺。至謂逢人而說項，欲令私謝之及張。敬誦高文，難當盛德。某官洙泗嫡嗣，荆楚真英。人品甚高，踐履要如前輩；筆端更妙，文章自成一家。然而東游會稽，西入巴蜀，夫豈至寶橫道而不顧，是蓋良賈不市而深藏。對三千字而日未斜，今雖騰

踏；然九萬里則風在下，匪自吹噓。若夫首歲之薦章，與彼諸公之交奏，是特借君而爲重，庶無議我之蔽賢。乃蒙謙虛，反加賁飾。紙尾更形于誨藥，私心尤切于感銘。某倘未引歸，當佩斯語。如女子有家之說，知必待于行媒；讀方臯相馬之篇，恐難迫于上駟。其諸誦詠，罔究編摩。《雙峰猥稿》卷六。

全宋文卷六〇八一

舒邦佐 七

回徐永州啓

瓜時將代，力祈祠館之間；芝檢趣歸，許訪書林之舊。拜新恩之優渥，認故步以遲回。免奏甫騰，賀緘先墜。茲蓋伏遇某官珩璜重寶，韶濩和音。頃者朝行，上厝火積薪之疏；稱乎詩伯，有補天鍊石之篇。請外九宸，惟良一永。政用中而斟酌，事隨敝以更張。以至畫舫成橋，步無病涉，新松植徑，行得餘陰。觀寸地之有餘，想郡齋之無事。剡章還上，追詔即來。每深交舊之情，曲借吹噓之論，遂令鈍質，更玷清班。某戒僕束裝，登途俟命。浯溪回望，既驚倚玉之難；毛穎凍呵，更乏報瓊之腆。《雙峰猥稿》卷六。

賀黃察院啓

恭審疏恩北闕，分察南司。橫壁水之經，範模有素；執霜臺之簡，綱紀方新。太平所基，善類有恃。某官學該而識正，氣勁而貌和。條屯田之便宜，營平智略；撮長編之機要，溫國規模。觀其披肝膽之忠，可以任耳目之寄。果膺眷簡，親畀抨彈。然士在平時，恨弗司于擊搏；及身居此地，常自作于遲回。竊知孤高，動多雋偉。願以君子、小人爲上而區別，然後近臣、侍從以次而階升。某欣聽顯除，適叨收召。抗章乞免，恐未謁于門闌；引筆輸誠，敢先馳于竿牘。《雙峰猥稿》卷六。

賀楊察院啓

恭審楓宸降命，柏府升賢。數月徘徊，方觀弄印；羣書博極，果得名家。除書四傳，驩頌一律。某官詞章龍勺之古，胸次玉壺之清。模範芹宮，壽孔、顏之氣脉；絃歌花縣，襲卓、魯之芬芳。名徹九宸，身游六院。因憤浮文之敝，力陳務實之言。忠竟悟于凝旒，治深戒夫畫餅。亟從宮教，峻陟臺抨。天日清明，正聖主大有爲之會；風霜擊搏，亦賢者不可失之機。少別薰蕕，即聯筆橐。某欣聆顯用，適奉召音。免牘方陳，未快乘驄之睹；賀緘敢緩，先憑回鴈之傳。《雙峰猥稿》卷六。

謝余守薦舉啓

伏以薦口犯嚴，明府政雌黃之始；謀身脫選，小人當破白之初。薦之始則選必精，舉之初則望必切。方懼兩難之相值，倏回一笑以生春。面授剡章，心藏鉅德。伏念某一寒家世，九折名場。東抹西塗，已非三五少年之日；南飛北走，止爲斗升求活之謀。自從衡嶽之披雲，頗類樓臺之近水。然而靜觀世態，惕有退心。蓋彼非搖尾以乞主人之憐，則必能銜袖以出貴人之字。揣無二助，誰錄寸長？是以徘徊從事三府之間，不作吹噓送上九天之夢。風搏海運，非己獨無是心；水到渠成，此事且付造物。豈期枯朽，先入丹青。誦薦墨之甚華，覺汗顏之如洗。蓋以得情勿喜，寧失不經。初無健吏之長，徒守書生之說。塵埃撲面，牒訴裝懷。已斷吟江落之楓，無復夢池生之草。而此寬平之譽，與夫雅麗之稱，自視欲然，將何稱此？茲蓋伏遇某官愛斯民如父母，待屬吏如友朋。十萬戶生聚之多，悉令奠枕；二千石循良之最，方議賜金。騏驥追風而弗棄駑駘，棟梁千日而肯遺樸櫟？臺欲同于延郭〔二〕，人先被于鑄顏。某敢不鋤舊學之荒蕪，跂前編之欽恤。知我者鮑叔，已深懷獎拔之恩；逢人說項斯，更願廣提撕之助。《雙峰猥稿》卷七。

〔二〕延郭：查校本作「始隗」。

新除張侍御賀啓

恭審演綸西掖，專席南牀。秉筆立螭，方夾玉皇之香案；峨冠戴豸，歛陞御史之霜臺。太平有基，善類所恃。載觀臺長，多用序遷。六察院之分，必藹抨彈之譽；三獨坐之貴，始專雄劇之司。未有擢自右均，竟躋橫榻。伏讀除目，仰測宸心，蓋將借路于風霜，儲作異時之霖雨。譬如虎在山而藿不採，然後石維巖而民具瞻。此上所期，亦衆素望。恭惟某官孤忠身許，正學家傳。胸次九流，凜凜濟時之略；筆端萬象，煌煌貫道之文。早際重華之知，已處司宗之貳。經綸未展，恬退自如。暨遇重明，亟頒一劄。長江萬里，暫持將漕之權；列位九卿，即應太常之選。榮夾紫宸之侍，遽先白簡之持。惟其懷鐵石之心，可以搖山嶽之動。方聖君大有爲之日，亦賢者不可失之機。願以君子、小人爲上言之，然後西樞、東府歷階升矣。某逖聞親擢，倍激懽悰。一馬乘驄，共喜正人之用；雙魚緘素，少伸下執之恭。《雙峰猥稿》卷七。

賀林帥除兵部侍郎啓

光膺芝檢，歸覲楓宸。穿晚仗以趨班，青氈復舊；陟夏卿而率屬，紫橐維新。幾年屈藩宣屏翰之

勞，一旦擢言語侍從之貴。自天上吉音之播，覺湘中喜色之多。恭惟某官節撼乾坤，名喧宇宙。以聖經當鼓吹，以直道作冠裳。夢想前旒，翱翔前路〔二〕。彌縫周袞之職，已逼台星；藻繪漢蓺之儀，愈高卿月。屹平生之定見，歷萬變而不搖。甘作夢刀，弗肯枉尺。殿邦夔子，雖君命而敢違；分闔星沙，洵民情之願借。峻書殿壁奎之職，移潛藩牛斗之麾。何九霄亟下于鋒車，蓋四海共知其霜鬢。入前夜席，應知不及于賈生；出望春宮，疑是復求于商皓。進掌朝中之武部，知非紙上之文儒。玉筍持荷之甚榮，金鼎望梅之尤切。諒不旋踵，命作和羹。某側聽傳郵，喜至折屐。欲賀已成之厦，披霧無從；第同所憩之棠，聞風自舞。《雙峰猥稿》卷七。

〔二〕前：疑誤。

上豐漕啓

龍門岌嶭，便風未挂于片帆；虎節驅馳，封侯得輕于萬戶。既快先睹，輒敢自媒。或云不諂于躍金，必也有疑而按劍。然古人捫虱而談當世之事，遇合止在于片言；識者知馬而空冀北之群，顧盼亦惟于一過。情苟相契，理不待遲。何必三上書，始逢一舉手。恃此無恐，僭焉有陳。伏念某學淺而蔽深，齒強而才弱。著書將以傳世，欲撞破烟樓而無此鞭；爲政志在活人，欲擊碎水甕而無此手。蚤敢

云于鸞棘，今政墮于馬曹。羞面見人，低頭搏飯。小大之獄不能察，常如痛癢之切身；出納之吝謂有司，但覺塵埃之滿袖。自憐不肖，可謂至愚。以二中四下之才，了三平二滿之事。而況懶掉乞憐之尾，恥求厚祿之書。鼓瑟雖工，擊節誰聽？踰歲方聞于破白，清時絕覲于飛黃。自斷此生，分付造物。矧古道一頽之後，當仕途九折之艱。朝廷以拔才而養國脉之根，縉紳以薦士而買權門之笑。固有朝携闊扁，暮即光華。執此爲百發百中之機，目之爲萬舉萬全之策。間遇慷慨者，亦徒太息焉。蓋以勢雖牽聯，理難拒却。諫坡言路，誰無避禍之心？政省從班，皆有求福之望。勢不獲已，情更可憐。側聞下風，殊激懦氣。公之薦士，不肯以人而以己；士之求公，不敢挾賢而挾誠。洗盡一時凡陋之私，端是八使澄清之表。得聞此奇特之舉，夫豈無距躍之心！若不能鳴，是爲自棄。茲蓋伏遇某官所立卓爾，善養浩然。爲清朝氣節之宗，疾風知勁草；有先正典刑之舊，此笏乃甘棠。自扶節于大臺，甚蜚聲于屬部。案牘如山，而親爲之剖決；朱墨旋蟻，而不累其清明。吏則冰霜，民焉雨露。當三春之晴麗，駕六轡以諮詢。止舍而察官吏之貪廉，駐車而問父老之疾苦。要令楚江闊遠之地，如近堯階咫尺之天。然巡行郡國之初，政搜拔人才之際，伏望主盟公正，收拾孤寒。俯憐搶榆決起地之卑，願借吹噓送上天之力。得之眉睫，插以羽翰。求之與，與之與，誠干造化；知我者，罪我者，盡在《春

回廣西方漕啓

恭審疏綸南下，易節西馳。燕賀陳情，盍先到青羅之水；鴛封下逮，反遠來紫蓋之峰。睦鄰雖識于鳴謙，不敏祇多于自訟。某官九臯鳴鶴，五聚靈龜。鑰起玉匙，貯胸中之四庫；篇垂金薤，倒筆下之三江。從發軔于亨塗，久蜚聲于宦海。二千石與共理，甚愜羣心；諸大夫皆曰賢，遂交薦口。受知丹宸，將命皇華。爰念南廣總數十州之繁，其去北闕殆百餘驛之遠。彼既平反而有效，此宜飛輓以更馳。頗聞漕計之贏，亦資鹽筴之利。頃雖更轍，今幸復旣。然而輕動利權，夫豈無扞格之處？既逢大手，又何憂盤錯之難？竚觀流地之多，定卜朝天之近。某司倉何補，庇厦焉依？取斧伐柯，豈但師于匠誨；殘膏賸馥，又將乞于鄰醯。《雙峰猥稿》卷七。

工部袁侍郎賀啓

恭審曉禁出綸，冬官貳職。舜曰俾予，從欲既不犯于畫衣；垂哉命汝，共工宜光持於紫橐。自擢朝紳之望，愈增禁路之高。恭惟某官天宇清明，神鋒峻拔。名魁四海，與星斗爭煥其文；氣蓋諸公，壓嵩岱不更所守。蚤橫經于學省，旋提筆于著庭。良史殺青，望郎圍錦。一麾而爲太守，再見而拜上

卿。多所平反，不畏強禦。誰歟怙勢，欲私縱大理之囚？公也發奸，乃反落御史之膽。上曰獻納論思之地，畀此剛明正直之臣。請讀《車攻》八章，皆因備器而復古；毋謂《考工》一記，止言創物以示人。頓新起部之規模，兼冠賢關之軌範。隆恩還至，巨用可期。某喜聽傳郵，情因躍冶。想夔龍會集，扈翠輦以方新；而燕雀何知，第朱門之來賀。《雙峰猥稿》卷七。

迎趙憲啓

恭審顯拜雲章，榮更霜節。自司倉而持憲，益專臺治之尊；既出嶺而浮湘，庸示公歸之漸。統臨所暨，鼓舞斯同。恭惟某官四海真英，五陵間氣。流波濤于筆下，賀白詞章；粲日月于胸中，間平事業。三朝通貴，兩郡持麾。峽水融川，變作有襦之詠；洞庭青草，遂煩衣繡之行。戴白垂髻，左餐右粥，遺愛多留于荔子，去思每切于榕陰。遂勞四牡之光華，還領五羊之斂散。如子見母，如物再春。遠民甚驩，公論則鬱。謂五嶺皆炎之地，衆所遲回；而六轡如濡之車，獨何淹滯？亟命黃茆之別，來爲紫蓋之游。或曰湖湘，曠焉土壤。此方久矣，與鳥言夷面之雜居；習訟囂然，況雀角鼠牙之難辨。此俗之所深病，而愚以爲不然。凡下俗之隆污，視上人而向背。召伯聽而訟息，臯陶明而刑清。得人如公，何遜于古！然睹樞臣之領袖，嘗爲使表以驅馳。親結九天，頓陞兩地。維城已竦，繼踵何難？某白屋一寒，青衫十稔，墮在獄吏之數，徒守書生之言。然而疑罪惟輕，慘者惜其漏網；得情勿喜，

黠者笑其坐癡。自知其難，何恃不恐？有香一瓣，政欲參避席之餘；庇厦萬間，豈但作容身之計！霜催九月，秋滿千崖。願徐行李之驅，亟有泥芝之詔。《雙峰猥稿》卷七。

賀謝大諫啓

命出詞垣，位當諫省。號真御史，已竦一臺之端；爲上大夫，遂陟七人之長。華夷增震，風采愈新。恭惟某官于孔孟宗派傳心，于韓柳關鍵落筆。鄉譽齊三劉之月旦，家聲繼二謝之風流。半生州縣徒勞，但時夢靈運之春草；一日旌車亟召，如忽起安石于東山。作諸儒領袖之官，任九重耳目之寄。不沽激以市直，不原貸以容奸。必衆口之共憎，爲十手之所指，始動筆端之鷹隼，弗置道上之豺狼。徒瞻外貌之甚溫，誰識剛腸之不屈？凡此霜臺之雋偉，亦我艮齋之緒餘。獨深丹宸之知，亟正青蒲之召。陽子不談細碎而有待，鄭公轉覺嫵媚而可親。大人格君非，少勞補袞；宰相先德望，行聽宣麻。某久疏樂霧之披，屢拜郇雲之賜。逃聞成命，倍激懽悰。朝有直臣，但聽將軍之好語；門多喜色，難參賀客之後塵。《雙峰猥稿》卷七。

回姜判官啓

馬蹄及境，將快睹于景星；雁足傳音，歛暗投于明月。雖贈桃固當報玖，然促柱安得和聲？某官練達政經，飽嘗世味。官所居而必大，才何用而不宜？對庭松而吟哦，頃已入湘水嶽山之境；泛蓮池而遊戲，旋又落蠻烟瘴雨之鄉。今雖華表之重來，甚勝邯鄲之故步。衡之爲郡，公所素知。民健而牒訴既煩，帑空而支吾不足。賢使君屢歎，短袖何以回旋？老成人肯來，熟路易于鞭策。第虞環召，靡俟突黔。某以水雲漁釣之身，供朱墨塵埃之役。迷途大錯，駟弗能追；歸璧圖全，羊誰鞭後？正賴藥石之誨，更祈厦庇之餘。跂望前旌，不覺折屐。《雙峰猥稿》卷七。

回高檢法啓

名滿龍津，同住閩中而未識；宦游鴈嶠，翻成客裏之相逢。自聞獵獵之行旌，已動欣欣之喜色。方謀往記，先辱貽緘。披翫至三，感藏以百。某官玉淵富學，金薤垂篇。名父子之書科，難弟兄之聯屬。斫桂方踰于一紀，泛蓮已到于三湘。惟茲壤地之繁，雜彼蠻獠之悍。民輕犯禁，郡鮮空囹。雖彈壓湖山，威重自歸于使者；然平反獄犴，斟酌政賴于仁人。竚聯一鶚之書，歸近六龍之侍。某墮在衡陽煎急之地，無復唐人燕寢之香。烏哺爲親，雖已沾于祿養；鶯鳴求友，政有望于鄉情。敢祝加鞭，

蚤符聽履。《雙峰猥稿》卷七。

到任通廣西趙帥啓

界三湘歛散之司，誤叨隆委；望五嶺清涼之國，正邇餘陰。矧嘗試之尤難，繫講明之是賴。適方弛擔，敢緩貢函！某官識自著而知微，學由博而趨約。軒昂器局，等嵩岱以俱高；炳蔚聲華，引星辰而直上。宸廷妙簡，朝路徧儀。晝寢凝香，暫分符于右掖；夜詢前席，即載筆于左均。天睠愈深，地望逾峻。持紫荷之橐，已居言語侍從之班；建碧油之幢，尚爲禮樂詩書之帥。瘴雲不動，葵水安流。江帶山簪，恍記韓公之詠；梅花雪片，重吟杜老之詩。諒八桂之難留，正三槐之虛待。某違離滋久，溯泳惟深。不謂相望數十驛之程，乃逢廣庇千萬間之厦。光分鄰燭，豈但假于清輝；覆發甕天，更願聞于警誨。精誠雖切，筆舌難周。《雙峰猥稿》卷七。

賀耿提點啓

恭審帝出新恩，臺臨前治。覽規模于玉節，既忻舊物之復還；大鼓鑄于銅山，又喜清朝之足用。先聲益著，後祉鼎來。某官玉雪清規，《箭韶》古韻。胸中經史，燦星斗于一天；筆下詞章，瀉波濤

于三峽。前旒簡記，夷路騰驤。分置中都，啖蔗漸入佳境；乘輅外部，鞠草幾徧園扉。洎司貨泉，大裨邦費。徒返剡溪之棹，起分歙郡之符。民得莫居，方拜賜金增秩之寵；上思舊績，勉爲輕車熟路之行。心經利病之詳，則與嘗試者不侔；身履險夷之熟，則與踰度者有間。要知方已驗而再用，豈但珠旣去而復還？權子母之重輕，想應流地；慶君臣之會遇，即報朝天。某頃濫銅章，誤蒙采菲；今叨泥軾，政賴建臺。何幸末途，獲依廣廈！昔昌黎三爲鄭公之吏，茲已再焉；在冀部一有孺文之天，斯爲二矣。其諸悃悃，罔究編摩。《雙峰猥稿》卷七。

賀淮東劉總領除卿移淮西總領啓

恭審上九卿之仙班，自天有命；司兩淮之兵計，易地皆然。雖自東徂西，不無少勞；然明效大驗，蓋已具試。先聲久著，衆志皆孚。某官冰貯玉壺，露凝仙掌。胸襟真解，殆不見于全牛；几案生風，可悉空于凡馬。宸旒妙簡，朝路橫翔。夜宿太常之齋，日耀郎官之錦。弗能媚竈，甘作乘輅。將浙部之均輸，奉江臯之轉漕。上謹數處儲胥之護，公總諸道給餉之權。鞭算日高，鎧屯宿飽。爰念江左控臨之要，莫如建康形勢之雄。烟橫鍾阜而萬竈增多，潮滿秦淮而千艘競入。雖權視彼而均重，然兵聚此而實繁。暫畀王氈，即調伊鼎。某逖聞除目，倍激懽惊。戰士歡聲，想見漢軍之喜；史臣直筆，重觀晏傳之書。《雙峰猥稿》卷七。

全宋文卷六〇八二

舒邦佐 八

賀沈惠州除廣西憲啓

恭審奉詔按刑，涓辰視印。且西廣總二十州之衆，去北闕有數千里之遙。上謂遣使平反，當加遴選；公既治郡書最，特用褒遷。庶使遠民之無冤，又欲循吏之知勸。旁觀盛舉，敢緩賀辭！某官學綜九流，才兼數器。胸襟湛若，光風霽月之清明；局度粹然，璞玉渾金之溫潤。早上巫山之峽，嘗持蜀道之麾。爲愛東坡白鶴之游，來尋羅浮朱明之勝。褰帷能幾，有袴重歌。盍醴賞于漢金，乃超陞于范轡，意令畫戟，爭慕繡衣。因一郡之龔、黃，致百城之召、杜。然而臯陶選而虞民不犯，士會用而晉盜自奔。側聽囹空，即膺環召。輟青帶碧簪之詠，吟紫薇紅藥之詩。某邸目初傳，懽情逾切。三湘五嶺，政分鄰燭之光；尺素雙魚，少伸賀厦之敬。《雙峰猥稿》卷七。

賀顏漕啓

恭審塗芝中禁，輓粟外臺。九陛恩深，難戀家居之樂；三湘望切，爭觀使節之來。有如鈍庸，尤幸親炙。敢先賀厦，敬致傳郵。某官高孔門德行之科，凜唐臣忠義之氣。平生踐履，如砥柱之屹中流；爲世老成，非喬木之謂故國。自陞天陛，蚤上霜臺。照耀郎星，光華卿月。擢之言語侍從，筆橐生輝；中焉原隰驅馳，湖山自得。本無心以出岫，歛勇退于急流。暇佚珍庭，琳琅醉墨。嚴宸側席，溫詔起家。喜還舊日之王氈，尚擢今來之漢繡。帝云湘楚，地界蠻徭。不但恃于轉輸，亦且多于補助。木牛有驗，更煩鞭算之高；金馬遄歸，已報鋒追之近。某仰高久矣，聞命躍如。匪徒望履之可依，又獲同舟而相濟。以飛輓而較歛散，分職雖殊；究利病而察貪廉，此心則一。敢露腹心之蘊，并陳面目之書。東秩束裝，南薰發軔，願加嚴于次舍，庸上副于宸旒。《雙峰猥稿》卷七。

通京相啓

翼軫名藩，來事東諸侯之長；浦山壯觀，新覘大丞相之居。雖坐政事之堂者，願中外以無私；然官通德之鄉者，喜歸投之有路。瞻輝東閣，奏記西曹。恭惟某官量吞八極而有餘，身載兩儀而不重。

胸中藻火，斷軍國之大疑；肘後參芝，養宗祊之壽脉。疇昔張壇而通二國之好，與夫植纛以護四川之雄，禮折虜酋，仁行蜀道。昔富公因和戎而使北，潞國爲靖寇以鎮西，各厲節以救時，並宣麻而拜相。矧兼二美，宜正三台。自裨翼于初元，尤緝熙于庶政。乾坤寧謐，日月清明。輔贊彌縫而功襄密勿，勞來匡直而化洽甄陶。瞻前紀配，頓開章水之天荒；續後大書，盡復中原之地志。延登左席，首冠冢司。畫遍雲臺之勳，歷盡中書之考。某才猶髮短，智與齒疏。墮在百僚之卑，未脫七階之選。著青衫而欲破，撫白首以長驚。幸觀卷雨之山，喜識降神之嶽。當伊尹作阿衡之日，聞孔子于鄉黨之時。位極貴于面槐，禮不忘于恭梓。輒持么麼，仰丐陶鎔。或畀以塊圯之洪鈞，或賜以吹噓之重語。如晴一點，則畫龍欲飛；如丹九成，則凡骨可換。蟲臂乎，鼠肝乎，已委形于造化；雄飛也，雌伏也，悉聽命于生成。《雙峰猥稿》卷七。

吏部余尚書啓〔二〕

恭審榮膺鳳詔，歸覲龍墀。霖雨思賢，便合迎于公袞；星辰聽履，尚姑復于吾氈。然總課于三銓，已接班于二府。以是密占于上意，其賀不止于今朝。恭惟某官操履剛方，器質凝重。事來立斷，有著龜先見之明；物莫能搖，凜松柏後彫之操。蚤逢慈宸，繼遇重明。皆辱深知，徧儀華貫。是以攄彈于臺治，與夫繩尺于銓曹，快矣霜鵬，孰不膽落？了然金鏡，靡有毫私。公道賴以維持，正論倚之

開闢。從容八座，密邇三台。興忽動于江湖，守遂煩于管鑰。訪六朝于暇佚，民自安之；肅萬竈于營屯，軍無譁者。雖金陵之結戀，而玉陛之懷思，一節趣歸，扁舟明發。甚善甘盤之舊學，有同季子之來歸。適兩地以溢員，命六官而爲長。非云熟路，實曰寄鄰。何待來年，使宅百揆？某分符秋浦，嘗切帡幪；假節火維，政依造化。鵲徒枝繞，莫登夫子之門牆；燕賀厦成，姑效小子之竿牘。《雙峰猥稿》卷七。

〔二〕查校本題下有小字注「端禮」二字。

與長沙劉尉啓

簿書供職，我慚朱墨之徒勞〔二〕；劍槩生春，公以功名而自許。聞慷慨英風之甚久，幸周旋官路之相逢。傾倒寸丹，剪裁尺素。恭惟某官祥開日角，瑞應星躔。霽月光風，了然明白；輕車熟路，迅矣驅馳。要留芳蘭菊之階，且未宿梧桐之掖。百里之內，一塵不驚。春風多賣劍之牛，夜月無吠村之犬。波餘及晉，盜敢奔秦。兵既息于潢池，門即趨于青瑣。某學焉雞肋，進也羊腸。丹桂晚攀，黃楊閏厄。自起鮎魚上竹竿之笑，姑爲鼠雀盜太倉之謀。幸及戍瓜，得依鄰燭。此疆彼界，雖云縣境之分；賸馥餘膏，正竊壁光之照。和風扇物，遲日麗山。願精六氣之調，順接百祥之至。《雙峰猥稿》卷

〔二〕慚：原作「暫」，據查校本改。

賀林察院啓

天庭出命，言路得人。肅我清朝，方切新天子之念；叶于衆論，獨膺真御史之除。此事久無，有識相慶。竊謂朝廷紀綱之選，莫如侍從薦舉之公。然以一人譽而用之，尚幾偏信；若諸大夫皆曰賢矣，允謂僉諧。是宜六察之峻遷，首用三賢之合薦。某官孤忠照世，正學師心。歲寒而柏不凋，平生自信；風疾而草與勁，衆目皆知。雖清議之翕隨，亦丹衷之素賞。爰從宮教，擢自臺評。正當風霜擊搏之時，況值天日清明之始。必如鸛而逐雀，肯舍豺而問狸。先以君子、小人爲上言之，然後諫官、宰相歷階升矣。某歛聞新制，殊激懦衷。鳳凰鳴朝陽，想見衆鳥之喜；燕雀賀大廈，敬修饋鯉之儀。

《雙峰猥稿》卷七。

雙峰猥稿自序

文章一技耳，講磨習熟，自幼而壯，壯而老，始迄於成。雖天資高妙者或然，矧積習而爲之者歟？僕早困舉子業，竊第後方學四六語，以蟲篆餘習，喜屬對偶。試吏善化，時鄉曲先達尚書劉公宰長沙，文章之伯也，又曾爲辛丑省試官。僕以晚出門生之禮事之，每蒙獎誘。一日，謂僕所通同官書啓，皆相傳觀，甚相敬也。然四六當以意勝，因摘誦汪彥章《觀進第二表》、晁子西《賀汪聖錫加學士再任成都》、《回興元王帥啓》中數語爲驗。僕心領意會，自是不復專事駢儷。每作必求意勝，間舉似以就正，尚書每可之。再調衡之糾曹。始至之日，諸公多以筆硯相委，徒美無箴。後孫侍郎從之主憲臺，命攝檢法官，託作數啓，每見稱善。暇日，從容叩之，劇論四六貴於簡嚴，如黃山谷詩，一字不可苟。因謂吳仲權來爲常平使者，其論文尤高，至必相知。及吳正字來，即處以文字之職，間爲芟一語，更一字，輒如昔人用朔方舊軍，號令一施，而旗幟益精彩。得其一二啓誦之，雜以詩句小說，變化出入，真有奇趣。故自得劉之說而知以意勝，得孫之說而知以嚴勝，得吳之說而知以奇勝。他如張尚書子儀之論，謂光新中貴純熟，純熟中貴光新。光新、純熟，二者當兼。同年李恭甫在長沙，評諸公及僕之作，以爲有橫放者，有縝密者，有精巧者。是皆足以爲予之警也。方欲竭思以爲，庶幾晚年有成，風痺乘之，投紱西歸，老於三徑，目昏於觀書，手倦於執筆，不復記憶舊作。邁子念其生平

勞甚，併與詩文哀之，釐爲若干卷，鋟木以衍其傳。竊自歎曰：「吾之文，未必可傳也。獨有志無成，技不加進，今猶可惜耳。」因書其所得如此，抑願借後山「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句，回向江西諸君子云。歲甲子四月佛出世日，舒邦佐漫書。《雙峰猥稿》卷首。又見同治《靖安縣志》卷一二。

真隱詩集序

《真隱集》者，靖安釋氏子權巽中詩也。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自黃山谷、陳無己以下，纔二十五人。巽中與東溪可正平爲詩，名相齊，人目爲「瘦權病可」。徐師川《畫虎行》卒章云：「即今耆舊無新語，尚有廬山病可師。」正平詩筆高妙，自可想見。巽中少時瀾翻百氏，長無意功名，平生所蓄，皆發于詩。《題洪崖橋》有「怒翻銀漢浪，冷下太古雪。跳波落丹井，勢盡聲自歇」之句。讀者擊節奇賞，由是轟轟有能詩聲。一時擅詩名如徐師川、蘇養直、汪彥章、王性之、立之，僧覺範、正平，傾意與交，有唱斯和，金鳴玉酬。師川跋其詩云：「巽中下筆，豪特之氣凌跨前輩。予每見之，未示名字輒能辨。大率如得李北海字，字外出骨，骨中藏稜，讀之者當置軸紉繹，想見靜坐時也。」覺範云：「邂逅雙林，對牀夜語，聽其誦近詩十餘篇，令人骨清氣爽，通夕不寐。」前輩不浪許予，此數語落人間，與此詩俱不朽，何用後人措辭。第向來芬芳人口者，流傳十數篇，觀者恨未見其全，如太白殘月，閃閃窗几，而全漢之光芒未露也。臨川許公宰靖安之明年，政平俗寧，棠陰訟簡，

婆娑文字間，得其詩全集，諷咏不釋。而大帥給事程公以鴻儒碩望擁節南服，鎮以清靜，令修庭戶，化行湖山。暇日搜遺採古，而真隱詩因得上於大府。意其間豈無「隔林髣髴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之句，如參寥道人得東坡先生賞音者。朱絃古調，一經品題，則是集也，播傳士夫間，將家有之。此所以爲巽中今日賀而特書其顛末如此。某與巽中生同縣，與其宗人游，得出處甚詳。晚年宴坐祖席，雲水淡如，獨酷愛詩。每得意忘形，作推敲之狀，出門數十百步忘返，不知者意其狂于酒也。此集遞相傳寫，不無魚魯，然謹昔人「白鷗沒浩蕩，采菊見南山」之戒，不敢以意逆之，姑俟博古能詩之君子。《雙峰猥稿》卷九。又見同治《靖安縣志》卷一二。

訓後

惟余之在職，存心處事，務欲上通天意，下合人情。買田築室，勤儉得之。後世子孫，優必聞于詩禮，勤必苦于耕讀。教子擇嫻，慎終追遠。毋螟蛉異姓，以亂宗祧。毋勇狠非爲，自罹刑憲。倘違是言，則必爲人指笑，曰：「舒通直郎子孫所爲如此！」可不慎哉！《雙峰猥稿》卷九。

雙峰堂記

余竊第歸，厭舉子業平生纏繞肺腑，欲以古書一澣之。家近市囂，耳聒心蕩。一日，窺後園古木環合，桑柘蒙密，平林高峰，如竦如揖，出沒隱見，去城市不步武，而得幽人隱士之勝概。築堂三間，尾以一軒。堂之中，有二山闖以入。開牖迎之，晴則髻綰鬟結，蒼翠玲瓏，不黛而綠，不櫛而勻；雨則飛雲浮霧，溟濛其間，舒卷濃澹，變化無常。霽耶雨耶，無不娛目。堂名「雙峰」，誌其實也。軒不壁而窗，環修竹，植名花，竹簟紗幮，藤牀石枕。夏日虛閒，清風颯至，不減羲皇上人。名以「北窗」，志其宜也。面堂鑿兩池，無活泉，雨則溢，名曰「天澤池」。上有橋，觀月尤宜。新蟾弄影雲霄間，摩挲烏藤，牽挽繩牀，或坐或倚。少焉，月色如冰雪冷浸，則恍若廣寒，不覺人世也，故以「待月」名之。堂成，終日徜徉，坐則深文蹟義，名章俊語，相與爲莫逆；起則烟霞吾朋徒，林泉吾嘯傲，花石吾娛戲。蓋未始一日不居。或過予曰：「淵明之松菊，彼仕者而思此時之不可仕也。白公之石樓，彼功名粗了，奉身早退，爲身適者也。子于二者無有，奚翫于此？」曰：「不然。退爲進基，靜爲動主。靜與退，不錮于心。而一于動而進也，則射利抵巇，舐痔嘗糞，亦恐不免。何則，誘乎外，無以制乎內也。若軒冕之念輕，山林之意重，則儻來之富貴，于我如浮雲，而蒞官行政，必不肯少負名教。故能成天下之大功名者，每每于心在富貴之外者得之。余將植根本于斯也。若夫出而爲

雲乎，爲雨乎，爲鵬乎，爲鷗乎，則又聽造物者處之而已，無適不可也。」客曰：「有是哉！」退而書之。《雙峰猥稿》卷九。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九，同治《靖安縣志》卷一二。

劉曼卿真贊

以爲是耶，音容杳隔，日月推遷；以爲非耶，如燈取影，形範宛然。是耶非耶都莫問，感親庭之恩重，痛慈顏之日遠，尚意乎丹青之可傳。雖然，曼卿所自可傳者，外樸而中堅，沈靜而寡言。兄弟怡怡，可歌《棠棣》之篇。畫手縱高描不就，諸賢着力像其賢。《雙峰猥稿》卷九。

祭李都大文

惟靈襟抱疏通，刮決精明。所居官大，蔚有家聲。棘寺議讞，民服刑清。鑿山冶銅，邦計以贏。邂逅蜀道，事契稱仍。利路持憲，我忝交承。茶馬建臺，我又同寅。晝見移晷，夜語燒燈。誓言相好，如親弟兄。我官湖湘，王事有程。箕斗南北，如風散萍。頃聞告老，龍閣陞榮。謂戲泉石，壽考康寧。胡爲蛻化，大夢已成？本期再晤，握手平生。豈料于今，遙莫冥冥。呼天不語，天亦難憑。西風助我，酸攬中情。《雙峰猥稿》卷九。

祭張南軒文

紫巖衣鉢，親授南軒。迹在鼎彝，妙在韋編。況六經學，諸儒蠹穿。公發奧旨，千載無傳。四方敬仰，如見伊川。維皇召歸，山立講筵。雪未見睨，儉人弄權。夜奏諫書，如逐雀鷗。薰蕕不並，歸卧南園。有詔強起，屢帥藩垣。建牙八桂，欽實隸焉。某假守符，得屬橐鞭。清風喚醒，盡洗瘴烟。矧于相門，託契自先。中興之初，忠義摩天。效官錦里，適遠松阡。匏繫弗躬，寓酒薦虔。胡不我待，涕出潸然。尚觀遺範，奉以周旋。《雙峰猥稿》卷九。又見康熙《西江志》卷二〇二，同治《靖安縣志》卷一一。

功德疏

梅露小春，誕彌厥月。葵傾諸夏，請祝聖人。更思徼福于神明，蓋欲盡忠于臣子。恭願大德必壽，無疆惟休。八千歲春，八千歲秋，長留日月，五百里荒，五百里甸，盡復山河。《雙峰猥稿》卷一。

定明院造佛殿緣化榜〔二〕

定明古寺，山枕黃龍。現寶王刹，抹天青紅。一落劫火，瓦解冰融。有善上人，倚枝瘦筇。百本買杉，五丁鳩工。一毫未立，孤雲還峰。我等衲子，思始圖終。銘鏤遺音，續緝前功。如船跨海，無帆莫東。十字街頭，鋪說家風。黃面老子，寂寞爲宗。立雪齊腰，豈屋併幪。黃金布地，旃檀成藂。假裝嚴相，發人敬恭。人生百年，掣電飛風。積金至斗，用盡竟空。惟布施力，還報無窮。如水映月，面面相逢。洪纖不爽，如響答鐘。願諸檀那，成我梵宮。捐金擲玉，層層重重。萬瓦疊鱗，兩梁架虹。構櫺栱枅，間彩青彤。天龍虯繞，中嚴紺容。咄嗟而辦，如撚指中。成大緣事，其報必豐。如須彌山，福壽屹崇。此一瓣香，十方溥同。《雙峰猥稿》卷九。

〔二〕查校本題下有「即今黃龍寺」五小字。

印施金剛經疏

八萬四千偈，都是法門；三十二分經，此爲教髓。如夢如幻泡，要識真詮；求色求聲音，莫生妄

見。既諸佛爲人宣說，故某甲鏤板裝嚴。遇此三元，施之百卷，居士得聞懽喜，今朝有何舉揚。且道云何於此經，須是究竟第一義。離他人我相、衆生相、壽者相，了得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直見本元，方名解脫。若只是箇癡蠅鑽故紙，如何識得金剛不壞身？凡我見聞，願皆聽受。《雙峰猥稿》卷九。

齋醮青詞

江上數峰，方乞靈于湘瑟；桃花三月，果變迹于禹門。事已諧心，感常至骨。伏念某老冉冉而將至，名碌碌而未成。束書問途，焚舟決戰。侵尋三獻，白玉豈無刖足之羞？傾倒寸誠，朱衣覲有點頭之助。遙依北極，奮敵南宮。日脚未斜，文篇立就。指前標而奪錦，拜新綬以紆藍。天不相之，事奚至此！爰潔薦神之藻，仰干播物之鈞。上以答雲路之亨通，次以免仕途之齟齬。願竭平生之耿耿，無負明時；庶酬洪造之茫茫，不爲虛語。《雙峰猥稿》卷九。（以上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六〇八三

廖行之一

廖行之（一一三七——一一八九），字天民，號省齋，衡州（治今湖南衡陽）人。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調岳州巴陵縣尉，以親老丐養而歸。覃恩轉修職郎，注授寧鄉縣主簿，未赴。淳熙十六年卒，年五十三。有《省齋集》行於世。見《省齋集》附錄《廖公行狀》，《廖公墓記》，《廖公墓誌銘》。

《省齋集》原本十卷，已佚，清修四庫全書，館臣自《永樂大典》中輯錄其遺文，仍釐爲十卷。今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省齋集》爲底本，另收得佚文五篇，合編爲七卷。

巖桂賦

秋氣之清，萬殊稟成，斂英華於品彙，孕粹精于桂根。猗歟休哉，何其挺挺乎不徇世態，飄飄乎欲凌高旻也邪！當其玉宇涵空，金行奪暑，庭梧憔悴於銀牀，江蓼淒涼於沙渚，睠籬菊之未粲，嘆園葵之已暮，茲桂也，壓衆卉以推先，爭秋光而獨主。時也，莫不緣蓓攢枝，吐芳露奇，若瑣若碎，若

繁若稀，若什若倍，若羸若畸。或出類以若長，或附承而若卑。珠綴甚富，酥凝未漸。雖玉蟲差擬，風韻之奚取；金粟可媲，典刑之已非。至若露霽晨興，月浮夜明，動微颺於披拂，暢奇芬而遠聞，蕩世俗之喧濁，掃鼻觀之囂塵。可使沉水斂煙於燕寢，猗蘭奪氣於深林。得非蓐收肅殺之威或有所寓，太白剛勁之氣或有所憑而然耶？彼芙渠兮不亦華乎，凌波間而顏如渥朱，水荇涸兮幹隨以枯。彼桃李兮何彼穠矣，競春朝兮天然綺麗，秋之至今葉紛以委。萱忘憂兮何事容悅，花含笑兮其如嫵媚。寧寒巖之一枝兮名園之屬子，寧霜林之獨秀兮韶華之付爾。君不見伯夷之行兮得清之全，風聞百世，激貪懦之心焉。又不見孟軻之志兮養其浩然，至剛至大，則天地而塞焉。此蓄之有素而發之無前，豈與夫競紛華於頃刻、誇美艷之鮮妍者同年而語哉！此東臯子之問答，所以發德馨於幽潛者也。《省齋集》卷一。

代林昌化謝到任表

剖符內府，乘障炎洲。鯨海恬波，不異天池之澤；熊幡憑軾，猶存官府之儀。已佩印章，備宣德意。臣中謝。伏念臣猥叨世賞，粗謹官常。試邑庸庸，僅供吏責；佐州碌碌，無補邦條。曾何有於事功，乃漫蒙於器使。惟今儋耳之地，亦古嶺南之區。遷客變夷，學徒未廢；貧儒守靜，俗化尚存。雖蠻蜚之混并，由郡縣之分畫，仁無異遠，教實暨南。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溥愛亡私，求人弗備。謂臣頗

知父教，或有朴忠；察臣不以家辭，可更遐陋。顧令假守，因以課功。臣敢不寶之不貪，體夫無怠？奉法循理，當如庭陛之前；奮衛揆文，庶飭民夷之俗。《省齋集》卷四。

代知衡州劉寺簿清之奏狀

臣不肖，蒙恩假守，當大比之歲，檢察生徒課業，修治試闈墻屋，因思取士常規不可不謹，招賢大務不可不思，竊譬之木，栽培牙甲於方生，未若揀擇棟梁於已就也。此邦山川清絕，風俗淳龐，戶一十八萬，土產僑寄不無可用之才。臣伏見朝奉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王鎮詳練端實，有士大夫之操，服勞州縣，所至可紀，安恬自好，知之者少。昨知沅州任滿請祠，杜門息交，人有詣門問其爲政，諄諄告之，言皆可行而不背理。及其尚健，宜取以備任使。布衣劉德老清介靜順，有君子之風，飯糗茹草，林居自樂者二十餘年，不入州縣，不應科舉，鄉里推重，以爲準則。迪功郎、前岳州巴陵縣尉廖某孝友廉平，有人子之節，年逾四十，始得一第，甫尉巴陵，母老不能與俱，解官歸養。德老、某各有文學智識，若使之教授參佐近鄉州軍，必能成就人才，經理民事。三人所居皆在臣封內，敢敬以聞。伏睹赦書許長吏保明不求聞達之士，臣竊以謂不求聞達不必專是山林隱淪，若鎮之求祠自逸，德老之恬於林野，某之篤於親養，若非如臣之愚，僭有奏陳，則鎮等誓不希進，常甘棄捐，誠可惜也。臣昨通判鄂州，權領州事，搜擇軍卒西北人子弟鄉貢進士李世昌、鄉貢進士任南仲，區區

設心，以爲世昌之質可贊戎事，南仲之能可行軍旅，願賜審實，特與補授名目，已蒙樞密院得旨，令總領都統之臣津發。今來欲望聖慈檢照先奏行下，催促赴闕施行。若不以臣言爲妄，使凡令長吏皆得依古薦士，一州得二三人，則何憂人才之乏。臣以爲爲郡之職，莫先於此；報君之義，莫大於此。到州之三月，冒昧敷聞，庶幾小補。至於僭瀆犯分之誅，臣不得而逃也。《省齋集》卷四。

統縣本末劄子

按《通典》，唐縣有赤、畿、望、緊、上、中、下七等之差^二，京師所治爲赤縣，京之旁邑爲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資地美惡爲差。國朝之制，縣四千戶以上爲望，三千戶以上爲緊，二千戶以上爲上，千戶以上爲中，不滿千戶爲下。衡之五邑，由中興以來版籍日登，皆萬戶縣也，升降等差，近歲闕而未講。今姑從《九域志》所定，且考其廢置之由而書之，山川、風俗、人物、貢賦別見他條。縣民先書者，郡所治也。緊衡陽縣，本漢長沙國酃縣地，東漢長沙郡。吳置湘東郡，分烝陽立臨烝。縣東南去酃縣十五里。晉因之，太元二十年省酃入焉。宋、齊、梁因之。陳太建七年割縣之東鄉置新城縣。隋平陳，置衡州，改臨烝縣爲衡陽縣。按酃道元《水經注》云「烝水至湘東臨烝縣北，東注湘」，今縣所治是也。縣治本酃縣地，而縣界所底則烝陽、酃、新城、重安、湘鄉之地皆在焉。中茶陵縣，西漢屬長沙國，新莽改曰聲鄉。東漢屬長沙郡。晉屬湘東郡，宋、齊、梁、陳因之。隋廢入

湘潭，屬衡州。唐武德四年析攸縣復置，屬南雲州。貞觀元年南雲州廢，因省，以其地來屬。聖曆元年再析攸，因故縣復置。晉天福八年馬氏建天策府，割屬潭州。本朝復來屬。紹興九年，言者以縣當廣東、江西兩界，寇賊出沒不時，詔陞軍，領知縣事，曰茶陵軍使兼知茶陵縣事云。《元和郡國志》：「縣南臨茶山，故以爲名。」中耒陽縣，本秦古邑，屬長沙，以耒水得名，顏師古曰：「在耒水之陽也。」漢高帝割長沙南竟置桂陽郡，領縣十一，耒陽其一也。新莽改曰南平亭。東漢建武中移桂陽郡治于此，今縣西猶古故城。梁元帝時隸東衡州。梁、陳間，縣在驚山口，隋平陳，更曰涑陰，始隸衡州。唐武德四年，父老以驚口不便爲言，還治舊地，復今名。中下常寧縣，本耒陽地，漢屬桂陽郡，吳分耒陽置新亭。晉屬湘東郡，隋隸衡州。舊治三洞，唐神龍二年移治麻州，開元九年徙治宜江，天寶元年更今名。下安仁縣，《祥符圖經》云：「本安仁鎮，後唐清泰二年，割潭州衡山縣宜陽、熊耳兩鄉，增其地置安仁場。」《寰宇記》云：「周顯德元年，以賊亂燒掠，移置宜陽鄉」。本朝乾德三年八月，詔以衡州安仁場爲安仁縣。咸平五年析衡陽、衡山二縣地以益之，徙治永安鋪。《省齋集》卷五。

〔二〕七：原作「六」，據《通典》卷三三《職官》一五縣令條改。

論湖北田賦之弊宜有法以爲公私無窮之利劄子

某竊見重湖以北，民間利病其最敝者，田畝賦役之無法，豪姓得志而貧弱被害。自稅籍壞亡數十年來，在籍之田視昔不能什之一。豪民强有力并包隱占，漫不可考，而下户僅守其業，往往又爲侵漁，故田訟最多且久而不決，爲無定籍可攷，易以相昏。州縣用度不給，輒陰以取之民，又巧爲名色，多於賦什六七。豪民占田一畝輒十數倍猶供也，而官吏或以事之負曲，頗寬之以窒其辭，至貧弱則甘心而不之恤，故常以一畝之田而出數畝之賦。如米曰上供，錢曰馬草，皆額外斂之，而役錢歲增。今巴陵畝至爲錢二百六十有畸，而倉例受民輸者既三加之，又五加之，一斛之苗幾三斛有畸而未已也。非此則州縣無所取給，但貧富不均，貧者偏受其敝。彼公田不決，至有兩邑之民互相侵奪，官不能禁。近臨湘有佃官田者，與巴陵民田互爭，久莫能平，遂至怙力以求勝。兩邑之田且無定界，此何法也！然欲特然舉經界之事，則恐難與慮始之人必且駭擾，莫若徐而正之。苟於給佃之時，以所請之田倣經界法丘計畝度而後給焉，則豈惟杜昏誣之萌，亦因以漸補稅籍之闕。至如訟田之家率推此法定之，徐之以歲月，則田畝之訛略者或寡矣。湖鄉民瘼無大於此，愚見以爲欲有以救之，當先正其本，自田畝始，而後賦役可均，爭訟可息，無橫斂之名而有足用之實，此非可以苟且應事爲也。區區千慮之愚，節下試察之，願爲公私無窮之利，幸甚。《省齋集》卷五。

論保伍劄子

某聞邑尉之職，推索姦宄，以起端緒。竊謂端緒之起，尤先于保伍。古人聯屬有法，以成守望相助之俗，然猶旦作暮息，有閱其出入于里門者，故姦宄無所容，亦無浮游自恣以逞于惡者，此最弭盜之良策。今保伍團結之法亦粗舉，然皆一時苟且，其間遷徙不常，徒具文書，初無紀律，容止之姦、浮游之不逞往往而有，乘間竊發以害善良，吏無以盡知。雖使日馳郊野，何補于事？近聞議者有言，不許一家獨居，須數家爲鄰，意防頗近于古。愚慮欲推行此意，凡同保必相附近，居止不得隔闊，庶幾易以稽察。又都保之長必擇衆所信服、稍可倚仗之人，下至大小甲頭，亦于其衆中推有心力者爲之。委巡尉自新編排，結罪立賞，申嚴條禁。設有遷徙往來，小甲頭即報大甲頭以至都長申官，晝時除附。每月巡尉一加檢察，各保取見有無停留并出外私幹保明狀。萬一姦盜竊發，蹤跡所起，保伍遞報，即聞之官，用力追捕，亦易爲力。一可以安和鄉井，二可以屏斥姦盜。此事初無煩碎迂緩，若聯比整肅，終必得力。如有可采，乞賜行下，仍給榜約束施行。

〔又小貼子〕本路州縣多有湖濶，其中漁船等戶逐時寧無載遞，水陸隱伏，或致姦惡往來其間。欲將有船人戶皆以大小編排籍記，如保伍法遞相保委，亦可以稽考湖盜。又所在坊場去處，工作之家聚而牟利，皆四方來集，舊未屬保伍，往來自如，其間豈無亡命不逞？欲將坑場住泊人

家勒買撲頭首如保伍法編排，有違犯則頭首同保均坐，或可以少懲浮游自恣生事之人。二事如可采，並乞行下給榜施行。《省齋集》卷五。

論迎送出郊科斂鄉保排辦錢物劄子

某竊見湖北民受重困甚於他所，如上供米、馬草錢猶曰歸之於公，未可輕去，其他橫斂於民者非一，其最甚無謂莫如鄉保之排辦。夫部使者之循行，守倅令長之到罷，與夫勸耕出郊之舉，州縣共張職也，而今州縣乃責之鄉保，凡次舍宿頓之所，苟有所須，一取諸民。且什物之備猶可爲也，而米粟酒穀，饜飫吏卒，以爲未足，又奉之緡錢，滿欲乃已。不然，捶撻羅織，必加之罪。州縣習以爲常，公移文書，責之巡尉，以如法排辦爲言。巡尉輒差弓兵監勒耆保，耆保又分之小保，若錢若米，多者戶爲錢一二緡、米十數升，少亦不下錢七八百、米半之，有一歲至於再二者。唯當驛路都分尤被其苦，皆以爲供備上官，不敢伸愬。且都分之民營葺鋪堠，修治橋道，皆出其財力，官但責成，不省其費，固已不堪。今州縣又不自任共張之職，一切責辦之，徒以奉一時吏卒之欲，曾不顧恤，實爲民間重苦。竊料仁人君子必所不忍，恐未有以告者，區區輒敢犯分白事。欲乞矜憫農民，稍重基本，行下州縣，罷鄉保排辦迎送出郊供備錢物之事，嚴戒巡尉，不許差人監勒率斂，必坐以法，今後供張止責州縣如職，庶幾少脫民間科斂之苦，一路幸甚。《省齋集》卷五。

論州郡禁軍弛惰宜更出戍以習之劄子

某竊惟國家養兵之費，獨步于前代，顧不憚蠹天下之財以贍此輩，正藉其勇力爲國武衛。今出屯諸軍謂之王旅，其竄名僞券未必如尺籍伍符。議者亦屢建言，然其討治訓閱尚且法設掊尅，使今未之能免，而或者行伍之間強弱猶相半，不至盡弛廢也。此事係國論之大，顧亦未敢妄言。而州郡所謂禁軍，合天下蓋以萬計，竊聞自先朝分禁旅就糧諸州，往往平一海內之初皆此兵耳。今州郡闕額不補，癯弱弗汰，僅以給使令，而教閱之事漫不加意，間有舉行，亦徒文具。平時月廩、歲衣、郊賜，其費不貲，往歲纔有戍邊之役，多憚于征行，驕恣邀求，幾欲生事。而其人又非精練可用之人，外郡微有竊發之警，動輒奏請屯兵，始能集事，不知州郡所謂禁軍果將安用。比來將鈐行部閱實，然亦不過具文，未聞有某郡之兵可用也。愚見以爲必小有更張之事，非大有廢置，但因舊法而行以更戍。假設甲州禁軍額五百人，中分爲二，上下半年，更迭出戍三百里外之州，都監習兵事者充更戍官，他州皆然。乙丙丁等州復以二百五十人更戍甲州，一州之兵不足則餘州足其數，或他州不足以受二百五十人之戍，則又分之。若甲州之兵戍乙州，則不必乙州之兵來戍甲州，其在三百里外之州皆可分戍，且無拘于路分。至下半年甲州出戍之兵又不專于乙州，彼此更迭，循環無窮，常令諸路帥司通融撥發，凡其衣糧悉就所戍州對支，願分留券以贍家者聽分三分之一，以報所戍州減之。既遣出戍，必不敢以癯弱

充數，又自有主戍之官，閱習之事可以責之日講。帥司歲一遣官點閱之，視其精否爲戍兵官之課，賞罰隨之。彼之責既專，非如州郡泛泛舉行而已，半年出訓治而輟，又習于征行，萬一猝有調發，不以爲難。且廩賜本無增也，俟其行給小券，所過計日給之。凡更戍之時，皆以春冬給衣之月支衣即遣，則其行裝亦易辦集。官量立出歸犒設之格，每二百里只五百，又百里增二百，多不得過一緡，則州郡亦無甚費。果施此策，數年之後州郡禁軍必有可用之人，非惟廩賜不至徒費，抑亦武備由此修飭。若論目前，似不若具文之不難，除以歲月，實關兵與食之大計。大丞相爲國深慮，必不苟且，願建請而施之，天下幸甚。《省齋集》卷五。

論驗屍科擾劄子

某竊見州縣差官下鄉驗屍，其被差官例差公人一名作先牌名目，預去地頭追集鄰證，排備法物。所差人往往旁緣追集排備之名，因致騷擾，間亦交通情囑，作弊非一。某愚意以謂被傷致死，其主名坐罪，法之所當然，而鄉鄰爲之擾動，已是無辜。況又旁緣生事，不惟鄰保重困，而交通情囑，變亂詞節，若被差官一時不審，多爲欺蔽。欲乞今後驗屍，其預先追集鄰保，排備法物，止得差地分都保幹當，不許先差公人，庶幾保伍細民可免搔擾，亦可以少杜交通變亂之弊。如有可采，乞賜施行。

《省齋集》卷五。

論軍須禁物商販透漏乞責場務照驗稅物申明法禁劄子

某伏睹條令，軍須禁物止許商販至近裏州縣，又於置買處官司以物件給據，所至照驗，法意切至。比緣場務唯欲招趁，不計利害，藐稅客擔，無復檢點。姦商得計，往往冒禁，販軍須之物不止於近裏州縣，遂越至緣邊，因而透漏。利之所在，既陰聽之，何所不至？近巴陵道間逆旅有夕而火者，室廬一空，行商托宿于其家，負擔適遭焚爇，郡疑有姦，檄往究實，乃見煨燼之中，鰐膠狼籍，計火所餘尚數百斤。試詢其故，云由鄞浙而來，將趨荆襄，蓋起發經由例曰藥貨，未嘗給據照驗。竊詳鰐膠爲軍須最禁之物，弧矢之器尤資其力，所見之地甚欲得之，比之私商榷貨利害相絕。彼但虧減國課，非能爲軍旅強弱也。故軍須等物立法爲嚴，不許至次邊緣邊，深防透漏。今以場務急於稅錢寬剩，乃爲不開籠之說以誘之，姦民嗜利，禁猶且抵冒，況又爲之地，於是公然商販於非近裏以至次邊緣邊，徼倖於外客貨易以侔厚利。似聞外客高價傾募，而州縣亦怵於稅額增羨，雖知而不問。且場務所得，一擔不過爲錢一二百文，乃至決棄禁防，陰縱姦商以資外地，爲利甚微，所害頗大。若不深絕其萌，萬一透漏，雖盡誅經由官司亦徒無益。愚見以謂以擔收稅之利固不可增，但須檢計物件，以杜透漏。輒不自量，犯分白事。欲深戒場務，爾後商旅過稅止用舊例，計擔收錢，不得增加；若其稅物，須索見起稅公據件日照驗放行。仍聞之朝廷，申嚴法禁，應於出產地分置買，必從州縣場務具物

件給據，指往近裏貿易。非惟可免透漏之罪，庶幾軍須之物不至越禁資助姦敵，委於國計利害所係。如有可采，乞賜施行。《省齋集》卷五。

論招填弓手劄子

照對某到任交割，據合千人供具，本尉弓手元額管一百二十人，見管五十九人，見闕六十一人，除已具申州縣乞行下招填，并乞將元額合支月僱役錢椿管，以備招填弓手，按月支給。緣本縣地分闊遠，并有湖濶緊要弓手巡捕，欲乞台旨行下本縣，專一收簇元額月僱役錢應副，按月支給。仍乞降榜下本尉，日下招填足額，庶幾不闕巡捕。《省齋集》卷五。

論弓手請給劄子

照對弓手月給僱役錢，合係本尉逐月具名券赴州幫勘繳旁，赴縣庫請支，責管弓級交領發下，本尉當面監散，庶得均一，亦無冒名減剋之弊。某今照得本尉弓手五十九名，其間請月僱錢並各先後不同，或方請到今年正月二月，又有多借過至七八月，顯是不均。蓋緣尉司自來不置弓手請受簿，又逐月具券亦不經官點檢，方赴所屬幫勘，其庫司亦不照券旁支錢，發下本尉當面給散，止是各人逐時具

狀，隨人情借兌。以此或拖下，或探支，本尉更無以稽考照檢。某除見勒合千人自新置簿，并逐月具券，須經本尉當官審對，方赴所屬幫支。今欲乞台旨行下本縣，逐月須憑本尉繳到券旁。其間或有因差繁難及遠出捕盜探借月分券旁到庫，照元狀月分折會，其無探借人，照旁一發支給，責付當月管營交領，下尉司當面給散。不惟可以杜冒請，兼亦勘支均平，且無減剋之弊，實爲利便。如有可采，乞賜台旨施行。《省齋集》卷五。

論造器甲劄子

照對某到任交割，點檢本尉器仗止有新舊旗十五面、銅鑼二面、大小鼓三面。據供並係本尉自行置到，其兵器甲仗並無存在，近來亦不曾承受州縣給下，今本尉亦無庫銀籍記。某伏睹在法節文：諸弓手所須器甲從官給，並置庫注籍，令丞同點檢修整。欲乞台旨行下所屬，從條置造合用器甲等，發下本尉，置庫注籍收管，以備使用。《省齋集》卷五。

全宋文卷六〇八四

廖行之 二

爲長兄上徐倉書

某聞儒者處天下事，行之其上也，其次乃言之，而其有益於世，均一功爾。行之者非無取乎其言，顧道與時偕，推而措諸事業而澤及乎生民。蓋其言見於所行，天下皆上之，而儒者亦自以爲上也。至於言之者，亦豈遺世獨善，徒載之書云爾。苟其有益於世，心懷是言而位未可以行是，則亦可噤於言而不以告諸可以行之者？苟以告之而其言得行焉，猶已行之無媿也。是以古之君子不敢枯於位而輒廢其言。蓋昔者周公之東征，最爲王家安危莫大之舉，而民有十夫顧得以贊其策。春秋之際，雖興人之誦而國事聽焉。後世有如漢陽之士，寓其意於拔薤，亦微矣，於時二千石納用，且足以裨其治。古之君子相與成就事功類如此，往往行之者與言之者合而後利澤施乎世。某凡庸卑污，誠未足以望古人之萬一，苟有一得，皆得以自展。顧某亦嘗學古，而妄意爲當世過慮，方問途塵埃捶楚之卑，

然不能自棄，時有所見，必以告諸行之者。矧今閣下尤世所仰望，於行之之切，某是以敢悉其所嘗言者並以告焉，亦自信於儒者之所當爲者如是。《詩》曰：「告爾話言，順德之行。」某所以效意於閣下者，實有見於此，干冒戰越。《省齋集》卷六。

代梁幹上王相書

某聞古之君子有志於斯世，蓋有所甚樂者。夫表立時流，凌厲羣品，垂光九霄之上，揚徽百代之遠，身名俱榮，如是世以爲樂。而君子視之狹焉，曰淺之爲丈夫者，苟專於己則世亦奚恃？世惟君子之恃，故天下樂得其欲。曾謂身謀足以如此，古之人寧後己而先人，使天下之人由己達之，由己用之，而若己有之，誠有意於斯世，欣然自得。與天下同其樂大抵若此，而唐世之事猶或可鑑。方裴垍官西掖，人亦汲汲自進爾，而獨以一時人物言之。吉甫藉是得人稱道翕然，而不知自垍發之。他日子以之任公卿，既進當國，持法嚴甚，莫敢謁以私，疑若善自用者，而乃益致意於甄擢選任之際。究觀垍之始終，其心休休焉，求之古人可也。古者盛世，士有名一善，挾一策，輒爲時須，無或捐棄，由其君子皆謙而義，介而公，直而不有，逸而能濟，其功業崇立而利澤悠久。顧其人邈矣，今觀諸《詩》，猶足以探其心之所存。且咨嗟咏懷，人孰不爲己思，詩人則曰：「嗟我懷人，實彼周行。」夫思不慮己而以懷人，位不私己而以真人，豈謬於取舍而趨於矯激者，將以求其所甚樂，是固不以己之

隘而易天下之同，詩人類能言之。世道衰微，裴垍在唐凜爲人臣之盛節，然而豪傑之士不係於流俗也。竊惟某官閣下以學問文章師表多士，而勳庸績惠蒙被生民，有不待誦說，天下皆知之。而其所以大過人者，蓋某始聞閣下立朝之日，士有一概輒布之同志，以發揚成就之，于時陰受推轂之賜而莫知所自者往往而是。若某之先人，亦晚而後知薦口之動。三代以還，人臣莫大之盛節，閣下率以爲常而不名其功，古之君子正如是耳。乃今居籌帷密勿之地，朝夕助天子講論經理，叙進人才，是以天下士皆願灑濯磨厲以聽於下風，亦知閣下曩者薦士之心當亹亹益不倦，此天下所共仰望者。而某私自念先人受知之舊，某又嘗辱小異之顧，是非曰無因而至者。且唐之世有除吏八百，多出於其舊，意以爲非舊何由知之，知之審故用之不疑也。某之不肖，豈敢自附於古人，而閣下乃有志於古君子之所甚樂者。竊不自揆，庶幾於舊，儻以備除吏之末，或有望也。《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干冒戰越。《省齋集》卷六。

代上湖南趙倉書

某竊嘗聞之，古之君子非徒學之爲能，學而能用之之爲急也。夫呻其佔畢，博觀泛覽，以姱耀流輩，曰吾于天下書罕未見者，是固以該洽淹貫取先一時。徐而驗其所行，則懵然若未知書者。蓋自吾聖人已有一「雖多亦奚以爲」之歎。且《詩》三百篇，吟詠情性，出於一時風人之作，自更聖人之手，

往注意醇理到，足以警發乎志慮而成乎事業。苟有得於斷章，達之於政，非徒誦說而已。不然，徒誦之多，聖人所以重歎其奚以爲也。當是時，子游氏嘗用其所聞學道之言卒成絃歌之化，聖人是之。凡古之君子有得於學，出而施之，雖片言皆有益於治，況乎深於六經，因其所遇而用之，犁然應古繩墨而不肯匳爲言，則夫講摩之精，舉錯之審，素其位而行其學，宜後世之廩然獨有見也。恭惟某官閣下以間世之賢，踵周召之懿，刻意學問，有甚寒素。往時收巍科，以儒雅文字之業自致青雲，此固天下士仰望而歎服。至於外補州縣，所至稱最，內筮鴈行，朝著歸重，是其學之能用，隨應而宜，非若無所得於中而泛泛於其外也。乃今來按湘楚，明天子出少府節，周視朝行，以閣下爲可使，故舉九郡數十城之權盡付之，此豈專於阜通歛散之寄哉！而閣下獨能體九重臨遣之意，不負所學。始至所部，上謁學宮，而祝史之辭，於《皇華》之詩，深惟「每懷靡及」之意，而自詭於訪問忠信之士，斷斷誠實，期於有行。夫後世喜名以譁世，未能知效一官，輒以周孔自命。憑私臆決，惟自是其見而善利之不察，毫釐之差，卒以禍天下而不悔。而閣下乃思不出其位，顧有取於是詩，心平氣和，志一慮審，將無媿於古。蓋周人遣使之際，以爲言之不足而見之歌詩，於《鹿鳴》之三，其意不苟。昔者叔孫穆子僕僕重拜於五善之獲，不啻於加籩加幣之貺，豈非訪問之善無遺於下而畢達於上！治道源流，無大於此。周人之德意志慮無所隱於民，而其民和悅以正王面，則是詩之不徒作也。閣下於祝史之辭請事斯語，聖人復起，吾知誦詩違政之歎不復發矣。斷自今重湖之遠如在陛堂之前，幽隱畢達，善類有所恃而儉枉屏息，皆閣下用其學問之權輿也。雖然，所貴乎善學者不局於所得，充而弘之，所得益大。

故「不忮不求」之詩，子路既有感於中，誦之終身，則聖人又廣之，使亹亹不已，以極夫高明光大之域。古人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次第而推之，若出於其素，豈非充其學而大之之驗歟！《皇華》之詩，周人遣使之意至矣，而他日仲山甫明命是賦之美，見於吉甫之頌，而其文武剛柔之懿，內之以事一人，外之以發四方，所以中興周道而爲烝民賢能之稱首，則又其學之推也。閣下之學本於六經，其取而用之者輒當於道，由是而推之，他日謀謨廟堂，調一天下，仲山甫之事將又有望焉。某不肖，方泛然爲譊譊之習而未得一語以爲據，竊窺閣下祝史之辭而願私淑艾於君子之教，故於造見之始，輒序其說以求正焉。《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閣下進之，干冒戰越。《省齋集》卷六。

代上武岡守書

某聞天下之事其濟否在人，而其所以濟否者天實爲之。凡世之所謂得喪窮通、吉凶禍福，夫人朝夕憧憧於其間，喜得而悲喪，榮達而陋窮，歆艷於其吉與福，而困頓於其凶與禍，往往情炎乎中，爭出其智，巧謀奇發，以競一旦。或者偶遂其願欲，則哆然自憊，以爲之能，而其齟齬沉滯，卒不得已，乃歸之於命。彼蓋未知其濟否皆聽命于天也。吾嘗求之天矣，其亦果與斯人相授受耶，則未嘗有是迹也。夫未嘗有是迹而必曰聽命于天，顧天亦有以托其權者云爾。今夫當世有位之君子，其喜怒足以爲斯人之休戚，其予奪足以爲斯人之升沉。夫人之遇與弗遇皆決於其頤旨進退之間，此固天之所以

托是權者而非偶然也。韓淮陰崎嶇屈折，久困而不得逞，晚乃遇蕭相國言之上，卒賴其力以就功名。魏尚雲中之代，法吏繩以細故，他日文帝納馮君之說，乃起於廢棄之中，而齒二千石之位。蓋人皆爲韓與魏遭逢之慶，而不知二公噓枯吹生，天實假以是權而濟之，故夫昔晦而今顯，久滯而忽通，皆天之所爲，而其遇則固有時也。蓋某之父頃爲新學教官，實以朝命來，辛勤於溪山之中，與徭獠居逾三載，幸無闕事。新學教官法滿三載有文學之賞，昔郡既列上于朝，而有司持之未決，今又有審核之命，須大府保實，則其濟否在此舉也。伏惟閣下仁賢之德滿于縉紳之間，矜窮振淹，樂於推轂，如水火之燥濕，蓋其天性。今居二千石之重，千里吏民奔走歸赴以滿慰所欲，是誠天之權托於閣下。而某父久於困滯，一旦有此遭逢，其事之濟可卜矣。而獨以久旅困於無資，淹滯京國，不果躬拜堂下以請，而某實來。顧某一介寒酸之士，初無左右之先容，今日之進得拜道德之光華，此亦天幸，而某父之請遲回數載，乃將藉閣下終成之。則是遇也，其不謂之天耶？天將濟之而閣下實司其權，則某父之望閣下獨有二天矣。韓、魏二子之已事固非其倫，閣下則蕭相國、馮君輩流也，故於進見之始誦其說以獻，惟閣下幸留意焉。《省齋集》卷六。

代見耒陽蔡宰書

某聞天下之勢有輕重緩急之宜，而其施之當否則安危治忽之機倚伏焉，蓋嘗出於兵民之間而生於

疑似之際，衆人不識也。屬時升平，內外無患，衆人玩於安而不察其機，疑其無所復事，於是乃一切置之於輕且緩之域。故其極也，天下之勢病於兵弛而威蹙矣。一旦設有風塵之警，則向之重且急者又舉而歸之於是，而民疑可弗顧也，於是輕與緩之弊悉以施之而不卹。故其極也，天下之勢病於民賤而邦本拔矣。疑似之際，衆人撫其機而漫不加省，每每舉其勢而倒置之，以敗天下之事，是可爲長太息也。大抵天下之患常起於兵民之勢，苟輕重緩急之極於一偏，則安危治忽之機所由以發。惟夫明於天下之勢而深識其機，無惑乎衆人之疑似者，然後足以語此，則凡分憂九重，當人民社稷之寄者，不可不察也。共惟某官政事術業得於先正之徽範，施設注措，運斤游刃，曾無凝留，加以長材遠略過人數等，方吏風之弊，視百里之卑且煩，皆顧而之他，而能傑然不爲陳俗之累，俯爲斯民入此僭步，其心休休然，茲執事之雅意，而無負於食人之食謀人之事矣。況夫末之爲邑，困於積弊，吏姦民病，餘風未除，而曾不鄙夷，忍屈大手以剴裁之，則某前所謂輕重緩急之勢審已了然於胸次矣。國家休兵垂三紀年，生聚教訓，兵民兼裕，上天悔禍，聖天子念中原版圖之未歸，慨然興師以慰謳吟思漢之俗，調度餉給，悉舉以法。某嘗於屬民布詔之際，趨走往聽渙號之頒，爲民而下無慮十數，丁寧惻怛，惟恐斯民或受一偏之弊，有以仰見九重之上深懼輕重緩急之所在，天下生民之福也。執事承流宣化，於民特近，應倡而和，視儀而從，亦食焉而謀其事者宜爲，一邑幸甚。雖然，小人過計，竊懼今日之勢，苟志於是矣，未能無病於民也。一或不察，則將墮於衆人倒置之科，以虧善治，而可哉？夫民之心易搖而難安，易怨而難懼。譬諸水焉，撓之則動；譬諸膚焉，剥之則傷。民心而至於動而難安，傷而難

懼，爲政之所深懼也。執事慈祥豈弟過古循良，其愛國愛民之心，以布宣德澤，固結斯民，上裨中興之效爲己任，萬無是憂，而古人抱孤置水，不失有補於時政，茲不能自己者。某邑東之鄙人也，聞執事之風而喜執事之福此百里也，旦旦而造于庭，竊觀政術，退而思所以言者，將爲老生常談，道古今而譽盛德，是豈執事之所樂聞，抑亦不忍爲此面謾也，則莫若述九重之德意、吏道之所奉行者而推廣之，庶幾交際無媿乎古人。故敢以是說告，執事以爲起予乎，則賤子遂有一言之遇。不然，按劍而相盼，則當安妄言之譏矣，亦所不敢避也。干瀆威嚴，伏增震越。《省齋集》卷六。

寄耒陽宰書

某聞物不得其平則鳴。鳴，物之情也，顧聽者喻焉。弗喻，滋不平矣。夫是以鳴不難而難於遇聽者之喻，苟聽者喻焉，雖一鳴可也。某士也，而依於農。士以道鳴者也，異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庶幾有見于世，固必有喻之者。若農則任地之征，以輸于公上爲職，彼姦吏或依勢倚法以侵苦之，此其不平之尤也。非於邑大夫之賢而鳴之，孰能喻此？蓋某之不平之鳴，輒幸執事垂意而聽焉。某先疇百畝之私，托君子仁惠之澤，征于縣官者歲有常籍可考也。蓋凡三鄉之數，爲免役之錢三十七千九百有畸，爲木麥折稅錢二十四千八百有畸，爲苗斛一百三十三有畸，歲而輸於郡者率先縣官之程。若今歲夏輸在於夏五月而秋賦不越歲，顧奚負者。又自言于郡，下教于邑，亦冀督賦者有所據

依，固非詆譎以欺給徼幸也。今乃繫其人而笞之，未識抵罪之由。或曰縣且斂取稅錢也，是必不然。國家什一之法蓋具在也，用民之力則有免役之征，計稅準物則有木麥之征，則壤賦粟則有穀米之征，天下均之，豈獨一縣也。今謂復取稅錢，則視木麥所折之稅爲何名？是殆違律加賦，縣不應被此不美之聲。此殆姦胥汙吏志於得賄，妄以非欠之人嫁惡于邑，以暴其若無所私者。至其行賂自免，往往掩護不言。大抵公賦奪於冥冥之中，巧爲營誤，雖使神明之政墮其計而弗暇察。且貧家初非違限，本無逋欠，乃執其隸，不用郡教，不顧國法，杖而苦之，將淹留困辱以取貨，此情亦可見矣。執事慈祥豈弟，吾君所寄以字民者也，彼胥黷貨爲務，烏知損執事體國愛民之意！蓋朝夕諧說于前者，他人不得而先也。然某竊謂天下之事，顧其理之如何，古人以爲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此可與智者道，若執事古之卓、魯，洞知情僞，篤於信誡，第未有鳴而告之耳。某輒一鳴焉，惟執事聞其聲而喻其不平之實，反之於理而求之。今使輸其賦而獲罪，則爲善者懼矣，惟執事可以喻此。干冒威嚴，俯伏俟命，不宣。《省齋集》卷六。

上王判院書

某不佞，自束髮讀書，不喜爲記誦章句，而獨深求古人之用心，究其大歸而要其可用之實，亦頗見梗概。臯、益、伊、傅，其平居講習之事古書不可多見，自其謀謨訓誨、措諸事業者以遡其心，彼

豈嘗試文字間而無所根本，遽能及此！後世學者不讎於是，始有兩途之說。或者假以自蓋其非而行之於事，論學者必上之。夫古人日用之常顧不如是也。某竊有志於此久矣，向者束於舉子事業，反復思之，非是無進身之階，獨不能爲媚時之習，坐是久困場屋，垂三十年。自分無以投當世所好，此心耿耿，每亦自信曰，豈今之世舉無一知己者歟，其遇不遇則天也。去年春又挾其說以試於南宮，蓋五至矣，人皆謂其益復不合而乃遇焉，莫知其故。徐而聞之朝廷，頗以一律靡麗爲厭，而鉅公碩學典司文衡，確然以純實忠信爲務，振淹拔滯，往往留意於古。顧某區區，獲預春風桃李一根之數，果其不媚時而適有遇歟，亦不可知也，是以未敢有所私謝，誠重此舉耳。夫以文衡鑑裁之公，於其謝與否固所不計，而某獨懷是，以爲苟知己者，古人不忘報也。天幸吏銓應選，調尉巴丘，試吏且數月，稍稍采知閭閻吏治之實。湖鄉自更搶攘，凋敝未復，官府一切政事叢脞，巴丘爲甚，戎備廢闕，僅給使令，胥吏猥慢，不閑繩尺。某第隨力之所至而葺之，不敢矯，亦不敢惰。然此特一尉之責，無大休戚，就令某能稱職，亦細故，身不足爲門下報。竊惟閣下以將明之材，被臨遣之寵，人皆曰奉使有指，正以督視郵置，郡縣承望，競以治傳舍、覈文書爲務。唯恐一旦英節按行，二事有闕，文移急於星火，工役煩於督責，僅可美觀矣。某獨以爲郵置之事則有司存，平時專之以巡轄之官，督之以提點、提舉之職，固不廢也。上有隆指，屬之節下，夫豈能知之！且古者天子遣使以循行天下，於周爲盛，送之以禮樂，而《皇華》之詩歌焉。其詩果何謂哉？五善之意，叔孫重拜而不敢慢。方周盛時，天下之人才、政事、風俗、財力莫壅於上聞，制治保邦，曾無遺慮，皆賢人君子之功。今觀《烝民》之詩，其

誦仲山甫悉矣，古事大抵若此。漢世以逐捕盜賊而出繡衣，以邛笮請吏而遣中郎，君子皆不以爲宜。獨汲長孺頗知大體，謂越人相攻不足以辱天子使者。至河內之行，以家人失火不足憂，而便宜發粟振水旱之傷，寧矯制爲之，武帝亦賢焉而弗加罪。古人用心學者宜考之。方今聖天子在上，內外各安其職，未嘗輒命一使，傳舍文書之事，豈其煩四牡驅馳數千里之役哉！竊料節下是行，九重眷顧東南之地，遠於朝廷，人才之通滯，政事之當否，風俗之美敝，財力之息耗，須循行省察之，而不欲以是名者，殆謹於命使，以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姑借郵置爲名爾。節下以鴈行之尊，日侍清光，必德意之知，志慮之洽。乃今乘輅擁節，爲天子命使，《皇華》之善，《烝民》之賢能，正其平居講學事出而施之，其用端有在矣。且某一介，猶知守所學，不憚於出位，苟有所見輒言之，而在位者亦嘗采其一二。顧於門下思所以展諸生之報，尤不可憚已，輒以其嘗所爲白事之文，或可備訪問之萬一者，若干事爲一編先之，爲此說獻于節下。伏惟觀風問俗之餘，試一覽之，亦可以見某不敢徒枯於目前以應典逃責，蓋嘗有意於斯世，庶幾無負門下，則陸氏一莊萬有一不遂荒爾。干冒戰越。《省齋集》卷六。

上湖南汪監書

某聞夫天之於人也，予其一必安其一，予其一而不安，天棄之也。農以樸，工以巧，商以計，士也而以學，此四者非人自名之，天之所以命我，使號於兩間，蓋如是也。天命我以是名，而我各安於

其分，毋違乎天可也。遷其故而嗜其誘，漓其淳而損其真，則一者反矣。天且治其僭，使起居飲食之間嘗焦然而若有所歉，欲不安得乎？昔子路之於聖門，嘗發「何如斯可謂士」之問，而夫子惟曰「切偲切偲，怡怡如也」而已。夫切偲以勵朋友而講磨其道德，怡怡以處兄弟而不失其友于之愛，夫是可以謂之而無忝。今焉不此之學而襜如翼如，理衣製，逞顏色，求與當世之等級遼絕者抗禮，此聖賢不獲已，出而求濟天下之事，豈窮於陋巷者之所當爲哉！彼耕者、斲者、計者終身不敢舍其一以外慕，而士且偃偃然叩戶隨塵，求以膏其吻燥，寧不爲若屬所羞！故古之人制其見君之禮者，自卿而下，達於庶人，莫不有贄以藉手，而士之所執不羔不鴈不鷩而獨以雉，貴其有守也。雉之爲物，介然有守，故製禮者采之以爲贄，而士且執焉而不自警省，可以人而不如於雉乎？昔有蕭然布衣，宰相欲一見之，而一旦郡縣小吏叫呼其門，則攝衣從之，命之役則往役，如此分也。然今滔滔天下，喜圓而惡方，貴通而賤守。羣居鄉井，苟有人焉蹈規矩守繩墨，不忍褻天之所畀，則必共指以爲異，而譏之，而笑之，而疾之，不曰固則曰矯，不曰矯則曰亢，直使斯人剗削其銳而磨涅其素，與之俱靡而後已。豈不難乎其爲士，而或者猶有望於先達以主盟之乎！恭惟閣下海內之名士，而吾黨之所依歸，自少以高文奧學鼓行士林，舉天下數千百人，聞其風皆拱手畏避，莫敢與抗，而又歛其華而大秀發於堦庭之彥，此蓋爲士而不渝其一之明效，非偶然也。況閣下以天子之命出於部使者，總湖湘九郡三十六縣之衆，於衣繡持斧之下，其地位非不隆重，而閣下處之以平易，應之以直截，宛然如在其齋閣時，而用之於民則民悅，必之於天則天應，活數千百萬烏鳶奪食之命於旦暮呼吸之頃，夫豈非行吾之誠學？則

隨所感召，捷焉如響，可爲他日格君心之驗乎！某衡之人也，幼與伯氏俱學爲士，求續箕裘之遺緒。不幸先人蚤世，懼無以庇，而伯氏遂俛焉而冒其澤，非素志也。一尉十年，秩滿歸來，無一可以悅親。而某又甘心遠屏，恥與出力以覬聞達，祇自苦耳。而閣下獨有意於收錄，某於是夤緣納懇，獲登於其庭而少望其風采焉。來居是邦而不能親炙乎大賢以爲之楷式，是不知也；知閣下之賢綽有前輩之流風，當亟見之，而瑟縮至今，是不勇也；既見之，當有誦其所學以質疑，而區區持此熟爛腐壞之常談，是不學也。三者而居一，未有不爲當世之所絀辱，而某則兼之，猶敢以進，而度其必不爲閣下之所棄，粗知爲士之分而少安之，亦先生長者所以望後進之意也。幸察之。《省齋集》卷六。

上衡州李守書

某昔者嘗觀古之君子，其事業著於世而利澤逮於民，上足以當乎其君之心，而下足以厭乎斯人之望，意其人隼材秘略橫驚捷出，於以收俊功而成偉名，蓋求之而不得其說。他日讀《詩》至《烝民》之篇，序詩者侈大其事，以爲中興之本見於此詩，則亦歸之任使賢能之效。徐考其所稱賢能，則一樊侯而止耳。夫侯亦何若而獨擅賢能之名，專賢能之功哉！三復是詩而後有得於侯之梗概。顧其粹於德，敏於學，篤於踐履，處之中外之任而無不宜，委之君民之寄而無不愜。而侯之所以堪此者，惟其保身事君之兩盡其道，不侮不畏之兩適其中，此侯之所以備明哲之德而擅克舉之美也歟！嗟夫，天下

之事惟其兩全之難也。張禹、孔光枯於保身而事君之節則虧，故據其位而無所見；范滂、張儉徑於事君而保身之計或闕，故抱其志而不獲，遂至於貶退。守於威嚴如魏弱翁，一旦乃誘於大用之私言；全安老聾之丞如黃次公，晚節乃以傳會論薦而蒙訾。彼於吐剛茹柔一事且未能無媿也，則夫事業褊陋，功名眇微，不滿人意，而詩人所稱賢能之人，宜樊侯之獨有聞於古也。恭惟閣下天資高明，問學淵邃，素所蘊蓄，固與古人相期於千載之上，而暴諸文章，發諸政事，過人遠甚，此特其緒餘耳。乃者奉天子命來典吾州，顧一郡何足以展胸中之寄。然方流俗漫漶，一切苟且，往往封豕橫陳，碩鼠偃蹇，其悍者直驅冒沒而亡所憚，其庸者蓄縮畏避而不敢發，風俗之綱維幾於放弛而不復存。閣下則獨凜然特立，憂民體國，發於至誠，事有切於利害，他人陰拱熟視，則上聞之章已徹九重，而未然之患因以銷弭。吏有殘民瀆貨，他人營護延譽，欲羽翼之，而老案亟行，竟以斥退，而餘毒無以稔禍。至於孜孜教化而絕意於功利，惓惓撫字而薄用於刑誅，凡此皆後之君子勉強其一二而未之能，而閣下乃優游安閒，舉措不愆。昔之雷同隨聲者莫不竦惕退聽，而善類欣然，舉有生意，誠是頽波之砥柱，朝陽之鳴鳳，甚盛甚美。而某郡人也，曩閣下賦政之初，滯留他郡。既而歸，夫人皆能爲言閣下爲州之大概，駿發明遠、仁恕愛利之意具是矣。以今視古《烝民》之賢能，殆無二轍。然某今日之來，亦豈徒道古今，譽盛德，志於貢諛取說而止？《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古人以爲做。東海薛贛君所居可紀，爲漢吏師，獨有不吐剛茹柔一節，異時煩碎之譏不足爲累，而鮮嫚謾欺之語奚爲而蒙？此世固難於不渝也。夫君子之所爲非期立異於一世，往往趨舍之意分而美惡之形立，醜

正之徒煩而爲善之類沮，轉移於流俗，雖豪傑有所不免。要其所由，庸非明哲之不足而克舉之不力耶！夫是以《烝民》之賢能曠千載而不一二見，閣下乃獨有聞於斯世，誠願深惟保身事君之道，終守不侮不畏之中，則事業之光華、利澤之悠久，安於君心而答於人望，如樊侯《烝民》之美，將無媿矣。某一見輒吐其胸中不得已之說，人皆以始求深之戒危之，某則以爲士君子之交際貴定於其初，抑亦詩人愛莫助之之意，未易以俗見觀也。閣下勿過其言，庶得伍拔薤之列，而逃旅進旅退之誚，幸甚。干冒戰越。《省齋集》卷六。

全宋文卷六〇八五

廖行之 三

迓宋憲先狀

肅將使指，欽按詳刑。持斧而衣繡衣，籍甚建功揚名之略；升車而命御者，嚴乎廣觀遠聽之風。六轡光華，百城震竦。某甫焉去列，歸爲養親。泛洞庭青草而來，幸少休於奔走；望驂駕赤帷之至，竊自慶於遭逢。方修斂板之容，以快承顏之喜。《省齋集》卷四。

迓趙鹽先狀

肅擁駟車，初臨湘部。褰幃警俗，威已聳於羣心；賦政宣恩，歡咸正於王面。某一塵巡屬之內，三詠《皇華》之章。仰德使星，喜見揚輝之燭；修容櫺具，行輸據地之恭。《省齋集》卷四。

迓汪憲先狀

肅擁節旄，按行屬部，列城傾竦，一道澄清。某負弩攸司，瞻星所次。望塵而拜，佇修斂板之恭；據地而言，竊有承顏之幸。《省齋集》卷四。

迓林倅先狀

肅嚴旌旆，行次治封，千里歡愉，一時鼓舞。某職司負弩，心切拜塵。屬繡衣之西來，方效榜舟之役；瞻緹屏而北望，可量飛羽之心。顧百罰以何辭，察一身而幸恕。《省齋集》卷四。

迓樊鹽先狀

被光華之禮樂，行清絕之山川。入境觀風，威已先于驅弩；褰帷警俗，望尤竦于輶車。某竊伏湘濱，敬瞻星采，敢修櫺具之飾，行拜繡衣之容。《省齋集》卷四。

迓劉守先狀

佩太守之章，擁東方之騎。誠明所格，寧聞羸服以間行；教令自孚，已覺移書而翕聽。某一塵望澤，三沐歸心。夙與民編，引領率先之化；將從童稚，修容迎拜之期。《省齋集》卷四。

賀憲冬啓

連珠協曆，占牛初星紀之墟；瑞晷應圭，考日至地中之景。方慶履長之始，益知泰道之亨。恭惟某官，順陰陽消長之宜，奉時令賞刑之政。澄清有志，已觀惠澤之交孚；欽恤爲心，咸仰平反之罔滯。茂對書雲之旦，薦迎純嘏之休。某疾方阻於負薪，禮莫陪於賀燕。當君子大來之吉，已欣上下之交；侈康侯晝接之榮，即對庶蕃之錫。永言頌系，莫罄敷宣。《省齋集》卷七。

賀莫漕冬啓

禮樂光華，咸企二天之庇；陰陽施化，乃迎至日之長。顧莫稱介壽之觴，其敢後宣心之牘！恭惟

某官高風峻整，雅志澄清。與時偕行，益懋亮功之績；所居類至，方凝視履之祥。允協昌辰，彌隆睿眷。某棲遲蠻徼，鞅掌郡丞，誦召伯黍苗之詩，正仰沾濡之澤；賡魯侯《閟宮》之頌，敢陳熾大之辭。傾祝之誠，敷宣罔既。《省齋集》卷七。

元正與憲啓

曆首三元，有初肇序；律調一氣，其應始和。茲維道長之時，允屬泰來之吉。恭惟某官撫辰凝績，與國齊休。奉寬大之詔書，密贊發春之意；振滯淹於民俗，妙通啓蟄之功。茂對青陽，佇登黃閣。某庇身宇廈，引睇星符。服制以期，難綴班庭之慶；願言伊夕，即觀召節之歸。《省齋集》卷七。

賀沅靖守元正啓

葦桃在戶，又新一歲之儀；椒栢稱觴，溥介百年之壽。惟時碩德，茂擁繁禧。恭惟某官德秉粹溫，政推豈弟。承流宣化，均陽春布澤之施；鑄頑成仁，協品物更新之應。撫辰凝績，視履考祥，方當彙征元吉之辰，竚對晝接康侯之寵。某屏星負乘，鄰燭映輝。豈無頌言，可祝公侯之純嘏；亦有官守，難陪賓客之後塵。傾望之私，敷云罔既。《省齋集》卷七。

賀沅靖倅元正啓

鷄符桃梗，以餞餘寒；椒酒辛盤，爰興嗣歲。惟時碩德，茂擁蕃釐。恭惟某官和氣積躬，惠心孚物。恩仁布護，助承流宣化之功；動植昭蘇，被伸屈榮枯之賜。撫辰凝績，視履考祥。竚聞課最之升，即有褒遷之寵。茲臨穀旦，宜協泰亨。某假貳山城，希光鄰壁。豈無善頌，悵莫陪賓客之後塵，賴有尺書，猶可舉歲時之故事。深漸飢餒，難究願言。《省齋集》卷七。

賀衡州范奉使啓

剖竹分符，欽奉楓宸之眷；開藩問俗，肆班雁嶠之春。坐嘯黃堂，馳聲遠徼。顧有一塵之託，敢修尺牘之恭。伏惟某官善能周室之廉官，惓惓漢家之循吏，久更劇寄，浸陟華途。二千石共理之良，益隆善最；九萬里搏扶而上，行展壯圖。豈伊南服之州，尚屈東方之騎。佇興饋嘆，即奉詔趨。某望履雖遙，依仁蓋切。田廬占籍，爰居蒸水之邦；廩祿驅人，來佐夜郎之郡。欽聞渤海太守之化，莫獻漢陽處士之規。寫欽止之心，賴有子家之執訊；歌來暮之句，願繼王褒而作詩。歲律方新，春陽向淑，冀順節宣之序，仰承注倚之懷。頌詠徒深，敷云莫既。《省齋集》卷七。

賀范鹽啓

肅膺中詔，榮領外臺。占使者之星，光生躔度；叱忠臣之馭，喜動江山。凡在庇庥，率皆鼓舞，伏惟歡慶。恭以某官鍾時間氣，爲世通材。凜若典刑，有清白傳家之懿；淵然問學，達詩書執禮之言。早振迹於巍科，亟躋榮於華貫。參籌內府，國有贏資；疏寵輜軒，風生一節。煥光華於原隰，動氣色於旌旗。載惟翼軫之區，莫重荆衡之域。清湘碧嶽，悉見版圖；赤米白鹽，盡歸籌畫。坐提綱領，兼裕源流。登孟博之車，想愜澄清之志；用計然之策，佇臻富足之功。某籍伍部民，名叨宦牒，久志荊州之識面，欣聞刺史之褰帷。我有兒童，可備細侯之竹馬；公猶膏雨，其均召伯之黍苗。贊頌之深，敷宣罔既。《省齋集》卷七。

賀陶鹽啓

宸宸疏恩，播西垣之綸綍；使星絢彩，輝南楚之經躔。凡在庇庥，舉增欣忭，仰惟慶慰。恭以某官高風峻潔，雅志澄清。握蘭而趨丹墀，振憲部詩人之偉躅；持衡以司文柄，萃南宮進士之敷言。輟更直於鵷鴻，寄寵權於食貨。風生英節，聲動熊湘。蓋九重惟心德之知，視萬里等門庭之邇。禮樂新

從於天上，想工歌三而拜三；源流已具於目中，將百姓足而君足。行推鞭算，即見錢流。第虞攬轡之勞，難屈持衡之彥。某一塵蒸水，幸足資才；半刺荆游，方安懷綬。願夙勤於仰斗，快將睹於褰帷。固有兒童，可備細侯之竹馬；豈無櫺具，會瞻公子之繡衣。贊頌之誠，敷陳罔既。《省齋集》卷七。

賀曹鹽啓

肅膺中詔，榮領外臺。占使者之星，光生躔度；叱忠臣之馭，喜動江山。凡在庇庥，率皆鼓舞，仰惟歡慶。恭以某官鍾時間氣，爲世通材。凜若典刑，有清白傳家之懿；淵然問學，達詩書執禮之言。早騰播於休聲，亟踐揚於華貫。握蘭省闥，綽有能稱；剖竹侯藩，茂凝嘉績。斂翼翼偕於鴻漸，搏風有待於鵬程。持釜出郊，暫屈雲霄之步武；乘輶問俗，載揚旌節之光華。矧惟南楚之上游，式據重湖之劇壤。胡床夜月，江環庾亮之樓；流水桃花，煙瑣秦人之洞。丹砂朱橘，悉見版圖；赤米白鹽，盡歸籌畫。坐提綱領，錢穀必問其幾何；肯較錐刀，會計亦當而已矣。惟朽貫腐糧之積，皆摘山煮海之謀。利孔寢洪，弊源斯窒。推鋒盤錯，稔聞游刃之餘；拭目匪伊，會見賜環之召。某叨丞屬郡，仰德臺屏，英規未睹於雲天，崇譽久欽於山斗。輒露依歸之素，少伸慶贊之私。棲巢蔭之一枝，茲焉有託；泛恩波之萬頃，浩矣無涯。祝頌之心，敷宣罔既。《省齋集》卷七。

賀益陽趙宰啓

疏恩芝檢，出宰花封。綸綍甫頒，驪已騰於四境；帡幪所暨，喜尤倍於輿情。欲寫寸誠，敢憑竿牘。恭惟某官稟資英邁，毓德粹純。學問該明，洞八窗於胸次；文章雅健，倒三峽於毫端。清時蚤見於一鳴，淡墨榮標於千佛。薦揚滋久，譽處彌休。輟唐朝臺閣之賢，膺姬室子男之寄。然百里豈久淹之地，而九重興見晚之懷。竚遄尺一之招，歸奉晝三之渥。某寒儒冷族，俗狀凡材。三獻技於禮闈，有慚畫虎；始綴名於銓部，謾曰爲箕。屬茲試吏之初，聞有戒期之命。想言游學道，當流化於絃歌；則杜甫折腰，敢憚勞於趨走！方備數百寮之末，可濫吹一律之竽？幸甚依仁，庶其藏拙。遡風以往，豈無預下之教條；望履而趨，行遂親承於警欬。傾依之切，敷述奚殫。《省齋集》卷七。

賀鄧守啓

望重皇華，權舶貨低昂之寄；恩分渙號，更侯邦屏翰之崇。釋周家六轡之勞，歷漢室三公之選。先聲甫暨，輿議交欣。恭惟某官厚德鎮浮，長才濟劇。清風不墜，江東良守之雲初；篤行無渝，高密元侯之軌範。早擢儒林之秀，旋膺詔節之榮。入亞二卿，贊國計軍儲之調度；出將使指，總蠻琛夷寶。

之阜通。惟茲中外之徧儀，彌見聲華之籍甚。方九重均輕重之勢，故千里屈循良之師。載惟湘楚之邦，實邇枌榆之社。慙煩汲直淮陽之拜，欲寵買臣會稽之歸。竚聞宣室之思，即奉承明之直。某鄉閭晚進，仕版孤蹤，夙獲快於披雲，喜尤先於賀厦。受廛有託，徒竊幸於私心；拔薤無謀，終莫裨於遠略。戒嚴伊始，淒凜云初，願精寢饋之調，益對冕旒之眷。《省齋集》卷七。

賀葉守啓

暴公子之高名，服膺寢久；韓荊州之一識，雅拜猶稽。昔嗟擁簪之無因，今幸受廛之有託。未倚宮牆而捧摯，聊憑竿牘以宣心。恭惟某官厚德鎮浮，清風激薄，文章當世宗匠，政事爲時吏師。入亞二卿，贊武穆文昭之盛；出專侯社，擁漢符唐節之榮。方九重深念南土之民，故千里尚屈東方之騎。地連蒸嶽，人戴龔黃，六條之教初頒，五袴之歌已沸。政應宣室，凝神賈誼之歸；當信三槐，虛席五倫之入。時惟僉論，實非私言。某仕路孤蹤，儒門寒裔。伯樂不顧，難追冀土之驂騮；崔生何爲，甘偶藍田之雁鷺。坐茲匏繫，彌切雲披。前更隕籜之辰，可遂及瓜之代。緬懷歸止，展夫桑梓之恭；願予進焉，無以菲葑之體。肅晤伊邇，素律躋高。更勤茵鼎之調，式副冕旒之眷。永言頌咏，曷罄敷

賀鄧守啓

熊軾扼輪，鬢堂視篆。旌旗改觀，動氣色於高牙；號令一新，厲風雷於四境。歡騰輿頌，望洽斯民。恭惟某官政事宗工，中興循吏。光華云遠，留嶺海之清聲；屏翰於宣，增衡湘之氣概。暫假澄清之手，載施牧養之功。伊買臣獲會稽之歸，然太史豈周南之滯？小宰典司六計，方弊廉能；刺史入爲三公，即褒治行。某鄉閭遲次，井邑受塵，屬茲賀厦之初，爰有負薪之疾。念維桑與梓，勿忘敬止於斯心；而擁篲掃門，徒極坐馳於此日。滌場伊始，宣化云初。願循君子之四時，前即康侯之三接。

《省齋集》卷七。

謝薛守啓

上策太常，曾無高論；拜恩九陛，亦玷末科。起白面之諸生，還青氈之舊物。念南國被化，孰非楚地之多才；而闔郡推賢，奚止菑川之一士。乃以棲遲之久，獨居掄選之中。載省僥踰，豈非際會。伏念某才雖慳於天分，學粗守於家傳。屢矣退飛，謂竟身於巖穴；忽焉決起，寧自意於雲霄。以親闡之素望頗嚴，恐祖廟之清風或墜。強勉再戰，冒昧一行。久冥拾芥之心，姑效焚舟之舉。偶中程於蘭

省，獲奉對於楓宸。釋之論甚卑，自詭易行之實；平津第居下，敢希親擢之恩？幸脫褐衣，均霑命服。所喜百年之門戶，已收兩世之儒科。豈惟衰緒之光，亦愜慈顏之念。雖置萬卷而讀律，僅逃畫足之非；然計三釜以及親，寧畏折腰之役？行展平生之志，敢論稽古之功。豈伊人謀，亦有天幸。茲蓋伏遇某官主盟吾道，師表士林。聞文翁之風化，已先於興學；況延壽之教禮，尤急於親賢。遂令牛馬走之微，亦玷龍虎榜之末。遭逢若此，報稱謂何？某敢不益自勉於進修，謹勿忘於矜式。壯所行幼所學，當無負於此心；上爲德下爲民，期有見於斯世。《省齋集》卷七。

爲老人通邵守啓

除日久頒，未擁東方之騎；渙音尋至，遽更南服之符。四郊方浹於驩傳，千里已回於叶氣。奔趨在庇，忤蹈尤深。某官敏識絕人，廉名聳物。學通世務，河汾夫子之雲初；才可時施，江左夷吾之流亞。早結冕旒之眷，屢分銅竹之榮。仁恩所至而有聲，治績每高而居最。巴陵鰥寡，久歌叔度之來；濱水兒童，俄整細侯之迓。載惟茲土，實亦雄疆。地巉楚尾之餘封，壤接梅山之故境。必有龔、黃之政，以興齊、魯之風。故當二歲之終更，爰聽九重之簡在。或輟從臣而授朱轡之寵，或由奏課以陞文石之班。我公之來，迅詔可待。蓋翟方進之遇主，已器其能；而蕭望之之得君，更詳其試。實僉言之所誦，非小子之敢諛。某竊祿冗員，撫塵俗吏。宦途蹭蹬，難追冀北之驂騮；弱羽飄零，猶侶藍田之

鴈鷺。豈謂未鎔之鑛，獲親良冶之鑪。雖尚遲韓休之三，然已蔭蘇天之二。詎止承風而趨走，將期淑艾於師資。陽春有脚而不擇薰蒸，化雨無私而寧偏潤澤。或可詠具腓於桃李，庶幾忘下體於菲葑。則許邑之聾，尚容陪於下吏；而潁川之恕，不失過乎古人。《省齋集》卷七。

爲老人通辰州徐守啓

蓬飛上國，快荊州識面之榮；綸演西垣，聽渤海單車之舉。恭想麾符之逸，緬懷杖履之游。矧惟賤子之夤緣，行廁別車之陪貳。彌勤仰德，敢廢宣心！恭惟某官豈弟慈祥，雄渾傑特。所居稱職，忠清夙振於先猷；爲世名人，峻厲無渝於往範。早際亨嘉之會，徧儀華要之津。載王祥邦國之謠，屢奏成於康海；考望之宰相之任，更詳試於治民。眷惟辰水之區，實控獠夷之聚。必有賣劍賣刀之化，以成維藩維屏之功。千里嚮風，重湖蒙福。某地寒進晚，才薄力綿，姑從官牒之推移，自媿家聲之沈寂。疏遲焉用，了無驥足之稱；踰汰何安，遂忝屏星之授。懼深非據，幸豈無從。敢云政事之與聞，預喜表儀之有在。目切雲天之睹，心勞旌旆之搖。素律甫回，秋陽尚酷。惟君子四時之無爽，信康侯三接之非遙。頌系之深，敷宣罔既。《省齋集》卷七。

通岳州張守啓

仰吾道之宗主，昔嘗窺姓字於英躔；爲契家之門生，乃幸奉約束於大府。雖下走見嗤於俗狀，有廣厦可庇以歡顏。天借幸於及瓜，願斂板趨庭之敢後〔一〕；名敬通於行李，喜屬鞬佩褱之有期。恭惟某官氣斂天地之英，才冠巖廊而盛。軒騰龍虎之榜，雄壯際風雲之懷；焜耀虹蜺之光，貴名起霄漢之上。繼萬古衣冠之盛，負三傑帷幄之奇。屢分刺史之符，優最考功之課。朝廷重岳牧之選，知冕旒注意之深；郡國占湖山之區，想燕寢凝香之勝。已暢謹身廉平之化，佇聞樂職中和之歌。治等彌高，吏刺無媿。且洞庭九州之冠，詩篇追韓愈之雄；矧岳陽萬古之名，文采敵范公之富。凜紫樞黃閣之望，將赤舄丹墀之歸。難鬱具瞻，即遄迅召。某才列諸生之下，仕居百寮之卑。三釜及親，徒得毛生奉檄之喜；一行作吏，敢懷杜叟折腰之難？願不憚捶楚塵埃之可羞〔二〕，亦欲以尺寸功名而自見。傾心熊軾，馳志龍門。崑閬蓬瀛，躡履儼蒙於少進；雪山冰壑，持躬其敢以或欺。不勝願忠之私，未究陳篇之際。梅天氣潤，槐夏風清。願循君子之四時，以速康侯之三接。傾依之至，敷述奚殫。《省齋集》卷七。

〔一〕〔二〕願：似當作「顧」。

回李守啓

銅竹分符，寅奉絲綸之寵；蒹葭倚玉，預深寮案之榮。念貢牘之未遑，忽飛緘而首暨。俯媿小人之不敏，仰知君子之能謙。恭惟某官仙李流芳，龍門襲慶。詞源浩浩，共高倚馬之才；襟宇飄飄，久負騎鯨之志。實四世五公之後，擅一門三秀之稱。華萼聯標，芝蘭競彩。曳組寢更於廩仕，班春暫屈於遐封。矧湖右之名區，以辰陽爲樂土。踵中古晉唐之懿，訟牒晨稀；當五溪沅靖之衝，關烽夜熄。正有資於循吏，將盡復於淳風。白日青天，方期快睹；盤根錯節，已肅先聲。聽兒童興來暮之謠，佇凝嘉績；將聖主有見晚之嘆，立步要津。某猥以非才，濫叨佐郡，第劇依劉之幸，慚無和郢之工。自媿迂疏，廁同寮而何補；徒欣伊匪，獲傾蓋以相從。秋暑正隆，行軒載整，願厚寢饗之適，用迎春望之休。祝詠之懷，敷宣罔既。《省齋集》卷七。

賀張守啓 一

油幢萬旅，疇尊俎以策勳；熊軾一麾，寄屏翰而均逸。擁虎符而啓籥，奄鴈嶠以開藩。坐嘯黃堂，馳聲遠徼。顧有受廬之託，敢稽貢牘之修！恭惟某官隆望蓋時，宏猷濟世。備寇恂之文武，擅牧

人御衆之才；兼龐參之恩威，優恤弱擊強之政。曩折遐衝而制勝，肆陞延閣以通班。屬湘隅滋盜弄之兵，當閩外整成擒之略。朝方經畫，地孰重輕。伊衡居出入之衝，於時遴蕃宣之任，肆疇勲業，暫借撫臨。草木知名，應有江淮之威肅；鼓桴罷警，諒猶京兆之政清。將三公選所表而用之，當今世舍夫子而誰者。佇奉紫泥之召，進登清禁之聯。某舊辱記存，喜居庥蔭，欽聞渤海太守之化，莫厠會稽邸吏之恭。惕日何功，將幸及瓜之代；修容可冀，媿無拔薤之謀。秋律云深，天時向肅。願謹節宣之序，仰承眷倚之懷。《省齋集》卷七。

賀張守啓 二

璽書就拜，因易地以建侯；熊軾鼎來，肆懷章而之郡。風聞千里，歡浹輿情，仰惟慶慰。恭惟某官學術精純，風猷凝邃。英聲茂實，早振迹於士林；偉績殊庸，久最功於官閥。方報淮壖之政，即膺鴈嶠之封。惟二千石共理之良，將九萬里搏扶而上。欽惟遠業，姑此假途。某瑣瑣邦人，卑卑官牒，久志青天之睹，行依皂蓋之庥。寫欽止之心，賴有子家之執訊；歌來暮之句，願繼王褒而作詩。欣頌之私，敷宣罔既。《省齋集》卷七。

爲叔父賀鄧守啓

嶺海期年，專總阜通之寄；絲綸一札，峻更屏翰之崇。借長孺之重名，寵買臣於故郡。驪傳四境，榮觀一時。恭惟某官敏識絕人，廉名聳物。景山清約，足觀世美之無雙；伯道謙和，茲見家聲之不墜。早掇賢科之效，亟躋膺仕之塗。爰簡淵衷，尋紆召紱，入贊國儲之會計，出權舶貨之低昂。方九重矜鴈嶠之遙，故千騎托虎符之重。地鄰粉社，人企棠陰，政應宣室之歸，無久周南之滯。時惟僉論，實匪一言。某仕版陳人，儒門寒裔。抗塵何補，不堪州縣之徒勞；投紱而辭，已分田園之歸去。正竊里居之嘯傲，遽叨厦屋之帡幪。方將托百畝於共治之良，何止受一廛於爲氓之願。趨裝伊始，流火云初。願精茵鼎之調，仰副冕旒之眷。《省齋集》卷七。

代劉守賀吉州朱守啓

受知宸扆，改命价藩。龔少卿之對孝宣，上聞之而甚悅；黃次公之代延壽，治因是而大成。政教修明，吏民懷服，仰惟慶懌。恭以某官儒先雋望，宦達名流。心不違仁，夙志屢空之學；人多懷惠，尤高自遂之風。宜簞羽以儀朝，尚剖符而爲郡。渠陽凋俗，方屬心膏雨之來；螺浦仁風，不自意陽春

之至。豈獨鑄頑之妙，抑知植本之深。姑訖外庸，竚遄中詔。某一塵被澤，千里連封，欣聞初令之頒，已覺餘波之及。行李一介，敢修贊喜之恭；君子四時，更上尊生之祝。《省齋集》卷七。

賀鼎靖守啓

出綽昕庭，建旟雄屏。涓剛辰而啓籥，宣德意以開藩。喜挾羣情，歡騰比壤，仰惟慶慰。恭以某官材高康濟，學造誠明。茂實英聲，夙振士林之表；嘉庸偉績，允推吏治之師。方邁迹於循良，尚究心於綏撫。風行千里，已歌叔度之來；詔下十行，佇慶次翁之召。某負丞邊障，竊庇鄰庥。豈無頌言，可贊公侯之戾止；亦有官守，莫陪賓客之下陳。肅氣愈嚴，黃堂多暇。祈鼎茵之加重，須臺閣之升華。瞻企之私，敷云曷既。《省齋集》卷七。

賀趙守啓

中宸錫命，南紀建侯。對延英之朝，諒興見晚之嘆；懷會稽之綬，爰膺共理之求。除目一傳，歡聲四洽，恭惟慶慰。伏以某官天潢疏濶，玉葉騰芳，蔚爲賀、白之宗英，倬有龔、黃之政術。早擢賢科之效，寢登膺仕之榮。勤注想於九重，命無俟駕；奉清閒於數刻，俞有昌言。乃開鴈嶠之封，式畀

虎符之寵。眷知彌渥，蓋二千石之惟良；風采素高，想十二牛而有裕。欽惟遠業，姑此假途。某瑣瑣邦人，卑卑宦牒，久志青天之睹，行依皂蓋之庥。寫欽止之心，賴有子家之執訊；歌來暮之句，願繼王褒而作詩。欣頌之私，敷宣罔既。《省齋集》卷七。

爲老人賀胡中丞啓

解屨樞衣，五載隔龍門之峻；揚庭渙汗，百寮瞻烏府之隆。是謂德進則朝廷尊，蓋由綱正而天下理。威風自肅，公道益彰。顧雖么麼之微，知有清明之慶。恭惟某官氣直方大，學純粹精，力持正義於流俗衆言之中，大起高名於縉紳先生之上。迨是非之一定，宜功業之鼎來。入儀柱史之班，進掌宗藩之牒。升華經序，極儒者之至榮；擢貳夏卿，制遐衝而坐折。疇庸丕著，懋渥亟頒。由當時抗義概以強主威，宜此日須直繩而斷國是，權畀惠文之重，位嚴獨坐之雄。洪惟皇家，尊任憲府。在仁祖之納諫，相臣至承旨而奉行；越光堯之用人，政柄率由斯而超授。方上聖纂承之始，繫中司遴簡之精。比公之登，虛席遂正。朝望轉峻，豈徒傾京邑之觀；帝眷彌深，乃益知真宰之器。佇膺大拜，以聳具瞻。某猥瑣郡丞，棲遲蠻徼。自憐俗眼，昔嘗披快睹之天；惟恨塵蹤，今莫廁賀成之燕。仰正人之進用，偕有識以欣榮。望幹旋無私之匪遙，何踴躍自獻之足媿。念山有猛虎，斯無藜藿之憂；雖蘭生深林，願同菲葑之采。歲寒栢勁，臘盡回春。恭祈茵鼎之處宜，益副冕旒之注意。徒勤傾頌，莫究敷陳。《省齋集》卷七。

全宋文卷六〇八六

廖行之 四

爲長兄賀張南軒荆南開府啓

開南服之价藩，建元戎之幕府。誠明所格，不煩褰刺史之帷；號令一新，豈獨壯三軍之氣。俯愜蒼生之望，上寬當宁之懷，仰惟慶愜。恭以某官於道得古人之傳，以身任天下之重。時則有若伊陟，烈可紹於阿衡；我亦欲正人心，功足齊於孟氏。言行當時之師表，出處繫世之汙隆。贊策膺戎，自得安強之本；矢謨造膝，居多仁義之陳。粵去國之幾年，惟許君之一節。謀非身爲，志與時行。人定勝天，天定勝人，素其位而奚慊；仕優則學，學優則仕，顧其道之當然。三載於南，百蠻既輯。文軫且踰於桂海，聲名益簡於冕旒。祈退甚堅，受知彌渥。伊荊州用武之地，最今日任人之先。食貨生財，雖云當務；詩書謀帥，宜莫如公。聯翩綸綍之頒，從容縉紳之喜。國家倚重，蓋根本之上游；兵民屬心，將權輿於大用。矧是經綸之計，及夫閒暇之時，先爲不可勝之資，其取杜生之自治；故將大有爲

之主，必若宣王之內脩。既上得其道而下得其宜，則守無不安而征無不服。惟久負胸中之素，宜咸僉日新之功。行且登庸，措之事業。某門闌晚進，宦海餘波。讀一卷之書，亦粗知於模範；處百僚之底，曾何補於毫分。欣聞山甫賦政之初，佇見尼父復疆之效。言《詩》三百，在《蒸民》、《江漢》之篇；逢世半千，見《大學》、《中庸》之治。其爲瞻頌，莫罄敷陳。《省齋集》卷七。

爲長兄賀王帥班師啓

皇咨一德，既敵愾以獻功；王曰還歸，肆班師而振旅。愷歌雷動，露布星馳，勲業耀乎鼎彝，威名震乎中外。兵民休妥，朝野懽忻，仰惟慶懌。竊以蠻獠混并，郴桂尤甚，資悍輕而易怨，嗜漁劫而弗悛。長養以兒子則徂擊而紛拏，繩治以尺寸則鴟張而旅拒。率十數歲而一擾，輒千百輩而羣行。小則貽守將之致誅，大則勤王師之肆討。曩嘗恣于狂狡，亦旋費于剪除。然芟落爪距而乃有脫遺，或淹留旬月而竟以給獲。雖弭定之勞可紀，而震疊之威未信。乃者大爲蒲澤之姦，至動羽書之警。上深注意，無踰方面之賢；公則徂征，爰泣師干之試。既盡護于諸將，宜肇敏于戎公。哽彼喉牙，得其要領。洎處分之已定，則攻討之不留。一麾而羣醜褫心，再鼓而渠魁授首。肆搜原而剔藪，猶薙草而獮禽。會是旬時，屢騰月捷，俯快周邦之喜，上寬宸衷之懷。謹饒亟化于謳吟，官府即還于平泰。繡衣公子，渠勞部逐之分；屠狗將軍，莫售面謾之請。壯价藩之風采，表儒效之權輿。僉論翕然，斯文幸

甚。恭惟某官詩書元帥，帷幄良籌。克壯其猷，方叔已寧于荆蠡；用錫爾祉，召公宜拜于王休。茲魚服之載橐，將袞衣而入覲。豈嫌伐一時之事，方益爲永世之圖。若趙充國之殄先零，得屯田十二便之計；且諸葛亮之擒孟獲，有留兵三不易之謀。惟出其酋豪壯勇而用之，因據其形勝膏腴而臨彼。則豈惟南人不復反側之慮，抑可使縣官不煩轉餉之須。想經畫之一施，斯悠久而咸賴，實維天下之望，奚獨湘人之安。某繫身黃綬之卑，拭目碧油之舉。樊須云弱，雖莫陪用命之師；宗元何人，尚克獻平夷之雅。贊頌之至，敷云曷窮！《省齋集》卷七。

到任謝湖北汪憲啓

一顧而假三倍，昔嘗叨眄睠之恩；廣厦之庇萬間，今幸托帡幪之內。以前日互鄉之與其進，宜斯時游子之得所依。既長鳴多通意之人，信寒士有歡顏之所。輒自伸於知己，因具見於傾心。竊以文章政事，或者謂兩塗之殊；筆楚塵埃，人蓋嗤百寮之底。然設科于以廣求才之路，而分職孰非謂任事之能。夫以靜厚如蘇黃門，猶慚階於進士；至若經綸似陸內相，亦發軔以渭南。豈惟無忝於儒科，抑亦見推於治等。伊前哲周旋之地，尤後來掄選之難。必當其人，乃在此位。如某才雖慳於天分，業僅守於家傳。屢矣退飛，謂竟身於巖穴；忽然決起，寧自意於青霄。粗承百年未墜之規，幸免四十無聞之恥。起諸生而綴仕版，敢云稽古之功；得三釜以奉親聞，竊懷奉檄之喜。亦有天幸，遂及我私。茲蓋

伏遇某官望冠世臣，蔚爲時傑。祥儲龍甲之地，衍公侯之流光；瑞得奎文之躔，鍾天地之英氣。自騫鴻漸之翼，一新鳳覽之輝。修平準之書，已裕湘中之食貨；奉祥刑之訓，載明荆部之科條。於觀風問俗之餘閒，尤激濁揚清之有志。敬其餘如一，廩乎何侯守法之公；誠有味其言，溫然鄭莊推轂之意。在冥瑣其何取，亦經久而不捐。既脫白丁，遂玷微祿。重念某已癡已癩，吏習何疏。少焉自詭於功名，粗有尺寸之望；久乃見收於困頓，投之奔走之場。含慈闈喜懼之年，更伯氏凋零之後。顧一身之責甚重，非二天之託何歸。矧惟洞庭廣邈之區，孰與巴丘弛弊之極。吏漫自若，乘簿書緣絕之姦；農惰弗勤，安耕芸鹵莽之報。公無可持之績而抑給於征權〔二〕，人惟早去之望而趣了於須臾。故郡邑匆匆治期會而不足，於兵戎往往恬故常而弗治。僅存一尉之名，載與數卒而處。所願閒暇，苟安於無事；深恐緩急，莫濟於一時。況相助相扶持之法不修於比閭，則無恥無忌憚之民易流於姦宄。不勝過計之慮，重增了事之癡。儻轡策之少寬，庶涓埃之可效。某敢不守所學而無負，素其位以有行。持躬益謹於勿欺，濟拙深求於不倦。雖猗無它技，尚一割之試鉛刀；而敢布此心，如百穀之仰膏雨。傾依之至，敷染奚殫！

《省齋集》卷七。

〔二〕句中「績」似當作「積」，「抑」似當作「仰」。

到任謝陳漕啓

試吏尉曹，瑣瑣塵埃之賤；遡風英節，皇皇禮樂之華。方竊蔭於一枝，敢祈恩於三沐。顧所遭之幸甚，論其報之謂何。延見南畝之旄倪，無以告語；爲言外臺之約束，惟謹奉承。凡有聽聞，孰不欣快！伏念某學僅通於世務，才非合於時宜。搔首讀書，頗欲追古人簡策之上；俛顏就祿，竟墮在俗吏淒涼之中。漫浪河西之行，彷徨洞庭之野。呻吟衣食，慮弗靖於里閭；出入濤瀾，渺難窮其窟穴。矧宿弊之相襲，於斯世而未聞。腰弓撚箭之流，僅充異役；植旗鳴鼓之習，徒有虛文。但有一尉之名，相與數卒而處。棄車馬而遁去，何敢效昔人之謀；盡狐兔而一空，將誰爲今日之用。蓋了然見目前之勢，故懷其有意外之憂。未能持方而入圓，曷容迂拙所願視。遠而猶近，必賜矜憐。茲蓋伏遇某官昭代宗工，清朝國器。治等出諸公之右，允若吏師；勲名簡九重之知，倬爲時用。峻西清之寓直，裕南紀之轉輸。流地上之錢，不假劉晏低昂之術；轉關中之粟，佇成蕭何餽餉之功。於觀風問俗之餘閒，尤激濁揚清之有志。不圖幸會，獲在庇依。某敢不祇畏簡書，謹循轡策？庶幾得默，或能從指縱之功；儻可培風，願曲借扶搖之力。其爲感激，莫罄敷陳。《省齋集》卷七。

爲長兄到任謝王帥啓

百寮之底，方此效官；三釜之資，喜容就養。顧微軀而甚幸，仰大庇以知歸。竊以均內外而一重輕，要孰非以器使；捕盜賊以起端緒，則專在於尉曹。自京都始二部之分，至縣邑亦一員之置。彼趨走或折腰之憚，然豪強悚箠棒之威。惟吏能警敏者，乃擅渭南之名；必才望高雅者，始有洛陽之授。職雖甚冗，選則不輕。矧是資陽，實維巖邑，版踰萬戶，亭列七鄉。蜀壘吳城，蓋疇昔戰爭之所；北荆南越，正今茲行旅之途。澤可緡魚，山多藝茗，或者競漁商之利，因而通藪澤之逋。曩已就於芟除，今尚勤於澄按。凡茲警察之吏，宜用精明之人。如某者猥以書生，濫沾世賞，徒知守紙上之語，曾未若囊中之錐。竊妄意於箕裘，無取才於尺寸。念古人四十而仕，今或似然；第學者再三而思，吾未之信。雖班箠楚之役，且食斗升之粗。敢圖無能，亦許就列。茲蓋伏遇某官詩書元帥，政事宗師，素結冕旒之知，允膺方面之寄。凡斤者斲刀者削，盡指使於羣工；而細爲桷大爲杗，尚兼收於衆木。致茲瑣質，獲廁下寮。某敢不祇畏簡書，謹循轡策？庶幾得獸，或能從指縱之功；儻可培風，願曲借扶搖之力。其爲感戴，曷罄敷陳！《省齋集》卷七。

通兵曹官啓

委身邑尉，自笑卑飛；從事郡曹，久欽妙選。將趨走淒涼之迹，有周旋提掖之資。適瓜戍之及期，先郵簡而致敬。恭惟某官風猷峻整，器宇宏深，材名夙擅於無雙，治等常推於第一。未上承明之直，姑從大府之游。肅若紀綱，贊成坐嘯之績；稽其善最，合居明陟之科。將臺閣以升華，遂雲霄而闊步。某儒酸特甚，吏習殊疏。緣言語文字而得官，曾何萬分之補；於箠楚塵埃而干祿，正爲三釜之謀。所欣陳力之初，竊有依仁之幸。夏日可畏，南風之薰。願崇衛於生經，以亟來於召節。頌詠之至，敷述奚殫。《省齋集》卷七。

通巴陵主簿啓

趨走折腰，茲焉筮仕；淹翔棲棘，幸甚從游。適瓜戍之及時，先郵簡而致敬。恭惟某官材堪世用，學有家傳，典刑存金玉之淵，風采廩臺閣之望。未展立朝之略，姑爲佐邑之游。悉意勾稽，協贊一同之治；疇庸善最，合居峻陟之科。將臺閣以升華，遂雲霄而闊步。某儒酸特甚，吏習殊疏。緣言語文字而得官，曾何萬分之補；於箠楚塵埃而干祿，正爲三釜之謀。所欣陳力之初，竊有依仁之幸。

夏日可畏，南風之薰，願崇衛於生經，以亟來於召節。頌咏之至，敷述奚殫。《省齋集》卷七。

爲長兄回孫簿啓

策名巍第，發軔亭衢，不嫌簿領之卑，茲見檄書之喜。歡均一邑，幸甚同僚。且先執訊之來，益起望洋之歎。恭惟某官文成黼黻，學有淵源。閉戶窮經，造聖賢之閫奧；枕流漱石，何世俗之磷緇。已收稽古之功，尚守辭尊之志。惟其養之素厚，是以持之益謙。祭竈而請比鄰，顧何妨於高士；棲鸞而以枳棘，恐難屈於大賢。似聞天上之音，不俟星言之駕。某事如畫虎，世謾爲箕。騰躍何爲，未遇培風之力；淒涼自笑，徒媿折腰之吟。天假其逢，君來何暮？使皆有所矜式，非但於言爲之。範我馳驅，豈無所獲。實愜依仁之願，尚稽贊善之詞。墜紙上之煙雲，想胸中之涇渭。鼎嘗一臠，已踰大嚼之甘；日詠三秋，彌切下風之望。金行仲瑄，車肅前旌，願嚴擗衛之宜，以順節宣之令。其爲欣頌，未易殫陳。《省齋集》卷七。

回巴陵郭主簿啓

解褐爲濟陰之游，咸服仲宣之量；折腰作河西之尉，誰憐杜甫之吟。欣聞賢轍之來，將竊鄰光之

照。況上國從游之舊，而同寮依庇之新，曾贊問之未遑，忽飛牋之先辱。不敏若此，自訟謂何。恭惟某官學富五經，名高千佛。器遠而將之以重，其用不輕；材大而持之以謙，所養彌厚。未上詞林之直，姑爲簿領之行。祭竈而請比鄰，顧何妨於高士；棲鸞而以枳棘，恐難屈於大賢。諒非黔突之淹，即奉紫泥之召。某甫塵末第，自笑卑飛，曾謂毀車而欲逃，乃幸聞音而獨喜。非敢覬連牆之契，以同尊酒之歡；庶幾陪三傑之名，或廁文詞之列。夏令正烈，暑行良勞，願叶冲和，俯愜顒望。悚荷之至，敷染難周。《省齋集》卷七。

通岳州李司戶啓

疇昔雲梯，竊仰絕塵之步；一時官牒，又爲同郡之遊。幸甚遭逢之多，忘其趨走之媿。盍簪伊邇，置郵以先。恭惟某官江右名流，吳中雋望。文章萬丈之光焰，倬有典刑；聲名一世之龍門，尤高風彩。自展飛搏之翼，益先馳驚之鞭。姑藏霹靂之鋒，廩材名之素望；行置金鑾之殿，極儒冠之至榮。某才不逮人，仕方干祿，顧甘處百寮之底，亦圖爲三釜之階。惟門闌契分之益深，將箠楚塵埃之可免。足以行志，豈維臭味之同；敢不盡心，願索形骸之外。夏日可畏，薰風自南，願崇衛於生經，以亟來於召節。欣頌之至，敷述奚殫？《省齋集》卷七。

謝萬倅啓

文陛奏篇，曾無長策；昕庭賜第，亦玷末科。起白面之書生，還青氈之舊物。撫躬何幸，揣分斯踰。靜惟儒術之行，非但科名之謂。蓋正心誠意，有古人之學；乃致君澤民，成當世之功。假進士以爲進身之階，至成物則推成己之道。惟其涵養之有素，見諸舉錯以奚難？洪惟熙朝，益尊多士。若韓、范經綸之勲業，與歐、蘇講學之淵源，道匪虛行，世咸蒙賴。凡登萬中之選，有輝千佛之名，必當其人，乃在此位。如某者自憐頑頓，見謂迂疏，棲遲燈火者幾三十年，奔走道途者逾二萬里。獨以嘗從先生長者之後，頗欲自致學士大夫之間。厥有夤緣，而此際遇。茲蓋伏遇某官均宣德化，雅好文儒。海沂之賴王祥，功已康於邦國；河南之敬黃霸，議皆合於人心。遂令牛馬走之微，亦玷龍虎榜之末。遭逢若此，報稱謂何。某敢不益自勉於進修，謹勿忘於矜式。壯所行，幼所學，當無負於此心；上爲德，下爲民，期有見於斯世。感荷之至，敷述奚殫。《省齋集》卷八。

爲長兄賀趙益陽就任添差潭倅啓

需牘薦賢，奉璽書而即拜；緹屏章德，解縣紱以就陞。化將千里以同流，榮動一時之創見。矧在

屬僚之末，尤深贊喜之誠，仰惟慶懌。恭以某官挺棣華韡韡之芳，粹麟趾振振之德。取青紫如拾芥，益起貴名；枿牙角於哦松，可量高興。始濱水屢更於剽盜，正湘人積苦於戒嚴。暫勞學道之賢，小試撥煩之手。雖子游爲武城宰，割雞焉用於牛刀；然虞詡在朝歌邦，錯節乃觀於利器。羣盜斂迹，千室鳴絃。業游惰於農桑，措艱危於衽席。輿人歌政，既萬舌而一辭；幕府上功，宜九重之異眷。不俟再期之久，亟頒一劄之榮。昔龐士元之處治中，匪以耒陽之績；若丘仲孚之爲內史，乃由山陰而遷。未有如公，獨高於古。惟材猷敏劭，故優於治邑而無媿；且恩信素著，故進之監州而甚宜。閭里已安，猶是不欺之俗；教條無改，益觀可大之規。豈徒展驥足於天衢，將見壯犬牙於國勢。某夙幸大夫之事，復茲半刺之依。賴別駕之功，願列邦人之獻頌；稱封丘於上，庶祈薦口之舉偏。贊仰之懷，敷陳罔既。《省齋集》卷八。

賀岳州林倅啓

十行疏寵，分湖山風月之寄；別駕展軫，傾邦國海沂之望。惟古監郡之職，委寄之甚重；於今用賢之際，屬任爲匪輕。廩先聲之夙馳，驩善類之交慶。恭惟某官珪璋粹德，廊廟奇材。得問禮之流風，規模益大；軼詠梅之高興，志節彌清。從容更官牒之遊，閒暇最琴堂之課。六月息九萬里，將飛翼之垂天；一朝解十二牛，信游刃之餘地。指青草洞庭之境，肅屏星泥軾之車。外庸寢簡於凝旒，中

詔停嚴於召節，拱而可竣，日以爲期。某脫迹書癡，委心祿養。及親三釜，甫諧毛生捧檄之懷；作吏一行，敢謂杜叟折腰之憚！刻意廉勤之守，齊心道德之觀。儻蒙貴敝帚於千金，小異乎衆；或可華朽株於三秀，自見於時。槐夏清和，梅天蒸潤，願嚴次舍寢興之節，以符朝野傾瞻之懷。頌仰之誠，敷宣罔既。《省齋集》卷八。

爲老人通交代廖倅啓

蟬聯族姓，猶存魯、衛之宗盟；瓜戍官期，行繼趙、張之賢轍。惟脉絡同源之舊，許駑駘十駕之追。方將取則於伐柯，何幸當家之接踵。正劇高山之仰，敢先一介之恭。恭惟某官劍浦儲靈，閩山毓秀，早騰芳於桂籍，旋布武於天衢。頌泮宮芹藻之詩，屢播師儒之化；歌邦國海沂之詠，藹聞別駕之功。眷茲辰水之題輿，久屈雲霄之闊步。停奉夜前之席，進乘夏篆之車。靖惟廖氏之宗，實出諸侯之裔。叔安啓宇，湖陽志古國之墟；文起隱居，北郭著先生之號。雖譜牒遠標於遺緒，而箕裘浸失於故家。漫更百世之遙，莫厠甲門之威。舊燕不歸於諸謝，遡江孰是於他楊。方元宗重嘆於焉能，乃清族喜聞於復見。河潤九里，自憐臭味之同；後有三王，茲或典刑之在。某才猷不腆，學術甚膚，早塵延賞之流，已墜業儒之素。信推移於官牒，偶叨冒於屏星。不圖孤蹤，將繼前躅。屬齊邦於後相，懸知軌範之可遵；俾漢陽之諸姬，遂託子孫於不朽。尚鬱披雲之睹，良思附驥之榮。西顥之初，秋陽未

艾，冀精嚴於寢味，佇茂對於褒嘉。《省齋集》卷八。

通岳州陳倅啓

半刺春容，分風月湖山之勝；微官奔走，在塵埃箠楚之間。惟仰斗之素深，喜趨庭之不遠。敢輸悃悃，遙布勤拳。恭惟某官華閥名流，清時重望。宰平社下，典型存雅志之高；執法殿中，風烈嗣異材之望。詩書操履，竹帛功名，從容更官牒之游，閒暇最琴堂之課。歷青草洞庭之境，擁屏星泥軾之車。一朝解十二牛，恢恢游刃之餘地；六月息九萬里，飄飄飛翼之垂天。外庸久簡於凝旒，中詔停嚴於召節。上思賈生而前席，豈容別駕之淹留。君有呂虔之佩刀，行應公朝之簡拔。拱而可竢，日以爲期。某脫迹書癡，委心祿養。及親三釜，甫諧毛生捧檄之懷；作吏一行，敢謂杜叟折腰之憚。刻意廉勤之守，齊心道德之觀。儻蒙重敝帚於千金，小異乎衆；或可華朽株於三秀，自見於時。槐夏清和，梅天蒸潤，願順寢興之序，以符朝野之瞻。依嚮之誠，敷陳罔既。《省齋集》卷八。

爲老人通交代李倅啓

旦評飛譽，素欽北斗之高；除目頒音，遐想五雲之絢。靜惟嵬瑣，繆契交承。請效志於菲葑，宜

用心於竿牘。恭惟某官三戟里門之舊閥，八磚學士之故家。望實寢隆，何止列韋、裴之亞；典刑具在，固將冀趙、衛之封。早以象賢，登于膺仕，方駸駸於要路，乃屑屑於貳車。是復爲公，已起後來之嘆；處之別駕，殆難遠業之淹。佇尋黃閣之先猷，姑示緹屏之有德。致茲噲伍，忝在盧前，慚爲糠粃以居先，喜托子孫於不朽。某地寒進晚，才薄力綿，謁來辰酉之墟，一洽訾枵之次。涓埃何補，訖無王祥康賴之功；歲月可期，會見光弼精明之氣。祁寒凝列，蕃祉紛那。願精茵鼎之調，行對絲綸之召。其爲傾嚮，莫究敷云。《省齋集》卷八。

爲老人賀沅州徐倅啓

疏恩中禁，贊治雄藩，爰諏政日以臨民，遂撫屏星而問俗。敢輸悃悞，遙布勤拳。恭惟某官圭組華宗，璵璠重器。發諸事業，恢恢推游刃之餘；籍甚聲猷，凜凜出諸公之右。將展鵬程之運，暫回驥足之能。周景願交，已著題輿之美；王祥協里，佇歌別駕之功。殆非黔突之淹，即奉紫泥之召。某喧卑郡佐，密邇鄰輝。泥軾鼎來，久傾聞於風采；魚書敬往，冀快接於光儀。傾企之私，占言難盡。

《省齋集》卷八。

謝湖北陳漕從所請撥錢糴馬穀啓

位獨卑於百寮，輒冒言高之罪；謀何裨於五善，適契周爰之咨。匪休於名，要論其實。竊以洞庭青草七百里，曾民力之未蘇；金城隍中斛八錢，慨糴資之莫聽。況國馬往來之道，須縣官芻秣之供。昔馬鑿空以無名，今始出金而預備。久困積年之歛，幸一洗之；特捐送使之緡，靡留難者。方懷不韙之懼，勿報可從之書。蓋遺利於州縣，正以寬民；而蠲征於閭閻，深於愛國。仰知雅意，俯激懦衷。某性不可移，學未知變，徒信腐儒之習，不程妄論之愚。被髮纓冠果奚爲，顧食祿必憂其事；反裘負芻誠可畏，謂剥下將以自窮。抱此意以求懷，告諸人而難合。一言而聽，萬幸其逢。恭惟某官負澄清之志而持之以忠，曉取予之宜而加之以厚。觀風荆益之地，遠有光華；寓直圖書之林，心存魏闕。凡將明舉錯之際，多中和仁恕之風。且旁採於瑣言，以曲裨於末議。有能建請，旋即罷行。昔勝之間當世所施，蓋得諸欵謁之際；而陸贄說使者之請，亦因其循行之時。未有不見顏色之言，乃遇若決江河之聽。茲爲創見，可以特書。豈唯邑鄙之旄倪，頓忘積苦；抑使縣家之調發，不至繁興。上下之體況同，君父之交彌固。豈云小物，所係至公。某猥辱獎從，竊懷稱塞。於自葉流根之澤，弗遺涓溜之微；將大鈞播物之功，或在芡滋之數。《省齋集》卷八。

過省謝知舉啓

上策太常，曾無高論；拜恩文陛，亦玷末科。起白面之諸生，還青氈之舊物。撫躬何幸，揣分斯踰。靜惟當世之汙隆，壹視斯文之興廢。雖饒饒之習，初若紙上之虛語；然亶亶之實，乃關域中之至權。遙觀書契以來，可驗古今之證。詩書純正于三王之盛，治亦如之；辭章浮靡於七代之衰，言之醜也。昧者莫知其說，取之弗自其原。誰能正己以儀刑，但曰與時而高下。況乎張科目之選，所以開功名之門。人競而趨，求中有司之程度；風隨以變，咸吹一律之笙竽。謂端厚浮薄之同流，於教化作成而何賴。天惟厭於俗弊，道乃興於聖時。盡祛五季之餘風，丕舉一王之成法。引天下於科舉，以陶冶英雄豪傑之氣；使天下之才智，咸屈折文字筆墨之間。倡之以仁義道德之歸，嚴之以規矩準繩之正，權衡一付於鴻碩，風俗乃爲之粹醇。若王文正之抑新奇，竟罷賈邊之異說；而歐陽公之黜險怪，能變劉輝之詭辭。乃知善世之方，端自得賢而振。於斯爲盛，可考而知。言經綸康濟之功，孰匪韓、范諸公之事業？雖議論文章之末，亦皆蘇、黃數子之淵源。自夸誕之繁興，幾厯雜而無統。甚乃用禪流之語，皆追媚時好之人。此風一蕩於輕浮，素行曾無於篤實。慨然當宁之念，屬此掄材之秋。有是儒宗，付之文柄，將一洗於澆薄之習，以盡還夫正始之風。況臨軒和顏，非但三年之故事；凡對策高第，必皆一世之豪英。苟非其人，不在此數。如某者自憐頑鈍，見謂迂疏，稽遲燈火者幾三十年，奔

走道途者踰二萬里。蓋嘗聞先生長者之論，欲自致學士大夫之間。敢期五技之將窮，乃有一枝之可託。如斯際遇，厥有夤緣。茲蓋伏遇某官昭代名流，英躔雋望。上會稽，探禹穴，稟人傑之地靈；抉雲漢，分天章，極儒先之事業。備藩宣于方國，最治行於都畿。將揆路以登庸，乃春官而借重。謂軍國之容急於牧馬，而淮浙之孰宜；且耕戰之事莫若屯田，而兵民之未決。進諸生而博問，期當務之悉通。推黜浮崇雅之素心，見拔滯振淹之明鑑。遂令么麼，亦在甄收。某敢不益自勉於進修，謹忽忘於矜式？壯所行，幼所學，當無負於此心；上爲德，下爲民，期有見於斯世。是爲報稱，曷究敷云。

《省齋集》卷八。

過省謝田寺簿啓

某竊以羣試春官，方慚五技；選登桂籍，猥占一枝。起白面之書生，還青氈之舊物。撫躬何幸，揣分斯踰。惟儒術之傳有宗，故法家以師爲重。立於一卷之習，嚴乎楊氏之是非；倡以六經之文，籍甚韓門之指授。由所得之不謬，則其成之可觀。熙朝益隆勸學之風，諸公悉是茂才之選。若韓、范經綸之勲業，與歐、蘇講學之淵源，道匪虛行，世咸蒙賴。凡登進士之目，有輝千佛之名，必當其人，乃在此位。如某者自憐頑頓，見謂迂疏，棲遲燈火者幾三十年，奔走道途者逾二萬里。獨以嘗親規矩之誨，幸其不墜箕裘之家。靜言此日之遭逢，端本異時之獎進。茲夫子之成我，其上天之誘衷。此蓋

伏遇某官，昭代儒先，斯文宗主，久回翔雍泮之地，方揚歷鵷鴻之班。其成就弟子者滋多，實兼善天下所從始。遂令嵬瑣，亦與甄收。某敢不益自勉於進修，謹無忘於訓飭？期不負壯行之學，當尤嚴始進之時。擊水而搏扶搖，已快亨衢之九萬；排雲而叫閭闔，更陳奏牘之三千。願殫許國之忠，即是報恩之所。惟深感激，莫罄敷宣。《省齋集》卷八。

謝伯玉賀謙子過省啓

猥辱華牋，過形溢譽，情雖甚厚，理不敢當。伏惟某人好在遊遨，誼崇鄉鄙。南山勝概，驅入筆端；北牖清風，見於眉睫。乃迂步武，更費辭章。某才不逮人，志方養母。教子能仕，第懷報國之忠；應舉覓官，偶中策名之選。僥逾甚矣，稱塞若何。徒抱感慚，莫殫敷染。《省齋集》卷八。

代劉守謝葛給事啓

治劇非長，預憂弗稱；易符何幸，適便其私。方違螺浦之居，已即雁峰之境。地連壤接，於獵較而易諳；智短才疏，倘竽音之可濫。載惟茲土，匪但偏州。臨以二臺，動知標準；附之五邑，曾是繭絲。雖更凋敝之餘，尚或典刑之在。有能勤儉，固可撫摩。某愚不達宜，仕非能信。每自安於碌碌，

敢有意於昭昭。贊邑七年，再叨命召；去朝十載，一佐藩條。顧非馳驚之資，徒有迂疏之目。豈期末路，游畀專城。恭惟某官志正而通，氣和以肅。論思瑣闥，夙高批勅之風；勸講金華，不媿敬王之學。舉錯率繇於公道，推揚靡市於私恩。嘗借片言，初無半面，荷隆知之特達，徹纖芥之遐遺。亶矣遭逢，致茲忝冒。某當信孳孳之善，勿求赫赫之名。念宣化而承流，曷勝重寄；於愛人而節用，或有寸長。苟追曠瘼，斯爲稱塞。《省齋集》卷八。

全宋文卷六〇八七

廖行之五

爲老人通王漕啓

三年涉筆，仰帡幪于刺史之天；十里重湖，曠賓欸于平津之閣。伊抗塵走俗以何事，而自頂至踵以知歸。未前捧贄之儀，敢貢宣心之牘。恭惟某官任專國計，望聳民瞻。登孟博之車，已遂澄清之志；循士安之法，尤知取予之宜。益欽鞭算之長才，行促槐庭之大拜。時惟僉論，實匪私言。某仕版孤蹤，門闌舊物。旅藍田之鴈鷺，昔叨藥籠之收；歸冢宰之銓衡，俄忝屏星之授。方省受恩于門下，不圖拜賜于筆端。曲承翰墨之頒，頓覺么麼之重。念竹頭木屑，猥勤垂記之私；雖盤刻紳書，莫諭著銘之切。沈寥在候，經畫爲勞。顧循君子之四時，前即康侯之三接。《省齋集》卷八。

賀陳漕啓

榮膺睿渥，洊領漕權。四達經綸，快睹自天之命；一新旌節，忻聞易地之除。恩寵方深，功名未艾，仰惟歡慶。伏以某官金莖孕秀，玉琯均和。有賓朋梁楚之聲，餘風未泯；聽奴婢詩書之語，妙學猶傳。自躍足于亨衢，寢影纓于廕仕。英猷藉甚，雅望歸然。昨駕輶車，肅將使指。牙籌饋餉，地流使鬼之青錢；玉帳韜鈴，野絕弄兵之赤子。策勳盟府，益見異能。寓直蓬山，載揚褒典。半夜未歸于前席，近郊姑藉于長城。霧擁桂林，盡是借恂之父老；雲開衡嶽，應多迓伋之兒童。先聲久播于澄清，游刃自餘于肯綮。已歌來暮，即報政成。簞鵲鷺以橫翔，指雲霄而直上。某辱知最厚，得報尤欣。里閭追從，夙有倚松之幸；鄰封密邇，敢伸悅栢之私。祝頌之誠，敷宣罔既。《省齋集》卷八。

代林守通應帥兼賀啓

寓直西清，司存甚禁；偃藩南服，寄委尤隆。上惟深五嶺之思，未嘗忘遠；公獨知九重之德，足以濟時。開府方新，班條已肅，顧眇焉而乘障，將幸甚以趨風。引領而前，修辭以進。恭惟某官淵源宿學，經緯遠猷。育德賢關，文行皆師其正；養資外服，公卿每愧其先。自簞周行，亟膺異眷。出少

府之節，食貨已平；衣直指之衣，獄刑無濫。政已成於閩楚，意尤注於冕旒。一札十行，贊書甚渥；五侯九伯，謀帥莫先。惟桂林象郡之區，舉百越鯨波之域。久勤憂顧，茲荷鎮臨。遠近交歡，悉孚膏澤；官民兼裕，不類辟瘴。將自葉以流根，即秉鈞而當國。更令列壘，永藉折衝。某早竊賞延，粗從吏役，方終更於丞郡，妄自詭於爲州。誤玷左符，疾馳單傳，邈焉儋耳，曾是附庸。預欣督府之趨，寅奉教條之布。囊韉帕首，行修巡屬之恭；竿牘宣心，先寫賀誠之素。傾依之至，敷染奚周。《省齋集》卷八。

賀李帥再任啓

碧油申命，制閩懋功，恩頒詔綍之新，寵仍督府之舊。榮增異日，望洽輿情。恭惟某官誼感英豪，性根忠智。隱若萬人之敵，才夙擅於無雙；毅然古將之風，功常推於第一。早出身而奮衛，屢授箠以總戎。知名豈後於張公，謀帥難先於卻氏。載惟舊楚，雄鎮上游，介江吳巴蜀之要衝，居漢水方城之故境。久假韜鈴之略，備宣蕃屏之勞。政得人心，吏民之稱不容口；勳隆方面，風采蓋賢於長城。屬茲久任之朝，肆舉借留之典。彌隆最課，益簡上心。某凋郡負丞，窮陬竊祿。蘇公是仰，久同載於二天；种侯少留，歡實均於百姓。《省齋集》卷八。

賀隆興程帥啓

入覲天顏，出臨方面。甘泉奏計，上知廉訪之勞；章水分符，國有藩宣之重。歡聲四溢，條教一新。某官縝密自將，溫良無競。德以醞藉，粹然金玉之純；動以周旋，謹此樞機之發。東臺批敕，既著直聲；南服觀風，暫將睿旨。達九重之德意，勤六轡之馳驅。爰自使輶，遂分帥閫。惟是大江之右，亦登艱食之餘。公往頒春，民如望歲。凝香燕寢，不妨憑刺史之輜；曳履龍墀，行即荷從臣之橐。某自惟遲暮，獲際風猷。驛傳所臨，恨賜環之既去；鄰封孔邇，喜擊柝之相聞。慶慰之懷，敷陳莫既。《省齋集》卷八。

賀趙帥啓

光膺一札，就鎮十連。攬膚使之繡衣，久煩攝事；開元侯之幕府，今乃爲真。條教素行，歡謠增慶。某官嘉猷經遠，深識見微。昨自郎闈，出當戎翰。其策事如輕車之行熟路，其撥繁如利器之剗盤根。報政既成，亟上夔門之節；還中有漸，來乘楚尾之輶。屬大廷謀帥之難，且方面偃藩之闕，擁雙旌而將漕，聯三組以兼官。孰踰文武之全才，終畀兵農之重寄。煥壁奎而進直，跨章貢以分符。以惠

慈綏四野之耕桑，以整暇總十州之步騎。然睿主龍飛之始，乃真賢鴻漸之時。授任專城，雖有加於眷倚；遄歸清禁，始大展於經綸。輿誦云然，宸心可卜。某曠官是懼，佐郡何堪。三月于茲，已積素餐之譏誚；二天在上，倍懷丹悃之瞻依。詠頌惟勤，編摩罔既。《省齋集》卷八。

謝荆南陳帥啓

乘嶺嶠之單車，初無課最；分湘中之一節，復玷除書。既揆日以班條，乃瞻風而依庇。可無尺牘，敬白雙旌。某官文掞國華，學窺道奧。聲名藉甚，握蘭曾上於中臺；風采嶢然，持斧屢行於列郡。雖要路騫翔之莫禦，然此心恬靜而無求。荐膺中詔之榮，起殿上游之重。伍符尺籍，盡提組練之羣；緩帶輕裘，自壯金湯之險。寧久淹於外服，即入覲於清光。某受命惟新，親仁伊始。封疆聯絡，可聞魯柝之音；帥閫崇深，尚覺膺門之峻。《省齋集》卷八。

與靜江詹帥啓

久去中都，遠內朝之簪橐；叨分外閫，鄰大府之旗旄。雖欣擊柝之相聞，又屬剖符之有守，往徹隸人之聽，可無行李之勤。敬問興居，少伸繾綣。某官斯民先覺，此道正傳。志定氣完，得古人之渾

厚；識清學正，析至理之精微。外流愷悌之聲，入罄忠嘉之蘊。爲時宿望，結上深知，羽儀文石之班，調護青宮之德。然天子憂勤之念，下及閭閻；而海邦凋瘵之餘，宜更鹽策。遂繇禁從，出撫价藩。海宿山行，自此有阜通之利；蠻煙瘴霧，變而爲清淑之風。豈齋鉞之能淹，即介圭之趣覲。某自惟孤拙，獲廁交游。問五管之途，將乘一傳；在三湘之上，遽換雙旌。聞啓殿之徐來，幸封圻之孔邇。中心欲寫，但憑烹鯉之音書；會面無因，徒渴揮犀之晤語。炎州地暖，青陸春回，願精饗寢之調，上副冕旒之眷。《省齋集》卷八。

回蔣宰啓

契闊相望，每仰昌黎之斗嶽；選掄惟允，載勤單父之絲桐。未馳尺素以宣心，遽捧雙鱗之傳命。伏惟某官文儒飾吏，豈弟宜民，尚遲金鼎之和羹，聊屈花城之製錦。王喬吏隱，茲暫憩於雙鳧；公琰名高，詎久淹於百里。某守株計拙，涉筆才疏，載瞻行李之來，將遂及瓜之代。旅藍田之鴈鷺，喜獲遂於因依；望武城之絃歌，悵莫諧於攀附。融和在候，徒御載嚴。願精調養之方，以副寢興之祝。

回縣尉啓

里閭竊庇，未諧披霧之私；綱紀及門，遽辱朵雲之貺。拜嘉誠厚，愧汗良深。伏惟某官學擅衆長，才恢餘刃，自望名於膺仕，宜闊步於要途。尚從州縣之勞，小試東南之尉。假隱吳市，笑梅福之非真；稅迹西河，鄙杜陵之未達。方緬懷於風度，乃寓問於緘滕。高誼凜然，荷謙撝之有素；溫言過甚，非么麼之能堪。《省齋集》卷八。

通交代王知縣權縣尉啓

起諸生而筮仕，如階寸祿之微；屈遠步而假途，乃藉前規之善。天與其遇，人歆是榮。敢先竿牘之恭，以篤門闌之契。恭惟某官華宗雋選，昭代名流。識遠器洪，稟元龜大呂之望；材高德鉅，擅精金美玉之資。不卑一職之徒勞，寧以遠猷而近用。安於蠟屐之技，益見阮黃門之高；微乎騎曹之官，遂借王參軍而重。幸甚淒涼之地，獲乎久大之規，被陋增輝，方來蒙賴。且君子所居不苟，已聞報五月之成；將公卿可階而升，行即對九遷之寵。某甫塵末第，自笑卑飛。三釜及親，正應毛生捧檄之喜；一行作吏，姑置杜叟折腰之吟。所欣不敏之蹤，獲繼大賢之躅。庶循迹軌，以追面牆。載膏我

車，方問途張樂之野；亦有天幸，願傾心告政之言。欣幸之私，敷宣罔既。《省齋集》卷八。

回交代啓

一介遄征，偶墜迂迴之計；雙鱗遠致，遂先特達之音。玩心畫以彌欽，瞻朵雲而增愧。伏惟某官才猷經世，學術過人。金玉弗藏，述前徽於魯史；文章行遠，著今代之堯言。乃知弓冶之良，不乏堦庭之秀。顧持橐握蘭之有舊，豈哦松涉筆之可淹。旋膺紫詔之求，即遂青氈之復。某深慚迂拙，繆契交承，吹竽已越於瓜期，惕日尚縻於株守。目雲天而甚切，心羽翼而遄飛。遐想膏車，已良勞於郵次；願言擁篲，行將拜於道周。告新雖闕於條陳，振弊庶觀於施設。日以爲歲，書難盡言。玉律頒新，青陽向淑，尚謹鼎茵之節，前需槐棘之歸。《省齋集》卷八。

爲老人通交代季丞啓

旦評飛譽，素欽北斗之高；除目頒音，遐想五雲之綢。眷言嵬瑣，幸契交承，請效志於菲葑，用宣心於竿牘。恭惟某官蒼姬遠胄，宗魯名家，冠同姓五十有三，居大功二十之一。聲華世濟，軌範家傳。堂堂君子之高風，挺挺前人之遺烈。克究字民之術，不卑佐邑之勞。冀野空羣，諒已品題於伯

樂；藍田涉筆，豈宜留滯於崔侯。姑將別利器於盤根，庸以辨良庖於肯綮。致茲噲伍，忝在盧前。慚爲糠粃以居先，喜託子孫於不朽。某地寒進晚，才薄力綿，謁來鴈鷺之羣，全乏蚍蜉之援。玩愒靡安於毀瓦，曠瘵懼汰於吹竽。日瞻行李之來，時幸及瓜之代。披承益切，云諭難名。取舊告新，終莫裨於遠略；舉偏振滯，庶有竊於餘光。淒肅方新，戒嚴多暇，願重寢饗之節，前需綸綍之頒。《省齋集》卷八。

回司理啓

竊承走一介以告期，知久勞於懷綬；致雙鱗而爲貺，媿先辱於揮毫。且聆戒馭之初，將徯同寮之欸。有懷殊慰，厚意難忘。伏惟某官博古淹通，該今練達，方駸駸於仕路，乃屑屑於羣僚。將仲由之片言，究心刑犴；想郭洪之習律，延譽決曹。某始獲聞名，良深贊善。承首途之有日，惟加意於百爲。咫尺之書，精微莫究。《省齋集》卷八。

回黃幹覓酒啓

捐涼州而換蒲萄，輕已甚矣；登首山而呼庚癸，粗則有之。仰見孟軻之醇，俯慚魯國之薄。伏承

某人德宜設醴，量可吸川。心醉六經，笑淳于之一石；毫揮萬字，多李白之百篇。不棄瓦盆，欲吹野水。某守古人之糟粕，無至道之芳腴。豈有五漿以爲先饋，聊持一榼以助投醪。《省齋集》卷八。

回潛江彭知縣啓

誦甫田之章，悵別懷於二載；驚敲門之吏，墜嘉貺於雙鱗。厚意難忘，覲顏增愧。恭惟某官，學通經術，道寓絃歌。迂驥足於蟻封，正觀絕藝；試牛刀於雞肋，尚屈宏材。當一同之寄而躬執訊之書，處千里之遙而貽故人之問。高情對月，妙語鑑金。欽聞製錦之功，紛介宜民之祿。某志卑易定，官拙猶初。書下考於西谿，烏有緹屏之德；叨題輿於荆渚，方安懷綬之期。已興僥冒之慚，豈愜獎稱之貺。春光妍淑，警徼餘閒。願研意於葆綏，竚升華於褒擢。徒勤銘著，莫究敷云。《省齋集》卷八。

代劉守回鄭提幹啓 一

易符便郡，始駐羸驂；贊畫外臺，乃迂賢轍。欽奉戒期之命，喜深聯事之榮。伏惟某官東里華宗，西安雋望。流風夙振，倬有典刑；治行寢崇，廩焉翹楚。未上蘭臺之直，姑從蓮幕之游。籍甚賓僚，來贊平興之舉；將其處屬，悉承嘉惠之施。某久偃英名，佇諧良覲，願謹暑行之節，以符歲望之

心。方劇傾依，莫殫敷染。《省齋集》卷八。

代劉守回鄭提幹啓 二

部從事之妙選，始戒涖官之期；使執訊之嘉音，來告浮湘之舉。良欣會合，深荷勤渠。伏惟某官奕奕宗英，振振士表，未展青雲之步，尚從綠水之游。廉靜自將，可量雅意；講摩斯切，每睠良朋。欲維便道之仙舟，少顧專城之老守。廩高情之軼俗，知遠器之過人。某徒抱古書，繆當郡寄。飾厨傳以稱過客，竊有媿焉；披雲霧而睹青天，正惟幸甚。寒江澄肅，行旆裝嚴。願珍御於時宜，佇竣承於寵渥。《省齋集》卷八。

代劉守回張提幹啓

疇昔論交，亶惟同志；于今從宦，適聚此州。天其昌於斯文，賢特盛於吾黨。欣聞夙駕，媿枉華牋。伏惟某官學術精純，儒門秀偉。言語妙天下，翕伯仲之埏箴；議論動衆心，粹詩書之鼓吹。尚孜孜於道藝，方汲汲於利名。久矣江湖，屈於賓佐。顧妙選幕中之客，是爲繡斧之輝；然素懷堂上之奇，行速絲綸之召。某紛如雙鬢，遠矣一麾。節用愛人，今徒深此；譁世取寵，愚則安能。何美事之

適逢，乃德星之來會。輕車夷路，時雨新涼，願嚴涉履之宜，以副傾瞻之素。《省齋集》卷八。

代劉守回鄰郡啓

易符便郡，方把一麾；執訊移書，果賢十部。辱舉邦家之好，喜分鄰燭之光。悃焉微懷，媿于重貺。伏惟某官仁風裕物，材刃濟時。久矣薦揚，官簿宜諸公之右；第其課最，治行爲百寮之師。姑訖外庸，佇遘中詔。某迂疏可笑，蹇淺無堪，徒信古人之書，豈通當世之務。分甘自屏，從所好于編韋；恩誤過優，俾逾涯于符竹。諒游揚之斯逮，矧輝潤之方新。顰里何爲，莫倣捧心之美；吹竽雖濫，恐無悅耳之音。《省齋集》卷八。

代劉守回李主管啓

虎頭東望，方深明月之思；鴈足南來，忽墜朵雲之貺。瞻言厚意，懷著深悰。恭惟某官，道德全名，詩書粹學。渾然美璞，不事琢琬；澹若渟淵，曾微馳驚。顧以縉紳之望，寧安賓佐之游。贊成造幣之利權，小試鑄頑之妙治。遠託鄉邦之守，先貽記室之音。某老矣一麾，悃焉半載，雖材殫於不節，幸民醇而可爲。是惟里仁薰染之風，可爲政拙蓋藏之庇。欲書未敢，不敏良慚。室邇人遐，但望

洋而興歎；聲求氣應，冀拔薤以示規。悚荷之私，敷宣罔既。《省齋集》卷八。

代劉守回宋檢法啓

光奉帝俞，參陪使指，顧祥刑莫重於三尺，而上佐多選於兩科。亶矣得人，欣然聞命。共惟某官英躋偉躅，吏道名流，策勳萬卷之餘，得雋九章之學。謂宜闊步，尚此淹翔。且法令爲師，資繇自得；然寬和處議，名且上聞。恐無黔突之留，即對紫泥之召。某讀書有志，得郡非才。江國聞風，同是斗牛之域；湖鄉從宦，行披雲霧之天。念修記之未遑，乃飛牋之先辱。秋猶餘暑，役戒修途。願研靜作之宜，以副傾瞻之素。其爲祝詠，曷罄敷陳。《省齋集》卷八。

代劉守回耒陽省幹啓

審官得調，壯縣司征，戒期比來，移書以告。伏惟某官傳芳華閥，騰茂榮途，斧斤自試於盤根，筦庫尚煩於餘刃。行賴贊襄之益，以觀會計之宜。叙答不文，通照良幸。《省齋集》卷八。

爲長兄回益陽監務啓

光奉恩綸，榮司征榷。市無阿枉，正有須第五之平；國以富强，將小試計然之策。諒在同心，想惟慶愜。恭以某官材名卓犖，智略縱橫，夙淹貫於儒書，姑頡頏於勇爵。所居成績，飫聞治等之書；不卑小官，尚屈邑僚之列。恐不勞於黔突，則亟趣於鳴騶。某以空疏選懦之人，備趨走淒涼之役。折腰何事，方自嘆於塵勞；倚玉貪榮，行有資於輝映。未遑贊喜之牘，先枉戒期之書。素律行秋，征車棘軸。願加嚴於次舍，以遙副於傾瞻。欣荷之私，敷陳罔既。《省齋集》卷八。

謙子定劉氏書

夏曰御龍，代爲著姓；漢有北郭，今猶儒家。幸邑里之相鄰，而聲猷之素洽，是以致求婚之請，亦既聞報可之音。伏承某人令女毓德慶闈，宜稔肅雍之教；而某子某服勤素業，方循謹信之規。由姻黨之有連，乃許纓而得請。敬以五兩前矣，有慚不腆之儀；將其百世賴之，永締無窮之好。《省齋集》

謙子納幣書

禮重於婚，蓋嚴二姓之耦；幣將其敬，敢伸五兩之陳。況得請於姻期，將撫有於而室。有懷種玉，聿來雙璧之祥；引領宜家，彌切三章之詠。《省齋集》卷六。

豐侄納幣書

婚姻之好，相得甚親；恭敬之將，不腆是懼。已輯百年之契，肆陳五兩之儀。同心而臭如蘭，既遂綢繆之意；之子而宜其室，行觀雍睦之風。《省齋集》卷六。

五一弟定鄭氏書

石室名宗，載謀擇婿；朱陵餘子，誕卜宜家。曾平時楚越之遼，乃一旦晉秦之契。殆由天幸，夫豈人爲。伏承某人令侄女誠甚閑，有賁當時之內行；而某弟某儒書粗習，猶慚孟舉之知名。冒焉乞婚，幸甚得請。妻之兄子，尚憐三復於斯言；有此王郎，彌仰一門之阿大。《省齋集》卷六。

回王氏許親書

袞袞源流，方衍河汾之慶；卑卑門閥，但餘北郭之名。惠然媒妁之言，顧以姻婭之舊。致書來聘，發幣有輝。伏承某人令嗣詩禮蓋由其世家，而某女子絲枲方從乎姆教。幸甚金蘭之契，惟其臭味之同。三復白圭，夙已聞於善學；此真佳婿，今尚續於流風。《省齋集》卷六。

回王氏納幣書

即舊姻而尋好，顧何事於繁文；發重幣以踵門，且復將於重意。申固百年之好，光華六禮之儀。天壤有此郎，佇諧阿大之望；門闌多喜氣，會見少陵之詩。《省齋集》卷六。

回劉氏許親書

男婚女嫁，宿有成言；昔往今來，迭相結好。於儀可略，而禮方新。伏承某人令嗣學以美身，況羯末芝蘭之輩行；而某女子幼焉失母，無姬姜絲枲之典刑。繇其臭味之同，疊是姻婭之契。不疑何

卜，自諧鳴鳳之和；無言弗酬，願守伐柯之則。《省齋集》卷六。

回劉氏納幣書

婚姻之約，久矣十年；幣帛之將，嚴乎六禮。永荷綢繆之意，來成嬋婉之期。將令家室之宜，無慚舊好；豈但鳳凰之吉，不爽初占。《省齋集》卷六。

回向氏許親書

丞相諸孫，典刑弗墜；大夫遺緒，閥閱僅存。伊門地以何侔，惟儒書而是契。話言前定，筐幣鼎來。伏承某人令嗣耽味簡編，甚於寒素；而某女子服勤鞿帨，安此清貧。孰黨友之傳音，遂婚姻之締好。豈其魴鯉，可量興寄之高；幸甚蒹葭，將倚光榮之映。《省齋集》卷六。

代回胡氏許親書

葑菲何微，莫稱采求之意；絲蘿有託，徒欣攀附之榮。方針芥之相投，見金蘭之永好。伏承某人

令嗣鄉評行藝，素推月旦之聲；而某女子笄歲容功，粗習姆師之訓。好語屢勤於媒妁，嘉音特枉於使人。猥辱撝謙，欽如明約。《省齋集》卷六。

代求范氏婚書

武子之德在人，流光甚衍；儀父之賢有國，遺俗僅存。敢徼福於高門，願請婚於下執。伏承某人令女閑七篇之女誡，早聞抑抑之儀；而某子某守一卷之古書，方謹饒饒之習。惟臭味相同之契，且話言前定之堅。初其占之，既諧懿氏之卜；謂可妻也，遂依夫子之門。將照臨於衰宗，抑撫有於而室。其爲幸會，莫既敷宣。《省齋集》卷六。

代言定書

奉百金之季諾，恪垂鎮撫之私；訪雙璧於雍田，夙契婚姻之好。既齋戒告神之始，乃敬恭將幣而前。伏承某人令女，越良臣之胄而閑閨闔之儀；而某子某，吳舊姓之家而謹詩書之守。惟茲二姓之合，其將百世之依。匪伊人謀，亦有天幸。一言即契，義深切於斷金；五兩粗陳，禮第慚於垂橐。

代回定書 一

起家勇爵，敢擬清流；擇婿名門，乃得佳耦。微兩石一丁之訾，信二人同心之堅。發幣鼎來，占龜告止。伏承某人令嗣天祿閣之英胄，官簿方張；而某女子函關令之故家，閨儀粗習。屬漂流於異縣，因邂逅於聯姻。天壤此郎，果大踰於素望；門闌喜氣，會少振於衰宗。《省齋集》卷六。

代回定書 二

邾國卑微，況其遠裔；周宗蕃衍，燕及後昆。顧門地之非侔，惟儒書之是契。伐柯洵至，發幣鼎來。伏承某人令嗣二千石之賢孫，箕裘不墜；某女子一畝宮之素教，蠶織粗諳。重緣臭味之同，不棄菲葑之陋。河海潤百里，既相忘道術之中；金蘭同一心，宜遂締婚姻之好。《省齋集》卷六。

送鄧彥鱗序

鄧彥鱗以進士高第爲江華尉，將行，過我曰：「何以贈別？」僕曰：尉誠不足以爲彥鱗淹也。且

官無小，陸子經綸制度見於渭南。儒者事業，大用之小用之咸宜，彥鱗不少此也。然世流俗失久矣，一行作吏，則苟而可，顧視素學如弁髦然，繩其所爲，鄙夫尤甚。彥鱗與僕平居劇談，切切憤惋其不美也。行矣，尉其始發軔者，軌轍要一途耳。夫所觀變于前，所守易於內，古人以爲倣。願識斯言，僕他日候彥鱗，其猶前日學也。《省齋集》卷四。

送彭端卿序

古雲彭端卿外門姍黨，其曾大父以文儒起家，有當世材，自結明主。崇寧間持節淮壖，上書白蔡氏之姦，不報，投劾得謝，年纔四十有七。安於林泉，益自放於文淵，然皆愛君憂國之意，不幸此志未信而沒。端卿之生後之數十歲，獨抱其遺文，痛先德之不耀，思有以張之，其道亡繇。會天子詔史臣益潤九朝信史，史臣建請，搜未得之書於郡國，端卿閔然見告曰，他日不聞是而今聞是，將吾曾大父未昭之忠、未展之志或有遇歟？往時邑之望士論次其行治之實，吾欲介其書悉上送官，萬一可補遺闕，垂光亡窮。嗟夫，端卿之志亦可哀也矣。自追遠之德薄，襲箕裘者顧忘弓冶之懿，而再世三世莫接於耳目，詎復寘念？端卿不逮事二世而拳拳念祖，將發其幽光，是則可嘉尚已！於其別也，書是勉之，異時言挺挺有風烈者，將不獨一魏謩也。《省齋集》卷四。

送安福周秀才序

僕幼時學于新喻楊先生，少長，多從廬陵清江士友游，既又獲綴嗣宗、元弼二李兄榜下。及官巴陵，而新淦郭承禧同寮，蓋與江國諸賢處，頗悉其人，凡士君子篤行好學，言行相顧，不肯碌碌，僕心所敬舊矣。已而吾州得劉使君臨之。使君一世師儒，斯文倚重，施於有政，先後次第，輕重緩急，應古繩墨，善類爲之興起。於是益信廬陵清江之人，其士君子果不歉此名也。一日有踵門者，曰：吾安福周子。僕喜，攝衣迎之，語僕以倦游念親，且歸養矣，欲一見僕而去。顧僕無聞，其見不見何所益損哉。然僕獨咎夫後世競於言語文章，意將欺世以盜名，而不能反躬以踐行其實，卒有媿於古。蓋僕每誦夫子誨弟子一章，本乎孝弟謹信，推之愛衆親仁，而其力有餘於行則以學文，其本末之序，求之後世頗不合，未嘗不撫卷太息。今周兄果有見歟，則其歸宜不可緩矣。僕又以知廬陵清江之果多士也。異時爲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說者，其流波漫矣。僕以爲夫子於是一章則其發微也，顧第弗深考耳。周兄之別，因誦其說以求善否，他日願有以告僕，則僕平生所敬者尚不謬也。《省齋集》卷四。

送周允升序

周兄允升以學問聲湘中，常平使者館之數月矣。一旦過僕言歸，則將奉其先府君練事，允升冢嗣也，必親之。嗟乎，可謂無違禮哉！始僕丁酉秋識允升于長沙，見其議論純正，抱負不碌碌，且其學于南軒者以孔孟爲宗，以孝弟爲本，而踐履則其事業也。夫人所自致必也，親喪苟有玷缺，他美莫掩。允升名賢者也，其慕親之心慥慥無二，不以在亡爲間，本固源深，百行之所由充也，可不謹歟！自學與行判爲兩塗，而世之篤於榮者疏鹵於允蹈之際，蓋三年之愛，宰予氏不之省也。今允升皇皇然歸，惑乎猶孺慕之日，則不遠而復，吾固於允升觀其學與行將無愧怍哉。昔晉人自秦歸，有贈之策者，彼淺丈夫示己有謀耳。朋友之誼，交相發以進於善可也。允升視僕斯言，其秦人之策乎，將他山之石也？《省齋集》卷四。

送廬陵李舜臣序

始僕幼時學于新喻楊先生，先生每爲僕言江右儒學輒推廬陵爲巨擘。少長，聞大參董公與今大學胡公、內相周公、秘監楊公以節概尊用於朝，蓋日誦「高山仰止」之詩而未見其人也。淳熙丁酉冬，

以息子欲受一經，因耒陽尉李元大得請于其族黨舜臣，惠然爲湘中之游，且相從乎益水之上，春容三載矣。僕於是熟其爲人沈靜端慤，周於與人而詳於教術也。其學本乎經而博之以史傳百家之言，其文粹乎溫純而時出乎瑰偉振厲之作。蓋其胸中涵養之深厚而其發之於外，僕得於淑艾切磋之間大略如此，新喻先生之言至是益信。今年春，興賢之詔下，舜臣曰，吾親念游子，秋賦且邇，吾歸矣。將行，僕願有言焉。君子之學素所蘊蓄，將施之當世，要是富貴非所患。後世之士不慥慥於言行以輕於時，而君子不爾也。舜臣州里父兄如前數公，立朝行己殆與講學時宜無涇渭，則夫得名于世必于此求之。舜臣與僕平居劇談〔二〕，僕逆探其所未爲，當不媿此。今胡公以耆德方進用，結綬彈冠，舜臣有日矣。夫學成于內，用周于外，挾是以遊世，君子之所尤重也。蓋僕聞其人三十餘載而見之，則其望之者宜不輕矣。昔吳人至鄭，鄭人獻紵衣焉。紵衣未必貴於吳而鄭人之貴如此，不敢愛也。舜臣視僕此言爲鄭人之紵衣乎，將越之章甫也？《省齋集》卷四。

〔二〕談：原缺，據本卷《送鄧彥鱗序》補。

久敬錄序

近世記交遊之書，名之曰《雲萍錄》，以適相遇言。三山朱季蒙病之，易以《四海兄弟》，名不苟

矣。予以爲貧富貴賤之分、利害禍福之際而交情篤焉，古人蓋有道也。夫子稱晏平仲曰：「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夫君子之交，一以敬心將之，能敬在我，而可敬在彼。敬其可敬，根於自敬，交以敬合，乃可以久。作《久敬錄》申季蒙之意，因以自儆云。《省齋集》卷四。

文簣序

《周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魯論》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嗚呼，九仞之山，世俗所謂畏縮而難能者，有能自一簣而積之，則終亦必至而已矣。昧者方以一簣而虧其成，而可哉？是蓋未知古人充之之說也。《孟子》之言曰：「人能充無欲害人穿窬之心，則仁義不可勝用。」予亦爲之說曰，人能充一簣而進之心，則奚九仞之可勝爲哉！是說也，嘗試用之於文焉，以爲文不可以苟作也尚矣。予之於文非所敢知也，然方與翰墨從事，不能無所爲。既已爲之而又憚其不可苟作，以自棄於不敢知，孰與知所以充之，庶乎猶在吾往之科？是予於文之志也。雖然，且欲它日自附于爲山之萬一，則是不可無所考見矣。故隨其所得，抄而存之，表以《文簣》，予志也，抑以自警云。故夫子之說非爲山之說也，爲文之說也；非爲文之說也，推而至於天下之事無乎而不可也。因叙其說，以俟同志。隆興壬午三月，省齋廖子天民識。《省齋集》

爲長兄跋張帥益陽夾道松杉詩

聞之詩於感人爲尤近，古之人美教化，移風俗，每效於詩。自《甘棠》之詩作而召伯之教與勿翦之木著乎斯人之心，是以化易行而俗易善。今是邑夾道之木古矣，邑人本諸忠定張公。然以其材也幾不免於斤斧，幸而存者以忠定故，猶甘棠之愛也。荊州張公則詩以實之，無媿辭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其將大有補於教化風俗，則是詩之義也。既荊州以詩屬某，因永其傳於石而書其義於下方，庶廣其意云。《省齋集》卷九。

跋彭鹽瑞麟集

瑞麟先生遺文，某舊嘗得而讀之，惜其不幸，僅踰中年而沒，弗究其所底。然先生大節雖微，斯文固顯於世，況有如是之文哉！學乎其文，充乎其節，非獨先生嗣世之望，抑於吾黨有望焉。後先生若干歲，淳熙己酉正月望，廖某謹序。《省齋集》卷九。

題魏公祭式後

右《魏公家祭式》。頃紹興乙亥，先君得之於臨安，手抄成帙，蓋嘗參以家宜舉行之。先君乾道庚寅不幸即世，時先兄同某奉慈親，以先君之喪歸葬耒陽別業，因廬墓下，凡家藏文字多不暇將，留之郡所居，不時檢校，遂爲鼠蠹敗逸。每一省念，追惟先君手澤嗣子不能保密，負莫大之罪，思欲訪求善本傳錄，尚續先志，歲久未獲。淳熙乙巳，某官巴丘，僦李氏東齋以居，因與李君叔器游。叔器好古篤學，其先世皆名士，藏書甚富。一日語及家祭，往往相投，云亦參用韓說，其書具存。時匆匆未果請。無幾何，某以親疾勺便養，得請而歸，乃移書抵叔器，得此本，始復傳錄，以永其藏。夫禮行於斯人日用之間，凡順而有序者皆是物也。孝弟節文之實，君子斯須盡心焉，則文爲之末，是亦不可不講，此先君之志也。既訖書，因述其始末，識以先君之志自警云。《省齋集》卷九。

全宋文卷六〇八八

廖行之 六

制科策

臣對：臣聞爲治有至理。自堯舜以來，所以統御人羣，宰制萬有，其端甚要而不可誣，其勢甚順而不可禦，事業以之而成，治功以之而立，皆得是理而用之天下，莫之能違也。恭惟皇帝陛下臨政願治，廣覽兼聽，思欲盡天下之心以興天下之治，雖草茅之賤咸得造廷待問，豈將應故事而隆虛文哉！顧以祖宗統業之重，太上畀付之勤，不以獨智自矜，樂與多士講論治道，將求至當之理以振起當世，德至渥也。臣誠愚戇，不足以奉大對。然嘗讀《易》至《恒》，而得聖人爲治之說。《恒》之《象》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所謂其道者果何謂哉？亦曰至理而已。理之所在，有馴致之功，而不可求旦夕之效。苟徒銳於其初，則用意過當，不以自弊則以弊天下。故《恒》之初爻有「浚恒」之戒，《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然尤不可以非其道也，故《恒》之九四又有「田無禽」之

喻，《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苟非其道，久之猶無益耳。故道雖貴於久成，而久尤貴於其道，此聖人爲治之成說也。夫已得其道而持之以久，天下化成，何往而不濟哉！如此而猶慮實材之未出，公道之未行，紀綱不張，民力尚困，人無君子之行，國無積年之儲，與夫實邊贍用茫無定效，臣未之聞也，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朕以不敏，嗣承大寶，循堯之道，于今五載。」臣有以見陛下不以天位爲樂，而日以循道爲心也。臣聞「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天之爲天，果何如哉？四時之運行，萬物之生化，一由乎理，故造化之功成於自然而不匱。堯之爲道亦若是而已，垂衣裳而天下治，非遺物憚勤，無意於天下也，事事物物各付諸理，如衣裳上下之不紊，則天下何憂不治哉？恭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臨御三紀，成功大業見諸政教之設施、法度之維持，風移俗易，兵強國富，治迹巍巍，盡善盡美，貽則萬世。陛下既循其道矣，則夫爲治之至理心傳神授，陛下固已得之，誠天下之幸也。臣伏讀聖策曰：「寤寐俊秀，始得親策于庭。子大夫褒然待問，必有崇論遠慮，副朕詳延。」臣有以見陛下不自恃其聰明^二，將以博盡下情而求至當之理也。臣聞舜受堯之天下，恭己無爲，盡循堯道，然而好問察言、舍己從人之心切切不少怠，誠以爲君之難莫如保治之不易，苟非求賢以自輔，則將任己而徒勞。舜雖以大智之資，猶不忘取人之善，然則紹堯而循道，其要如是而已。今陛下思洪太上之業，虛己詳延，下及臣等，臣知陛下之心，虞舜紹堯之心也，夫豈無博識洽聞之士、忠言嘉謨如虞廷之臣上裨聖治者哉！臣願陛下堅持此心，則虞舜之盛不難及矣。臣伏讀聖策曰：「蓋聞唐虞之世，法度彰，禮樂著，不賞而民勸，畫象而刑措，都兪賡歌，不下堂而天下治，朕甚慕之。」臣

有以見陛下稽古唐虞之盛，將以增光太上之業而比隆堯舜之治也。臣嘗讀《書》至益之告舜，曰「儆戒無虞」，夫無虞之時，人以爲忽而益以爲戒，何哉？誠以保治之不可易也。而其儆戒之說，則惟在於守法度，去逸樂，專於任賢而果於去邪，謀有疑而勿成，志無往而不熙，不違道以干譽，不拂衆以從欲，持之以無怠荒之心，則遠人殊俗皆歸往而誠服。治而至此，無餘事矣。彼法度禮樂久而愈明，慶賞刑罰設而不用，豈無其故哉，宜乎都兪賡歌，不下堂而天下治，凡以此歟？陛下以舜紹堯之心，而法舜行堯之道，伯益之言，臣願以爲龜鑑，則凡所以策臣數條皆不足慮矣。此唐虞至治之理也。臣伏讀聖策曰：「朕夙興昃食，兢兢業業，懼無以協帝華而繩祖武，若涉淵冰，未知攸濟。」臣有以見陛下求爲治之理而謂可以勤而得之也。臣聞勤者人君之能事，而非爲君之至理。苟惟徒勤而非道，則雖勞力而無功。舜之無爲而治，彼豈以勤爲難哉，誠知爲君之至理在乎得人而仰成。古人所以勞於求賢而逸於享治，爲是故也。當舜之初，未遑他務，而急於十六相之舉。逮乎九官既命，十二牧既建，未幾地平天成，九功惟叙，教孚而刑允，禮明而樂和，下而至於遠人柔服，舜未嘗屑屑然自用其力也。臣竊聞陛下留神萬幾，事皆自決，雖一官之命悉由親擢，宰相奉行中書而已。臣不知陛下之心謂天下之事必自爲之乃爲勤耶，抑以爲必如是而後足以舉天下之治耶？誠恐有意於唐虞而未得其理也。臣願陛下毋專一己之勤，而以求賢爲勤，則協帝而繩祖武（二），何往而不濟哉！臣伏讀聖策曰：「間者設薦舉之科，下聘召之命，而實材猶未出也。」臣有以見陛下欲收攬才俊而未得其理也。臣聞天下未嘗無才，特在乎人主意向如何耳。夫人之才揚之則爲精銳，抑之則爲庸鈍，用之則爲功業，棄之則

爲浮沉，誠以人才之盛衰係乎君上之舉錯。今侍從之舉徒云注籍，監司之薦唯曰審察，初未嘗孰何其人而忱恂其實也，故記其名爲他日序進之階耳。其賢其否，朝廷曾無特然旌別之意，則凡舉薦聘召皆文具耳。側聞比者議臣之請，以人材之尚乏而有別流品、明勸懲之言。竊以爲人材之未盛，其原正在乎此。苟流品之無別，則清濁方弊於混淆；勸懲之不明，則汙累旋加於擢用。是雖科目日增，鶴書時下，彼賢能之士烏可以旅進而得之哉！如此而望人材之盛，臣故曰未得其理也。願陛下采議臣之言，精選任之際，則實材輩出，爲國家用矣。臣伏讀聖策曰：「塞徼幸之門，申奔競之禁，而公道猶未行也。」臣有以見陛下欲封殖正誼而未得其理也。臣聞公道之與私意，二者不能並立，公道行則私意泯，私意勝則公道晦，然皆非下之人所能爲也。恭聞仁宗皇帝嘗患躁求之弊，欲旌靜退之人，乃因宰臣之言擢用好古之士，其後正人咸萃于朝，私意不萌于下。然則公道之行，上之人實爲之。陛下前日減歲薦之數，意將以清仕途而省冗員也。然薦員之減徒能沮寒峻耳，其數既狹，則有力者挾勢而可得，平進者雖才而不及，姦巧之流皆自結於要人以媒進，而甘於沉滯者殆莫之察也。是乃窒正途而開邪徑耳。如此而望公道之行，臣故曰未得其理也。願陛下深稽仁祖之意，特旌靜退之人，則公道自伸而私意泯矣。臣伏讀聖策曰：「廣言路，恢治具，而紀綱未立。」臣有以見陛下欲振紀綱以立國，而未得振之之理也。臣恭惟祖宗尊獎臺諫，擢用正人，彈雀之諫賞賚而優容，四諫之臣並命以章服。聖人深意，豈惟倚之糾正官邪以杜姦佞之萌，抑亦賴其箴規過失，以端出治之本。臣竊見比來諫者唯置獨員，此非可省之官，有闕七人之例。陛下豈自謂無過之可言耶，抑惡人之多言而姑省其員耶？夫人臣

之義，有犯無隱，陳力就列，孰無此心？然出位而言，侵官是戒。苟見陛下省員之意，皆以無言責爲解，甘心立仗之馬，以保芻秣之豐，其爲人臣之身謀似若有得，而於陛下之國事何補萬分。臣竊以爲果有意於振紀綱，則必自尊用臺諫始。誠能選用純正之人列處風憲之地，俾得展心畢慮，明目張膽，論天下之事，裨國政之闕，則紀綱立而國勢尊矣。臣伏讀聖策曰：「擇守令，務寬恤，而民俗未裕。」臣有以見陛下欲裕民俗以崇本，而未得裕之之理也。臣恭聞太宗皇帝嘗親擇循吏，且謂郡縣之不理，皆由擇之之不當，誠以斯民之休戚繫乎守令之賢否，苟吏得其人，則民被其澤也。陛下留意吏治，凡監司郡守之除授，必召見而親察之，又嘗特詔吏部銓量縣令，以其才之短長而處邑之劇易，德意深至，篤於愛民。然而不職而被劾，貪殘而獲罪，相踵而未已，此其故何耶？臣觀州縣之間，朝夕所急者財用而已，守令相與督責，他不暇恤也。添差之官，就養之卒，月增而歲益，經費已不支矣，而送迎饋餽，蠹穴百出，官吏侵漁，谿壑無厭，蓋有律外增租，罔利暴取，巧爲名色，並緣爲姦，欲民力之裕不可得也。臣願陛下精選循良之吏，稍寬征斂之責，俾得究心惠養，蘇息財力，則民俗可裕而國本固矣。臣伏讀聖策曰：「贓墨之刑非不重也，而未能使人皆君子之行。」臣有以見陛下有意於抑貪而崇廉矣，然理則未至也。往者禁戢贓吏，詔書屢下，將無擇於貴賤而一施於刑誅，意至切矣。然前日守郡貪殘之人罷黜未幾，復玷清選，以致論駁之言，此何爲者耶？至於歲舉廉吏之命，又有如無聽闕之文。夫一郡一道，員亦多矣，借曰全材之難，豈無一節之士？彼抱負清潔，多耻自媒，上官未必說之。責以必舉，猶恐有遺，開之以無，有闕而已。臣願陛下深求抑之崇之之理，而毋牽制於其間，

則何慮貪汙之不革而節行之不著哉！臣伏讀聖策曰：「錢穀之間非不勤也，而未能使國有積年之儲。」臣有以見陛下有意於裕財而富國矣，然理則未至也。往者宰相之制國用，未聞有周公均節之方，發運之置使，未聞得劉晏取予之義，然猶未至病民也。今嶺南鹽法之變更，官民皆告病矣，始由僥倖之人貪慕爵祿，倡爲捐利予民之美名，不恤利害相生之實禍。夫官自幹鹽以濟經費，雖非令典，不過排商賈而已。今公無倚辦之貲，誰能自齎以取給？請之于朝而不繼，則有取之民而已。況養兵之費最不可闕，苟避乏興，寧無征斂？若其愛民而不忍，必且賸兵以兆怨。誠恐天下之廣，此類實多，皆由妄意於更張，不究財用之本末。臣願陛下深求裕之富之之理而一就法度之中，則何患乎蠹弊之不去而儲積之不厚哉！臣伏讀聖策曰：「屯田以實塞下，或謂兵不如農。」臣有以見陛下急於實邊，求之於屯田，而未究其理也。夫國家之圖事，不可輕舉而泛爲。苟輕舉而泛爲，則非唯事之難成，人且得而窺其虛實矣。此最不可不謹也。且屯田亦古人足食一策耳，然必先有一定之規而後可行也。浩亶之事，充國講之熟矣，故力持其說，雖責譙而不改。然必罷騎以省費，乃能歲月而成功。今淮漢之域，曠土彌望，度爲屯田，此非甚難。而兵農之議久而不決，豈在位之臣皆無充國之忠謀耶。陛下誠得若人而任之，則若兵若農，彼必有一定之說，遲以歲月，當見其成，但非可以旦夕冀效耳。此屯田之說也。若夫實邊之至理，臣謂莫若練兵而省費。今兵之在籍者動以萬計〔三〕，其間老羸懦弱不足任戰什蓋二三，而竄名虛籍往往而有。平時耗費大農，莫此爲甚。誠能揀汰冗弱，檢核虛僞，則非唯卒乘皆精勇之人，抑使大農無蠹耗之弊，此又實邊之本也。臣伏讀聖策曰：「改幣以贍國用，或謂鐵不如楮。」

臣有以見陛下急於贍用，求之於改幣，而未究其理也。夫濟一時之事者，不可不知輕重之權。苟無輕重之權，則非唯不足以濟事，祇以自困而已〔四〕。夫剛斷足以濟天下之務，神幾聖略冠于百王，以此移風易俗，以此富國強兵，將何求而不遂？然二十餘年治未加進，其必有由矣。無亦立政之不審，用人之不擇，輕舉泛聽，徼倖速成有以害之歟？此皆未得爲治之至理，而徒急一時之近功，是以實材未興，公道尚晦，紀綱弛而未振，民俗弊而未蘇，貪墨尚多而士節未勵，取予非宜而蓄積未豐。至於實邊贍用，曾無成效，陛下盍亦察其故乎？願陛下毋爲苟且之計，必求至當之理，將立一政，必稽其所敝而毋妄於興作；將用一人，必察其所安而毋輕於許予，詳思熟慮而後發，謹守固執而行焉，則移風易俗、富國強兵之效，皆可次第而舉矣。臣不勝拳拳。臣謹對。《省齋集》卷五。

〔一〕見：原無，據文意補。

〔二〕「帝」下疑脫一字。

〔三〕以：原作「一」，據文意改。

〔四〕此對改幣事文意未足，疑有脫文。

問正統策

問：自三才奠列，君與天地俱尊，以爲天下萬類之宗主，正統所在，天下歸之。庖犧氏始有號見

焉，豈天下以是名其尊歟，抑其自名也？自皇之號既立，於後曰帝，曰王，皆名也，則奚其異？而曰以道、以德、以業言者，果當時稱號之意歟，其亦後世逆料而爲之說歟？然而君天下者非徒名也，亦必有道矣。堯、舜氏始不私其有，擇賢以傳，天下學者皆言揖遜之事昉於此。豈古者誠未之有，及堯、舜而創見歟？何其盛德至高而不可及也？然二《典》第記堯、舜相與授受之大略，而亦不言揖遜自堯、舜始，何耶？後之學者亦何所見而謂始於堯、舜耶？禹能當舜與賢之舉，所守一道，然而與子之事爲萬世不易之法，三王祖之，歷世綿長，此天下之大經也。孟子論之，乃悉舉而一歸之天。聖人之心固與天一，堯、舜、禹授受之道，惡可以同異觀歟？抑天之道每與聖人相因而不可以常情論也？洪惟國家，高宗壽皇，堯父舜子，雍容授受，道邁隆古，蓋自揖遜以來實有光焉。聖上不承慈訓，嗣無疆之曆，正統巍然，與天地並，其視堯舜禹之傳，三朝之盛，兼有其美，帝王之極際莫大於此。諸君盍相與論庖犧氏以來，皇帝王所君天下相傳之道與堯舜禹之心，參以孟軻氏之說，以推明我國家三聖授受之隆，揚榷鋪張，以盡歸美之實，正學者考古知今事也，毋略。《省齋集》卷九。

問君相策

問：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其一體相待而成。漢儒爲是論，果古人之意歟？舜有天下，得五臣以爲之輔，政立化成，又爲元首股肱之歌以申其相與圖治之意，胥訓胥戒，率是道也，可以傳之無

窮，殆非止漢儒之論也。君臣明良，軌範萬世，卓乎不可及也。舜以授禹，仍其輔相，無所更爲，其真有得於授受之一道歟？後世推尊大禹，謂爲三王之祖，不歸諸他而必本於得皋陶焉，元首股肱之相須以立，不可誣已。蓋自舜選於衆，舉皋陶以自輔，而又以輔禹，基四百載之王業。聖賢相遇，同心而治，明效大驗若此，而傳言十六相之舉，乃謂堯不能而舜舉之。追觀舜世四岳之任無異於堯，而謂堯不能，其果可與論堯舜之心耶？由舜禹皋陶而遡之，殆不可以殊觀也。漢世有謂難獨任之人可以助戇者爾，至文帝益明習國家事，則專爲丞相者乃多智有餘之陳平，何也？條侯守法之相，顧謂其鞅鞅不可臣少主，古人相須之理果如是歟？唐以太宗之明、李勣之忠，猶出之外以待異時復之，謂人主用大臣必如是然後有恩，堯舜禹之意遼乎不可復歟？洪惟至尊壽皇倦勤，與子授受，光於三聖，而所以爲貽謀燕翼之遠者，尤見於選賢之際，登崇左右，並建四輔，朝廷既治，爰授聖子，傳之無窮，蓋視隆古堯舜禹之心若合符節，猗歟盛哉！敢問堯舜之得四岳，舜禹之得皋陶，其知而用之者以何道？而四岳之事堯舜，皋陶之事舜禹，其事業之可傳者果何取歟？夫君臣之際，同心相須，何者能信而久，久而有成，因考漢唐之所以失而形容今日之盛，樂與諸君論之。《省齋集》卷九。

答劉史君所問

問：「孟子沒，諸儒繼作，何以謂軻死不得其傳？至於本朝，學士大夫衆而獨推濂溪先生，是又

何也？」竊謂道無存亡，傳有得失。孟子論舜與跖之分原於善利，蓋學之幾微兆於此心，善利一分，源脉大異。及其至也，聖愚賢否，判然殊歸。孟軻氏之後諸儒多矣，而學不純乎爲善，幾微之失，與道背馳。千載而下，周濂溪續絕學而承前聖，其立言行己及出而施之者，皆慥慥誠一，豈有一毫利心間之哉？宜乎貫萬世如一日，此心與孔孟無異脉也。

問：「非科舉無以仕進，前輩皆從科舉中來。今切切科舉之事乃覺於道不近，如何而可？」竊謂科舉乃後世收人才之術，爲其以爵祿引天下，故有心於科舉始於爲利，纔有爲利之心，則凡學問皆志於利，去道遠矣。然自非聖賢，未有能特立流俗。若中人之性，則須上之人有以風厲之，俾不桎於爲利，則雖科舉之習，心乎爲善，豈有二道哉？

問：「雍也敬簡，可使南面，不可及已。自《史記》、漢、唐以下莫不有循良之吏，試舉二一人，誰可以庶幾古人，使知向慕焉。」竊謂古者聖賢之學一主於敬，此心純至，無或間斷，初非小廉細謹之謂也。其施於臨民，綱維正大，簡之至也，即此敬之推也。二帝三王之君天下，如是而已。三代以還，吏之循良者稍有志於民，亦隨以見效，然求如古聖賢敬簡之治，難乎其全矣。漢世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班孟堅謂其謹身率先，居以廉平，不待嚴而民從化，髣髴有古人氣象。今之君子盍先脩己以敬，養成正大之德，則施於有政其庶幾乎？

問：「周先生起於營道，胡先生父子學於南山，張侍講講道長沙，諸公亦識其妙處否？」竊嘗謂正學不傳，人心陷溺，私欲橫流，學者茫然無所用力。三四君子直指人心以曉學者，然後學者知本原

用力之地，反躬內省以明乎善，誠敬純一，性成道立，此正學之根本也。若夫過於好高，無所據依，其言似不可窮，退省其私，乃或大謬，空談之弊也。近世多有彼亦自謂得其妙處，徒假以譁世，無取焉耳。

問：「仁仲與敬夫相告曰，無所爲而然者，天理也，諸君識其意否？」竊謂夫人一性之中，天理具焉。《孟子》謂盡心者知性，知性則知天。人欲消亡，私意不萌，則一真渾然，流行大順，此《論語》所謂絕四而《中庸》喜怒哀樂中和之本也。

問：「人方病學者不志於道而志於科舉，父兄師長亦言渠儂肯勤於科舉，了此段事，可以望其別脩學業，然而懶惰者常多。於義理懶矣，於此又不勤，其病安在？」竊謂後世學者不如古，正以善利之分。夫科舉之學何嘗非義理之學哉？纔有心於爲利，則爲科舉之學，爲義理之學，皆非道矣。況科舉有得失，而義理又非若世味之可嗜，彼無所得於中，何適而不懶？脩道之君子苟能正人心，使漸知爲善之學，因而導之，如引水以行地中，不舍晝夜，義理悅心，自不能已，又何懶之有？

問：「脩學業有不得之者，脩學隨多少必得之，於身於家便有益也。而人不肯脩爲己之學，既不肯脩，乃反惡之，是何與人異情也？」竊謂孟子謂求在內、求在外之理甚明，而人不知察，物欲蔽其心爾。

問：「人知貧可至於富，賤可至於貴，而不知小賢可至於大賢。此路甚夷而民不由之，使之由之亦有道乎？」竊謂求富貴而不知求爲大賢，此亦爲利而不爲善之病。今欲使民由之，其責在君子分別

善利，以身先之。如箕子皇極之說，皆信而有徵，民豈有不可訓乎？

問：「科舉是早年可爲，老時不必爲矣。乃若脩學，則是貫窮通壯長，一日不可不爲者。人而不學，其如學何？昏愚者不足與言，敏者亦復不聽，何也？」竊謂敏者多恃其才俊，乃學者之累。寧其昏愚，未可鄙棄。若教者能分別善利，曉然諭之，則無擇於敏於愚，一明乎善，知而好之，好而樂之，有不能已。今切切然與之言科舉非道，又曰修學非科舉之謂，彼於善利未之曉然，況以敏自恃者，又何怪其不聽哉？

問：「天下之本在農，今爲農者最困，其優游以卒歲者必挾他術而後得之，何道使農夫享其報而人樂於爲農耶？」竊謂今農最賤最鄙，世不復知貴之。凡有才者去而求利祿，而其慧者去而爲工，爲商，而其窳惰姦悍者去而爲緇黃，爲賊盜，其甘心於耕稼而不易業者，蓋至樸鈍無能之人耳。終歲勤動，不免饑寒，上之人且不之恤，凡百征斂，何物不取之農？又有並緣爲姦利以困之者，則至鄙賤而無以自庇者莫農若也。今欲稍寬田農，當節儉以先之。苟不迫於用，則賦斂可出於中正，無橫征以病之，則財力漸可有餘。然後異其勤力而懲其游惰，則先王務農之政漸可復矣。

問：「在官之日久，怠廢甚矣，欲從諸君求助焉。事之當舉行者，弊之當革去者，亦有心非不善而事尤不允合條理者，或言其一、或言其二皆可。」竊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勝心橫生，乃或偏蔽，一日克己，天下歸仁。舉事革弊，循乎至善，雖天下可優爲之，況於一郡哉？

問：「山川佳處，經史左右，室廬雅潔，竹樹扶疏，便合心意幽情，絕塵俗之累，則造於義理，

漸可變氣質，成士君子之器，此良貴也。不久於其道則不得，試爲廣之。」竊謂因物以自發，亦學者進脩一助。然須源深本固，不自喪其良貴，此非專於恃外也。苟爲不然，則外雖以絕塵俗之累，中實炎坐馳之想，義理何有哉？

問：「董仲舒、毛萇、揚雄、諸葛武侯、王通、韓退之，前哲謂有儒者之風，試各爲之題品，庶幾識其好處，於己有益也。」竊謂仲舒之不欺其君，毛萇之篤守所學，揚雄之不苟榮進，武侯之可以託孤，王通之憂世，韓愈之衛道，皆非有所利而爲之。臯益伊周，踐履誠實，不苟言論，無儒者之名而有其實，諸子殆其徒歟？若夫言語文字，則不足以觀之。

問：「逆於汝心，必求諸道；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能求者則中理矣，初何以言逆言遜？若以爲逆己遜己則求之已晚，功亦淺矣。」竊謂伊尹爲太甲言，以其初不惠於阿衡觀之，則太甲但顧其心之逆遜，未知求之也。誠令求之，乃太甲悔過之良藥。人固有以己之心志爲主，自以爲是，於言之遜者則悅之而不加繹，而其逆者輒怫然不平而又有甚焉，夫奚暇求之？蓋雖君子有時乎不免，然則求之功殆未可以淺論也。若夫虛己自克以來天下之善，如堯舜嘉言罔攸伏而猶稽於衆，舍己從人，此聖人之盛德也。

問：「爲善乃天性，君子真知學之美身而嗜之，有不能自己者矣。徒知可欲而未能有諸己，是名爲脩學，實未能進於爲學之地也，於己何益？人見其肺肝，豈足欺之哉，勉之當如何？」竊謂善與性俱生，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惟能有諸己然後有進德之地，此最學者親切工夫。行著習察，充而上

之，以進於聖賢可也。彼不能反躬，去之不顧，猶欲借名以揜其非，真自欺耳。然猶有愧心焉，誠能憂其不如，憤悱啓發，則困而學之，成功一也。

問：「荀卿謂學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其中間工夫次第必有可言者。」竊謂仲尼志學從心之序，孟子可欲不可知之積，條理甚明。若其所以學，則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也。

問：「自周公相成王，是爲真儒。其後儒而得政，但有公孫弘、韋玄成、匡衡，此後以儒得政者幾何人？其功業何如？往往非以儒名而相其君，以賢相稱則有之矣，此何故也？」竊謂古無儒名，何論真假？但是幼學壯行皆分內事，不以譁世取名，其所謂學亦非但言語文字間。夫子誨弟子入則孝一章，可見此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自後世以儒自名，蓋非古矣，況其所謂學止於言語文字，非果有踐修之實也。宜乎賢相之稱不必以儒名者，吾徒當自勉於其實耳。

問：「陳恒逆天，孔子請討之。其後人篡齊，左丘明、司馬遷方以爲舜之百世獲祀。季孫氏專魯，仲弓且爲之宰；魏文侯分晉，子夏爲之師；梁氏何所受命而稱王，孟子臣焉。勢能動人，儒者爲之動耶？」竊謂聖人扶植人極，綱維名教，爲萬世宗主。如請討陳恒，欲正名於衛，論旅於泰山，謂魯之郊禘非古之類，可以概見。至如欲應佛肸之召，答陳司敗昭公之問，雖季氏及諸國疆，大夫問政皆隨而應之，其意亦惓惓於世道。如仲弓、子夏、孟子亦是意也。左氏、司馬遷之言非聖人之意，聖人豈私於世紀而廢天下之正哉？

問：「秦昭王欺楚懷王，邀之會而執之。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國人皆憐之，如悲親戚，曰楚

雖三戶，亡秦必楚。陳勝、項羽皆以楚而誅秦，終之沛公用義帝之遣而降子嬰霸上，滅秦社稷，人心蓋如此。然考之世家，懷王卒於秦，頃襄王之三年也。四年楚受秦粟，七年迎婦於秦，何國君之情與國人異耶？」竊謂秦始以計力取六國，而其得志，去先王之道，殘賊其民，乃負大罪於天下，故天下共起而亡之。然猶用楚人首事，蓋六國時楚無大得罪於民，又最受欺於秦，以至於國滅，國人憐其君之爲秦欺而取其國也，故怨秦最深。然懷王之後，嗣楚國者甘於聽命而不復有報復之志，彼徒見智力之不逮而不爲勾踐之謀，終亦爲俘擄而已，惜哉！

問：「禱祠用道釋，朝有制度，所不能違。州郡非有朝命而自用之，輒用之於正廳。前輩有言，此事非人臣可專，況螺鈸蕃樂，民間久施於喪葬，姑用之寺觀亦無害否？」竊謂禱祀之事古人亦不廢，平時誠意正心，舉措事業，心純乎天理，設有非常，引咎自責，未嘗萌罪歲之念。故禱祀之際壇壝必嚴，玉幣必正，祝史必信，如其內心，非曰文具。後世矯僞日滋，禮典又闕，道釋之說乃乘其私畏慕之情，其來久矣。朝廷爲之制度，防其過甚，懼左道非望之私或出其中，未必於寺觀廨宇有所擇也。若蕃樂蕃俗自不當用於儒家，於寺觀何有？誠能反經以正，莫先於復禮，莫大於修政，此所望於扶世長民之君子也。《省齋集》卷九。

全宋文卷六〇八九

廖行之七

田制論

自秦開阡陌，壞井田，於是兼并縱橫而貧富相絕，上無制民產之法，而趨末者益衆。漢興，未能復古。高祖五年之詔，令民各歸其縣，復故田宅與從軍高爵，先與田宅，初不爲天下畫一定制。觀其言曰：「夫有功勞者田未能如法，而小吏顧多滿」，此無制之弊也。其後徙齊、楚大族關中，亦與利田宅而已。惠帝、高后之際，頗知務農，舉力田者復其身，置力田秩二千石。至於文帝，尤加意焉，詔爲農而下者歲相繼也。以爲農天下之大本，既開藉田，親耕以率之，又時賜田者半租，以戶口置力田常員，其後遂除田之租稅。古人注意田農無以過此。以歲比不登，而曰度田非益寡而食之不足，帝胡不思其故，端由貧富之不等耶？一時議臣如賈誼，以趨末衆而亡蓄積，則欲毆民歸農而著之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晁錯以地有遺利，民有遺力，生穀之地未盡墾，游食之民未盡歸農，則欲務農而貴

粟，皆可謂知本務矣。惜其田制不立，而無田之民竟亦未能均被其澤，兼并豪黨役財驕溢，而窮貧無田者猶故也。武帝慨慕治古，多所改作，獨於田農未有良法。方且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益去本。董仲舒思救其弊，建言：「自秦除井田，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加屯戍力役一歲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以爲「井田法理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仲舒之意亦可謂善於復古，漸而不遽。然而施行之略，當時莫之講也。末年僅知征伐之悔，以力農爲務，趙過代田之法，平都令光輓犁之制，特田農之一助耳。至哀帝之世，師丹本仲舒之說建議名田，謂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條奏其制：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得過三十頃。賈人不得名田，犯者以律論，諸名田過品皆沒入縣官。夫三十頃，古三十夫之田也。一家而兼三十夫之田，制亦寬矣。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猶不便之，詔書頒後，卒寢不行。漢家田制大抵若此，惜其去古未遠而不能少復古制，誠可恨也。王莽一旦得志，乃一切純以古法，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賣買，男口過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至死。然莽之亂亡非由井田之復，其他政諄亂，雖有良法，不足恃也。況復制度不定，吏緣爲姦，正以益亂爾。它日雖曰令得賣買，勿拘以法，卒亦無救於禍。以是知莽之亂亡果非復井田之所致。雖然，漢固無田制，而其盛時，海內富庶，衣食滋殖，至興禮義，而公上之積陳陳相因，是果何術哉？此獨文、景之君崇本務農，民從其化，其效乃爾。向使井田之法未廢，當與成康比隆可也。然

則田制既廢之後，人君之務農者如文、景可也。《省齋集》卷四。

賦法論

秦人收大半之賦不足以贍其欲，民怨而潰，兵亂相乘，人失作業。漢興，根本蜀漢，軍旅糧費仰給於此。蕭何留巴蜀收租以給饗，已而得敖倉之積。間亦復蜀漢二歲勿租稅，然算賦之起，則漢四年八月也。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人歲賦錢一算，算爲錢百二十，以治庫兵馬，而山川園池市肆往往皆有租稅，至田租所出，什五而稅一，蓋田稅輕於古而雜賦則非古矣。其後十一年，以吏、諸侯王多賦爲獻而未有程，乃下省賦之詔。然則自縣官租賦之外，蓋又有增多者。至是乃以口數率錢，人歲六十三，以給獻費。此外又有更賦，說者以爲秦法，漢初因而行之，曰卒更。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踐更則顧貧者爲之。皆月爲錢二千，居更縣中，至五月乃更。其後歲率一月而過更，則凡天下人皆戍邊，歲三日，雖丞相子亦與戍邊之調。其不行者日爲錢百以給戍者，其後有謫乃戍。此漢家租稅之始也。田租雖輕於古，自高祖時已輒中廢。惠帝立，乃復減而從初。文帝之時，再賜民田半租，其後遂除田租稅。其意以謂農墮身從事而有租稅，則本末者無以異。蓋漢法，天下均有算賦獻費，而農且出田租，則比末作者增矣。文帝殆有見於此也。至景帝初，復令田半租，則三十而稅一，視古亦十省六七。大略漢法算賦之屬數十倍於古，以是共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府庫賜予之用，而田租山澤之稅

獨給祭祀及天子共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此文、景之君事從儉約，則田租宜可減而除也。武帝奢廣自肆，內有宮室之營，外事征伐之舉，租賦不足以給，於是言利者始得志。元光末，初算商車，則商賈諸物、車船之屬，甚者率爲緡錢二千而算一，輶車一而算二，船積五丈亦算一，而其輕者亦四千一算，輶車一算。至元狩中，緡錢亦有算矣，緡錢千則爲算二十。其後復下告緡之令，增口賦之錢，有馬口之斂，而租亦有取於律外。漢家賦法繁重，莫此時爲甚。昭帝始元六年，乃令民得以律占租。其後或詔毋斂馬口錢，毋收口賦，勿收逋更賦，又時得以菽粟當賦，最後減口賦錢什三。繼武帝虛耗之餘，未幾百姓充實，豈非輕徭薄賦之效歟？宣、元、成、哀之時，或以郡國災害詔蠲租賦，它亦無大更革。獨宣帝用耿壽昌之請，增海租三倍，而甘露中因祥瑞赦天下，減民算三十。元帝初元中，用貢禹之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成帝建始中，因初祀南郊，減天下賦錢算四十。大略漢租賦之法，有田租，有山海川澤市肆之租，有算賦，有更賦，有馬口錢，出於田者一而出於它者蓋十數，而田租爲特輕。此蓋高祖懲秦之弊，特優農民，而文、景又加意焉。雖以武帝賦斂繁重，而田租亦未見增多，然他稅悉倍矣，農田亦安獨裕耶！此漢氏賦法之大略也。《省齋集》卷四。

省齋記

廖子天民始命所居之室曰「坦齋」有日矣，他日讀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之言，惡其取名之浮于

實，無自克之規也，則去「坦」而易以「省」焉。客有過余而問曰：「吾子之命名，何其向也倨肆，而今也抑畏，向也高自標置，而今也兢兢如不及耶？吾未達也。」余曰：「子獨不見津人之操舟乎？余嘗觀二舟航于大川，始也風寢而濤平。其一狎焉，弛楫而不戒，怡然自以爲無所迄也；其一惴惴然理楫四顧，若覆溺之尋至，彼且笑其私憂過計也。俄而風濤倏興，裂岸毀埽，向之狎者沉流莫支，津人僅以身免，理楫者翩然而濟，固自若也。他日復過之，則喪舟之津人猶存，方且溯洪濤而獨航，了無不給之患。余問焉以昔者與今之所以異，則曰：非水之時有險易也，操舟之戒與不戒耳。向者舟覆，吾幸脫焉。退而省其過，日存乎心，故能反前日之失爲今日之得。余聞其說而有感焉。余向也自知之不明而喜於懈，以爲坦也，故遇事而多悔，猶舟之狎於水也。今焉困於心，衡於慮，凡前日之失皆庶幾知省焉。由今日之省以應他日之事，操舟之說猶可驗也。昔者重耳之霸心生於曹，勾踐之霸心生於會稽，知此理耳。余其敢謂余之不肖而曾不足爲操舟者之所爲耶，吾子果何以教之？」客曰：「子之志尚矣，吾其何言？請與子歌之，以無忘今日之志。」乃歌曰：「省之齋兮思悔而命名，省之義兮見過而自箴。而將朝夕居是室兮，勿忘乎取名之經；而將造次服其義兮，罔廢乎改過之誠。自今至于後日兮，其無以窮達而二其心。則何求而不得兮，亦胡爲而弗成。伊操舟之有取兮，吾又何言乎天民。」客退，命管城子叙其始末，併與客言而誌之，蓋庚辰夏四月戊午也。《省齋集》卷四。

石鼓書院田記

淳熙十有三年春，石鼓書院成，始有田養士，提點刑獄成都宋公若水之舉也。先是，金華潘公時議復書院，規創棟宇，會易帥番禺，而公繼之，選建師儒，較試諸生充弟子員，出緡錢供億，矩度甚設。已而念曰，是恐不可久，乃籍在官閒田歸之。時括蒼管公監提舉常平茶鹽，亦相與慫慂。會有習佃常平田者，因畀之書院，使入租于官，取其贏爲養士助。諸生行視畦畝，分畫文簿，第其租入，歲率有程，費用取具。他日公謂某曰：「書院廢百有餘年，今幸復舊，又畀之田以侈國家養士之澤，既聞諸朝矣。田故有籍，以周知會計。第傳之吏手，人不具見，脫文書緣絕，後將安考？吾欲揭諸石，與衆保之，以是屬之子。」某退而稽尋顛末，蓋石鼓舊有書堂，祥符初元，奉夫子廟遷焉，書院之名始著。景祐三年，詔許衡州立學，自是爲學官，書院因廢，不別建。賢使者相與次第復之，有屋以居，有田以養，慮遠用周，視前益備。或曰：「郡有學所以育士，書院廢興，奚預損益？是不然。禮過于養人者，君子所不厭。況白鹿、嶽麓相望江湖，揆則度類，事有本始，非苟而已。且荒丘廢館，昔賢所嘗經行，來者猶樂興墜補壞，則是役蓋非徒作者。凡田以畝計二千二百四十有奇，合爲米六百二十七斛有奇，其隸某縣某鄉與某人當輸者，疇分彙列，載于下方。湖南地瘠，率一畝爲米不過二三斗，士來益衆，懼無以爲繼也。後有賢者稍增益之，其必續書于此矣。是年五月十日，修職郎、前岳

州巴陵縣尉、巡捉私茶鹽礬兼催綱廖某記。《省齋集》卷四。

座右銘

責己如責人則明，處人如處己則通，心一而公。

儉於欲則貞，儉於用則足。自身而家，惟儉伊福。

《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吾儕小人？宜鑑斯文。

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深長爾思，庶無尤悔。

仰胡以事，俯胡以育？惟順惟均，斯之謂足。

有弗孚於人，盍反諸吾身。稟其勿欺，行胡越兮比鄰。《省齋集》卷九。

硯銘

余日與子從事，而子有君子之德四，曰靜也，一也，堅且不渝也。有德如是，可銘也。

假泉以濡，假墨以捺，假毫以摹，假楮以敷。伊我何事，端乎其居。彼各自效，以能樂輸。靜以役動，一以應殊。磨而且堅，濕而靡渝，其有以也夫！《省齋集》卷九。

田縣尉悲風詞

臨安道中作

風蕭蕭兮吹我衣，念故人兮我心孔悲。飛霞爲檐兮彩雲爲旂，胡徘徊兮耒江之湄。風蕭蕭兮吹我裳，念故人兮我心孔傷。星辰爲珮兮明月爲璫，胡襄羊兮耒山之陽。耒山高高兮耒水清清，高者君之氣兮清爲君之神。君挾此以生兮不隘以大，胡皎以明兮忽湮以曖。堂有老兮室有穉，能不抱孫兮樂親以戲子。如不暇恤兮親寧忍忘，孰奪之去兮不少翱翔。大江之南兮浙江之東，昔與君兮笑言相從。想丹旒兮埋圭玉於土中，千里泫然兮余獨感此悲風。《省齋集》卷一〇。

祭江西宋漕文

嗚呼！公之盛德，根於天資，醇雅篤厚，寬和靖夷。入簪漢庭，允清且直，出將使指，南國是式。其在天下，善類屬心，而於湘人，惠顧尤深。昔焉奔趨，有進無退，公禮佚遺，誠意下逮。昔焉遐陋，士寡見聞，公培根原，富之典墳。至出私緡，以千萬計，教育諸生，如訓子弟。既建之師，爲良範模，且請於朝，錫田孔腴。風厲一時，成就亦至，廣之四方，招徠其類。自公移節，湘人去思，承其具瞻，以福華夷。日間起居，洽於聞聽，胡爲倏焉，駭此不令。嗚乎哀哉！仲春之杪，猶拜公

書，銀鈎粲耀，恩意勤渠。況復留心，於石鼓士，齎賜百金，以佐廩餼。方幸湘人，蒙澤無窮，天乎不仁，降此鞠凶。訃音之來，聞者驚悸，雨泣風悲，興歎殄瘁。自江而蜀，丹旆日西，百舍而遙，奔走莫隨。哭公皇皇，競走蕭寺，主公鄉僧，爲位以祭。斯人存亡，係世戚休，知與不知，皆爲涕流。獨茲湘人，感動不已，萬里東風，聞此哀誄。《省齋集》卷一〇。

遣祭江西宋漕文

嗚呼噫嘻，天禍善類，哀哉鞠凶，哲人隕墜。哲人誰居，成都之英。粵繇文翁，世有聞人。匪卿則雲，太息用寡。於皇熙朝，獨盛儒雅。范、蘇而來，踵武如公，表裏純一，事業昭融。其在朝行，靖共正直；其在四方，吏治之式。公如和氣，隨用時宜，云胡湘人，勿替永思。人斯明刑，公導之德，尊禮耆明，起之遺佚。大興黌校，風以詩書，不寧貲費，恩意勤渠。凡湘之人，惠澤斯厚，矧是鰥生，得所未有。睠焉兒曹，俎豆諸生，公有大造，人皆歆榮。自湘而吳，徯公益大，推其所爲，得不咸賴。于何不淑，殄瘁興嗟，仁而弗壽，天乎命耶。嗚呼哀哉！文翁之風，于公復見，匪既其文，實可兼善。嗟公之蘊，百纔一施，今其亡矣，范、蘇而誰。匪公獨亡，斯世之戚，湘人皇皇，啜嗟何及。耿耿芻蕘，道阻神馳，雨淚東風，岷峨之悲。《省齋集》卷一〇。

祭鄭知錄景先文

嗚呼！海嶽之靈，挺生俊異。衡山之陽，朱陵福地。秀氣所鍾，是爲人瑞。我來寓鄉，首識曩季。唯公白眉，體性純懿，入孝出悌，居仁由義。三挹鄉書，終於拔萃，父子連科，光榮黨遂。德行昭明，宜在高位，寘彼周行，爲禮樂器。戲彩腰金，五福全備。云何不淑，訃音忽至。聞問驚怛，無從涕淚，天高難諶，胡不憖遺。垂白慈母，何心親槨。伊予無狀，不我遐棄。零丁薄宦，方私仁庇，今而永訣，惘然心瘁。有子肯堂，端足繼志，克昌厥後，雲來繁熾。千里望風，慟而誰爲，長歌之哀，言不盡意。唯公英明，歆此薄饘。《省齋集》卷一〇。

祭鄧彥霄文 一

嗚呼彥霄！學十年而仕，仕十年而達。方華秩兮階升，乃逆旅兮奄沒。蓋歸殯兮三載，今卜云其窆窆。愴慈母兮耄年，而諸孤之不立。將獨倚其仲兄，而彥霄已矣，不可作矣。哀哉！然彥霄有兄，孝友自植，娛親亢宗，益昌其閥。諸郎刻意詩書之業，朋友之望亦少塞矣。某與聞啓殯，葬期有日，痛彥霄之不可復見也，相與寓哀於一奠而訣。嗚呼哀哉！《省齋集》卷一〇。

祭鄧彥霄文 二

嗚呼彥霄，乃止於是耶！彼以數言，謂天則爾，其壽其促，祇繫乎此。賢不必永，惡或後死。嗚呼，斯數之說，果天理耶？將賢之生偶然而非天意耶？抑天惟不壽於賢而靳斯美耶？其亦忌夫聰雋秀哲，多耗造物之英氣，故嗇其齒耶？生賢而勿壽，則亦勿生而已。嗚呼哀哉，彥霄！以力學取賢科，以長材基膺仕。文采之英，政術之懿，蓋人難於兩全，而彥霄從容有餘地。始簿領於舂陵，則攝邑而宜只；暨再轉而爲丞，廩令名今日起。竦諸公之迎致，紛盤錯而歷試。蓋刃往而牛解，無肢經於肯綮。宜薦墨之上聞，謂一路人材之偉也。嗚呼，輕車夷途，青雲萬里，胡爲一旦，軸折輪圯！顧方盛年，百未一矢，人之云亡，興嘆殄瘁。而況其家，顧未及祉，茲士林之惋嗟，而難兄盡瘁也。嗚呼，此猶其小者耳。彼八十之慈親，尤屬心於季子，蓋倚門其榮歸，乃聞訃兮橫涕。奪母子之至歡，則禍之慘烈莫斯擬也。嗚呼，豈天理之當然，顧不仁於善類耶！某等平生志同，誼等兄弟，啜臨喪兮慟哀，渺天問兮不可以揆。徒寫情於斯言，尚精英兮來暨。嗚呼哀哉！《省齋集》卷一〇。

祭劉宣教文

惟靈蚤中鄉選，晚登科名，學以苦就，仕則未伸。於朋友有信，於親族有情。高誼大志，樂善教人。惟予與公，情意交深，少年爲友，中年爲姻。以妙理教我子，以至言悅我心。思從遊之至久，俄生死之乃分。悲公之身，有祿而不得終養其母；念公之子，有祿而不能致養其親。何吉士而悖五福之康寧也耶！清酌既奠，庶羞既陳，再拜流涕，靈其是歆。《省齋集》卷一〇。

祭王宣教文

惟公抱負正學，襟期古人。詞源倒峽，摘筆生春。桂籍俯拾，拔足囂塵。仕不苟進，志在養親。蘊其所受，屈而未伸。謂宜闊步，行涉要津。胡爲一疾，遽損其真，嗚呼哀哉！修短固有定，而公之數才踰知命之年；死生固無憾，而公之堂且有垂白之老。顧天道之難測，而公去之何早。嗚呼哀哉！恨切九泉，痛極終天。逝水不返，遺言是編。惟公之後，有子曰賢，當益大乎公之門，而公於此復何憾焉！某也夙通閥閱，復締姻聯，方蒿倚之是託，何哲人之遽仙。嗚呼哀哉！有酒且旨，有俎登筵。寫哀一酌，殞涕潸然。公其來歸，鑑此拳拳。《省齋集》卷一〇。

祭范學諭文

竊惟名門，冠於衡陽。昆弟文譽，父子巍科，鄉邦所難，曾無一憾。惟堂前之萱草方榮，老萊之斑衣遽杳。噫，天上之白玉樓成乎？地下之修文郎缺乎？栩栩蝴蝶，成莊周之夢乎？不欲封侯，甘赤松之游乎？嗚呼哀哉！《省齋集》卷一〇。

祭羅宣教文

惟靈生稟淑質，心潛典墳，躡取高第，聲教日聞。賢推令子，明而有文，題名鴈塔，聯芳繼芬。慈闈親養，定省晨昏，躬盡孝敬，師模縉紳。慶裔赫奕，將大其門，宜躋膺仕，致身青雲。顧我綿薄，獲締婚姻，猥奉談麈，情深意勤。相去晨夕，阻以重闔，豈意微疢，死生遽分。嗚呼哀哉！德行孝友，孰能似君，文章器識，孰能與倫。貴富老壽，謂底無垠，天胡嗇之，有異我云。拊棺爲痛，怨莫吐吞，捧觴跪奠，涕淚沾巾。《省齋集》卷一〇。

祭唐孺人文

嗚呼！夫人有子，起家爲儒。夙飛英兮士林，俟發軔兮天衢。而夫人年登七秩，賓敬于夫。德鵬鳩兮一視，輯閨壺兮溫如。謂上壽兮則宜，慘風樹兮云胡。傾前岡兮協卜，覘丹旆兮臨途。莽州里兮惋嗟，淒行路兮欷歔。嗚呼夫人！身賢兮子俱，彌昌大兮門閭。噫方進兮未果，迹陶母兮焉誣。將彤管兮流芳，賁青簡兮特書。某辱賢子之友兮，且嘗拜兮躊躇。敬寓誠於一奠兮，抑無媿於誄諸。《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祭宋恭人文

夫人家道之純，闡政之令，族姻是孚，顧如它人。匪聞則罄，莫罄于聞。而得其人，嗣有令聞。惟嗣則賢，本諸夫人，其賢益信。母賢嗣俱，宜天所相，俾壽而慶。曾謂斯年，弗登五紀，天奚若命。先民有云，常予善人，云胡弗證。昔夫人之行，從子宦遊，氣與春競。及夫人之歸，西風號秋，淒其悲臨。行路之人，猶竊傷惋，有淚盈瞬。矧惟鰥生，游賢嗣間，夙昔所敬。哽噎莫斯，匪曰酒肴，有言莫盡。《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再祭宋恭人文

嗚呼夫人，始從子于袁越，歸葬于五馬之原。俛仰春秋兮，榮哀具焉。昔葬魯之孟母，亦仕齊而復還。惟安於平生之故，信有子之能賢。夫人其踵迹于是，藹芳猷於古先。沒微禮〔一〕。惟昔諸人，皆具淳美。回光返照，何過不弭。幸同冤親，各生懽喜。尊道貴德，利益無比。天尊大慈，澤無不被。食施有盡，法施無已。隨果受生，咸如教旨。魂兮有靈，願鑑斯誄。《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一〕沒微禮：疑有脫誤。

代劉守到任謁社稷文

某蒙恩假守，初見吏民。惟社稷郡之本也，具禮祇謁。將正始崇本，凝神之休，以惠遠俗。非曰舉故事而已，神其相之。《永樂大典》卷二〇四二五。

始閱祭主兵之神文

維年月日，具官謹奉酒牲，昭告于巴陵縣尉司主兵之神。尉典縣兵，討治而蒐練之職也。習安寢久，因恬弗省。夫教民即戎，先聖格言。而安不忘戰，亦有猷訓，儒者宜不鄙也。是用卜孟秋初吉，躬泣金鼓、旗物、戈矢之事，精其已能，而督其未勸，以無負分職之意，不敢不勉。惟爾有神，陰相右之，使備繕威振，凜然如山林之伏猛獸。折衝制勝，成於整暇。里閭安靖，姦宄消弭，神之功也。於事之始，不敢不告。《永樂大典》卷二九五〇。（以上黃錦君校點）

全宋文卷六〇九〇

王 炎 一

王炎（一一三八——一二一八），字晦叔，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乾道五年進士及第，調明州司法參軍，再調鄂州崇陽簿。張栻帥江陵，召入幕府。秩滿，授潭州教授，改臨湘縣令，通判臨江軍。慶元四年除太學博士，遷著作佐郎兼實錄院檢討官。明年，爲著作郎、吳興郡王府教授，除軍器少監。奉祠，起知饒州，改湖州。嘉定十一年卒于家，年八十一。著有《讀易筆記》、《尚書傳》、《禮記》、《論語》、《孝經》、《老子》解、《春秋衍義》、《象數稽疑》、《禹貢辨》、《考工記》、鄉飲酒儀、諸經考疑、《編年通紀》、《紀年提要》、《天對解》、《韓柳辨證》、《傷寒論》及詩文集，總題爲《雙溪類稿》。見胡升《王大監炎傳》（《新安文獻志》卷六九），《南宋館閣續錄》卷八、九，《宋史翼》卷二四等。

《雙溪類稿》大部分已佚亡，惟詩文集僅存。本書所收王炎文以清康熙五十七年重校刻十二卷本《宋王雙溪先生集》爲底本（簡稱《雙溪集》），參校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明嘉靖刻本《雙溪王先生文集》（簡稱清鈔本）、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雙溪類稿》（簡稱四庫本，以下凡稱《雙溪類稿》均此本）。底本所闕文以參校本補足，另輯得佚文三篇，釐爲二十三卷。

竹賦

并序

小人之情，得意則頡頏自高^(一)，少不得意則摧折不能自守，君子反是。竹之操甚有似夫君子者，感之，作賦以自箴。

晦叔讀書南齋之上，門巷僻左，交游日稀。環以桑麻之場，帶以瓜芋之區。路折西南，萬竹蒼然，下緣乎曲澗之湄。其清可以延風月，其高可以擾雲霓。珊珊乎鳴蒼玉之佩，摇摇乎舒翠鳳之旗。森森乎甲冑之雜峙，而切切乎矛戟之參差。其偃蹇挫折者，如忠臣節士赴患難而不辭；其嬋娟蕭爽者，如慈孫孝子侍父祖而不違。其挺拔雄勁者，氣毅色嚴；又如俠客與勇夫；其孤高介特者，格清貌古，又如騷人與臞儒。予雖朝夕吟嘯於其下，曾無以名其美而狀其奇。然泛觀宇宙之萬物，均函育於一氣，而有剛柔堅脆之不齊。榮者必悴，盛者必衰，實繁者易剥，色麗者早萎。惟松柏之有心，及竹箭之有筠，足以閱寒暑而貫四時。春日載陽，山川含滋，零露兮宵潤，惠風兮曉披。或萼或條，或茁或萐，含英吐華，夭夭怡怡。竹於是時，清而不腴。冬日祁寒，天地積威，雪慘兮冰堅，風號兮日淒。川原千里，木脫草枯，香盡芳歇，掃迹無遺。竹於是時，秀而不癯。今而後見其含德之有常，特操之不移。此吾所以無羨渭川之千畝，有取淇奧之猗猗，願定交於金石，邀歲寒以爲期。否泰兮消長，剥復兮乘除。秉吾心之堅一，視此君乎庶幾。《雙溪集》卷九。又見《歷代賦彙》卷一一八，《古今圖書集成》草

木典卷一九〇。

〔二〕則：原無，據四庫本補。

雉賦

并序

之野外，見一雉爲野人所得，悼其輕敵不戒而斃焉，而作賦以自警。其詞曰：

絳冠兮綠跗，翠衿兮錦衣。耿介兮自守，雄鳴兮雌隨。平原兮淺草，徐啄兮卑飛。何野人之機巧，乃以媒而致之。方氣驕而賈勇，敢直前而不疑。事常敗於輕敵，碎身首於須臾。肉不登於鼎俎，毛或用於旌旗。子玉無禮而殞命，趙括狂勇而喪軀。鄆舒怙俊而遭殺，卻至稱伐而見尸。苟謀身之有累，皆災害之所罹。翠有羽而就羅，鷄以尾而爲犧。鴈不鳴而先烹，鸚巧言而長羈。信涉世之孔艱，雖後悔而何追？惟羽族之至靈，獨丹穴之鵠雛。雌雌兮音聲，鏘鏘兮羽儀，摩千仞而高翔，豈矜繳之敢施？茲古人之能事，於鄙夫兮何誅。《雙溪集》卷九。又見《歷代賦彙》卷一三二，《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

卷一八。

夏日郊行賦

四月維夏，先晦二日，子王子散策於東臯之上。爾汝老農，問勞既畢，遂曳履乎委巷之間。反而息肩乎喬木之側，喟然嘆曰：以吾流目之所見，物化之亟如此哉！麥穰穰而餅餌，桑陰陰而繭絲，麻旆旆而没人，秧芄芄而布畦。蜩解甲而效鳴，鷺遷喬而載飛，雀遶屋而孳尾，烏俯巢而哺雛。是孰斡其機緘，至於日運而不齊也耶？吾聞二氣嘘吸，一瞬不留。向之溫然者俄而爲今日之夏，今之燠然者又且爲後日之秋。所以使人慷慨增懷，踴躍自激，感歲月之遄邁，畏功名之湮沒。故志士之競時，殆不容乎寢食。如予之椎鈍遲魯，則姑苟安而休息者也。人方逐逐，我獨徐徐，人方役役，我獨于于。諒愚智之懸隔，宜動靜之殊塗。其在武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一裘一葛，日飯一盂，非掃軌以謝物，且杜門而讀書。付榮枯於自然，庶順命而無違。抑古人有言，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是其獲我私者乎。《雙溪集》卷九。又見《歷代賦彙》卷一一。

水西風光賦

并序

隆興癸未冬，龍圖閣待制呂公來守新安，覽其山川而樂之。後八年，卜居于城西南隅，榜其

樓曰「水西風光」，門下客王炎賦之，附于衆作之末。其詞曰：

古歙爲郡，山水奇秀，飛仙往往窟宅於其中，號居江左十州之右。至於水西之勝概，又稱甲於一州。挾以披雲之孤峰，遶以漾沙之寒流。昔翰林之詩伯，騎鯨魚而來遊。至今墨客騷人無不劇談其高風，而漁翁樵老亦能尋訪其遺迹。人與景而俱勝，首尾三百餘年而不可再得。那知神崧夫子之卜居，而氣象反高乎疇昔？豈非人物爲主，山川爲賓，故風光雖滿於天下，然大半落莫而無聞。苟有待而獲傳，歷千載而不朽。有白傅而知香灘，因叔子而知峴首。浣花寄聲於工部醉吟之篇，輞川託跡於右丞丹青之手。況如我公，三朝廊廟之壽俊，六世軒裳之故家。荷紫乎文石，鳴玉乎金華。一旦丐閒，引身而退，傲睨於烟塵之表，袖手於功名之外，遂令水西之聲稱，自于今而益大。飛檻渠渠，壓城之隅。予雖未獲寓目於几席之末，緬想其臨高眺遠，凡可以悅耳目而娛心志者，一皆領略而無遺。公舊爲伯於此邦，留去思於千里，父老兒童，見公而喜。故雖山靈與溪神，爭欲回巧而獻技。攬波光空翠於冥濛杳靄之間，閱雲烟沙鳥於旦暮晦明之際。飄然如坐蓬萊方丈，而下視人間之世。憩曲几以欠伸，撫修欄而倚徙。彼謫仙放浪而一來，非可同日議也。無已，則猶有太公望之事乎。處則釣渭水之璜，出則佐六州之王。方聖天子之仄席，登耆英於廟堂。胸中之策十未用其五六，恐未可留意於山水之風光。《雙溪集》卷九。又見《歷代賦彙》卷八四。

喜雨賦

并序

丙申夏四月，武昌闔郡不雨。越五月三日，崇陽宰吳侯以誠禱，雨獲優渥。按《春秋》僖公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說者曰：「書不雨者，閔雨也。書雨者，喜雨也。喜雨者，有意於民也。」今吳侯禱雨以誠，不崇朝而雨隨之，可謂有志於民矣，作《喜雨賦》。其詞曰：歲行於涸灘之辰，斗建於實沈之次。環鄂渚之七縣，值亢陽之爲沴。風自南而且霾，日將北而如燬。雲霓鬱而不興，旱魃驕而孰禦。策余馬於郊牧，喧龍骨之咿嘯。漉池渚其既竭，陂堰支其斷流。視衍沃而龜坼，況高田之未耰。苗已悴而半槁，懼西疇之不收。幾張頤而待哺，舉蹙頞而增憂。粵桃溪之令君，念民命之惟穀。茲土曠而農惰，雖儋石而無蓄。繫告糴之少艱，米翔踴而如玉。儻既月而旱甚，民必仆於溝瀆。講雩祀之故事，虚心齋而竭誠。謁梵王之蓮宮，羞蘋蘩之潔清。欸仙伯之靈巖，釋輿馬而草行。陰暄暄以隨蓋，颺悠悠而擁旌。柱礎濕其有汗，鐘鼓鞀而無聲。紛舉手以加額，曰雨兆其已形。龜日葢儀，肅我庭宇。駕龍驂螭，攸屈攸止。雲將前驅，雨師踵至。越三日而爲霖，罄一同而均利。稼芄芃而驟蘇，澮汨汨而如注。免爲殍於凶年，占築場於樂歲。沸輿頌而載涂，歌令君之陰賜。其歌曰：「霰霖兮涵濡，污邪兮滿車。其饌兮有黍，稻粳兮可炊。豈弟之澤，民肥不臞。我字我撫，公留勿歸。均此大惠，公歸勿徐。」吳侯聞而哂之曰：「父老之言何美之溢也？向也民憂

而憂，此吏責也。今也民喜而喜，吏不敢以爲德也。然旱而禱，禱而雨，如重負之獲釋也。酌我醕醴，旅我殽核，合僚友而一笑，吾敢忘夫帝力！」《雙溪集》卷九。又見《歷代賦彙》卷八。

林霏賦 并序

致政胡丈思成燕居之所，扁以「林霏」，模寫其景，寄於詩囊畫笥。誦其詩，觀其畫，令人心志翛然，厭薄塵垢，因成古賦一首。其詞曰：

倚蕭灘之北濬，萃闐闐之萬家。獨德人之結廬，却市聲而無譁。開樓觀之淨麗，納江山之幽遐。疑老仙之一壺，藏物色之清佳。招鷗鷺與忘機，湛方塘之淺綠。衛以竹君之蕭森，絢以蓮娃之溫淑。鬱喬木其參天，輪清陰而覆屋。抱虛白而不染，攬空翠而可餐。酌癭藤之釀玉，彈素琴之無絃。睇飛鴻之冥冥，覺燕處之超然。主人爲誰，澶淵居士。方時承平，家在中土。偶赤縣之陸沈，隨一龍之浮渡。非無意於著鞭，可聞雞而起舞。恥捷徑之別驅，甘康莊之徐步。張使旌於蜀道，把州麾於淮浦。回老眼而內觀，笑浮名之絆身。遂選勝而卜居，以頤神而保真。規子美之浣花，摹樂天之香林。尊德誼者陪鳩杖而春容，談勢利者望龍門而逡巡。乃相與竊議曰：「此非持己之潔而矯俗之汙者歟？有卷舒之道而無悔吝之疵者歟？眇外物於蝨股而貴吾身於驪珠者歟？徜徉塵垢之外而與喬松爲徒者歟？」居士聞之，局局然笑曰：「斯言過矣，吾何有於是？其歸來若差後於淵明，其止足尚庶幾於疏傅。既

婆娑而即安，亦逍遙而無累。」客乃櫟括其辭，以命管城簿，寫林霏之佳趣。《雙溪集》卷九。又見康熙《西江志》卷一四一，《歷代賦彙》卷八三。

釣臺賦

并序

自乾道丙戌至紹熙辛亥，凡四過嚴瀨。此身老矣，閱世寢久，更事滋多，感今懷古，有慨然於心者，艤舟徘徊久之，遂賦曰：

理予舟而東逝兮，言將至于中都。過釣臺而屬目兮，少弭節而躊躇。山寂靜而江空兮，中有高人
之祠。去之千有餘歲兮，清風至於今而凜如。慨予懷之有感兮，思鬱紆而欲攄。昔者卯金嘗一仆而再
起兮，真人翔於參虛。羣公攀附其鱗翼兮，策高足於天衢。功烈藏在金匱兮，封爵載諸丹書。大冠長
劍之陸離兮，又寫以南宮之圖。先生適際斯時兮，獨深潛乎江湖。雖可致不可屈兮，思魚釣吾其竟
歸。羞富貴耽貧賤兮，夫何眇一世而倆馳。粵若聖賢之制行兮，其大致惟出處之兩岐。人臣仗鉞而觀
兵兮，二子餓首陽而采薇。君王溺冠而傲士兮，四老遜商巖而茹芝。意固各有所爲兮，非好惡獨與人
殊。載考西都之將季兮，先自裂其廉耻之維。佞倖直勁于闕下兮，忠諫斃于係纍。彼豢於寵祿而不去
兮，惟其上所招麾。孰肯爲我死亡兮，金城圯而莫枝。莽上下其目以旁睨兮，敢挾斗筲而覬覦。雄作
《美新》以蒙羞兮，歆獻符命以導諛。可勢輒與利啗兮，龜鼎遂隨之而轉移。世祖折節以下巖穴兮，

蓋懲夫覆轍之車。訓仁義而戒阿諛兮，亦豈無意於當時。重臺閣之繩督兮，輕廟廊之訐謨。前有軒冤之榮兮，後有斧鉞之誅。朝正位於公府兮，夕隕命於囚徒。羊裘逝而不留兮，非特先見乎幾微。上以警一人之失刑兮，下以厲多士之廉隅。噫！有國者亂亡相尋兮，未始不自夫名節之先隳。麟鳳曠世不一見兮，是焉可以繫維。漉酒扣舷而遐想兮，乃申以斐然之辭。玉帛雖不到藪澤兮，豈無逸民老於樵漁？私其身不憂其君兮，何取夫遠走高飛而獨居。《雙溪集》卷九。

石菖蒲賦

并序

予書室中有石菖蒲一本，鬱然暢茂，蓋資水石之清幽以遂其性。此物醫經所論可以延年，可以成仙，第人取而食之，蒲喪其生矣。然則，爲人養生者非蒲之願也。因讀《北山翁集》有《水菖蒲賦》一篇，三折四復，詞既妙麗，而興託高遠，乃拾其遺論而賦之曰：

老石嶙峋，金鐵貞兮。浮雲所根，氣潛蒸兮。下漱冽泉，玉鏘鳴兮。蹙節盤屈，託以生兮。附堅涵潤，密如積兮。四時青青，不改色兮。烈日凝冰，無能厄兮。潛蓄幽馨，如有德兮。后土富媪，載品彙兮。其秀其英，拔類萃兮。虬然者松，負勁氣兮。惟竹虚心，古君子兮。蘭有國香，儕高士兮。梅也如玉，勝靜女兮。得土則繁，否則悴兮。獨根于石，孰如蒲之精粹兮。有荇有藻，產漣漪兮。可薦可羞，播聲詩兮。亦有芙蓉，媚芳池兮。紅衣素裳，美且都兮。下視其本，著淤泥兮。潔淨不污，

孰如蒲之清癯兮。來自澗谷，入吾室兮。鑿石瀦水，保翁鬱兮。零露宵沍，珠的皪兮。甘雨時濯，溜塵滌兮。中心愛之，久無斃兮。方士者流，言可餐兮。養心益髓，將引年兮。一寸九節，可登仙兮。帝經君錄，其言然兮。予乃獻疑，進末議兮。彭聃最壽，終亦逝兮。喬松飛昇，今安在兮？屑而餌之，蒲何罪兮。毀璞雕刻，玉不幸兮。枯骨抱易，龜隕命兮。破爲犧樽，木失性兮。彼美維蒲，吾良朋兮。前有韋編，後《黃庭》兮。全真育和，共欣榮兮。優游卒歲，淡然其忘情兮。《雙溪集》卷九。又見《歷代賦彙》卷一一九，《南宋文錄錄》卷二。

中隱賦

并序

三衢留侯以中隱自處，范石湖爲書二大字以表章之，侯有《中隱對》，自叙甚詳。夫若隱若顯，內心泰然，不爲圭組所累，侯之志高矣。顧進於世，功大名白，民受其賜，侯未可辭此責也。乃賦之曰：

子留子道高而位下，豐蓄而嗇施。發揮所有，可以雷霆一世，而畏人知之。沈酣自得於理義之府，盤薄不驚於功名之塗，廼以「中隱」，扁其室廬。團蒲、曲几，詩編、酒壺，凡世間尤物一切無有，蓋淡乎如逋客之舍、幽子之居。吾見其鼻間栩栩，芻豢顏色。殆將貴吾身於隨侯之珠，眇外物於秋蟬之翼。此所謂與道逶迤，一龍一蛇，不露文彩，如玉如石者耶。夫孤竹二子，采薇西山，揭日月

於百世之上，可望而不可攀。槁項黃馘，山澤下士，徒悅其風，未喻斯旨。友麋鹿於閒曠之墟，玩魚鳥於沈寥之渚。惟陸沈而無用，徒牢關而固拒。故荷蕢與耦耕〔二〕，均聖門所不許。萬夫一賢，天地間氣。海涵岳負以育德，游刃迎解以爲智。陽潛于泉則草木無色，雲出于山則膏澤千里。古之抱此道者，屣脫富貴而無累，蟬蛻塵埃而不緇。然燕坐一室而經營四海，未嘗泊然與世而相遺。投耒耜而執玉，釋版築而乘車，萬物賓從，受其寵綏。蕭條陋巷之布衣，詰屈乘田之小吏，非爲我而不爲，蓋欲爲而不遂。先生彈冠而出，曳履而趨，豈無意於斯人，而何以隱爲？漆園傲睨，達近乎詭；金馬玩世，和失之鄙。準繩以中，又安取此？有如樂天，可謂賢矣，不膏肓於邱壑之下，不柴柵於紳脩之間。招釋子於匡廬之阜，呼酒徒於香林之灘。得喪兩忘，去就俱閒。無乃欲眇今世而尚友，與斯人而比肩？雖然，進退有正，以義爲主，可否無固，因時爲度。元和之際，猶莫盡其所懷；長慶之後，可飄然而引去。時既異而轍殊，何必追其故步？曲阜之野，麟出而非；岐山之陽，鳳鳴而宜。可隱而見其中躁，可見而隱其德孤。吾欲與白傅異議，廼申以招隱之詩。其詩曰：「白銀雙闕高巍巍，佩印如斗生光輝。藥石之妙國可醫，縮手未試衆遲遲。前旒側席九天上，青雲發軔遄其驅。」《雙溪集》卷九。又見《歷代賦彙》外集卷一一。

〔二〕與：原作「於」，據四庫本改。

鳴水洞辭

并序

艾西有澗水，自黃龍山西流，達於巴陵郡之平江而注于湘水。平江故羅縣，以地志考之，此水即汨之原也。其間泉石最佳處曰鳴水洞。青山中裂，水行石上，懸注崖下爲瀑流，遠望之如曳綯素，迫視如撞璫玉而碎之。瀑布上，水徐行則皴綠，度石齒間多沸白，如操琴筑音。又其上，石絕水爲疊石之窪，大小不一，皆如古樽疊錡釜狀。水與石爭，怒聲瀕洞，如風旋雷吼。兩崖皆峭險不可陟降，蒼松數百株，相扶瘦立，枝格偃屈。據木末俯眊崖下，使人神淒髮豎，有蕭條遺世之意。崖上有轉雷亭，韓舍人子蒼作而名之，歲久亭壞，惟故址僅存。沈粹卿携酒邀予遊其上，愛其景清甚，欲去復留。予不能飲，亦累數觴不醉。薄莫始歸，粹卿曰：「此境視之不減匡廬三峽，畫之當勝輞川，惜其在窮山深谷，人無知者。移而近通都大邑，其價可值萬緡。」予謂泉石之奇絕，山靈愛護，留以遺幽人勝士，非求知於世俗也。馬蹄車轍不至山間，乃能全其清耳。粹卿以予言爲善，因識其大槩而系之以辭曰：

艾之西兮汨之原，山石劃斷兮穹嶽而嶄巖。瀑流下注兮其上絕而爲疊。有蛟有龍兮伏而不怒，雷鳴崖下兮窮年風雨。誰斧鑿此雲根兮，遺予以疊洗。松有樛枝兮屋之深深，苔蘚斑斕兮織續以爲茵。觴酒于上兮聽潺湲，西峰銜日半規兮，徘徊猶未忍旋。予欲絙朱絲兮，節清音而度曲。招玄鶴使舞

兮，醉予醺醪。有玉韞櫜兮幽人之軸，秋蘭之珮兮夫容之服，瘦石寒泉兮矢其弗告。四塘無隙兮巘嶸青青，白雲漠漠兮截洞口以爲扃。輪鞅莫來兮無傷我清，不執券而兼并兮莫予與爭。《雙溪集》卷九。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九。

懷忠堂辭

并序〔一〕

顏魯公知湖州，作放生池，又刻碑池上，其碑見存。池畔有魯公祠堂，題曰「懷忠」。北山程公嘗作楚辭一章，刻石廡下。其辭甚古，然未盡事實，因以辭續之：

跂逸駕兮前修，佩武符兮典州。迹已陳兮德新，可敬而慕兮幾春復秋。意其存兮閱千萬年之原，謂其逝兮乃在浮羅之顛。奮忠精兮取義，貫羲娥兮爛然。隘塵寰兮上征，揮八極兮爲仙。黃鵠脫驂兮素虬停駟，幾弭節兮念遺民而來顧。高弁蒼蒼兮清苕瀾瀾，公來遊兮湖山增美。遊觀罷兮來歸，有蒲與荷兮清泠之池。魚鳥懷生兮欣欣焉其有依，銀鈎蠶尾兮燦翠珉而陸離。絃琴兮擊鼓，羞羔豚兮酌醕。跪起以薦兮，願公燕喜。公燕喜兮吾民樂康，却災沴兮蠲除不祥。雲來兮萬祀，烝嘗兮不忘。

《雙溪集》卷九。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二六八，《南宋文範》卷三。

〔一〕并序：原無，據四庫本補。

全宋文卷六〇九一

王 炎 二

賀太上皇帝聖誕表 代

天開華旦，永垂統於千齡；歲發熙春，初儲祥於八袞。集邦家之殊慶，混夷夏以同歡。中賀〔一〕。竊以唐堯釋在位之憂勤，乃登上壽；黃帝全此心之清靜，覬獲長生。孰能獨存而主常，茲方一遇乎大聖。中賀。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退藏於密，允執厥中。雖淵默以凝神，何思何慮；然海涵而施澤，益遠益深。刑好生而盡仁，兵不殺以爲武。故上帝垂休於罔極，俾斯民受賜以無疆。矧惟與聖子以御圖，可以葆道真而養性。宜安榮之寢久，膺戩穀以滋多。禮備玉卮，豈特至再至三而未已；策增寶鼎，殆將時萬時億以難窮。臣外守魚符，遙瞻象魏。乾坤喜氣，屢騰嵩嶽之呼；臣子真情，猶效華封之祝。《雙溪集》卷一〇。

〔一〕中賀：原無，據四庫本補。以下各篇並同。

賀太上皇后表 代

黃屋勞心，久儲神而自逸；玉笄媲德，並受福以無疆。稱盛禮於中天，沸歡聲於薄海。中賀。竊以坤配乾而稱母，廣大惟均；日有月以齊明，照臨不息。偉矣無前之盛事，見於有道之熙朝。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凝命穆清，游心淡泊，始齊家而治國，終與子以御圖。在中得大姒之賢，克傳陰教；配極並帝堯之壽，申錫天休。慈孝交孚，邇遐來賀。臣乘輅于外，委佩無繇。考六籍之傳聞，尊榮獨盛；想兩宮之娛樂，祝頌彌深。《雙溪集》卷一〇。

賀皇帝表 代

堯仁天覆，永膺眉壽以儲祥；舜孝日嚴，復即首時而稱慶。凝兩宮之喜氣，溢諸夏之歡聲。中賀。竊以漢前殿之奉卮，唐凌煙之置酒，非有無疆之景福，莫能申講於上儀。顓是宏休，屬于華旦。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欽承慈訓，繼紹皇圖。乾稱父以至尊，大函三極；日爲君而久照，光著重輪。事克傳於千古之前，禮再舉於十年之後。母兼乎愛，翟衣愈共於康寧；下被其恩，鳩杖寢多於耆艾。臣外居侯服，遙望宸廷。象煥鈎鈐，仰睹聖人之至德；策增寶象，願齊太帝以長生。《雙溪集》卷一〇。

賀太上皇帝受尊號表

代

定寶命以貽謀，退藏妙用；罄輿情而歸美，益著鴻名。皇冊屢書，帝廷增慶。中賀。竊以義皇上聖，未彰揖遜之風；堯舜至仁，僅斂壽康之福。惟此宏休之獨盛，是宜顯號之兼隆。然乾坤廣大，或可以形容；而日月光輝，終難於畫繪。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龍飛無亢，淵默自頤。釋黃屋之勤心，獨游於物表；撫赤符之仁運，嘗濟於區中。大業久而寢昌，正統傳之罔極。赫赫睿謨之著，巍巍成烈之崇。其中存不測之神，豈容擬議；所寓皆有爲之迹，庶可名言。臣仰望清光，越居外服。嘉平紀臘，幸傳聞鏤玉之文；太簇回春，即遙贊奉卮之喜。《雙溪集》卷一〇。

太上皇后聖誕賀皇帝表

母儀正位，配慈極之無疆；聖孝竭情，喜壽祺之有衍。盛儀行於廣內，和氣溢於區中。中賀。竊以禮莫大於奉親，福尤難於得壽。惟中心欽愛，根於獨至之誠；故上帝監觀，錫以非常之慶。恭惟皇帝陛下震亨主器，離照繼明。爲人君止於仁，克廣因心之善；以天下養之至，益彰順志之誠。固將膺戩穀於千齡，豈但紀春秋於七袞！榮光上著，日月爲之增輝；惠澤下覃，夫婦宜於偕老。臣身隨漢

傳，心在堯廷。不須占天紀之三星，始知至德；但願呼嵩高之萬歲，遙罄愚衷。《雙溪集》卷一〇。

光堯太上皇升遐慰皇帝表

慟發九重，莫致日嚴之舜孝；痛纏六合，共懷天覆之堯仁。遺誥一傳，悲號曷已！恭惟太上皇帝游神清靜，體道希微。因朝覲訟獄之歸，未倦勤而授受；備富壽康寧之福，獨顓美於古今。是宜神策之難窮，豈謂夢齡之有盡？乘雲既逝，就日何因？恭惟皇帝陛下光奉貽謀，克全至德。雞鳴問寢，期解文王之色憂；龍上遺弓，遽傳黃帝之仙去。愛慈之篤，思慕惟深。然而纂南面之丕圖，於以奉東朝之至養，願從天下之望，少抑聖心之哀。臣久荷洪恩，忽聞大恤。顧竹符分守于外，莫望天顏；念麻冕返服之初，難禁雨泣。《雙溪集》卷一〇。

賀天申聖節表

電繞北辰，開皇天之申命；日行南陸，符赤帝之乘離。罄夷夏以歡呼，祝乾坤之悠久。恭惟皇帝陛下宅心抱一，立極函三。解帝堯黃屋之勤，聖而有繼；來王母玉環之獻，德則無疆。臣遠守郡符，夙叨從橐。想鈞天之九奏，莫望清光；效嵩嶽之三呼，敬伸善頌。《雙溪集》卷一〇。

賀登極表 代

帝統無疆，垂貽謀之燕翼；天心所與，履正位以龍飛。宗社安榮，華夷凱懌。中賀。竊以舜禹之盛，非由父子之親傳；商周以來，莫睹聖賢之相授。獨顓厥美，創見于今。恭惟皇帝陛下德極愛欽，道全精粹。震亨主器，雷聲久發於青宮；離麗重明，日照遂升於黃道。惟天地啓非常之運，故邦家襲莫大之休。盡孝事親，永底一人之慶；推仁厚下，益隆萬世之基。臣假守方州，阻趨魏闕。乾元正始，函生共樂於春回；辰極居中，在外咸同於星拱。《雙溪集》卷一〇。

謝曆日表

辰起龍躔，將肇新於歲序；數研鳳歷，爰欽授於人時。凡在侯方，恭承王正。竊以日官底日，法固重於履端；天子繼天，義尤嚴於頒朔。惟其一大統以賦政，可以齊庶邦而勸功。恭惟皇帝陛下道妙彌綸，誠參化育。上稽垂象，三辰不失其經；俯遂含生，萬物各全其性。均調玉燭，默運璿璣。追漢太初甲子之元，行夏小正建寅之始。協用五紀，允釐百工。臣敢不仰體聖心，率循時令。春先秋後，觀八風律氣之和；東作西成，占五穀金穰之利。《雙溪集》卷一〇。

〔二〕金穰：原作「全穰」，據四庫本改。

賀正表

璿璣齊政，行夏正之首時；路寢歲儀，循漢京之元會。輻湊四方之賀，鼎新諸福之祥。恭惟皇帝陛下協帝重華，紹天明命，體乾元之發育，迎泰道之亨嘉。九賓肅序於鴻臚，六典昭垂於象魏。奉玉卮爲壽，接千歲以承休；振木鐸於朝，釐百工而謹始。臣久違內服，逖守左符。瞻紫極之居中，莫聯星拱；慶青陽之布德，但有嵩呼。《雙溪集》卷一〇。

賀太上皇帝受尊號表

時臨江權軍〔二〕

儼螭獲以凝神，心存清淨；擁鴻休而建號，德寢明昌。將披皇冊之文，丕顯帝庭之慶。中賀。竊以天子有道，惟揖遜之最高；聖人無名，豈形容之可擬？第歸美以爲報，難固辭而弗居。推崇允屬於九重，愛戴實均於兆姓。恭惟聖安壽仁太上皇帝陛下成功不宰，藏用無爲，淵衷自得於遺珠，塵務悉輕於脫屣。雖浩浩其天之遠，微妙何窮；然昭昭若日之中，英華可睹。肅雝似文王之聖，欽明體堯帝之安。壽不止於萬年，仁永同於一視。出綸誕告，已流諸夏之歡聲；鏤玉增光，行襲兩朝之縟典。臣

親逢熙事，攝守下州。瑞氣鬱葱，遙想未央之喜；輿情闐懽，益知太極之尊。《雙溪集》卷一〇。
〔二〕受：四庫本作「加上」。題下小注原無，據四庫本補。

賀皇帝表

受命無疆，本貽謀之燕翼；悅親有道，益歸美於鴻名。喜溢天廷，歡傳海宇。中賀。竊以漢尊太上，第爲簡略之稱；唐奉太安，莫著欽崇之典。惟顯號有加而無已，乃宏休振古而未聞。恭惟陛下心極愛欽，德高揖遜。舜其至孝，既克紹於基圖；堯曰放勳，遂兼隆於聲實。矧慈闈之均慶，宜皇冊之增崇。炳若丹青，一字不聞於溢美；寫之琬琰，千齡將見於滋多。臣逮事兩朝，阻陪百執。翠輿夙駕，遙瞻天仗之嚴；龍袞交暉，難祝聖人之壽。《雙溪集》卷一〇。

太上皇帝皇后受尊號賀皇帝表

若帝之初，既誕膺於駿命；尊親之至，宜丕闡於鴻名。喜溢三宮，歡騰六合。中賀。竊以遠稽堯舜，嘗聞埒美於勳華；下逮商周，莫睹親傳於父子。惟熙朝之盡善，視邃古以無前。自非顯號之鋪

張，孰識宏休之淵懿。恭惟陛下中函睿哲，外發溫文，出蒼震以御圖，協黃離而臨下。允矣繼承之有道，海潤星輝；粹然欽愛之由衷，天明地察。案六經而校德，宣二祖之重光。必得壽而得名，聿申景鑠；資事父而事母，並著徽音。臣攝守魚符，遙瞻象魏。雲章在上，方將寫琬琰以維新；穴見何知，但務誦絲綸而胥慶。《雙溪集》卷一〇。

賀太上皇帝聖誕表 一

望氣鬱葱，是日肇無疆之慶；游心淡泊，自天增有永之年。享至養於九重，溢歡聲於億兆。恭惟陛下存誠不息，藏用難名。既命重華，精一傳於此道；迺同黃帝，清淨可以長生。儲祥由北斗之樞，斂福有南山之壽。臣逖違朝列，外守候藩。日著重輪，但仰照臨之久；嵩呼萬歲，敢忘祝頌之誠！

《雙溪集》卷一〇。

賀太上皇帝聖誕表 二

漢統中天，開殊祥於震夙；堯仁得壽，體不息於乾元。沸嵩嶽之歡呼，伸華封之善頌。恭惟陛下宅心淡泊，凝命穆清，超黃帝之長生，享重華之至養。紀千秋之金鑑，福祿無疆；稱萬歲於玉卮，孝

慈兼盡。臣遠乘輶傳，阻入端門。紫氣鬱葱，喜遇光華之旦；黃星明潤，潛占昌熾之符。《雙溪集》卷一〇。

賀太上皇帝聖誕表 三

申命自天，興赤符之熙運；游心于道，得黃帝之長生。罄六合以瞻依，祝千齡之昌熾。恭惟陛下存誠精粹，玩意穆清。乾健乘龍，功既成而藏用；震亨主器，德可久以垂休。凝瑞氣之鬱葱，襲殊祥之羨曼。臣外留楚澤，仰望堯雲。玉色睟溫，想鈞天之萬舞；丹衷悃悃，效嵩嶽之三呼。《雙溪集》卷一〇。

賀重華宮表

禮謹三朝，方慶漢京之會；德齊七政，本由舜歷之傳。凡在嘉生，倍勤善頌。恭惟陛下心清無欲，道妙難名。見萬物之情，雖施仁而發育；御六氣之辨，獨藏用於希夷。宜乘月吉之和，益斂陽升之福。臣等親逢華旦，共樂熙春。太極函三，熟測元功之不宰；重離明兩，幸瞻久照之無窮。《雙溪集》卷一〇。

賀文德殿表

東郊春至，首一歲以成和；南面天臨，即三朝而展采。神祇薦祉，夷夏均歡。恭惟陛下繼體重離，躋時開泰。奉玉卮爲壽，承慈極以儲休；振木鐸於朝，警官聯而謹始。用導迎於和氣，兼覆育於函生。臣等密侍清光，欣逢華旦。六典昭垂於象魏，恪遵布治之經；九賓肅序於鴻臚，共贊履端之慶。《雙溪集》卷一〇。

賀郊祀表

宿齊清廟，極德產之精微；宵陟圜丘，假帝心之歆饗。哀時多福，惠此黎元。竊以天地對祠，致百神之受職；祖宗作配，彰萬世之垂休。聿修昭代之上儀，茲見聖人之能享。恭惟陛下心傳堯道，躬握乾符。物阜時康，和氣已周於穹壤；刑清兵寢，成功可告於神明。罄四海以職來，間三年而郊見，璧琮異禮，繭栗貴純。以德召祥，寶祚用申於景命；與民同慶，綿區遂浹於湛恩。臣叨列皇華，預聞熙事。泰壇展采，莫陪百職之聯；宣室受釐，但祝一人之慶。《雙溪集》卷一〇。

慰皇帝小祥表

小祥而練，悽愴猶深，長樂之朝，著存如在。恭惟陛下俯同曾閔，仰奉姜任。慨念含飴之恩，永違侍膳之養，軒龍一掩，隙駟難留。惟追遠而弗忘，雖過時而寧戚。然福已兼於壽考，數必有終；而德又極於哀榮，事誠無憾。願少寬於聖意，庶允協於人情。遙望清光，控陳愚欵。《雙溪集》卷一〇。

賀生皇子表

代

龍圖垂統〔一〕，茂開昌熾之期；椒屋儲祥，誕啓元良之正。慶關宗社，歡洽華夷。竊以天子之尊，重於繼體；聖人之孝，貴在寧親。茲國本之系隆，自帝心之昭假。九廟益嚴於主鬯，兩宮共樂於含飴。恭惟陛下道始正家，仁兼育物，宜衍神明之胄，以綿平治之休。果拜貺於燕謀，遂協占於熊夢。值藝祖興王之歲始，同祥符毓嫡於宮中。春入青陽，潛助震亨之起；人知赤伏，永傳離照之明。臣幸託洪私，欣逢嘉會。祝帝堯之多子，何待華封；歌大姒之百男，請賡周雅。《雙溪集》卷一〇。

〔一〕龍：四庫本作「蘿」。

上太上皇帝日曆表

時爲著作郎〔二〕

祇適燕謀，並受得天之統；鋪張鴻烈，輯爲繫日之編。巨典一新，奏篇惟謹。竊以聖如堯舜，載在典謨，至於禹績之巍巍，繼以夏書之渾渾。繇今準古，同三聖之相承；首事表年，宜一經之有作。恭以太上皇帝秉英睿之德，撫明昌之辰。方謳歌歸己之初，雍容巽位；及付託得人之後，清靜凝神。規模具見於五年，軌轍可行於千載。不疑不蔽，臨照臣工；克寬克仁，惠恤黎庶。恪守祖宗之成憲，樂聞諫諍之盡言。左戚右賢，經文緯武。累洽重熙之甚盛，久安長治而無窮。雖修身以道之真，莫窺其妙；而應世有爲之迹，可見而知。欲謀烈之昭垂，必事辭之俱稱。矧德壽、重華之授受，屬乾道、紹熙之討論，以著帝興而王成，且明父作而子述。將萬世並藏於秘府，豈一朝可緩於成書？恭惟陛下嗣守丕圖，欽承慈訓，得諸面命，允執其中，加以力行，同歸于治。參稽載籍，信咸五而登三；申飭著庭，俾襲六而爲七。秩若編年之備，粲然傳信之詳。臣幸與贊襄，獲顓庀領。文臻麟止，敢言序事之工；喜動龍顏，蘄助悅親之道。《雙溪集》卷一〇。

〔二〕題下小注原無，據四庫本補。

進易解表

韋編淵永，非淺識之能通；斧戔天高，覬邇言之致察。妄陳末學，上瀆聖聰。竊以道載於經，《易》爲之祖。馬圖示象，犧畫成文。首開天地之秘藏，微顯帝王之妙用。六爻以變，乃分西伯之二篇；八索既除，遂有東家之《十翼》。發揮不隱，垂示無窮。幽至於行乎鬼神，顯足以措諸事業。遭秦虐政，僅爲卜筮之書；在漢諸儒，未達乾坤之蘊。末流浸甚，本旨俱亡。雖竭心思，各持臆見。京、孟失之譎詭，是生讖緯之端；王、韓矯以清虛，偏雜老莊之說。紛紛如是，泯泯至今。欲扶正學以示人，亦有儒先之名世。然《繫辭》精矣，可信而翻疑；且互體昭然，當詳而反略。或說明而義淺，或語約而理偏，通於數者不及玩辭，釋其辭者又迷立象。自出新意，乃捭闔以爲奇，兼拾舊聞，復支離而多鑿。微臣何者，獨學無師。念先人老死於窮閭，以經術竊傳於諸子。困斯憤悱，晚益鑽研。味微言於六十四卦之中，望先聖於數百千年之上。參之衆說，折衷良難；斷以己私，顓門何取？閱朝華之易謝，歎春木之方芑。卦有畫則其象具存，象有意則非辭莫達。是謂以蠡而測海，烏能得兔而忘蹄？幸世道之交興，逢聖明之有造。微如爝火，何裨日出之輪；動以震風，亦發地鳴之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體乾精粹，用賁文明，比附得民，鼎新凝命。悅親有道，率由豫順之和；接下思恭，務盡謙光之美。升羣賢而交泰，育萬物以由頤。節不傷財，旅無留獄，飾法於豐亨之後，除戎於萃聚之

時。善皆出於中孚，動不聞於小過。以成大有之盛，而消未濟之憂。行三聖之所傳，莫非自得；笑九師之甚陋，安用多談？尚期盛德之日新，不恃成能之天縱。亶亶政機之少暇，孜孜經幄之多聞。既知矣而重知，故聖焉而益聖。仰望虎生而文炳，學兼極於高明；俯惟馬老則智專，見終慚於精博。第大道或存於稊稗，而先民亦采於芻蕘。成篇頗極於辛勤，敷奏覬塵於乙覽。持周朴而過鄭賈，本自堪嗤；用燕說而談郢書，或能偶中。《雙溪集》卷一〇。又見《新安文獻志》卷四〇。

進東都紀年表

垂世規模，莫盛本朝之列聖；編年凡例，宜如古史以成書。削牘鋪張，扣閭登進。中賀。惟一祖八宗之繼序，與三王四代以比隆。載在縑緗，藏於金匱，其道榮華而不朽，其文浩博而難窮。自顧陋儒，素慚鴻筆。嘗塵清貫，越在麟臺，歷十載以究心，具四時而繫事。逮茲斑白，畢此汗青。究而言之，固多疏略；識其大者，亦頗著明。恭惟皇帝陛下濬哲自天，憲章于古。蒼姬而上，遠則難行；炎漢以來，卑而無取。闡皇猷而善繼，捨家法以何求。察進退於羣才，稽弛張於百度。內綏黎庶，有省刑薄賦之仁；外靜邊陲，有習戰講和之策。討論故實，採摭舊聞，庶便鑑觀，但提樞要。所傳者信，非徒殫精力於空言；可舉而行，願以致隆平於當世。《雙溪集》卷一〇。又見《南宋文範》卷二八。

進賀瑞芝詩表

紫宸致孝，鞏奕葉之丕圖；清廟產祥，發成華之上瑞。三宮同慶，九有均歡。恭惟陛下寅奉貽謀，嗣膺寶位，視勳華而無愧，行曾閔之所難。欽愛潛孚，神明昭假。萬年億載，蘄聖父之康寧；一祖十宗，眷文孫而佑助。丹楹有煒，瑞草其芳。曩者並生，嘗在紹興之盛際；今焉挺秀，乃臨太室之西偏。錫此鴻休，開其燕衍。乘輿稱警，方瞻天仗之移；大寢問安，果見龍顏之喜。四方來賀，萬福攸同，宜敷繹於聲詩，以鋪張於盛事。臣等濫塵冊府，欣睹珍符。況遇歲儀，行前殿奉卮之禮；敢因歸美，續齋房案牒之歌。《雙溪集》卷一〇。

賀重明節表

禮部郎官〔二〕

望氣鬱葱，紀千秋而志始；游心淡泊，增萬壽以儲祥。夷夏蒙休，山川貢瑞。恭惟陛下成功不宰，藏用難名。上仁爲而無爲，民莫知於帝力；神策朔而復朔，德自合於天心。渾然太極之函三，繼以重離之明兩，遠符禹啓，下視喬松。臣等幸服邇聯，親逢華旦。絲囊金鏡，歲申喜慶於人間；鳳輦龍樓，日仰孝慈於天上。《雙溪集》卷一〇。

〔二〕題下小注原無，據四庫本補。

請御正殿復常膳表

一 時權禮部郎官〔二〕

爲民閔雨，極軫念以憂勤；修德應天，尚飭躬而抑畏。既潛消於沴氣，盍亟復於彝儀。輒籲衆言，進干聰聽。竊以湯后罪己，有桑林六事之辭；宣王側身，著《雲漢》八章之詠。初嘗自警，終以弭災。恭惟陛下恩洽黔黎，誠參蒼昊。和無不應，氣宜玉潤而燭明；數有適然，歲或木饑而火旱。稍愆膏澤，過有焦勞，避前殿而弗居，減大官之所奉。清思眈眈，與造物以潛通；興雨祁祁，喜良苗之無害。益顯上仁之庇下，願裁變禮之過中。分有常尊，泣彤庭而聽治；用當備物，享玉食之供羞。茲惟俯徇於人心，是乃仰承於天意。《雙溪集》卷一〇。

〔二〕題下小注原無，據四庫本補。

請御正殿復常膳表 二

天人相與，既能動以精誠；君父至尊，豈可過於貶損？重陳愚款，丐賜俞音。竊以路寢當陽，崇

高無敵，宮垂侑膳，豐腴有常。借曰懼災，若何廢禮？恭惟陛下恤民慘怛，事帝嚴恭，導協氣以周游，致頻年之皆稔。屬當朱夏，偶爾愆陽，遂發玉音，喟然引咎。推至仁而厚下，降清問以求言，凡所施爲，悉皆詳盡。雖卑宮菲食，亦惟誠意之所安；然辨等設儀，豈可邦彝之未復？況雨膏之洒潤，致民氣之昭蘇。三日以往爲霖，共欣沾足；一年之計殖穀，可卜豐登。宜答人心，稍寬聖慮。亟朝前殿，會百辟以天臨；仍詔內饗，奉庶羞於日舉。竭情控告，得請爲期。《雙溪集》卷一〇。

請御正殿復常膳表 三

羣心合慮，屢瀆天威；聖志執謙，未回淵聽。竊以參天地之化，雖帝王自致其誠；道陰陽之和，在輔相實司其職。豈有遇臣之甚恕，而惟責己之過嚴？恭惟陛下以欽愛之道承事兩宮，以寬厚之仁寵綏四海。論富庶之見效，文景何加；若水旱之爲災，堯湯不免。乃緣閔雨，專務省躬，申勅諸臣，並祈羣望。蠲逋散利，弛禁緩刑，詢訪盡言，講求闕政。以致祥而消沴，皆務實而非文。施德無私，與天爲一。尚體扶持全安之意，深存嚴恭寅畏之誠，未稱警蹕於大庭，不備珍羞於列等。一人如此，羣下何安？伏望陛下外示尊榮，中潛修省。所以致隆於君體，蓋將垂庇於民生。謹酬酢於萬微，益修善治；責燮調於三事，永底豐穰。《雙溪集》卷一〇。